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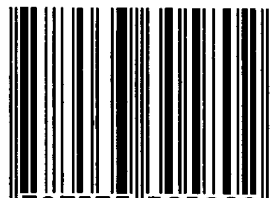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7/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九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樂合編三十卷

〔明〕黃廣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玉磬齋刻本

.....
一

禮樂合編三十卷

〔明〕黃廣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玉磬齋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樂合編
三十卷》提要

序

余與無蛙居同里幼同學長同
社選集邑中名賢締雨花大社
前後論文可十易寒暑無蛙每
一義出灼然國寶風華映人社
中諸兄弟多以鳴躍遜之無蛙
不願徼一日之知而闇修千秋
之業其風期不更超越矣哉居
恒於書靡所不窺然無關世教
者以爲塵飯塗羹輒吐之而獨

縈精禮樂唐李肇修國史削去
鬼神帷簿一歸之事實物理正
此法也余嘗詣玉磬齋中見無
蛙所讀皆先世忠節公遺書錦
帙瑤函輝映四壁因手一編視

二

馬

余余曰此足享千秋乎無蛙曰
未也僅可供啞晤云爾夫士所
爲完性命侔造化者不在也又
手一編視余余曰此足享千秋
乎無蛙又曰未也僅可資考證

云爾夫士所爲小用則小效大
用則大效者不在也最後視余
以禮樂而業乃定何者禮樂之
用極大上取象於天中取則於
地下取數於人蓋三才通焉者

三

馬

也楊子曰帝王之治天下也礙
之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嗟嗟
人心卽欲無忌憚乎而有所以
礙之則其志不行夫至於無忌
憚之志不行而天地人各還其

故其於人世之學術經濟不默
默補救乎哉無蛙於是旁引曲
證別類分門立羣譯之中振一
鐸之響玄黃剖判統歸中和乃
總稱之爲合編其取古今人之

四

馬

所未道者觸之若故又取古今
人之所已道者攻之若新凡以
令人有所礙之而止嘗試觀三
事九列而上鄂不晬晬乎然而
辨王霸析義利一何嚴也若夫

命世間出之儒不探根窟而漱
淵海哉然而定社稷鎮華夷一
何閎也第有是禮樂之用而考
而證之則畫如舉而錯之則綽
如矣余因而定之曰是編也古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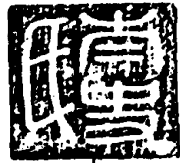
馬

人之所有今人之所無隨爲之
轉一語曰今人之所無亦古人
之所未曾有雖然余豈阿所好
哉蓋嘗叅之古人之旨易而簡
矣而不必煩也今人之旨婉而

切矣而不必約也無蛙於其易
簡者存以養丹之意又互發以
盡其神於其婉切者行以製錦
之心又簡練以盡其變是政學
術之折衷而經濟之取裁也其
所嘿嘿補救者應何如此無蛙
不以一日易千秋也然則雨花
之社其始人龍之藪也夫

眷弟馬世奇

撰



六

馬

士君子旦莫不得志於時則吐
其胸中之藏而筆之為書俟後
之制作者有所攷焉禮樂合編
一書錫山黃無蛙氏蒐羅經傳
子史以為禮樂之鉅觀也今夫
冠珮而聽鳴鑾其心必靜以正
袒裸而歌濮上其心必躁以邪
禮樂之關於治亂也必矣願后
夔伯夷帝朝無兼職公西言子

一

周

聖門無餘長又况天子失官三
急亡證雖以尼山天縱而猶不
免詢於老咨於郊學於襄商於
摯禮云樂云談何容易哉秦漢
以降古道漸淪迄於輓近究心

二

周

益少偶一齒及共嗤迂腐豈周
書所謂治國之粉澤非所以富
天下而疆國乎吾不知夫善民
心化百物者又何恃也說者曰
禮樂有數焉有義焉荀子云不

知其義謹守其數以待王公蓋
數者顯門之所習義者王公之
所討制作墜而訓詁興於是顯
門之學隨王公以俱邈而師儒
獨留其意義於方策之間若求

三

周

其實即漢時制氏所言之節徐
君所善之容已茫然不辨何似
有如今人能誦戴禮而不知習
儀禮知音而不知節知歌而不
知舞絲竹類推崩壞已久以禮

樂之名存實亡諸儒家之有體
無用此其說似是而非胡安國
不云乎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
名實俱亡無蛙所編勿論是義
是數然而大言玉小言珠其與

四

周

漢之註疏宋之表章名為禮樂
籛羊揆則一也文中子謂諸葛
武侯不亡禮樂其有興乎邵伯
溫著論駁之為其父康節所責
有宋王百照長於禮樂凡歷代

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紹
興末官太常晉少宗伯可謂得
人旋以臺評擊太識者惜焉緬
懷二賢固知天下不乏禮樂中
人所難違者興禮樂之會耳今

五

周

天子神聖動遵古詰嚴等威審曆
律行將裁禮正樂以輝煌
中興之業而且議復選舉之科
以鈎致組行殖學之士無蛙氏
所著述若而種宜如東方生五

車之載致

天子咄嗟顧問茲編識其大者必

將首達

睿覽起視講堂行有三鱣集焉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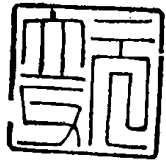
憂旦莫不得志於時也

六

周

崇禎癸酉菊月溫陵周廷鑑題

於潤李清署



序

圖書一龜龍之文耳假令羲不
畫卦禹不衍疇而箕文周孔不
爲屬辭以繇繫之後世何知有
經緯表裏爲文字薪傳不熄乎
文明漸開而數聖人之精華寢
煥因而作樂應天制禮配地使
天下後世咸知禮所自始樂所
自生兢兢乎惟恐或亂或暴以
相馴於玉帛鍾鼓之盛而人皆

自別於禽獸數聖人之功之德
繫賴有言不朽哉無蛙黃先生
吳之聞人也胸破萬卷識綜九
流生平手所纂述凡二十八種
不翅汗牛沉酣旣洽覺兔亦可
作卦也管亦可作疇也鼠拱鶯
啼亦可作揖讓謳歌也傀儡之
場三呼而五拜亦真經曲也公
衙之卒匍匐而趨蹌亦真舞蹈
也觸處圓通直將禮樂打作一

團搜珊瑚海底摘曜天門彙爲合
編行世紙貴一時噫嘻無蛙氏
之心苦矣直爲是丹鉛藻粉以
綴簡蠹非所好也禮以合道樂
以彰德老子道德十三篇總不
越中和二字所以能柔剛弱彊
却走馬以糞其田而天下大當
君其將以禮樂翼道德不忘所
自始自生者乎亦惟是吉凶與
民同患不惜盡其言極其數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乎昔黃石公
著素書六篇大約括十三篇之
旨葛稚川曰一黃石公卽老子
之別號也老子無世不出素易
姓名出於黃帝時號廣成子文
四石
王時號支易先生武王時號郭
叔子漢初號黃石公文帝時號
河上公今我

明時號無蛙子者安知非祖石公
而又一別號耶則斯編也獨爲

道德翼乎哉經緯表裏全幅圖
書具在仰與數聖人分其功德
可耳

丹徒令楚黃石確敬題



五

石

序

古之君子未有不明於禮樂之情者也不明於禮樂之情則立身用世頃刻無可自存彼魯兩生之論謂必待百年而興者豈

一

鄭

其然哉豈其然哉然文中子許董薛以禮樂而不許房杜貞觀之初太宗讀周禮而歎慨然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

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致太宗有禮壞樂崩之嗟諸公皆慙慄再拜夫以房杜之賢遇太宗興王之主而終不得與於禮樂則禮樂之故真難言

二

鄭

之矣假使董薛而在又何如也昔孟子推生民之治亂而歸於欲正人心當時以爲迂濶謂不若功利之效繇今觀之功利之效竟安在耶今世之士以功利

爲性命而於人心邪正之大原
闕焉不講嗚呼此亦憂世君子
之所大懼也夫欲正人心則舍
禮樂奚繇焉吾友黃無蛙氏纂
禮樂合編凡經傳子史之有麗
於禮樂者皆犁然陳之繁而不
厭賾而有章其情深其文核其
體該其用廣讀之者可燦若於
禮樂之情矣無蛙纂述甚富而
以此編爲稱首其有人心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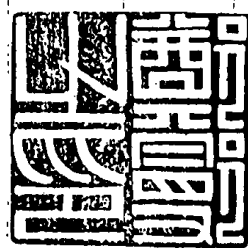
三

鄭

之思也夫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毘

陵鄭鄭題



四

鄭

禮樂合編序

嘗觀中天日月大地江河知帝王神聖之經綸有相配而成其治者六經之理同歸禮樂之用獨急也方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宗伯太常日

承

召對而矢陳之者濫洋洋惟以自生自始之原條析而剖之于于是無顯不至也無幽不格也無高不屈也無深不入也有覺天地為昭而範圍不過焉斯

不亦以明以備相遊于同節同和之宇執第言而履之行而樂之尋禮樂于汗牛充棟之終搜而無與乎歸元覽故也將無詔命冊檄待索于書序述議論待激于易歌謠詞賦待衷于詩祭

祀哀誄必覆之禮記歲銘書奏

必核之春秋極之敦和率神之從天別宜居鬼之治地有必一之泥而証之執而券之當六事之有勞烏在其有要有倫哉固知邈太始之元者結撰無聲會

性情之極者探原無體明天之
道著地之宜斟酌乎物曲材官
之數者高下散殊自有合劑于
聲与體之藩而綜其鑰者善哉
無咎氏之合編也通天地人之
故而統體備焉攝皇帝王之範

三

而裁制行焉權本末源流之自
然而科條出焉嚴異同純駁之
不得不然而應變起焉讀其文
語之皆經原非自我作古者恍
在中天大地核其義言之繇我
無非即古是我者信為日月江

河寧心倚門借鉢徒以登蹄鳴
勝行見編成而上徹
帝廷當必與諸經脩緝之舉並勅
不刊其有闕於世道人心豈淺
鮮哉

賜進士第知鎮江府事閩中王秉鑑

四

書於澹然齋



序

蓋禮樂之用最鉅最彰矣散之
宇內者彙之當身彙之當身者
仍散之簡帙先王固以爲須臾
弗去也容節比焉渠衡垂焉俾

一

華

如日星之麗於碧落汚水之宗
於滄溟彼溝猶脅儒疾疾然訾
訾然纔冠緩纓驅騖塵晷試語
之禮樂殆商鉅馳何而爰居駭
鍾鼓也不令鉅者纖彰者晦哉

吾邑無蛙黃公調孤白雪槩迥

青霞二酉冥搜方軌于建安從
事三都倚重躡蹤于玄晏先生
居恒研味禮樂遂取十三經與
子史博采而旁參之繇旭迫曠

二

華

剴心殫力久之裒而成帙經鄒
林以收其梗梓入玄圃以臚其
璠璣雖燃藜葺柳折搗絕編茂
是過也豈猶精騎三千僅作墨
兵觀哉闢廓踐奧芟累擷菁誠

原本禮樂而發爲文章則熙庭
黼黻也而非繪絺攄爲經濟則
名世轉旋也而非汎剽抑嘗聞
之釣可教騎騎可教御御可教
刺舟言藝埒乃殊神侔乃化也

三

華

余從事叅閱得縱觀互訂因是
以窺立言之指真足矩矱先民
儀型後學叔孫通綿蕞之儀迄
今尚稱千秋盛事矧當

聖朝禮樂明備時紹述組修有不

茹英華而垂典則者哉卽它日
勒之學宮亦自足叅一乘也學
者試繹斯編其於文章經濟思
過半矣無蛙之功顧不偉歟

四

華

崇禎歲次癸酉桂月眷弟華琪

方書於讀禮齋



序

禮樂之難興也有二失焉其不知者畧之謂治天下尚法爾無所用之其知者迂之則曰禮樂百年後興非今日所敢議也二

一
張

說堅定雖有明君察相不能奪矣夫世衰道放學者鮮宗六經同歸禮樂爲急設狃故常其事遂絕此日齋合編之作所以亟見於天下也其書總括通整凡

王者治世之具悉繫禮樂春秋筆削大易幽贊指存宏鉅命名攸始詩書之文各引其類後代史志咸見收錄書旣成予顧而歎曰學較微禮樂廢矣董仲舒

二
張

劉向漢大儒也志興禮樂務先庠序班固作史愴然太息於光武之明堂辟雍顯宗之宗祀養老蓋貴本也東都太學盛聚空名唐宋學舍競資利祿末世之

事所爲病古也豈作者之失哉

夫禮樂之事同屋而議一師曉
曉智者秉慮愚者宣力如作室
造梁事皆可見學官不修肄業
無地是故樂云鍾鼓禮云玉帛

三

張

昔人所譏以今言之器久不辨
又曷救乎宋儒推察精隱力崇
三始不得已而稍遷其說謂爲
禮先其可及正樂先變歌章修
之以漸久乃造微此亦聖人鼓

舞之意二雅續正之指也

高祖諭羣臣曰叔孫通儀雖雜就
必需百年禮樂墜地魯兩生何
硜硜也是故作禮樂者非斷不
成陶凱旣製樂章復進羣臣言
曰通禮不通樂無以感人心通
樂不通禮無以正風俗是故作
禮樂必兼明斷與兼

四

張

祖宗之志也言於今日則王者之
所守也孔子與顏淵論禮樂自

今不變者獨夏時爾韶之變也
胡舞升殿冕之蕩也女主祀天
本天時者不易沿人事者數窮
使後之修禮樂者如敬天時焉
亦可以不荒矣日齋博論今昔

五

張

所著弘遠禮樂之出四瀆之歸
也本諸庠序不敢不勉焉若東
海瑕丘徒榮以官博士弟子紛
高彼師豈其指哉

崇禎六年婁東友弟張溥西銘

題於七錄齋



六

張

序

其本諸性情而貫乎治平者禮
樂之謂歟本諸性情則其道精
微貫乎治平則其用廣大精微
故難明廣大故難究然君子不
可斯須去身則身心世變相與
爲鎔冶學術勲猷相與爲演禪
而其教不可以不傳枯學幻於
空而遺其用曲學耽於詭而漓
其根禮樂之教罕究心焉學者

吳

曾莫得其津梁已梁谿黃無蛙
宿學淹貫祭酒吾潤諸生翕然
率其教而有所興起出所纂禮
樂合編示余夫世所稱著書先
生不少孰如先生之書爲不可
少哉聖賢之學不違乎用世而
經世之學自有其宗君子戒慎
恐懼以致中和則禮樂之能事
畢矣然損益會通節文經曲美
善德功上下間合以至一度一

二

吳

數一聲一容舉之有其名制之
有其義習之有其事措之有其
適皆不可憊於所自而師心任
誕說者曰古有六經今樂經亡
非也三代以下漢爲近古所置

三

吳

惟五經博士則禮樂之合也明
甚聖人傳授心法不落語言文
字然棄去語言文字而求所謂
心法不猶舍燈而覓火耶庖羲
之畫虞廷之十六字心法也語

言文字也故理至而文生文成
而聲生此禮樂之自爲合也因
其自爲合而合之則無蛙有以
鑪鑄其間已學者於此窮其廣
大晰其精微理其性情而治平
之道具焉無蛙之界人津梁也
其學於是乎傳

四

吳

崇禎癸酉秋八月年家眷弟吳
履中書於讀禮之史九齋



序

余始祖以太尉兼知樞密院事
護駕南渡子姓繁衍江左入

朝而我忠節叔揚公登洪武二

十三年進士歷兵戶禮三科給

黃

事中方其未第也時值草昧文

史散逸嘗從友人家假書卽於

道上披覽比至輒盡或竟日不

歸隱士楊湫窺見其好學也曰

我插架書不下萬卷汝當就吾

讀因令其子福同居三年遂盡

其書會靖難之變衣冠蹈海終

不忘鄴架之什襲焉自是子姓

散處梁谿而吾兄無蛙家藏十

乘當年忠節公之翰墨猶淋漓

二

黃

也兄自少文名籍甚而獨艱一

捷每當牢騷歷落中掩關讀遺

書遂勒成數十種而以禮樂爲

稱首誠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

樂之用獨急也嘗試觀天下之

事有外於吉凶軍賓嘉者哉不言禮而禮已至矣嘗試聽天下之聲有外於宮商角徵羽者哉不言樂而樂已至矣如必謂陳簠簋列几筵而後有禮則何以

三

黃

處夫一室靜對者而禮窮如必謂懸鍾建鐸鼓瑟吹笙而後有樂則何以處夫萬籟俱寂者而樂窮如必謂忠質文之迭尚咸英韶濩之通興而後有禮樂則

何以處夫韋布無制作之權齊民無鍾簠之懸者而禮樂又窮若是者以文以數以器以音而不以神也余兄之纂是合編也繇無體而著爲同節繇無聲而

四

黃

著爲同和引類煩而裁體約取精遠而用物弘卽禮樂特其名目焉爾然非褒集衆美猶恐其神不聚於是上自十三經下及二十一史以至諸子百家彙成

一編美哉颯颯乎其收前哲之
難兼而成一人之獨詣乎余嘗
觀之裁製者矣有管仲之善剪
裁有隰朋之善削縫又有賓湏
無之善純緣而後衣可成也余

五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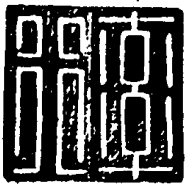
又觀之調羹者矣有管仲之善
斷割有隰朋之善煎熬又有賓
湏無之善齊和而後味可成也
則相兼之爲相濟也信夫語不
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者掇之衆白也是編出而
衆白見矣異日鐫所勒成者次
第行世忠節公不忘鄴架之意
閱二百年而未有艾也余兄紹
聞衣德之功不其偉歟

六

黃

崇禎歲次癸酉孟夏弟襄書於
太常清署



禮樂合編跋

余少攻經生業幸徼名宿大儒之知歷落十餘年黑貂屢易始信余之不能與數敵也每當風雨晦冥意興蕭颯輒發家藏十乘痛讀之遇忠孝節義孤憤激烈事或鼓或

一

跋

能或歌或泣自是經生之業不能敵古文詞之大半矣乃爲之纂要鈎玄勒成二十八種聊以寄余牢騷侘傺之感予云吾不試故藝信夫嗟嗟吾夫子爲萬世文字祖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

魯時已六十三矣乃始刪詩定書

繫周易而猶曰述而不作則纂述豈易言哉而乃以自予也頃鄭太史公之序余編也加之譽曰其有人心世道之思也夫斯言也余豈敢承雖然余亦非無說而處此蓋

二

跋

以救古今紀載之失也余縱覽紀載家驚瑰異喜鋪張馳騁汪洋其爲言皆奔天震地闢月驚雷令閱者如遊三都之盛而披五庫之英夫亦安得有失至其破先民之常言裂日用之懿則自溫公資治紫

陽綱目外往往無裨實事余故曰
所以救紀載之失也昔人有言曰
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
歲而有司馬子長噫以子長爲千
古柱下良史則可以爲遊吾夫子
制作之庭則又易言纂述矣蓋司

三

跋

馬父子世典籍故能會詩書春秋
左國世本諸書分爲五體以通於
皇帝王霸接迹炎漢之世論者稱
六經後惟有此作乃其博雅不足
猶爲子長抱千古遺恨劉知幾亦
譏其多聚舊記時杼雜言則纂述

之不易也於子長一見子長之後
惟孟堅最著孟堅顓事剽竊一日
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僅竊叔
孫通禮儀十二篇以塞白肅宗語
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
公之好龍也則纂述之不易也於

四

跋

孟堅又一見夫兩君子稱千秋作
者驟加以不易之名寧不取戾古
人第司馬談有其籍而遷能成父
志班彪有其業而固不能讀父書
卽當年遷固已優劣判然矣若夫
范曄陳壽后蒼劉向馬融鄭玄孔

穎達何休諸君子詎不名炳天壤
業光史冊乎而違背本經多引雜
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
遠詎非纂述之不易歟蓋學術之
苟且繇源流之不明書籍之散亡
繫編次之無紀請觀易有十六種
五
跋
之學書有二十二種之學詩有七
十九種之學春秋有三十三種之
學禮有五十四種之學假令無吾
夫子之刪定贊修將至苗莠並出
砥玉雜陳其繁稱者則紀而復紀
傳而復傳其斷綆者則前王不列

後王後事不規前事則紀載之失
遂釀人心世道之憂矣大抵紀載
之體取象欲大落脉欲真引類欲
清致用欲遠是以上者通達國體
次則綱紀世風次則摩厲身心次
則探研名理次則酬給世務本諸
六
跋
經其道尊參諸史其事核旁通諸
子百家其說詳要之事理卽甚紛
披有越中和兩者哉周禮大司徒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
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八百
載人心世道盡得力於此余於是

以天下萬世之事歸之禮樂以天
下萬世之禮樂歸之本紀統紀一
事而互有發明一義而務相臚列
所以事類雖煩而體制則約殊途
同歸百慮一致將在此乎余纂述
此編余不能自救其失而翻以仰

表

跋

文作者則是狂瞽之學也雖然予
豈敢逞臆乎哉蓋本古人盤剝之
意而揚厲之因還悔聞見陋而涉
世淺當不容漫有所紀載耳但以
二十年發乘之功松作龍鱗桐引
晨露矻矻以古文詞爲知已明知

纂述多失夙夜何能自逭然則曰
救紀載之失者實惟恐竄經叛經
毀經與夫滌史僭史狐史有累人
心世道焉爾鄭太史以此序余其
汲汲於人心世道者更茲切矣
崇禎癸酉桂月九龍主人黃廣跋

人

跋



纂禮樂合編小牋

天高地下合覆載以定摹龜畫龍圖綜洪纖而成化維三經三緯之盡制斯六律六呂之咸調蓋幽則有鬼神明則有禮樂天子能建中和之極聖王善酌損益之宜然禮非樂不和樂非禮不備是以上冠下履當天澤配合之中而聲容已肇金宣玉節值雷雨滿盈之候而品秩更明譬諸岳則峙而川則流對待以成其勝猶夫日

亦纂

一

司晝而月司夜並行以盪其精宇宙之偉觀緣並列而大帝王之盛事繇雙美而閎爰纂禮樂之綱以提典翼之紀

纂禮小牋

玄黃剖判高卑之數已陳民物熙游往來之文日盛太始根夫簡約末流漸至繁華維還淳乃復古之端卽寧儉亦枚時之論蓋山龍藻火政解草衣木食之麗而堯簞鬻刀適存太羹玄酒

之意尚文尚質緣人情爲變通貴少貴多相時宜以隆殺大之規天矩地而朝廷邦國之間藉其黼黻細之行已立身而衣冠劔舄之際擷其精英得者安而失者危斯湏難去醇則王而雜則霸轉軸匪輕是以朝聘燕享之儀千古猶存三代冠婚喪祭之制天子達于庶人世風繇此以砥狂瀾名教得之以從先進爰纂先王小大之式以開君子出入之門

小牋

二

纂六經小牋

六經之道其炳朗於世也如日月之中天其流演於世也若江河之行地

國家以此垂功令多士以此豎鴻猷詎不入握靈珠家藏鉅寶然童而習之常嘆懷疑於皓首且專而治矣每訝畫跡於一家敢羅先聖之珠璣用潤後學之武庫務尊行初非割裂便誦讀故漱精華尚鑒苦心勿嘗逸見

纂春秋小牋

春秋聖人繼文王之統而作也該二儀之化育
贊人道之幽微明成敗而著勸懲舉得失以彰
黜陟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不
致沒其名洵禮義之大宗經世之要典且其公
好惡則發詩之情酌古今則貫書之事惇常典
則體禮之經本忠恕則導樂之和運權制則盡
易之變君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斷例

小牋

三

也蓋上接帝王創繼之精下開聖賢見聞之緒
卽游夏一詞莫贊豈庸愚寸管可窺第分經以
來專者得賸全書兼者第攻四傳筆削微旨隱
而難通是以朝聘燕享征伐會同纂弒災祲君
臣匹嫡爰纂其凡以誌書法更翼之傳以剖疑
宗

纂子史諸書小牋

嘗讀虞夏之書之渾渾也商書之灝灝也周書

之噩噩也乃知六經含靈不散其意脉籠罩千
秋卽羣書去古未遙其氣韻包羅百代滙川流
以入海起祥光而燭天用行則菽帛之不可離
體立則山岳之不可動一字豈容增減片言安
所瑕瑜但大易有十傳而洙泗失其真大禮集
諸篇而陽翟奮其筆孔壁抱遺編之歎河間訝
女子之傳丘明艷而多誣公穀婉而近俗非有
韋編之贊歷聘之刪獲麟之修反魯之正將謀

小牋

四

野而無獲抑獻廷其何資惟是從弦誦之餘漱
子史之潤勒爲典冊爰媿皇墳蓋旣苦於汗牛
當無嫌於截鶴雖然衆理紛紜必要諸聖羣言
般亂必本諸經是以右文之君集諸儒而講同
異經術之士握寸管以盡精微固非排沙簡金
亦豈登枝忘本仰贊

朝尊經之旨俯參同調稽古之功

葛澤外史黃廣牋記



凡例

是編曰本紀者何不忘初也十三經之類是也
本此而因革損益皆從其朔曰統紀者何不遐
遺也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之類是也統此而進
反聲振兼集其成

是編有合有分者何其原起於曲臺新紀蓋曲
臺新紀臚列詳明論譔彙鼎隸之學宮何容擬
議然或一事未盡而忽及其他此事未竟而旋

凡例

馳乎彼竊虞其雜也故涇渭別之竊又虞其遺
也故金玉綜之

是編原稱禮樂而網羅紀載者何蓋天下萬世
之事盡於吉甫軍賔嘉而此纂述之吉甫軍賔
嘉尚不足盡天下萬世之事故事類實繁而刻
畫猶簡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譏然精騎已存而
什伍可廢竊自附舉一反三之義

是編論禮樂原始而推本于伏羲條析於歷代

者何蓋規天矩地本帝王既竭之心思憲舊邦
新豈後人有加之制度是以肇畫當因其勢而
補救必相其時倘建一制而茫然不識其所從
來何以返古若詢一法而釐然不昧其所自始
可以信今

是編既取彖辭以爲禮樂盡變又取爻辭以爲
禮樂布象者何蓋河洛圖書盡挾鴻濛之秘吉
凶悔吝獨擅文字之奇寧第比之韋弦實亦猶

凡例

夫飲食清響昉于球玉貴其韻也芬芳始于椒
蘭貴其馨也特取兩象以印百川

是編既稱禮樂而必推原本體究極功化者何
蓋禮樂有所自始原非鍾鼓玉帛之云禮樂有
所以成已肇夙儀獸舞之化故潛而會之可以
茹其精舉而措之可以大其用

是編備載禮樂弘綱而猶諄諄于科條細目者
何蓋荅問慮其不神稽考虞其未核況今

聖天子之召對方且極其精詳而凡賢宰執之披
宣猶恐或有遺漏故擷其奇文綺語匪徒作後
學之津梁擷其要指鴻謨并以備老成之顧問
是編汎論禮樂而家庭之事篤摯有加朝廷之
事揚厲殆盡者何蓋君親獨當其大而忠孝務
求其全絲二人以逮萬物昆蟲草木無非孝道
之流行探本于此而正心誠意之學問可見絲
九重以迄萬國華夏蠻貊惟是忠誠之遍滿起

凡例

三

化于此而參天贊地之勲業可期

是編論禮樂之通行而更詳於冠婚喪祭者何
蓋順風氣之推盪每習焉而不知安世運之盪
觴卽知焉而不改是以三加廢六禮殘風木之
情不深霜露之感亦闕爲之核廢墜爲之考異
同有能舉而行之可以起今時之未有卽或按
而存之亦足昭前代之攸行

是編論樂頗詳而尤嚴于律瑟于器者何蓋樂

非律無以成章律非器無以寄韻律不容有累
黍之差器不容有分寸之失如伶倫之管京房
之準蕤綽之尺李照房庶之柷黍皆其協律者
也若魏漢津之時君指節則與律忤矣是何可
無辨蕭承訓之磬王朴之鍾和現之笙劉几楊
傑之多絃少絃皆其協器者也若萬寶常之水
律玉管則與器忤矣是何可無辨

黃廣誠凡例十章

凡例

四

禮樂合編目錄

第一卷

禮樂本紀

禮樂統紀

禮樂原始本紀

禮樂原始統紀一

禮樂原始統紀二

禮樂原始統紀三

第二卷

禮樂原始統紀四

禮樂盡變本紀

禮樂大用本紀

禮樂精微本紀

禮樂本體本紀

禮樂光華本紀

禮樂合編

目錄

一

玉聲齋

禮樂過化本紀

禮樂布象本紀

第三卷

禮樂順治本紀

禮樂威嚴本紀

禮樂痛戒本紀

禮樂應變本紀

禮樂源流統紀

禮樂箴銘本紀

禮樂科條本紀一

禮樂科條本紀二

禮樂各分本紀

禮樂凝命本紀

禮樂凝命統紀

魯用天子禮樂本紀

魯用禮樂議本紀

魯用禮樂議統紀

禮樂詔統紀

第四卷

禮本紀一

禮本紀二

禮本紀三

禮本紀四

禮本紀五

禮本紀六

禮本紀七

禮本紀八

禮本紀九

禮統紀一

禮統紀二

第五卷

禮樂合編

目錄

二

禮議統紀一

禮議統紀二

禮志統紀

禮通統紀一

禮通統紀二

棄禮本紀

僭禮本紀

禮之情文統紀

禮之損益統紀

禮之異同統紀

禮之純駁統紀

禮之正變統紀

禮之是非統紀

第六卷

事親之禮本紀一

事親之禮本紀二

事親之禮本紀三	事親之禮統紀
事親之禮議統紀	事君之禮本紀
事君之禮統紀	齊家之禮本紀一
齊家之禮本紀二	齊家之禮議統紀
第七卷	
庭闈之禮統紀	從兄之禮本紀
從兄之禮統紀	事長之禮本紀
事師之禮本紀	事師之禮統紀
裕後之禮本紀	惇宗之禮本紀
禮樂全編	目錄
惇宗之禮議統紀	適庶之禮統紀
氏族之禮統紀一	氏族之禮統紀二
第八卷	
締交之禮本紀	締交之禮統紀一
締交之禮統紀二	賓主之禮本紀
誕嗣之禮本紀	胎教之禮本紀
胎教之禮統紀	稱名之禮本紀
僕御之禮統紀	巡守之禮本紀
巡守之禮統紀一	巡守之禮統紀二

巡守之禮議統紀	封建之禮本紀
封建之禮統紀	
第九卷	
朝覲之禮本紀一	朝覲之禮本紀二
朝覲之禮統紀一	朝覲之禮統紀二
朝覲之禮統紀三	冊立之禮本紀
聘問之禮本紀一	聘問之禮本紀二
聘問之禮統紀	會同之禮本紀一
會同之禮本紀二	
禮樂全編	目錄
第十卷	
會盟之禮本紀一	會盟之禮本紀二
燕饗之禮本紀一	燕饗之禮本紀二
燕饗之禮統紀	燕饗之禮議統紀
懷諸侯之禮本紀	贊獻之禮本紀
錫命之禮本紀	錫命之禮統紀
賞罰之禮本紀	賞罰之禮統紀
威權之禮統紀	
第十一卷	

官闈之禮本紀	官闈之禮統紀一
宮闈之禮統紀二	宮闈之禮統紀三
儲貳之禮本紀一	儲貳之禮本紀二
儲貳之禮統紀一	儲貳之禮統紀二
教世子之禮本紀	教世子之禮統紀
立後之禮本紀	
第十二卷	
內侍之禮統紀一	內侍之禮統紀二
內侍之禮統紀三	內侍之禮統紀四
內侍之禮統紀五	內侍之禮議統紀
第十三卷	
外戚之禮統紀	外戚之禮議統紀
宗藩之禮統紀一	宗藩之禮統紀二
籍田之禮統紀	蠶織之禮本紀
重農之禮本紀	章教之禮本紀
立政之禮本紀	
第十四卷	
任賢之禮本紀	舉賢之禮本紀

舉賢之禮統紀一	舉賢之禮統紀二
舉賢之禮統紀三	官制之禮本紀
官制之禮統紀	命官之禮本紀
世臣之禮本紀	翰苑之禮統紀
史臣之禮本紀	諫臣之禮本紀
諫臣之禮統紀	
第十五卷	
相臣之禮本紀	相臣之禮統紀
使臣之禮本紀	使臣之禮統紀
守令之禮統紀	守令之禮議統紀
考課之禮統紀	銓衡之禮統紀
貢舉之禮統紀	定謚之禮統紀
聖讒之禮本紀	
第十六卷	
冕服之禮本紀	冕服之禮統紀
冕服之禮辨統紀	冕服之禮議統紀
章服之禮本紀	章服之禮統紀
章服之禮統紀二	冠制之禮統紀一

冠制之禮統紀二	珮玉之禮本紀
圭璧之禮本紀	圭璧之禮統紀
帶鞶之禮本紀	帶鞶之禮統紀
傳璽之禮統紀一	傳璽之禮統紀二
傳璽之禮辨議統紀	
第十七卷	
符節之禮本紀	符節之禮統紀
符節之禮議統紀	制寶之禮統紀
印綬之禮統紀	璽印綬之禮議統紀
禮樂合編 目錄	七
旌旗之禮本紀	輅車之禮本紀一
輅車之禮本紀二	几筵之禮本紀
尊彝之禮本紀	鹵簿之禮統紀
營建之禮本紀	營建之禮統紀
學校之禮本紀	學校之禮統紀
養老之禮本紀	尚齒之禮本紀
鄉飲之禮本紀	讀法之禮本紀
第十八卷	
大射之禮本紀一	大射之禮本紀二

威儀之禮本紀一	威儀之禮統紀一
威儀之禮統紀二	飲食之禮本紀
飲食之禮統紀	步酒之禮本紀
言行之禮本紀	言行之禮統紀
飛潛之禮本紀	報施之禮本紀
持盈之禮本紀	存亡之禮本紀
去國之禮本紀	憂國之禮本紀
感時之禮本紀	
第十九卷	
禮樂合編 目錄	八
冠帶之禮本紀	冠帶之禮志統紀
冠帶之禮疏統紀	冠帶之禮引統紀
婚姻之禮本紀一	婚姻之禮本紀二
婚姻之禮統紀	喪制之禮本紀一
喪制之禮本紀二	喪制之禮本紀三
喪制之禮本紀四	喪制之禮本紀五
第二十卷	
喪制之禮本紀六	喪制之禮本紀七
祭祀之禮本紀一	祭祀之禮本紀二

祭祀之禮本紀三	祭祀之禮本紀四
第二十一卷	
貢賦之禮本紀	貢賦之禮統紀
經制之禮本紀	理財之禮統紀一
理財之禮統紀二	理財之禮統紀三
理財之禮統紀四	司市之禮本紀
救荒之禮本紀	
第二十二卷	
富國之禮統紀	漕運之禮統紀
屯田之禮統紀	恤民之禮本紀
省災之禮本紀	軍伍之禮統紀
宮禁之禮統紀	京衛之禮統紀
田獵之禮本紀	田獵之禮統紀一
田獵之禮統紀二	田獵之禮統紀三
第二十三卷	
軍旅之禮本紀一	軍旅之禮本紀二
軍旅之禮本紀三	軍旅之禮本紀四
軍旅之禮統紀一	軍旅之禮統紀二

第二十四卷	
任將之禮統紀	慎戰之禮統紀
簡器之禮本紀	禦戎之禮本紀
禦戎之禮統紀	象刑之禮本紀
議貴之禮統紀	治河之禮本紀
築城之禮本紀	
第二十五卷	
樂本紀一	樂本紀二
樂統紀一	樂統紀二
樂統紀三	樂統紀四
樂之議統紀	樂之義統紀
樂之義議統紀	
第二十六卷	
樂之律統紀一	樂之律統紀二
樂之律統紀三	樂之律統紀四
樂之律統紀五	樂之律統紀六
樂之律議統紀一	樂之律議統紀二
第二十七卷	

樂之聲統紀	樂之情統紀
樂之制統紀一	樂之制統紀二
樂之歌統紀	樂之歌議統紀
第二十八卷	
樂之舞本紀	樂之舞統紀
樂之舞疏統紀	樂之舞議統紀
樂之章統紀一	樂之章統紀二
樂之識統紀一	樂之識統紀二
樂之變統紀	樂之權量統紀
禮樂合編	十一
樂之候氣統紀	
第二十九卷	
樂之器統紀一	樂之器統紀二
樂之器式統紀一	樂之器式統紀二
樂之器式統紀三	樂之器議統紀一
樂之器議統紀二	樂之器議統紀三
第三十卷	
樂之教本紀	樂之鼓吹統紀
樂之懸統紀	樂之懸議統紀

樂之虞統紀	樂之琴統紀
樂之所統紀	樂之箏統紀
樂之飾統紀	樂之箏統紀
樂之尅統紀	樂之瑟統紀
樂之戰統紀	樂之箏統紀
樂之女伶統紀	樂之燕伎統紀
樂之戲統紀	樂之胡部統紀
樂之賜統紀	
禮樂合編	十二

禮樂合編卷之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樂本紀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命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命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禮樂合編

卷之一

玉聲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典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益稷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賁之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三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

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襍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音不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鰲不大。氣衰則生民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五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六

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已上樂記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性。

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貢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復問。

禮樂全編

卷之一

七

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典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仲尼燕居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禮運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先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

可知也。禮記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

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禮樂全編

卷之一

八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已上孔子開居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周禮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禮大戴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小戴禮

禮樂統紀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書

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春秋繁露

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

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灶。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

其服尚赤。禮樂相說。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淮南子

聖人之治天下也。礪之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楊子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

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外史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

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法言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

五經通義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後漢書

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樂至於靜斯大矣。乃一和之中出而無勉。強矯飾之勞。如乾以易知而不勞也。禮至於文。斯大矣。乃一序之外作而無繆儀苛節之煩。如坤以簡能而不煩也。鄭玄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十一

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之作也。法氣之行於天也。動而屬陽。禮之制也。法質之具於地也。靜而屬陰。如制禮不法地。則過制而失其序。猶陰過而肅物之成者。反壞矣。故亂作樂不法天。則過作而失其和。猶陽過而亢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陳澧合同者。春夏之仁。一於和者也。聲音以和爲主。故仁近樂。而樂興於此。散殊者。秋冬之義。一於序者也。儀則以序爲主。故義近禮。而禮行於此。樂可以效天地

之和。而和則陽之伸爲神者也。天道也。故能從天以生物。禮可以別天地之序。而序則陰之屈爲鬼者也。地道也。故能從地以成物。何休

樂有發達動蕩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主於敷施者也。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覆而還於內。主於報復者也。生於繼治者。以文樂樂之。生於繼亂者。以武樂樂之。故曰樂所自生。萬物本乎天。以郊禮反之。人本乎祖。以禘禮反之。故曰反所自始。

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十二

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此感通自然之情也。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僞生。禮以辨異。故使人去其欲之僞。而著其理之誠。此修爲當然之經也。孔穎達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宋史歐陽修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周敦頤

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胡寅

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呂祖謙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胡五峯

禮中有樂。嚴而恭也。樂中有禮。和而節也。

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真西山

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十三

無哀。謂之樂。

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禮如凡事儉約。收斂恭敬。便是減。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以歌詠和樂。便是盈。節制而不

流。便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卻進前去。樂盈而卻

反歸來。便是得情性之正。朱子語

禮樂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俯。無深

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而始物者不得專其始。樂其天矣。禮居乎坤。作成物之會。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禮其地矣。

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

衛人求繁縷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程子語

古之達禮三曰燕。曰享。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王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所謂金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十四

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鄭樵通志畧

禮樂原始本紀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十五

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大已上
繫辭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其範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廟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醕。治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十六

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事可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禮運三則

禮樂原始統紀一

天皇初制干支之名。

地皇定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人皇分山川爲九區。始有夫婦。

展放教民。擇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間首。以去靈雨。

有巢構木爲巢。結繩爲治。以記事。

無懷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地。

燧人鑽木取火。教民烹飪。方名東西南北。造火

竈。註物蟲鳥獸之名。爲髻。制尊卑之禮。

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立四佐。命明

繇政。陞級畢。旒辨方色。成博受古。諸隕蘆錄。延嬉

軒轅。見轉風之蓬不已。於是作乘車。橫木爲軒。直木

爲轅。

赫胥造梳櫛髮。二十四齒。

葛天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

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

帝功。七日依地經。八曰總禽獸之極。

伏羲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名瑟

月來陰

陰康見民多重腿之疾。思以通利關節。始制舞。

伏羲始賜姓。天出文章。河出馬圖。觀象效法。兆三

畫。著八卦。立周天曆度。視定星辰分野之度。始

建都於陳。封土為社。制樂曰扶來。作九九

之數以合天道。作六甲十二辰。制嫁娶以儷

皮為禮。始以龍紀官。結網罟以教漁佃。灼

土為埴。造琴作簫。十二管以象鳳翼。設九庖官。

立仲起司陸。陽侯司海。

禮樂全編

卷之一

十九

女希始作笙簧。篴張雲幕。枚占神明。媧皇女

以荆釵及竹為簪。随作竿。

伊耆為簣桴土鼓。葦籥。作蜡祭。

古皇因水處而顛。始編槿而廬。緝蘿而扉。螟塗茨翳。

以避獸禽之害。

神農始鑿井。作耒耜以教耕藝。作鉏耨以墾草萊。

嗣瓜瓞之實。而省殺牲之敝。立曆日正節氣。審

寒暑為早晚之節。以治農功。埏埴為器。聖人以

水器液金器。聖人生於土而食於土。故用陶器而

人壽。作斧斤。作穗書頒時令。司怪主卜巫

陽主筮。制請雨法。掩骼埋胔。以待天澤。命宿

沙氏。煮海為鹽。祀明堂。賞百草。作方書。造

干戈以飭武。為日中之市。

黃帝徵師諸侯。誅蚩尤於涿鹿。齋三日。以告上帝。

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

花鵲之象。始作華蓋。命風后為侍中。發葛天

廬山之金。為劍鎧矛戟。立五行起五部。兵定

李法。李法官之號。故稱為李法。始立營壘。命風

禮樂全編

卷之一

二十

后演握奇圖。置虛實二壘。始立井田之法。因以

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間方九焉。

立為陣法。四為間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

將主之。環其四面。諸將連統。此所謂終於八也。及

乎變化制勝。紛紛紜紜。闔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帝

接萬靈於明庭。南夷始乘白鹿來獻鬯。帝與

蚩尤戰涿鹿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

南車。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區區占星。

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圖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命大撓占斗柄。所建作甲子。立史官。創觀漏水。後世爲下漏。浮漏。浮刻。輪漏。權衡。皆始於此。立容成爲樂師。作軍樂。凱歌。使祝融辨南方爲司徒。使人封辨西方爲司馬。使后土辨北方爲李。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爲三公。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造蹴鞠。命蒼頡觀鳥跡作書契。代結繩之政。命隸首定算數。而律度量衡始成。命伶倫截竹制箛篥。爲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立宮商角徵羽之聲。造磬得奇獸。名曰夔。取皮以冒鼓。命工人垂造鍾。一曰清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宮。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命岐伯作鼓吹鏡角。靈輶神鉦。鼓吹以驚衆。鏡以止鼓。角以立號。聲以當雷霆。鉦以擬電聲。皆軍中樂。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帝張咸池之樂。有炎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爲頌之始。采首山之銅。鑄刀

鑄鼎。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作旃通帛爲之。作冕旒。正衣裳九章。命於則。作屏。履草曰屨。麻皮曰屨。命輝弦木爲弧。夷牟刻木爲矢。以鷁鶚鷹爲旗幟。作五采牙幢。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爲釜。甑。蒸。穀爲飯。烹穀爲粥。教民蠶。作宮室。以避寒暑。使太常爲廩者。作大輅。以行四方。命共鼓。化狐。剝木爲舡。剝木爲楫。作臺於西王母山。古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圃臺以觀鳥獸魚鱉。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爲封堠之始。與王母會王屋。鑄大鏡。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作令官。祀天地。祀天圓丘。牲玉取蒼。祀地方。澤牲玉取黃。作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週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風后受圖。剖地播九州。置十二國。命近營國。邑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著陰符經。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血脉。爲針灸之始。咨岐伯作內經。定本草。巫彭。桐君。處方。餌。立西陵氏之女。螺

祖爲元妃次嫔姆洎形魚氏雷氏爲四妃妃嬪始此。使史甲作戒著盤盂書二十六篇。陟王屋而受丹經作內傳。作巾几銘曰無弇弱毋僂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帝齋七日。至翠鳩之川魚沂流而上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帝。與天老迎之舒視之名曰綠圖。帝問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以爲一宗爲之有道乎。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謹封而祭之。去山十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者趨。帝得玉一組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命羣臣列圭玉於蘭蒲席上。重門擊柝以備不速客。命伯俞作衣絲麻索縷手徑指絰後爲機杼。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私以防不足。帝鑄鼎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昇。攀帝弓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此列仙之始也。

少昊名摯字青陽始有字。立九農正。始制浮磬。顓頊祀共工之子勾龍爲社。烈山氏之子柱爲稷。命五官。木正曰句芒。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勾龍。火正曰祝融。造伏龍城。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以斗杓建寅之月爲曆元。時五星會於營室。水始泮。蟄虫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帝爲曆宗。設玉兆。乘結元之輦。巡四海。高辛歷日月生朔而迎送之。爲朝日夕月之始。姜嫄從帝祠高禘求子。帝堯立義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立進善旌。置敢諫鼓。理汚池水停船。旌表門閭。設亭基十餘處。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居衢室中。輯瑞見羣后。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色尚白。飯土簋。與羣臣沉璧於河。作握河記。立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

造園基以教丹朱。遊康衢。兒童始有謠。擊壤

始有歌。作橋築城造郭。

帝舜尚天子女。巡狩四岳觀羣后。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

養老。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作南

風詩。作衣服十二章。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

伯之樂。伯夷爲陽伯樂舞。休偁歌曰。招陽。義仲之

後爲義伯樂舞。義哉歌曰。南陽。象爲夏伯樂舞。漫

哉歌曰。祁慮。義叔之後爲義伯樂舞。將陽歌曰。朱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二十五

華咎繇爲秋伯樂舞。蔡傲歌曰。零落。和仲之後爲

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歌

曰。齊樂。行三年喪。賜禹姒姓。稷姬姓。契子姓。

命禹爲司空。垂爲共工。益爲虞。皋陶爲士師。伯夷

爲秩宗。夔典樂。龍納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

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

作韍尊祭服。畫日月於太常。作瓦棺崇牙

兩敦。西王母獻玉琯。作笙十二簧。象鳳之身。

賞延於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作室築

墻茨屋漆器。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作五明

扇。分封。征苗。君臣賡歌。四時之祭。春日

禴。夏日禘。秋日嘗。冬日蒸。其祭尚氣。禘黃帝而

郊。魯。祭首。射侯以觀德。慶雲之歌曰。維十

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

萬姓允誠。於乎論樂。配之大靈。遷於賢聖。莫不咸

聽。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

已上二
十一史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二十六

禮樂原始統紀二

夏禹定九州田賦。常誓之貢。始用寅正。作小正書。君臣皆珮玉。始作箴。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因第爲洪範九疇。始立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作世室。儀狄作酒。制五線之服。爲銘於箕箒。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鞶。制五等爵。三等受地。初作葦茭爲祈禳之始。殷以螺首。周以桃梗。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二十七

本此。立尸而卒祭。小祥以前。主用桑。既練易之。遂藏之廟。以爲祭主。立井甸之法。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八夫。上下七上中六中中五中下四下上三下中二下下出一夫稅。登會稽。海神來朝。有沐額。沐額者軍容也。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丁取文明之意。以歷山之金鑄幣。作母追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

啓召六卿。有扈氏大戰於甘。作甘誓。享諸侯於鈞臺。邇人以木鐸徇於路。

太康畋於洛表。后羿距之於河。爲篡臣之始。寒浞使其子澆殺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爲弑君之始。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復禹績。爲復國之始。封庶子於越。號曰無余。春秋祀禹墓於會稽。爲守陵之始。

嬖癸始爲瓊宮瑤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爲女樂之始。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二十八

商湯聘伊尹於有莘。爲聘召處士之始。放桀於南巢。爲以臣伐君之始。作詒。大旱七年。以身爲犧牲。禱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爲禱雨之始。公田籍而不稅。作土龍。十國以爲連。連有師。初作圉。取禽獸以奉宗廟。改丑爲正朔。易服色。尚白。築五庫。藏五兵。定朝會以晝。命伊尹爲草屨。立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典司五衆。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司六材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太甲以伊尹爲保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爲大臣攝政之始。嗣王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三篇陳戒於王。爲人臣上書之始。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爲免喪復辟之始。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爲大臣求退之始。

仲丁遷都於囂。爲遷國之始。

禮樂全編

卷之一

三十九

盤庚改商爲殷。自古無有改國號者。此古今一見。大裕合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太祖。

陽甲始廢嫡立庶。

祖乙宅憂亮陰三年。夢帝賚良弼。以象旁求。得傅說於版築。

武丁章服多用翟羽。

帝乙命季歷爲牧師。爲馬政之始。立季子辛爲王。

爲以嫡不以長之始。

紂始爲象箸。以紅藍花汁凝作脂。名曰膳脂。作桃

紅粧造鉛粉。使師延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作祭儀。

周文王忌日必哀。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用平土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交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

禮樂全編

卷之一

三十九

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親迎于涓。造舟爲浮梁。教世子必有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武王大會於孟津。命蒼兕具舟楫。爲水戰之始。立

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封黃帝之後于剡。堯之後于祝。舜之後于陳。夏之後于杞。殷之後于宋。封尚父于齊。封周公于魯。封召公于燕。皆畱內相。諸侯不之國見此。周公太公啓制文王之謚。始定謚法。祀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惟天子稱天以諱之。諸侯不得相諱。諱始此。孟春躬耕籍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之伯七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封皆加一等。禮儀亦如之。封紂子武庚爲殷侯。立亡天下者之後。僅見此。太公望作曲蓋。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立天官邦治之屬六十三。地官邦教之屬七十八。春官邦禮之屬七十。夏官邦政之屬七十。秋

官邦禁之屬六十六。冬官考工之屬三十。遷民。

太公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爲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成王十五而冠。筮日。筮賓。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裸享樂於廟。周公命史雍頌。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自立七祀爲庶姓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爲庶人

立一祀。用中士奠世繫。修玉牒。邦國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爲銓選之始。宰夫書其賢者良者以告於王。爲貢舉之始。太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爲進士之始。制諸侯學曰類宮。釋奠于先老。設五更三老席位。大胥掌學士之版。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設柱下史。閤人掌守王宮。凡內人公器賓客及命夫命婦。幾其出入。設門燎。踰宮門。寺人掌女宮戒令。相道出入事而糾之。佐世婦治禮事。內豎未冠者掌內

外通令。此爲閭寺之始。庶子國士之倅。凡在版者許宿衛。女史女奴曉書者。詔后治內政。小司徒凡起役。毋過家一人。田役至此始見。凌人藏水。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道德行藝。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徒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天府。爲戶口之始。雞人夜嘯。旦以聞百官。采文王之世。風化民俗。詩被管絃。爲房中之樂。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爲祭服。州長掌州之教治政令。黨正掌黨之政令。教治族。

師掌族之戒令政事。閭胥掌閭之徵令。比長掌比之治。後之保甲里正始此。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至日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祭用二至日始此。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仲秋之月祭歲星於國之東南。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曰雩宗。冠禮筮日筮賓。冠於阼。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

宗族百世婚姻不通。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制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九命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九作伯。爲九錫之始。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爲薦玉之始。歲三田。變國火以救時疾。送邦國之通賓。以路節達四方。舍則授館。行人持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

國龍節。以金爲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以竹爲之。邦之大事。門外墳燭。門內庭燎。馬三乘曰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廐。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稱廐稱皂。稱閑始此。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爲鄉飲之始。投壺。民有罪。役諸司空。徒始此。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桎梏始此。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俘始此。方相氏蒙熊皮及黃金。

四目玄衣朱裳。執干揚盾。帥百隸而特儺。以索室。歐疫大喪。先隕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儺始此。山警八脚。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牧特秋祭馬社。滅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祭馬祖始此。八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禁宵行夜遊。巡市。三赦一幼弱。二老耄。三蠢愚。行十二荒政。息國服。縣令掌縣之政令徵比。縣名始此。國里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門限。作洛陽城百步有一樓櫓。建大社於國中。其疆土象五方色。史佚有子而歿。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殮於宮中。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爲下殤用衣棺之始。歲造軒轅使者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穆王時尹軌真人置草樓觀。召幽遐人居之。始稱道士。偃師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所爲。爲傀儡之始。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作辭曰。皇之叱其馬歟。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歟。玉皇人壽穀。爲辭之始。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上。王母爲白雲謠。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君。邑於秦。爲開秦之始。夷王時楚熊渠立長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爲諸侯號王之始。始下堂而見諸侯。厲王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之。爲殺謗之始。

宣王使紀渚子養鬪雞爲戲之始。衛世子共伯蚤
歿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作柏舟
詩以絕之。節婦見經傳者。自共姜始。立先妣之
廟祀姜嫄。特祀始此。殺大夫杜伯不辜。左孺爭
之曰。君順友逆。則違友以從君。友順君逆。則違君
以從友。因歿之。歿友自左孺始。

幽王以哀嬖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廢后廢太子
始此。以哀嬖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復立后立太
子始此。王欲殺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三十七

王伐之。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伐王。殺王於驪
山下。借夷兵始此。

平王時鄭伯克段于鄆。寘其母姜氏於城穎。幽母遷
父始此。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屬立宣公之
子與夷。使公子馮出居於鄭。不立子而立弟。宋
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諸侯始參盟。衛先公殺
其二子伋壽。父伋子婦。古今一大變。

莊公時秦夷三父族。收葬桓王。宋萬弑其君閔。
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說。萬奔陳。宋人醢

之。

僖王時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以諸侯
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秦武公葬平陽。
以人從葬。後繆公以三良殉。從者百七十人。此爲
流禍。楚人修好諸侯。使人入獻天子。天子賜胙。
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魯侯逆姜氏
于齊。使宗婦觀用幣。

襄王時秦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
爲質于秦。孟莊子作鉅鑿。齊桓公以諸侯偕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三十八

天子百燎。故曰庭燎之百。自桓公始。管仲遇盜。
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
大夫者之爲服也。自管仲始。齊桓公亟舉兵。作
僞主以行。及反。藏之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
管仲正鹽筴。漢桑弘羊孔僅。唐劉晏。鹽法愈精本
此。魯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
命之。夫人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陽侯因祭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廢夫人之禮。自二侯始。
景王鑄大錢。始有文曰寶。景王后崩。謚穆。婦人有

謚始此。

靈王時。單子。晉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盟。始此。三桓享君以饗禮。大夫享君非禮也。由三桓始。魏絳陳和戎五利。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和戎始此。

敬王時。孔子觀明堂。見四門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展。南面朝諸侯之圖。圖繪功臣。古已有之。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練冠而喪慈母。

禮樂集編

卷之一

三十九

自昭公始。魯哀公用田賦。始履畝均分。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吳延陵季子之墓。題墓始此。魯三家立桓公廟。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季康子朝服以縞。

元王時。蜀聘秦。始通道。齊黔婁終身不仕。死而其妻謚之曰康。庶人有謚。黔婁始之。

威烈王時。智伯攻襄子。決汾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水攻始此。趙文子燕射奏肆夏。大夫奏肆夏始此。司馬穰苴始請莊賈爲監軍。晉獻公初

作二軍。公將上軍。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

之河內。水利始興。李悝曰。善平糴者必謹視歲。

有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

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平糴始

此。秦初租禾。秦初令人帶劍。齊烹阿大夫。

始有鼎鑊之刑。衛侯預賜北宮子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始有生謚。齊爲門第。康莊之

衢。尊寵列大夫。賜宅第始此。

顯王時。秦廢井田。開阡陌。始封公孫鞅爲商君。

禮樂集編

卷之一

四十

赧王時。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始

有三神山之名。趙王以趙括爲將。擊秦。括敗兵

降秦。白起挾詐坑四十萬人。殺降始此。趙武靈

王服胡服騎射。秦賜白起劍。死於杜郵。始有賜

死之制。楚屈原作離騷二十五篇。爲賦之始。

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爲改元之始。秦莊

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稱太后始

此。秦有口賦。秦加其武將首爲絳冠。以表貴

賤。其後作顏題。爲幘之始。

禮樂原始統紀三

秦始皇併諸侯。大赦天下。卽位大赦始此。始稱皇帝。稱后曰皇后。太子之正嫡稱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立監察御史掌諸郡。始徙豪富於咸陽。製受命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是後得璽以爲真有受命之符。無璽目爲白版天子。始稱制。稱詔。稱朕。除謚法。以謚法是使子議父。臣議君。故除之。以貂蟬賜侍中。追尊其考莊襄王爲太上皇。焚燒先典。

禮樂彙編

卷之一

四十一

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篆。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於戈戟。八曰隸書。程邈所定。行公府。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主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署中有郎中侍郎。其員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官殿。出則充車騎。設尚書主殿中發書。僕射領射事。謁者主通事。奉常典禮。

禮樂彙編

卷之一

四十二

中庶子詹事爲宮僚。都水長掌河道。黃門侍郎中常侍出入禁中。衛尉掌門衛屯兵。諫大夫掌論議。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御史中丞掌二大夫。治粟內史掌穀貨。少府掌山澤稅。祠鄒嶧山。始刻石頌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賦鹽鐵二十倍於古。遣方士徐市等請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效。築行半兩錢。王次仲制八分書。始作前殿。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焚書。使黔首自實田。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伐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初開南越閩中地爲郡。收匈奴河南地爲縣。築萬里長城。沙門室利房等至。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時已有佛。出長子扶蘇監軍于遼。蒙恬造筆。作筆。作極廟。生廟始此。置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皁蓋赤裏朱轡。戈矛弩服。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爲省中。鹵簿之盛始此。爲馳道廣五十步。三丈厚。築其外隱。

以金椎植以青松。葬驪山下。銅三泉藏奇壽珍。怪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工匠爲機者皆閉墓中。令後宮無子者皆殉起寢殿於墓側。趙高立少子胡亥爲太子。爲萬世宦者擅立儲君之始。

世皇帝發閭左戌戌邊始此。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爲閹豎輔相之始。趙高弑其主胡亥立子嬰。爲閹豎弑逆之始。夷李斯三族。前有族誅。此及三族。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屠城發塚。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四十三

始此。

漢高祖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尊母曰昭靈夫人。立黑帝祠。命曰北時。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始築甬道。初爲筭賦。民年十五出口賦。詔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甲第始此。始命天下縣邑城。封項籍族屬四人爲列侯。賜姓劉。又賜妻敬。又賜匈奴劉淵。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之。人君自將始此。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又與功臣作誓。丹書鐵契。

藏之宗廟。賜券始此。分封宗室爲王。尊父太

公爲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壽。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置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史典等官。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徵魯諸生起朝儀。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儀上之。行朝歲首禮。爲後世元旦朝賀之始。朝賀畢。置法酒。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爲賜宴之始。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爲糾儀之始。命蕭何定律令。約法三章。定命令稱勅。詔讞疑獄。漢儀宮城門擊刀斗。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四十四

周廬擊木鐸。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皆屬二傅。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書衛率等官。並屬詹事。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以太牢祠孔子於曲阜。爲萬世祀先師之始。詔郡國求遺賢。令郡國縣立靈星祠。令縣以春三月臘祀社稷。令民里社各自以財祠。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黃屋左纛。太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皆立廟。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賜蕭相

贊拜不名。履劔上殿。置大長秋。中長秋。諸宦官屬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徙民實京師。始此。有更賦三品。辛更踐更。過更。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徭役。以周昌為趙王如意相。為諸侯王立相。始此。葬長陵。帝王陵寢有石麒麟。辟邪。兕虎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之屬。稱陵。始此。與匈奴結和親。以長公主娶單于。

惠帝尊母后曰皇太后。令民買爵贖罪。賜民爵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四十五

戶一級。舉孝弟力田。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除挾書律。書始出。立原廟。再立曰原。取櫻桃獻宗廟。始置左右丞相。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以周勃為太尉。太后呂氏立。所名帝子為皇帝。為後世立假子之始。太后臨朝稱制。為母氏臨朝之始。追尊其父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為尊崇外戚之始。太后以嬖臣審食其為左丞相。監宮中。為寵任嬖倖之始。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公主謚太后。始見

此立公主子張偃為魯王。公主子封王。始見此。以宦官張卿為大謁者。受宣詔命。初令戍卒歲更。

文帝賜民酺五日。太尉周勃上天子璽於代邸。立洗馬秩六百石。令四方毋來獻。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為藩王入繼封臣僚之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求言。為災異求言之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賈山應詔上書。吳王濞為劉氏祭酒。祭酒之名始見。詔勸農。賜

禮樂合編

卷之一

四十六

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令列侯太夫人毋得擅殺。稱。濟北王興居反。尋自殺。藩王反始此。募民徙塞下。除盜鑄錢令。始得自鑄。律吏五日一休沐。出官人令嫁。令晁錯為太子家令。河決酸棗。始興卒塞河。始臨軒策賢良文學士。募民能輸粟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命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詔更元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為元年。後世有一君而二元三元甚至六七元者。始此。

除肉刑墨劓剕宮大辟五者。至漢時僅有三。黥。劓。斬趾而已。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遂以是黥。代。黥。答三百代劓。答五百代斬趾。自是天下免斷肢體刻肌膚之慘。令祝敬母有所祈。秦有秘祝。移過於下。故禁之。匈奴寇邊。帝親勞軍。勒兵。始短喪三年之喪。以日易月。作顧成廟。

景帝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尊高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太宗。廟號始見此。始三十稅一。令男子二十始傅。以給徭役。置大農令。封匈奴降。

禮樂典編

卷之一

四十七

者徐盧等為列侯。降胡封侯始此。改磔為棄市。更減笞法。定箠令。笞法多矣。詔減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臂。楚王卬等重逆無道。燒公宮。帝素服避正殿。更衛尉為中大夫。奉常為太常。郡守為太守。廷尉為大理。作陽陵邑。為後世預作壽陵之始。武帝始置年號。曰建元。元年。改元者凡十一。始徵行。始置五經博士。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禮樂典編

卷之一

四十八

復其身為太學生入仕之始。初令郡國舉孝廉秀才。定三歲一郊。親祀龜。立太乙祠。以寶嬰為丞相。為寵任母黨之始。以後宮夫人異父弟衛青為大中大夫。為私任後宮親屬之始。南越遣子嬰齊入宿衛。始通西南夷。東夷樂浪玄菟南夷滇。西夷酒泉牂牁張掖。各置為郡。遣張騫使西域。以衛長公主妻樂大日大王。帝登嵩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為臣祝君故事。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始此。算商車稅物併稅載物之器。算緡錢。於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於手力所作。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算民舟車。凡民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界之。使告緡者遍天下。始置鹽鐵官。造皮幣。禁郡國鑄錢。置均輸平準。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漕輸京師。貴賈賤買。使萬物不得騰踊。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榷酒酤。

詔行代田。以趙過爲搜粟校尉。卜式請輸錢縣官以助邊。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鄭當時請引渭穿渠。徑易漕度渠下。民田可溉。兼損漕省卒。始講漕法。徵吏民明世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爲舉子傅食之始。主父偃徐樂皆以上書拜郎中。爲上書得官之始。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爲丞相封侯之始。募人入奴婢終身爲郎。爲以奴婢易官之始。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爲太子賓客之始。始用宦者主中書。腐刑司馬遷與焉。

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郡君。封太后徵時金王孫家所生姊號修成縣君。郡君縣君始此。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婦人始有封君之號。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主者皆死。以江充爲使。治巫蠱獄。大農令顏異下獄。以腹誹罪殺之。置婕妤。視上卿。比列侯。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寵衛青霍去病。奪宰相權。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更大行人爲大鴻臚。更郎中令名曰光祿勳。有南北司主事。更秦

中尉曰執金吾。置刺史京兆尹八校尉。起建章左鳳闕。大宛以蒲陶爲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初遣將擊朝鮮。始築受降城。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錄前代後始此。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作昆明池。演水戰。立樂府。帝念李夫人無已。使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自帷中望見之。彷彿夫人。招魂始此。賜李夫人象牙簪。武帝之文始以集著。廟立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築單于邸于長安。遣子來質。爲四夷館之始。初通安息。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卽後吞火。吞刀。植瓜種樹。屠人截馬。自縛自解之術。初作角觝戲。魚龍曼延之屬。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乃令長安中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

昭帝追尊李夫人爲孝武皇后。追尊帝生母趙氏爲皇太后。封后父上官安爲桑樂侯。遣使賑貸貧

民種食。罷權酤官。猶令民自占租。微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霍光廢其君歸昌邑。爲後世人臣廢立之始。遣使祀鳳凰。

宣帝追謚太父故太子據曰戾。太子大母曰戾夫人。父曰悼考。母曰悼后。立寢廟。後世自外入繼正統。追謚其本生祖父母及父母併爲立廟本此。賜號外祖母博平君。張賀爲掖庭令。帝以皇曾孫叔養掖庭。追封恩德侯。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爲列侯。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復其家。五日

禮樂編

卷之一

五十一

一聽事。耿壽昌白增海租。始有魚課。丞相韋賢致仕。丞相致仕。始此。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賜以天子葬具。帝更名詢。天子更名此始。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皆勿治。衛侯馮奉世始矯制發諸國兵破莎車。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自是有甲乙科。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不案驗。後因爲故事。詔王褒等之太子宮侍太子朝夕誦讀。初置屯衛。造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叛羌屯田湟中。造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行邊。甘露降京師。年八十以上非

誣告殺傷人勿坐。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托

病去位始此。以宦者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

射。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

被殺。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匈奴

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北狄稱臣入侍始此。

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初置常

平倉。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詔諸儒講五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五十二

經同異於石渠閣。帝稱制臨決。于定國決獄平。

邵中立生祠。號于公祠。詔太子得絕馳道。

元帝作初陵。不置邑徙民。可爲萬世法。韋玄成議

祧主瘞於園。魏議應埋太廟兩階間。後議藏主石

室。禘祫乃祭。令男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

乃笄。

成帝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此策免大臣之始。

置尚書員五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

三公曹。始用宦官。令用士人。韋玄成佯狂。讓封

其兄。令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詔光祿大夫劉向與班固校中秘書。每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定陶王康來朝。遣還國人君。未有繼嗣。親王之繼次者。奉藩京師。以待皇嗣。生然後遣之。國今遣之。國乃非根本之慮。立從子定陶王欣爲皇太子。立兄弟子爲嗣。始此。遣使求遺書。封婕妤趙氏父。賜爲成陽侯。婕妤父封侯。前此未有。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相爲三公。罷刺史。置州牧。師丹上書請限。

禮樂全編

卷之一

五十三

民名田。大行前拜孔光爲丞相。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始定士子丁憂之制。哀帝合葬皇太后。傳氏於孝元陵。此以妾母合葬大君之始。司隸鮑宣詔獄。太學諸生守闕上書救之。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浮屠經。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識緯始此。

平帝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高后。劉歆移太常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文移始此。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加王莽九錫。一錫車馬。再錫衣服。

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郡國縣鄉皆置學官。以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賜號義成夫人。夫人封號始此。

光武初起太學。親視之。徵處士嚴光至京師。臨其館。以識用王梁爲大司空。安定人盧芳詐稱漢宗室。匈奴迎立爲漢帝。詔許益相斬除罪。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爲吏部尚書之始。置督軍御史。太子驪廢爲東海王。以母廢太子。

禮樂全編

卷之一

五十四

始此。南郡獻銅鼓。有銘。賜莎車王賢西域都護印綬。併賜謚。九真徼外蠻夷內屬。交趾牧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東夷倭奴入貢。布圖識於天下。

明帝臨辟雍行大射禮。令郡國行鄉飲酒禮。朝原陵。爲後世上陵之始。奉皇太后如章陵。太后出幸始見。皇太后陰氏崩。上其謚曰光烈。后有謚始此。婦人從夫禮也。今日光。仍用帝謚。後世用四字二字。始去其主之謚而專稱之。召張酺數侍。

講於御前。遣使者以中牢祠故臣蕭何霍光。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賜三公服。詔司隸刺史

歲考所部長吏殿最。為後世部使者考察屬官之

始。至魯幸孔子宅。幸洛陽獄。理出囚千餘人。

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近詰闕。

豈容拘以禁忌。乃不忌。匈奴遣子入學。北單

于求合市。許之。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

鹿鳴。帝自御塏。薦和之以娛嘉賓。始置中官員

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西域浮屠法始入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五十五

中國。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中國正月望日。謂之

大神變。帝令燒燭。表佛法。永平摩騰首譯經四十

二章。

章帝令班固賈逵傳毅作連珠。東巡狩。使使者奉

一太牢祠帝。光於濟陰。大學生孔僖上書自訟。

以為蘭臺令史。幸大臣鄭均宅。賜尚書祿。詔

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杜伯度崔瑗崔

實皆工草書。

和帝封宦者鄭眾為侯。與謀誅竇憲。

安帝以災異策免三公。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封乳母王

聖為野王君。

順帝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初聽中官得以養子

襲爵。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法。限年四十以上

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賜宦者孫程謚。禁

倫典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用木皮名敍紙。用

故魚網名網紙。詔舉武猛任將帥者。武舉始此。

質帝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

禮樂合編

卷之一

五十六

有差。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黨禍始兆。

桓帝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皆

為列侯。初置秘書監官。掌圖書秘記。以宦官

單超為車騎將軍。為中官掌兵權之始。減百官

俸。賣關內侯以下官。親祀老子於濯龍宮。用

郊天樂。宦者使牛修上書。訟司隸校衛李膺養

太學遊士。共為部黨。下膺於獄。逮其黨二百餘人。

遂策免太尉陳蕃。

靈帝直選用三五法。置鴻都門學。以處諸生。能為

尺牘詞賦及書鳥篆者。作列肆於後宮。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刻石縷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已上二史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五十七

禮樂合編卷之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樂原始統紀四

三國曹操以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惑眾。并陽郡吏殺太守孫翊妻徐氏討殺之。女子志節始見此。劉備三顧諸葛亮於隆中。曹操因匈奴來朝。晉於鄴分五部。散居汾晉間。尋又徙武都。氏於扶風天水。五胡亂華兆此。

禮樂合編

卷之二

玉曆書

魏主丕禁銅宗室。不許朝覲。通往來。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魏置諸軍都督。著作郎。律博士。度支尚書。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鍾繇為行書法。魏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陳戒。魏鑄銅人二。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吳孫權使康僧求舍利。既得。即為造塔。晉武帝初立國子置祭酒。選良家女備六宮。禁天下嫁娶。作樂辭。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

六代之舞。至於漢魏。並不著辭。舞之有辭。自晉始。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五胡亂華。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居處飲食。日趨於華。

惠帝爲左衛將軍王與迎復位。廢帝復位。始此。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求解職事。詔不許。解職。許換官。劉淵自稱漢王。復稱帝。爲夷狄稱王。稱帝之始。晉江統議授官與本名同。及官位。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

犯祖諱宜改。晉博士孔晃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帝特原之。劉聰兵陷洛陽。弑太子詮。掘諸陵。焚宮廟。劉曜烝羊后。晉主熾還平陽。聰稱熾爲光祿大夫。平阿公。此中國帝王爲夷狄所執之始。元帝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郡君。妾並主母。始此。孫文上言。父子不應祭。乃協云。諸侯尊宗。聖庶奪嫡。况天子乎。宜加議罪。於是有奪宗之議。

成帝初稅田畝三升。納后群臣畢賀。此賀立后之

始。石虎始聽民爲僧。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爲尼。涼州刺史張實遣兵入援。內援始此。殷浩罷遣大學生徒。立佛精舍於內殿。琅琊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晉道安受學於佛圖澄。以佛爲姓。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返。元帝立廟時。入主太廟。修祭祀禮。未葬入廟始見。華恒議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

康帝諱岳與五岳同諱。請改避山川之諱。始此。姚興命鳩摩羅什翻譯佛書。大營塔寺。中國有梵夾書。始盛於此。後趙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衛於木鳳口。而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脊。自石季龍始。制角巾以葛爲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尊卑共服。令天下所在土斷。欲流移附籍。南北朝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謙之修張魯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爲後

世齋醮科儀之始。授以玉女服氣導引法。爲後世辟穀修養之始。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劾召百神。爲後世符籙攝召之始。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爲後世烹煉丹藥之始。詔吏民得告守令罪。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誅沙門。毀佛書佛像。增置內外候官。伺察百官過失。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每征伐尅捷。書帛建漆竿上。名爲露布。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以媚佛。罷門房之誅。非謀反。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四

大逆罪止及身。詣道壇受符籙作靜輪官。置淑妃。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禁宗戚十族與非類婚偶。詔均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詔漢魏晉諸陵皆禁積薪。詔死刑而親老無它子旁親者以聞。改姓元。爲胡人冒中國姓之始。廢后爲尼。鑄錢曰太和五銖。胡太后攝行祭事。以其女弟爲女侍中。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爲資格用人之始。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達磨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少林寺。中國譚禪始此。預徵六年租稅。宇文泰以蕪綽爲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及計帳戶籍之法。初作府兵。宋初置貴妃位比相國。立玄史文儒四學。行元嘉曆以正朔。自是日食都在朔日。沙門雲標謀反伏誅。制民歲輸布戶四疋。作湘宮寺。令沙門拜人主。鄱陽侯孟懷玉母封國夫人。未入封國始此。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五

齊太廟加薦藟味。有督攝萬幾之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四字。惟以印縫。條印原此。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領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德殿御覽。制病囚診治法。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搜薦。始鑄鐵錢。象四時立十二卿。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昭明太子於金城刺史院齋造文選。蕭衍捨身同泰寺。沈約屬辭比事。往往成編。爲證古類事。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爲反切字。其學漸密。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

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周制十二丁兵。宇文護令百官執笏。始用士人爲縣令。初製紗幘。作乞寒胡戲。立五后。

隋文帝楊堅定服色。始服黃。置軍器監。初行新律。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

禮樂全編

卷之二

本

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請減贖官常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枷杖大小。咸有程式。自是法制始定。凡前代所以梟輶鞭法。盡去之。後代因爲定制。令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州郡省。若仍不理。聽詣闕申訴。以沙門韋瑱爲翻經館學士。僧始官。賦錢造佛圖經像。命尚書六曹。每曹置一員外郎。又設六曹二十四司。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直九品品

各有從。自太師始至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始。謂之視流內。置勳品九品。自錄事及五省令史始。謂之視流外。封功臣爲國公。初置工商不得仕進。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死刑三奏然後行刑。置行宮十二所。煬帝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邳溝。置離宮。造龍舟。始設進士科。詔牛洪等衣冠皆有等三四品。通着紫五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皂。造兵擊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七

琉球。以五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頒曆於突厥。

唐高祖定租庸調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給各官隨身佩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卽占韋袋。初行開通元寶錢。詔諸州明經秀士俊士進士縣考試。州長重覆考。隨方入貢。初設太醫博士一人。療民疾。

太宗置弘文館。聚書籍。選文學之士。虞世南等更日

宿直 罷出公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制御史法冠。文選

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帝從四夷請。稱天可汗。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御崇政殿試進士。按名一一呼之。而賜

及第唱名。李靖罷為特進。三日至中書。平章政事。詔僧道拜父母。五月五日賜各官飛白扇

一枚。定十道府兵之制。以宰相監修國史。制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八

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南平公主適王敬直。始行

婦禮。天子之女曰主。嫁娶之名曰尚。夫屈於妻。男

姑下於婦。其原始於秦。至唐太宗女適王珪子。始

與其妻坐受。公主執笄盥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才行者充。詔禮部引試

分差官。廊下巡察。勿容私相教授。制要目與大

駕先五轡行。頒氏族志。制烏紗帽。翼善冠。

帝視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增築學舍。增廣生員。命呂才刊定宅葬祿命等書。以楊師

道為中書令。劉洎黃門侍郎參知政事。以長孫

無忌兼太子太師。房玄齡兼太傅。蕭瑀為太保。李

世勣為詹事。瑒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改太子

中舍人為中允。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制

取士之科。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

制大功不得聯職。詔邊州別置經略使。以勅

勒諸部為州府。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制諸司相

質問曰開關。制太子見三師儀。魏徵譏叔嫂

無服。長年之嫂。勔勞鞠養。請從小功。宴蠻夷酋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九

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祭陣亡子弟。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從祀孔子。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封公

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分之戶。戶給緡

帛。每賜爵通加一級。

高宗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仍簡取古名將。進士哲

命弘文學士一人待制武德殿西門。命百官

四夷朝后於肅義門。命內外命婦入謁。初令皇

后夾百司奏事。又與武后同聽政。又與后同幸李

世勣許園師第。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分高麗地爲州縣。立安東都護府。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凡選者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即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正月百官四夷朝武氏於光順門。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武后置銅匱受密奏。武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武后使舉人王山輝等並授試官。文武官九品以上。每月送籍于引駕仗。及監門衛。衛以帳報內門。凡朝參奏事。待詔官出入者閱其數。凡籍月一易之。立孫重照爲皇太孫。太子在而立太孫者始見此。中宗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武后置內供奉。武后策賢良。詔李景諶糊名考覆。曰彌封。覆試崔沔。始試士於洛城殿。爲後世進士殿試之始。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韋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相緣以爲常。後不取名。各出機巧。花押

始此。勅天下僧尼隸祠庫。置修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人爲之。命女官上官氏第其文。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皆開府。安樂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以宰相女爲齋娘。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上與韋后觀燈市里。睿宗以公主爲女道士。玄宗置十道按察使。初置翰林院。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張說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以曹官。召新除縣令試治民策。置左右教坊典倡優雜伎。勅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貫。貢舉重鄉貫始此。考功員外郎爲舉人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知貢舉始此。始試詩賦。併雜文帖經爲三場。立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予官。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正月望夜。胡人婆陀

請燃燈百千。因弛門禁。帝御延禧安福門縱觀。御五鳳樓。補安。置玄學博士。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曰。道舉士。官秩陰第。同國子。奉送課試。如明經。制僧尼令祠部給牒。以王與爲祠祭使。用楮爲錢以祭。增太廟爲九室。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修書侍講。作十王宅。以居王子。又置百孫院於宮側。又置維城庫於禁內。給諸王月俸。以鄧王嗣真等遙領大都護。諸王遙領外鎮。始此。以宦者楊恩最爲輔國大將軍。內臣爲將軍稱。

大始見此。始募兵。克宿衛曰禁兵。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賜百官宴。始顏回等十哲爲坐像。用李元瓘言。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列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弟子爲公侯伯。唐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蕭嵩爲相。以天子升降。不當令人見。奏凡朔望臨朝。備羽扇於殿下。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坐。坐定。去扇。上將退。又索扇如初。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

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勅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國

公妻爲夫人。稱謂自此定。加母黨服。御史中

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課。募丁壯長

充邊軍。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帝好羯

鼓。稱爲八音領袖。命黃幡綽撰拍板。加聖祖及

諸帝后號謚。羣臣請加尊號。凡十二字。始封

東鎮沂山爲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爲永興公。西鎮

吳山爲成德公。中鎮霍山爲應聖公。北鎮醫巫閭

山爲廣寧公。封河爲靈源公。濟爲清源公。江爲廣

源公。淮爲長源公。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爲廣利

公。西海爲廣潤公。北海爲廣澤公。詔祀歷代忠

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追削

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肅宗置防禦團練使。制以官爵賞功。是時府庫無

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

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

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

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

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極矣。歲遺山訖。約二萬疋。為歲帛之始。置左右神武軍。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代宗號宦者李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以大司空兼中書令。尋進爵博陸王。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追謚齊王。悞為承天皇帝。謚王為皇帝。僅見此。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詔冤滯聽詣三

禮樂會編

卷之二

十四

司使及擢登聞鼓

德宗詔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兩稅外取一錢者。以枉法論。初稅商漆竹木錢。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帝以二月節為中和節。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稅茶。詔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以宦者為官市使。始令史官撰日曆。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如奉天

定難功臣是也。

憲宗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公主選取門閭。詔丞相出入。加執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淮西用兵。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助軍。減平進賀禮助賞。

穆宗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愛妃不立。后僅見此。收文昌言。禮部侍郎錢徽等知貢舉不公。令覆試。貶徽等外任。帝創金石藥有疾。敬宗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疋。

禮樂會編

卷之二

十五

文宗誕日禁屠宰。帝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署各。

武宗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帝疾篤。宦官馬元贇立光王怡為皇太叔。

宣宗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可拜侄。可乎。宜遷四主出廟。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

懿宗歷拜十六陵。以宗女妻南詔。南蠻為婚。僅見

此。

昭宗有事南郊。宦官始服劬佩。宦官楊復恭肩輿至太極殿。

五季昇丹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為相。

唐初令百官常朝外。五日一入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收麴稅。刊刻九經板。

晉籍鄉兵。

周立許訟法。必自下而上。毋得挾私越訴。稅牛皮。

給漕運斗耗。作欽天曆。

禮樂合編

卷之二

十六

宋太祖初試貢士。賜進士第。賜屢試不第舉人出身。

初以文臣知州事。置諸州通判。以常參官知縣事。

詔諸州府以軍卒代百姓充遞脚力。詔州縣徵科置簿籍。置折中舍。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召商中鹽之始。置權貨務。

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芒種以前去官一年。俸祿盡歸前人。以後者歸後人。始令嬪為舅姑服三年。置修撰編修檢討官。韃靼入貢於宋。此蒙古通中國之始。始制州郡盛暑恤獄。立報水。

古通中國之始。始制州郡盛暑恤獄。立報水。

早期式。初置市舶司於廣州。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太宗賜江州白鹿洲九經。始分進士為三甲。賜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瓊林院。題名桂籍堂。

幸太學。賜群臣坐。時侍講李昉執經講堯典未畢。講說命三篇。賜帛三十疋。宴羣臣於後苑賞花。

釣魚命羣臣賦詩。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

詔致仕官給半俸。詔羣臣迎養父母。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以子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真宗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為大臣行邊之始。始置閣。藏先朝文籍御書。始與契丹歲幣。王欽若進泰山天書。羣臣上尊號。頒釋奠先聖儀併祭器於天下。始給諸州學田。勅叔梁紇追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并宮氏封鄆國夫人。孔子父母妻始封。加五嶽以帝號。以占城稻種給民。中國始有旱禾。始開經筵。南郊禮畢。大宴廣德殿。以應天府為南正。

禮樂合編

卷之二

十七

禮樂合編

卷之二

十七

真宗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為大臣行邊之始。始置閣。藏先朝文籍御書。始與契丹歲幣。王欽若進泰山天書。羣臣上尊號。頒釋奠先聖儀併祭器於天下。始給諸州學田。勅叔梁紇追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并宮氏封鄆國夫人。孔子父母妻始封。加五嶽以帝號。以占城稻種給民。中國始有旱禾。始開經筵。南郊禮畢。大宴廣德殿。以應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天府為南正。

仁宗初置益州交子務。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明肅。后皆二謚。加四謚始此。軍中置傳信牌。始立武學。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以大名府爲北京。

英宗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神宗用王安石言行均輸青苗保馬免役方田諸役。號爲新法。詔百官坐罪免杖黜。自是刑不上大夫。立保甲募役法。王安石議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十八

兼論語孟子。試義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帖經墨義而已。王安石廢春秋儀禮。王安石鬻坊場祠廟。後承買官地始此。立太學生三舍。法有上中下之別。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李杞以茶易秦鳳熙河馬。詔船戶十五戶爲一甲。以輸賦役。哲宗始復春秋博士。分經詩賦爲兩科。聘用六禮。百姓逋欠積年錢糧。令帶納。詔進士專習經義。

徽宗立八行取士科。令州縣立黨人碑。詔以孔

伋從祀孔子廟。上昊天上帝徽號。置道階凡

二十六級。給道士俸。道士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初收經制錢。爲東南七郡之害。始遣武義

大夫馬政浮海。通女真夾攻遼。封宦者童貫爲

廣陽郡王。

欽宗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遣康王構少宰張

邦昌往女真軍爲質。中國質夷狄始此。立沿河

江淮帥府。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十九

高宗初置見錢關子。始收諸路月椿錢。初制節度使以下象牙牌。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同製造。一畱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勲之人。先給賜以爲執守。詔臨安府置養濟院。女真遣使以袞冕來。冊帝爲大宋皇帝。女真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曰。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孝宗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立社倉法。下諸路。

行之。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曹孝慶疏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從之。

度宗升顯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西

域進萬年曆於蒙古。蒙古制江南人爲十等。

元世祖加孔子號曰大成。江南糧分爲春夏二運。

由海運至燕都。

仁宗勅宦官勿得授文階。

文宗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鄒國宗聖公。孔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十一

汲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已上二
十一史

禮樂盡變本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十二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二十三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二十三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告四方。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雲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用獄。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十四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禮樂大用本紀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龍德而正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乾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木晷宜。建侯而不寧。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履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恭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同人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十五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恒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聖人亨以養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兌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二十六

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顯諸仁。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

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道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

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失。困窮而

通。井居其所而遷。與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

井以辨義。與以行權。繫辭

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亮。

采惠。舜典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大禹謨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二十七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皋陶謨

懋遷有無化居。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

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

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

哉。益稷

惟王不遊。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仲尼之

克綏厥猷惟后湯詩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伊訓

自周有終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甲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盤庚

后從諫則聖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事事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十八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監于先王成憲說命

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天惠民惟辟奉

天泰誓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武成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潜剛克高

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洪範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

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旅焚

救責敷前人受命大誥

庸庸祗祗威威康誥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酒誥

和擇先後迷民梓材

保受王威命明德召誥和恒四方民居師我惟無

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洛誥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二十九

敷其康事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篤前人成

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洛誥

額俊等上帝立政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君陳

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康王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畢命

思其艱以圖其易君牙

通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許謨定命遠猷展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替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
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應不竦百祿是
總長發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仲尼
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子產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十一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
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君者所明也非明
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
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
也故禮達而分定禮運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
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
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

近乎霸祭義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
從而不已也宋公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孔子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周禮

聖人之教民也率天如祖地是以高舉不過天深處
不過地大戴禮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十一

禮樂精微本紀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君子黃中通理。

蒙以養正。聖功也。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十三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乾天下

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大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敬修其

可願。

慎厥身。修思永。

安汝止。惟幾惟康。

祗台德先。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

敬學。半念終始。與于學。厥德修罔覺。

志以道寧。

弘於天。用康乃心。傾乃德。遠乃猷。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十三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無逸。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聖敬日躋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強。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十四

禮樂本體本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直方大。

坤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

大有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

大壯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

三十五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

與德之制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繫辭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堯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舜典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大禹謨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彊而義。

皋陶謨

克寬克仁。

仲虺之謨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肅作聖。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微子之命

微柔懿恭。無逸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

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

其心塞淵。終溫且惠。燕燕

淑人君子。其德不間。鼓鍾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殆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皇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卷阿

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

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夫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朝考道以爲無失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表記

寬肅宣惠君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

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敬恪恭儉臣也。敬所以承

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穀梁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三七

禮樂光華本紀

雷電合而章壁虛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革

君子之光其暉占也。未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富有之謂大

業日新之謂盛德。繫辭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

重華協于帝。舜典

文命敷于四海。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三十八

允出茲在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舞于羽于兩階。大禹謨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咸有一德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恭誓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洪範

作德心逸日休。周官

見冒聞于上帝。君奭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呂刑

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淇澳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跋

爲龍爲光。其德不爽。蓼蕭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棫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旱麓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都人士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假樂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三十九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少儀

禮樂過化本紀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堯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舜典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大禹謨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皋陶謨

惟動丕應。後志。益稷

禮樂全編

卷之三

四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貢

德日新。萬邦惟懷。仲虺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伊訓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甲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旅獒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梓材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召誥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洛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漢書

彼苗者。葭。壹發五豮于嗟乎騶虞。彼苗者。蓬。壹發

五豮于嗟乎騶虞。騶虞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烈文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四十一

禮樂布象本紀

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禮樂各編

卷之二

四十三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禮樂各編

卷之二

四十三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无首凶。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與說輻夫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

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下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

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

禮樂合編 卷之二

四十四

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

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

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九傾否。

先否後喜。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

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

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

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

四匪其彭。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

師。征邑國。

禮樂合編 卷之二

四十五

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

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夙。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

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

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

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

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

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禮樂彙編

卷之二

四十六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三賁其須。九三賁如濡。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

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无妄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

禮樂彙編

卷之二

四十七

无攸利。大畜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六五積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

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桡凶。九四棟隆吉。有他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習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四十八

其來如焚如。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黄牛之

革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輶。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禮樂全編

卷之二

四十九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六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蹇初六往蹇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五十一

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九五夫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解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

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六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

禮樂全編

卷之二

五十二

濡有愠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

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
 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
 升虛邑。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貞吉。
 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
 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來徐徐。
 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
 吉。
 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
 漏。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洌寒泉食。上六井
 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初九鞶用黃牛之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
 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
 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

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
 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
 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
 吉。无不利。
 震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
 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
 告。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
 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
 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
 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上九敦
 艮吉。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复。婦孕不
 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

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

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

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

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

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其蔀。

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

中見斗。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

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

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九二旅即次。懷其資。

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

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

易凶。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

紛若吉。无咎。九三頻與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兌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引兌。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

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

逃。无咎。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

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

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

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

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

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

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過遇之飛

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

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六三未

禮樂合編 卷之二 終 五十六

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

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禮樂合編卷之三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樂順治本紀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

庶績咸熙分比三苗 舜典

政乃乂黎民敏德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 四夷來王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大禹謨

天其申命用休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百獸率舞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一 王德齋

庶尹允諧 益稷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禹

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伊

萬世有辭 太平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咸有德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

垂拱而天下治 武成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洪範

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生民保厥居。惟乃

世王。旅獎二則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君夷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立政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君陳

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予小

子永膺多福。畢命二則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呂刑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保

禮樂全編

卷之三

二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下武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甫田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閟宮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列祖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發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殷武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昭公四年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

也是謂大順。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

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

麒麟。皆在郊。黿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

俯而闕也。禮運二則

禮樂全編

卷之三

三

禮樂威嚴本紀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丘陵山川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坎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震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益稷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其誓

禮樂人編

卷之三

四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亂征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救。湯誥

布昭聖武。制官刑。儆于有位。伊訓

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播

告之。修不罷厥指。王用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曰。

盤庚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說命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泰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牧誓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

天閔。茲我成功所。大誥

慎乃服命。率由典常。微子

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酒誥

有命曰。割股告勅于帝。予一人惟聽用德。多士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君奭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立政

禮樂人編

卷之三

五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周官

張皇六師。康王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畢命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呂刑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柏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吳。巷伯

風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抑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殷武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定公九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有二年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
 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家語

禮樂痛戒本紀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乾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
 據焉。身必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
 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德薄。
 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繫辭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
 姓以從己之欲。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大
 無教逸欲有邦。皋陶謨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仲虺之誥
 無從匪彝。無卽愾。湯誥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君罔以辨言亂舊。

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太甲

無。自。廣。以。狹。人。威。有。德。

無。傲。從。康。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無。起。穢。

以。自。臭。無。總。于。貨。寶。盤庚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說命

無。虐。筑。獨。而。畏。高。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禮樂本編

卷之三

八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洪範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翫。

人。喪。德。翫。物。喪。志。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育。於。國。旅獒

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蔡仲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君陳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同命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無。或。私。家。于。

獄。之。兩。辭。呂刑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張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浩浩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耳。

亂。是。用。餒。巧言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毋。教。猘。

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角弓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踰。匪。我。言。老。爾。用。憂。誰。多。將。煽。煽。不。可。救。藥。天。之。

禮樂本編

卷之三

九

方。憐。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佻。人。維。藩。太。師。

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

城。壞。無。獨。斯。畏。板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內。奠。于。中。國。覃。及。鬼。方。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人。亦。有。言。顛。沛。

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萬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桑柔

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吳天
毋不敬。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曲禮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
也。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
御士。疾莊士。緇衣

多行不義。必自斃。鄭伯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石碏

阻兵無眾。安忍無親。衆仲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
焉。臧僖伯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臧哀伯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耽毒。

不可懷也。管仲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狐突

卽孽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富辰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產

屏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憾。鄭伯

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

將何以在。穆叔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

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叔向

無始亂。無怙福。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

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公羊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一

禮樂應變本紀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

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夷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典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堯典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湯誥

禮樂金編

卷之三

十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

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肆予

冲人。非廢厥諒。弔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貲。盤庚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顯隣。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微子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踐仁

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武成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基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基之身。

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禮樂金編

卷之三

十三

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金縢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豈以

于救寧。武。猗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誥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蔡仲之命

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
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多方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卽我御事國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川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文侯之命

錫錫錫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

禮樂人編 卷之三 十四

斯賜賜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大明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水易覆翼之易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

厥聲載路生長

篤公劉于貨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

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夙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罔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劉公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荂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併飛維易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小蟲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莊公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公十三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宣公二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宣公三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昭公十年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

禮樂人編 卷之三 十五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

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關。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陽門之介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而子罕哭之哀。而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六

民說。始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已。

引檀

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僇。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

夫樊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

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糝。糝用糝。糝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七

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家語

禮樂源流統紀

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無人情之欲。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舉。石冠帶飾於軒初。玉帛期於虞始。夏商損益可知。文武典章斯備。

昭王南征之後。葵倫漸微。彗星東出之餘。憲章遂泯。夫子定禮正樂。當時國異家殊。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譚。辯離於堅白。迨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

禮樂全編

卷之三

十八

暨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其見於世者。惟皇甫侃熊安而已。

熊安達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皇甫侃雖章句詳正。時乖意義。此木落不歸其本。狐死首丘者然。以能比皇皇勝矣。孔穎達三則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典畧

周官六篇。缺冬官。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召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

河間獻王好古學。購之女子李氏。得周官五篇。武帝遂藏之秘府。哀帝命劉歆校理秘書。始著錄畧。以考工記補之。歆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子春。傳之馬融。融傳之鄭玄。玄所註行於世。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

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缺。惟此十七篇為完書。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王安

禮樂全編

卷之三

十九

石行新經義。廢黜儀禮。朱子考定。欲成其書。而未逮。遂為萬世缺典。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其二十九篇藏秘府。謂之逸禮。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禮書二百餘篇。大戴刪合為八十五。小戴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不能皆醇。然先王

遺制。先儒格言。往往賴之而有。多是記者博搜旁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篇。讀者多病其雜亂無章。唐魏鄭公作類禮二十篇。而不可得見。朱子與呂東萊商訂三禮。欲取戴記有關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仍別爲記。吳微四則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宮。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鄭熊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

西漢則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

東漢則有曹元。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

魏則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

盧毓。陳羣。魚豢。王沈。

蜀則有譙周。蔣璇。孟光。許慈。

吳則有宋敏。丁孚。

晉則有鄭冲。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准。賀循。任愷。陳銓。孔偁。劉逵。華康。束皙。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壺。葛洪。王彪之。司馬彪。丁寶。徐廣。謝沈。王衷。何琦。虞喜。應真。

宋則有徐羨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之。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覬。孔智。齊則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獻。王遠。梁則有司馬襲。陸璣。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一

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之。陶弘景。

司馬憲。丘季彬。

陳則謝朓。孔奐。

後魏則有高允。高閭。王肅。

北齊則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

後周則有樵綽。盧辯。宇文弼。

隋則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

唐則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

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

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國師。韋現。范履。永。裴守真。陸遵楷。史玄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石。賀敷。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辟。閻仁。唐紹。張。見。王。苗。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張統師。權無。二。孔玄義。賈曾。李行偉。韓抱素。盧履冰。田再思。馮諒。陳貞節。賀知章。元行冲。韋縉。韓愈。宋則有。聶崇禮。劉溫叟。李勣。竇儀。竇儼。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田錫。李至。畢士安。蘓易簡。种放。張洎。王禹偁。李沆。楊億。孫奭。林逋。李廌。呂夷簡。范仲淹。宋祁。韓琦。歐陽修。蔡襄。王曾。孫復。石介。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胡瑗。司馬光。蘓洵。蘓軾。蘓轍。黃庭堅。呂希哲。文。彥博。唐介。房庶。趙抃。王德用。包拯。范鎮。呂誨。王安石。范純仁。劉安世。范祖禹。游酢。謝良佐。呂大忠。呂大鈞。楊時。鄒浩。尹焞。胡安國。胡寅。胡宏。羅從彥。李侗。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陳祥道。真德秀。鄭樵。馬端臨。蔡。沈。陳淳。蔡元定。陳陽。張九成。魏華父。吳澄。虞集。謝枋。得。文天祥。許衡。

禮樂箴銘本紀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武王爲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殷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

鑒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戕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逆。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慙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慙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掇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牖之銘曰。維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不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四

聞。以戒後世子孫。

已上武王踐作

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問。神將伺人。焄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

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觀周。

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夫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五

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

禮樂科條本紀一

大宰掌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統百官以均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治官府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紀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二十六

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

以馭其貧。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安功。六曰等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三澤之材。四曰蠶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二十七

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

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穀以富得民。

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以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禮。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八

事則專達。

以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以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

事六曰欽弛之聯事。

以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澁。六曰廉。辨。

宰夫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九。三曰司。掌官灋以治。日。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敎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九

治數。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敎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已上
周禮

禮樂科條本紀二

大司徒以土會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爰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英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

禮樂令編

卷之三

三十

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跳。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

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頒職事。十有二。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

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

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

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

禮樂令編

卷之三

三十一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

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

五曰興舞。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馬掌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禮樂全編

卷之三

三十二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外陵內。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則行則滅之。

以九畿之籍。施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各方五百里曰甸畿。曰男畿。曰采畿。曰衛畿。曰蠻畿。曰夷畿。曰鎮畿。曰藩畿。九服亦如之。

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

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

禮樂全編

卷之三

三十三

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賔之辟。以三刺斷民獄。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士師掌五禁之灋。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水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

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

用諸都鄙。

掌十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諲。四曰犯
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
邦誣。
司刺掌三宥。三赦之灋。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憊愚。
周禮

禮樂名分本紀

新樂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
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二年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白。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三年

子貢問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
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四年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
太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
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
人況實事乎。
五年

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君死於乾侯。莫之罪也。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公。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昭公三十二年

漢文帝與慎夫人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十六

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益金五十斤。漢書附

禮樂疑命本紀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大禹謨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益稷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太甲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咸有一德

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大誥

天畏棗忱。康誥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十七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

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我不敢知。日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蚤墜厥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蚤墜厥命。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上下勤恤。其日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召上召諸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君與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文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大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子孫保之。天作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敬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十八

禮樂凝命統紀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武王定鼎於郊。鄔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

所命也。劉峻辨命論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十九

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五伯之道也。十世之事業者。三王之道也。百世之事業者。五帝之道也。千世之事業者。三皇之道也。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世皇極經世古之有天下者。栢王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及世。以一民也。克舜內禪。體文德也。

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晉書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十

魯用天子禮樂本紀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淮用玉琖。大圭。薦用玉豆。雕簠。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櫛。嚴。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一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

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視廟重禋。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夏后氏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

禮樂集編

卷之三

四

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灌尊。夏后氏以鷄夷。殷以斚。周以黃目。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土鼓。黃桴。鞀。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類官周學也。

崇鼎。貫鼎。大璫。封父。通。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女媧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箘。箎。殷之崇牙。周之磬。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嶽。殷以棋。周以房。俎。

夏后氏以樹豆。殷玉豆。周獻豆。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禮樂集編

卷之三

四

有虞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

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也。上明。

魯用天子禮樂議本紀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人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禮運

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公既沒。成康追念周公。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子孫至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

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祭統

魯用天子禮樂議統紀

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大明。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始壞周公典禮乎。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非川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成王伯禽必不爲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

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禮也。意謂治朝賢主。則典禮不紊。衰王孱君。則賞賜濫行。獨不思周輒雖東。魯在當時。僅爲次國。大國有齊楚晉。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五

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意賜魯。彼八國肯以上世爲無功德乎。疑平王之賜非也。

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爲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春秋五十三年始書禘。八十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路。載弧韜。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亦勢所必至。故曰魯自爲也。

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稱王。僭天子之號也。先儒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無。故曰成王賜。又曰平王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耶。吳楚僭號亦賜耶。

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此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為合用盛禮。不知魯人安於僭禮。猥稱其君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

禮樂全編

卷之三

四

則僖公畏楚甚矣。頌乃謂荆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于淮。則僖公役楚久矣。頌乃謂淮夷卒獲。可信乎。聖人刪詩不削。使後世自見其非耳。即此可決合用盛禮之疑。

考索五則

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為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至於平哀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

何始。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皇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然魯頌曰白牡騂剛。白股牡也。魯曷不用赤臆。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

楊慎

夫禮成王實假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霸也。復王崇勲也。而王孱王也。文請之王

禮樂全編

卷之三

四

弗予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然則曷為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堯得舜而命之陟位。不問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不問以疑舜議也。周公尊則師。親則叔父。而功與舜禹並。不禘而帝則祀。而王存。既可負展以行天子之事。沒亦可崇以天子之尊。而曰非也。

此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王世貞

神樂詔統紀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除官刑。出美人。此皆上世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景帝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宜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具議奏。漢宣帝
禮之為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隋文帝
先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

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揖。讓。
而。天。下。化。者。其。惟。禮。樂。乎。固。以。同。節。同。和。無。聲。無。體。
寧。飾。玉。帛。之。容。豈。崇。鍾。鼓。之。奏。唐太宗

禮樂合編卷之四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珙芳侯父參閱

禮本紀一 論禮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德言盛。禮言恭。繫辭

修五禮如五器。舜典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皋陶謨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鼠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樽節

退讓以明禮。

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從宜。使從俗。

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

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瀆。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曲禮上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殃。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

禮樂全編

卷之四

二

冠婚朝聘

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婚喪。

祭射御朝聘。

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

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於樂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

聚之。播樂以安之。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

禮樂全編

卷之四

三

而弗肥也。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敝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

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生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四

禮運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五

而文而誠。若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禮也者。反本修古。而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

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

而橐籥之設。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已上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弓

禮周流無不徧也。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太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也。家語二則

禮本紀二 論禮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降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降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七

而去之者。必有亂患。經已上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子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與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已上哀公問

孔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

而不中禮謂之逆。
孔子曰禮所以制中也。

孔子曰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孔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八

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

孔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孔子曰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
已上仲尼燕居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九

此五者以治天下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微矣。
祭義
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檀弓

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坊記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四制

立權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

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大傳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

管仲饒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禮器二則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十

闔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走役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孝經二則

禮本紀三 制禮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慎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十一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禮運上

禮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器

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

別也。

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僻淫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政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經已上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稱也。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二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七月。葬。五重八。娶。諸侯五月。葬。三重六。娶。大夫三月。葬。再重四。娶。此以多爲貴也。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淮用鬱鬯。無遵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

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丹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

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三

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櫨禁。此以下爲貴也。

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

至敬無文。父黨無客。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甒榼杓。此以素爲貴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故君子慎其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禮器上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四

禮本紀四 用禮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五

吊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老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

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六

公事不私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車爲次。居室爲後。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必告。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

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必社稷。大夫必衆。

士必制。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擬人必於其倫。

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

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

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

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

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七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笏。拜已上。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爲己。

大人世及以爲禮。禮運。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營重器。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毋賣神。毋徧枉。毋測未至。

毋嘗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饌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已上少儀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八月不雨。君不舉衣布。摺本闢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八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會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曲禮三則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玉藻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緇衣

禮本紀五 崇禮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十九

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昭公五年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其。故其諡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竊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滅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昭公七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流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

禮樂全編

卷之四

二十

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嫁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鞅也請終身守

此言。昭公二十五年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之矣。公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

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

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昭公二十六年

衛襄公如楚，使北宮文子佗入聘。鄭文子言於衛侯

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

熱，何患之有？文公二年

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

禮樂全編

卷之四

二十一

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哀公七年

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景公曰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公昭

二十六年

周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武官設桑土。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內史與歸告王曰。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

禮樂合編

卷之四

王王

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搆。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搆。其何事不濟。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定公二年景公飲酒樂。釋衣冠。自鼓缶。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至。公曰寡人甚樂此也。願共之。請去禮。對曰齊國五尺之童。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此。請殺之。晏子曰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

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哀公三年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二十三

禮本紀六

席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學。力行以待取。

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易退。粥粥若無能也。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

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二十四

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

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居處不過。飲食不滯。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爲楷。

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謫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滯。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

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然而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二十五

翹之。又不急爲也。

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雖以

分國視之。如錙銖。已上

儒行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齒焉。

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

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輕絕貧賤。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細衣四則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表記三則

禮本紀七 禮禁

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社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利祿先歛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

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嘆。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敬則用祭器。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以此示民。民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二十九

猶爭利而忘義。

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滛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甯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殯。周人吊於家。示民不借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昨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二十九

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

疾。以此坊民。民猶滌汰而亂於族。坊已上記

齋戒以事鬼神。神擇日月以事君。恐民之不敬也。

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

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賣也。

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

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未記

則四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三十

禮本紀八周家典禮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燔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沈。六曰辜醢。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蒸。

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二曰荒禮。哀凶札。三曰吊禮。哀禍災。四曰禴禮。哀困敗。五曰恤禮。哀寇

亂。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三十一

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

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太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

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膚。六曰慶賀。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

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已上
周禮

禮本紀九

漢季
復禮

禮有三本。天地性之本也。先祖類之本也。君師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早。

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太羹也。利省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歛也。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降。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已上大戴禮三本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

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

君子不絕小。不珍微。行自微也。不微人。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耻。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也。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三十四

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好人之爲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隣。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衣。不稱懼惕之言。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

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僇者。君子弗與。夸而無耻。強而無憚。好勇而忿人者。君子弗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禮。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者。君子弗與。

也。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可謂無業之人矣。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三十五

親人必有方。

少稱不弟焉。耻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

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惡焉。

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

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

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憚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觀其不擾人也。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政者矣。賜

禮樂全編

卷之四

三十六

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

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日

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

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

刑罰之至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也。禮立事

富以苟不如貧以舉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

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父母之讐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

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

國有道則安。若入焉。國無道則安。若出焉。

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禹見耕者五耜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已上言子制言

禮樂全編

卷之四

三十七

禮統紀一 漢季復禮

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即上下踏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

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

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也。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三十八

禮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與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

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泔。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殺不下泔。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宜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尉藏。臠陳時發。則

戴其上。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

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殄。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於喉。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

禮樂合編

卷之四

三十九

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鸞。不出穎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易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有時。川有節。則物蕃多。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已上賈誼禮篇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饌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滯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四十

侮於世。奢。濫。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進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蒹。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

臭。藿。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歟。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四十一

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

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蠶輕則剽。邀卒如燁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灰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甲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

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阻險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至矣哉。立降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以有辨。至察以有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四十二

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嫌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

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維。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司馬遷禮書八則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四十三

禮統紀二 諸子

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於民。汲冢周書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叔向

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四十四

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

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

禮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

於欲。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

侵。飲食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

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辟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

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體也。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荀子

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董子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

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

管子

禮樂全編

卷之四

四十五

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

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譬者所以御馬也。晏子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榘。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

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莊子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

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

禮慎子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賈子

禮象五行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

爲明。稽命微

禮義治國之粉澤雖然非所以富天下而強國。世本

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

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

聘納而娶婦級絕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

禮樂編

卷之四

四十六

所以防滌也。淮南子

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

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

炎不傳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

天國之命在禮。韓詩外傳

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故

堤坊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而民無亂患

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無爲

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鹽鐵論二則

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

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

威嚴爲用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君不得以古今改

其禮刑。刑法論

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爲之馬設銜策以驅之

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鄭玄

農夫耒耜以耕田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

上下。孔穎達

怠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何休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四十七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

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

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龐

贊。

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侯倨肆羈角之

哺果而啖之奚其彊。揚子三則

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

童子必不勝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

也。黃憲

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犯過。次之重判。是以玄淵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厠貴牲。蚩蚩之負廢。雖寄命不得爲仁義。抱朴子

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爲次。今則以嘉賓次吉。

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贈。顏師古

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利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

禮樂合編

卷之四

四十八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程子

禮所以持性。禮卽天地之德也。

禮者聖人之成法。

觀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典禮而不達會。

通則非時中。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

學者行禮。時人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捷徑。張子

則七

禮不可駭俗。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

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禮有禁法。不可

越。

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文公正義

三則

禮樂合編

卷之四 終

四十九

禮樂合編卷之五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議統紀一 諸儒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佚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之者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

禮樂合編

卷之五

王靜齋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二

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

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今吾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嫌仆。嫌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

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遵豆簋簠。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終日不亂。惟其習慣而無疑。是以能深思禮樂之意。而廉耻退讓。睟然盎然。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

鄙野之氣。後世尚且記錄三代禮樂之名。冠古之冠。服古之服。御古之器。血饌。俎。曲所用。非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知禮者。貴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不知人。則野。知人。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化性而起僞。不知天之過也。

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夫民於此。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惡已。而隨之刑也。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爲之於外耳。此亦不思之過也。

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而爲之制。故其制雖有以強人。乃以順其性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王安石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以古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

意義不可私智更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軾之儀絕叅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案而簋席不復施大抵視便利為安日趨苟簡凡所施設是今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可勝嘆哉司馬光

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享古之鬼神者皆從其器後世宗廟之祭乃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席地而食今世坐於牀食於牀上器不得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五

不有所變雖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器不可復用而意則可師也歐陽修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蔡
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入便人情適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回翔容與不可馳驟上自朝廷下至於民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遵豆簋簠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成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重之以四時使民自尊而不輕

為姦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始終乎胡寅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六

禮議統紀二 諸家駁禮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

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老子曰。攘

禮樂全編

卷之五

七

臂而仍之。

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故老子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情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

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老子曰。禮薄也。

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予奪。威德是也。質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老子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巴上韓非子解老篇

昔者始有書契。以蝌斗爲文。後世有規矩準畫之迹。

禮樂全編

卷之五

八

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吏不能究。使今世尚用古篆書。簡策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

周公孔子區區於升降揖讓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所謂迂濶。而不知聖人之權固在此也。帝王相承而不敢破。秦始皇以詐力并諸侯。決壞聖人之藩籬。而以利器明示天下。天下惟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爲無用贅麗之物。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

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
嗚呼。此秦之禍。至今未息歟。蘇軾論秦始
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各號位序。國
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
獄訟。兵食為憑。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時出而用之。
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
而禮樂為虛名。歐陽修論俗禮

禮志統紀歷代禮制沿革

伏羲以儷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
始諸飲食。致敬鬼神。腊為田祭。可為吉禮。黃帝與蚩
尤戰於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
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
修贊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
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
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
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公攝政六年。述文武之德。
制周官及儀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
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為履矣。周衰
諸侯僭。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始皇收其儀禮。歸之咸
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
漢興。草昧未遑。制立。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
通草綿絕之儀。救擊柱之弊。帝悅。歎曰。吾於今日知
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
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孝文帝時。徐
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習禮至淮陽太守。

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閔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構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

西漢之末。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焉。

永平初。鄭眾賈逵悉攻禮學。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

玄爲注。初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百四十

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次第之。

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

史畧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記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十一

爲八十五篇。謂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書爲四十七

篇。謂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定月令明堂位。合

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復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

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惟鄭玄注立於

學宮。餘並散落。已上二

章帝時。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

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

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

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漢書

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魏以王粲衛覬集。制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

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

慈草建時制。

晉初以荀顗鄭冲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

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

績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其遺文也。江

左刁協荀崧蔡謨踵修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十二

齊武帝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

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

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褭。又命沈約周捨徐勉

何佟之等參會其事。

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

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用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

振。

北齊則楊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

文弼。並習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

擇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

唐太宗踐祚。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古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爲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

唐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依貞觀爲定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

禮樂全編

卷之五

十三

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

武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再職。

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巖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或未折衷。請更討論。刪定。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蕭嵩始奏起。

居舍人王仲丘修之。凡百五十卷。是爲唐開元禮。上

通典

宋太祖受禪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崇禮上重集三禮圖。詔集儒學士詳定。開寶中。命劉溫叟。李昉等撰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旣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真宗重熙後。封泰山。祀汾陰。增修委曲。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自天禧迄乾興。爲禮閣新篇。有司便之。

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嘉祐中。歐陽

禮樂全編

卷之五

十四

修纂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之異於舊者十三四。

熙寧中。諫院黃履請詔禮官講修郊社禮樂。未合古制者。元豐以後。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朝會儀注。四十六卷。祭祀儀。百九十一卷。祈禱。四十卷。蕃國。七十一卷。喪葬。百六十三卷。其損益視前倍矣。

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迄政和。凡五十一年。爲書三百卷。大觀初。置禮局於尚書省。命檢討官具禮制本末。三年。書成。爲古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

十六卷。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

累朝典禮互有損益。若國丘之罷合祀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諸臣。禮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此則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

孝宗朝常續編太常因革禮。至淳熙而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庶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以爲當代之典。已上宋史

禮樂人編

卷之五

十五

禮通統紀一

禮主治貴。故不制庶人之禮。若有事。則假士禮。非禮之正也。權也。

刑主治賤。故無大夫之刑。若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非刑之正也。勢也。

伯取長人之義。子取養人之義。男取安人之義。此制爵通於天下者。

上大夫卿知進退。而其道上達。下大夫知足以帥人。上中下士才足以任事。此制爵施於國中者。

禮樂人編

卷之五

十六

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而上。其祿浸厚。不殺則地之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殺之則臣之養不能自給。

各虛而廣。川流而大。以性情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以飲食則有酸苦辛鹹甘。以出入則有水陸舟車。以衣服則有毳裘絺絺。

已往者爲現在者所踰。現在者爲方來者所本。相踰處。天地陰陽之分。相本處。天地陰陽之合。極大爲太。未分爲一。上下異位。曰分。動靜恒生。曰轉。

擇選不一曰變屈伸有常曰列聖人制禮皆本於此
法天地則有尊卑貴賤之等法陰陽則有吉凶刑賞
之事法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法鬼神則有報本
反始之誠

地有廣狹則入有多寡禮必因地以爲倫類廣者禮
備狹者禮降也年有上下則入有豐齋禮必因時以
爲厚薄年豐禮厚年凶禮薄也

分極尊者無資於介祭極敬者不備乎物

諸侯朝王執圭朝后執璋

禮樂編

卷之五

十七

夫主天子稽以祀天者無錫刻之文大羹天子藉以
獻天者無鹽梅之和

順天之時以作郊雩之祭昉日月之東西以爲春朝
秋夕之祭因丘陵川澤之高深以爲高上卑下之祭
飲爲天產所以作陽德是養陽氣食爲地產所以作
陰德是養陰氣禴主於灌獻嘗主於饋食享以酒爲
主食以飯爲主

鼎俎以盛天產天產屬陽故用陽數之奇選豆以盛
地產地產屬陰故用陰數之偶專用水土而常養不

事內盡志也兼用水土而多品是貴外盡物也

諸侯雖出自天子之裔亦惟推始封之君爲始祖之
廟不敢以天子爲祖大夫雖出自諸侯之裔亦惟本
始爵之祖立別子之廟不敢以諸侯爲祖

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三十

大射禮公升卽席奏陔夏燕禮賓及庭奏陔夏

大夫執命圭而專使則禮在已故私覲以中已意若
從君以行則禮在君故不敢私覲以敬君

郊祭之禮未有五味先有水故爲五味之本未有黼

禮樂編

卷之五

十八

黻先有粗布故爲女工之本

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屬金金水皆陰是以陰物
報陰靈也祖考魂氣爲陽而黍稷陽產牲首亦陽體
此以陽物報陽靈也

冕下之旒以藻穿玉以玉飾藻前後各十二垂之而
深遽也冕上有覆以玄爲表以練爲裏前微俛後微
仰視之而延長也

月閏春秋則闔青陽明堂門之左扉月閏秋冬則闔
總章玄堂門之右扉

天子以朝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後朝食之。餘不欲厚於所養也。朝食餒食。必奏樂以侑之。養以和平之音也。日食惟少牢。常食從儉也。朔月必太牢。重朔從豐也。五飲以水爲上。貴五味之本也。漿酒醴醕以次而列。以清濁爲序也。玄冕卑而裨冕尊。以朝君重於自祭也。皮弁尊而朝服卑。以聽朔重於視朝也。凡朝臣入常先。君出常後。辨尊卑也。退適聽政。以決可否。勤政事也。視大夫退而後釋服。體羣臣也。

諸侯具朝服以食。薄於常。日加於朔。日貶於疾。日羔取其紫。虎取其威。諸侯德純。素而威嚴。重故獨重之。明其尊也。鹿取其羣。豹取其文。大夫士同寅。協恭文章。煥發故同用之。殺於君也。

向陽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變。皆君子之奉天道也。

沐用漸稷之水。而後饋用漸梁之水。別其首與面也。髮濕用櫛木之梳。乾則用象齒之梳。順其滑與澁也。由是進機進羞。克之以和平之氣。工乃升歌。感之以

和平之音。凡以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上體用絺。下體用綌。別貴賤也。履蒹席而以湯洗足。履蒲席而以布紵身。順先後也。

玄者天色。朱者陽色。天子法天理陽。故冠纓用之。緇者地色。諸侯不敢擬天子。故緇布用之。

父有祖喪。子姓不宜純吉。

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手。下曰武。卷在冠下。亦曰武。

上衣取乾而正色。得五行一氣之純。下裳取坤而間

色得五行二氣之雜。

君子之燕服。用新綿調之。繭用舊絮調之。袍有表而無裏。謂之綯。有表裏而無著。謂之褙。

黼以昭斷。故國君服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歛。

弊裘服於聽朝聘享。羔裘服於朝君。狐裘服於蜡祭。

裼衣皆象裘色。取其稱也。

笏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

故飾竹本以象。

居士道藝畢。具有經綸之才。故用錦帶示文也。弟子

職分修爲敦忠信之實故用縞帶示質也
君子右微角左宮羽事道宜修民道宜勤故在右動
作之方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無事之方
路寢門外至應門則趨路寢門內至堂則行進而前
身微俯如揖退而後身微仰曰揚已上孔穎達傳

禮通統紀二

輿度下廣二尺象地上廣一尺象天長三尺象三才
頸五寸象五行兩角之肩與革帶博二寸象陰陽
在燕服曰輅在冕服曰輅

一命緹韞幽衡蓋爵位未隆蘊蓄未見其命至卑故
色至隱耳再命赤韞幽衡蓋爵位差隆蘊蓄微見其
命稍尊其色稍顯矣三命赤韞蔥衡蓋位冠羣臣道
隆德盛其命貴故其色顯也
采齊詩之和者肆夏詩之嚴者

德極其純故玉用其粹體天之道故同天之章玉如
山之玄有鎮靜之德體陽道也如水之蒼有通達之
德體陰道也

用葦紕刻以防不祥桃以其性葦以其氣刻以其形
形不離氣氣不如性故視貴賤爲多少之數

行聘飢享爲公事自關西入川爲禮也私面私覲爲
私事自關東入從臣禮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佳以予則舍我其誰定以一
則示民無二

仁主愛親而祖特親之親義主尊尊而祖又親之尊
輕則不至祖其祖重則不至卑其祖

品味有偏嗜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道藝有異
尚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

升車先於君子則式以待君子之升下車後於君子
還立以待君子之去

左陽生道右陰成道將軍尊故行伍尚左冀無覆敗
也士卒賤故行伍尚右示有必死之志也

天尊而無爲故止以日爲主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

禮樂全編

卷之五

二十三

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也有祀必有配故又以
月猶祭社則配勾龍祭稷則配周棄也

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惟聖
人合立鬼神之名以爲教

朝踐以報神氣而反始之教寓焉饋食以報鬼魄而
洽情之教行焉

土穀之神屬地道爲陰故建社稷於國右爲地道所
尊而神道之心寓焉祖考之靈屬人道爲陽故建宗
廟於國左爲人道所向而不死其親之意寓焉

宮室有與阼房寢與爲尊所居阼爲主所在房則有

方寢則無侵量有升合仰覆左爲升以象陽之升右

爲合以象陰之合仰爲斛以象顯有所承覆爲斗以

象隱有所庇鼎有上下大小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

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龜以象氣之所

仍掩者爲商以象才之所任

兩君相見樂作主獻賓賓卒爵而樂止一節也賓酬

主主卒爵而樂止二節也升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

下吹象武之曲與夏籥更迭而作四節也

禮樂全編

卷之五

二十四

主讓賓賓尊主情相接也主以仁賓以義德相讓也

主厚飲食賓謹進退事相成也

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

食總麻一年一會食

天地有尊卑之勢聖人法之以制君臣之禮山澤有

卑高之勢聖人法之以制貴賤之禮陰陽有動靜之

殊聖人法之以制經禮之大曲禮之小

衣服旂常著爲日月星辰之象取象於天也宮室器

具各有尊卑大小之制取法乎地也

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皆一饗而燕則無數吳激

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

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呂大

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有鬱鬯鄭玄

王建大常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

朝一象其下伏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教政而已大

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建旗畫熊虎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二十五

象其猛也州里建旗畫鳥隼象其勇捷也縣鄙建旗

畫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道車載旌旌全羽旂車載

旌旌析羽皆五色象文德也呂端

棄禮本紀

歸訟靜言庸違象恭方命圯族堯典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大禹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井誓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五子歌

畔官離次傲擾天紀亂征

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若

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仲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二十六

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伊訓

欲敗度縱敗禮太甲

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播棄稂老

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脅權相威剝喪元良賊虐

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盥謂暴無傷

斯朝涉之脛剗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

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奉誓
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牧誓
汨陳其五行洪範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
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在今後嗣王嗣身酒誥

禮樂全編

卷之五

二十七

大滌洗有辭多士

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圖厥政不蠲蒸多方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服美於人驕淫矜侈畢命

有淵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抱業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魚網之

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新臺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

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

載驅薄薄簞菲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汶水滔滔

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載驅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牆有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鶉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禮樂全編

卷之五

二十八

賦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將仲子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逮故也遵大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靦兮不逮好也遵大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有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狡童山有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擇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狡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子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東門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風雨

禮樂會編

卷之五

二十九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洧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

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宛丘

東門之枌。宛丘之樹。于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逝。越以謫。適視爾如。敢貽我握椒。東門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株林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貺。隱公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隱公

禮樂會編

卷之五

三十

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公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莊公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莊公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莊公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莊公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莊公

穀。莊公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戊寅。大夫宗婦觀川幣。莊公

年四

天王狩于河陽僖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明文公五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文公九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宣公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昭公三十年

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定公十四年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

禮樂集編

卷之五

三十一

同國

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

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臣為諱禮運二則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

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今陳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

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

周制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豎有

寓望數有圃草間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民無縣柶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憂無

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

制也

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

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

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冠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

禮樂集編

卷之五

三十二

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

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

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承王命過賓於陳而司

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周語三則

僭禮本紀

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荅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僖公二十五年

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使民知

禮樂編

卷之五

三十三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宣公三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胡傳曰。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

華也。定公二年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戲牟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山趙文子始也。子始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禮樂編

卷之五

三十四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珪。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郊特牲
孔子曰。管仲饗簋而朱紱。旅樹而反珪。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禮晉文公旣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楨縱其耳目口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殂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僭物。以鎮撫百姓。予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周語

禮之情文統紀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未
有也。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已有冠婚之禮。不
能無交際之情。則已有鄉射之禮。不能無追慕之情。
則已有喪祭之禮。此人心自然之制也。

自是已還。燔黍捭豚。相愛之禮盡矣。猶未足也。積而
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相敬之禮盡矣。猶未足也。
積而至於賓主百拜。然叩其真情。籩豆鼎俎。未必如
燔黍捭豚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之密。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三十七

也。此人心當然之制也。

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禮之文。擗踊
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
而已。此人心懇然之制也。

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紱
紵。可以爲葬。歛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
爲享。匏葉兔首。亦可以爲享。此人心同然之制也。

四則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名分之守。愛敬

之實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文也。其本有家日用
之常體。不可一日不修。其文又紀綱人道之始終。不
可一日不講。且習也。熹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
之不可變者。少加損益於其間。大抵謹名分。崇愛敬。
爲之本。至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敦本實。以竊附孔
子從先進之意。
朱熹家禮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三十八

禮之損益統紀

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慤而愚。奮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慤。賊而蔽。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三十九

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

窮矣。

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

之質不勝其文。表記四則

王者有改制之名。二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

上文者。所繼之抹。常用此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董仲舒

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

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

救僿。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然。終而復始。周秦

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罰。豈不繆哉。故

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帝馬遷

文者。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上古洪荒。斯人禽獸。草

木如也。聖人爲之。紀綱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

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

文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四十

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

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太中之道始

建也。

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

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

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

以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爲厲王之亂。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郁郁之

文觀之。謂之忠可也。謂之敬可也。若曰夏尚忠。商尚

敬。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考索四則

禮之異同統紀

三禮之學。訛異者四。有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有出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墨始於晉。髮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是前人所行。後人更之也。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賜裘而吊。小飲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同師夫子。而異說如此。是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也。

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猶且日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明知二書出秦漢。而尚然。况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易能無異。是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也。

魯秉周禮而執羔執雁。魯人已不自知。至漢棄黃金

翻斷簡。諸儒各述所聞。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又烏能無異。是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也。

鄭玄註禮。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

禮樂全編

卷之五

四十五

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然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各有六。此亦未定之禮也。鄭樵五則

禮之純駁統紀

禮記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段。或雜叙得失。藏於石壁。以避秦灰。

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禮運載夫子之說。有虧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多牽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檀弓載舜葬蒼梧。皆流俗之談。非根據之

禮樂全編

卷之五

四十四

語。儒行全無義理。如戰國游士之誇言。玉藻顛倒錯亂。且不可句讀。

禮記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學子思孟子之論。不可附之禮篇。至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又其次也。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反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下矣。唐王嚴請刪去張說不可。今月令乃明皇刪定。李林甫註之。端拱中。李至請復朝廷。

祭祀儀制多本唐註。至今不能改。鄭樵三則

唐太宗召魏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言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用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也。唐史

周禮之用。王莽敗於前。王安石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二人非行周禮者也。程子曰。有闢雕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以漢儒多附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四十五

會也。雖然。博而約之。自可弗畔。攷註二則

禮之正變統紀

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肉子拜尸。西面。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馬端臨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四十六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於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吳澄

禮之是非統紀

周禮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畧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今觀其措置規模。不徒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遠矣。文中子居家不廢周禮。太宗嘆爲真聖作。深知周禮者。

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則周禮在攝政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四十七

之六年。故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蓋將復辟於成王也。

周公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鄭衆以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

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潰亂不驗

之書。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

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閭閻夷貊祭天祀

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

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

周禮固詳於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

孫處曰。周禮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

周禮有缺文。有省文。有兼官。有預設。有不常制。有舉大綱。有副相副貳。有常行。有不常行。其規模與他經

禮樂合編

卷之五

四十八

不類。所以難通。鄭樵八則

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漢武帝作十論。七難以排之。

不立學宮。何休詆爲戰國陰謀。謬矣。鄭康成以爲致

太平之迹。亦未盡然。蓋治法至太平大備。所以致太

平者。不專係於法之備也。

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而言之。東西相距而爲

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

距。其地亦止於五千。何斥大封域之有。則言五服不

可分爲九非也。

洛邑雖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南北狹。不可規方千里。然溫在河北。洛陽在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不然。商都河北。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王畿不可方千里。非也。

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則言井田內外不應異法。非也。

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周公逆慮世變而欲制之也。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大小相維。必建國時方定其地。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更張之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也。則言三等之國。不可析之爲五。非也。

周禮有可疑者。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

王摺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

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摺之乎。

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

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

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不已數之多乎。

陳君舉曰。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屬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朱熹曰。不然。周家以忠厚待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其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

觀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故屬之司寇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朱子語錄

禮樂合編卷之六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集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事親之禮本紀一

孝道 孝思 孝則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蠱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腹斐斐齋慄替亦允若大禹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

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凱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岵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鴉羽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鳴鳩

弁彼勳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小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

禮樂全編 卷之六

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三則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下武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既辭

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里鄉黨。稱其孝也。兄

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

游稱其信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

不敢對。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

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

槃。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辭。視於無形。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闔。不登危。懼辱

親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禮樂全編 卷之六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父召無諾。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食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

復故。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已上曲禮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坊記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四

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已上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粟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首足形。還葬而無

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檀弓

事親之禮本紀二

侍膳

問殺

宗子

宗婦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紱纓。端

鞿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

珌。捍管。還大觶。木燧。偪屨著綦。

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悅。

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鞶褱。大觶。木燧。衿

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微抑搔之。出

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五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醢醢。酒醢。芼羹。椒麥蕡。稻黍梁稌。惟所欲。棗栗飴蜜

以甘之。葷薑粉榆。免蕞。滌澣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

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

食。則佐長視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漱桃簪。灑掃室堂及庭

布席。各從其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其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其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祗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歛席與簞。縣衾篋枕。歛簞而禱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餽莫之收。飲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沒。母存。冢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六

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褻衣衾。不見喪。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

垢。燂湯請洗。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父出。而不表禮焉。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七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子有二妻。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舅姑使冢婦母息。不友。無禮於介婦。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八

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賜。藏以待乏。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子弟若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

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與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已上內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

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九

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

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間。文王世子二則

事親之禮本紀三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十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仁愛而民莫敢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十一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况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况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

禮樂會編

卷之六

十二

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人者乎。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國。是以行成於內。而立名於後世。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

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經上。

禮樂會編

卷之六

十三

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亨孰膾蕕。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

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十四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春曰。

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已上祭義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十五

孔子曰。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家語二則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祭法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親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曾子曰。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十六

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出於已。

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不敢忘其親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

任善不敢臣。三德。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

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故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由已為無咎。則寧由已為賢人。則亂。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十七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曾子本孝

事親之禮統紀 孝行 孝威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孔子曰：「驅之。」乃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問曰：「夫子何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謝延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十八

曾子曰：「推牛而薪，不如雞豚之遺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喜者，樂其逮親沒後，嘗南遊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泣涕者，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醬。」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搜神記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篤疾焉，有老幼焉，故

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卒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歟。」問奇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十九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德，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上民孝，則百姓安；士有戰固，不敗北；六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呂覽孝行三則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孝經援神契
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

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孝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茂。枝葉扶疎。榮華紛縈。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延篤仁孝論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後漢書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上。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道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二十

言有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郊之牲。夫忠菽行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范祥論大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飭。集包思藝。泰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

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與嗟。灑風樹以噴心。頻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水而砥節。立身之行也。

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探時五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晉書

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二十一

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

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傅玄論

親。二則

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孝贊

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主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春秋

烏烏而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乎。故詩曰。相彼反哺。

尚在翔禽人選

次四食於劇父母采椽若測曰食劇以若為順祿也。
太玄

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各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

禮樂會編

卷之六

二十二

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理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援神契

事親之禮議統紀

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眾人紛紜或父或君。原時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曰父也。
魏志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揚子
仁以枝葉扶疎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蓋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禮樂會編

卷之六

二十三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為珪璋。劉繇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
劉子言苑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饑少同為孝子。
御覽
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置於味。苟親幸而未盡鄉里神其事以為孝感。乃聞之州縣聞之天子傳之於後。旌之於門閭嗟嗟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苟居疾以剝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

陷之於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陳堯原論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

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

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

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

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韓詩外傳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

所。曰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召無諾。君命召無

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

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

矣。問奇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二十四

事君之禮本紀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大過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緊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漸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思日贊贊。裴哉。陶

其弼直。益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亂征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威有德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二十五

迺惟前人光。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偶王在

亶。乘茲大命。明我俊民。君與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汝墳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甘棠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式微

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式微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秦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

子手拮据。予所將。茶子所蓄。租子口卒。堵曰。予未有
室家。子羽黜。子尾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
子維音曉曉。則別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陂。池山之石。可以攻玉。鶴鳴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六

俾民不迷。節彼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小宛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小明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桑柔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風夜匪懈。以事

一人。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羔民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噐之。既者。不寫。其餘皆寫。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

門外。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

而受命。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七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執天子之噐。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上。則

提之。

凡執主噐。執輕如不克。執主噐。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

朝言不妄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
之固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已上曲禮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已上郊特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二十八

牲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辭嘗羞

飲而俟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徹執飯
與醬乃出授從者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若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校齊願窗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哈聽鄉任左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
名士字大夫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二十九

牲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
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已上玉藻

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坊記
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
其臣臣有死於其言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享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事君欲諫不欲陳。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事君三逆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

也。

事君慎始而敬終。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不可使爲亂。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三十

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

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終事而退

臣之厚也。

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上表記

謀人之君師敗則成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二則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

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已上少儀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

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

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僖公九年

荀息傳奚齊對晉獻公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三十一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猜貞也。僖公九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

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

出。僖公二十三年。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文公十八年

荀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二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三十三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醲醑無言。特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速遲高下出入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公二十年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三十三

事君之禮統紀

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白虎通

正氣爲帝問氣爲臣。春秋題辭

君壞地也。臣草木也。壞地美然後草木順。韓子

心道進退刑道滔迨。進退者主制。滔迨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和。臣以信。則上下無邪。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十四

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管子二則

古之主者其所因多。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

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君疾臣之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事成主裁其貨。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

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孔叢子二則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何若。對曰。有難不歾。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歾。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歾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晏子

君得名則羣臣恃之。君失名則羣臣欺之。鬼谷子

君有三累。臣有四貴。何謂三累。親愛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疎親。三累也。何謂四貴。受重賞。

而無功。一貴也。居大位而不稱。二貴也。爲理而不平。三貴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貴也。鄧析

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董子

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荀說漢記

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劉子

權勢者人主之車。與大臣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與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十五

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爲治。淮南子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

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十六

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况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有苟合之刺。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乎。此難之效也。

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旣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於景。厲流於璣。魯哀奔吳。項羽奢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已上論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

君者。磨德於人者也。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爲君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

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十七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爲下而勝。逆。

君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臣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已上論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其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莊子 姪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

一臣專君衆臣皆蔽中子

世之君子使之爲一莛之卒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墨子

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建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暗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

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名覽則

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況于存其身以善其君乎周書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十八

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召公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仲尼曰靈公汚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

善不迫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

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

也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性而不勞行補三君而無有嬰子果君

子也晏子二則

主執園臣執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呂氏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賜冠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南華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明君好問闇君好獨說苑

禮樂全編

卷之六

三十九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問誰加衣者左右對以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罪甚於寒

韓非

晉與楚戰有淖於前晉侯車陷於淖樂書將載公其子鍼爲右曰書退國有大事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晉侯於淖而出左傳

齊家之禮本紀一 正位 別嫌 婦人貞吉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小畜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恒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

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閑有家。志未變

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

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家人六則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四十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繫辭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

弋鳬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鷄鳴三則

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

同器而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

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

其別也。

禮樂全編 卷之六 四十一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奠之。而後取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

通衣裳。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已上

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已上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牧。誓

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

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

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禮。樂。人。編

卷。之。六

四。十。二

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

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

下。以。婦。道。胡。傳。二。則

齊。豕。之。禮。本。紀。二

女。族。女。客。四。則

厭。汜。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

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

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訟。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召。南。行。露。四。則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召。南。小。星。二。則

野。有。灰。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

禮。樂。人。編

卷。之。六

四。十。三

檉。野。有。灰。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

感。我。輓。兮。無。使。靡。也。吠。召。南。野。有。三。則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邶。風。綠。衣。二。則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邶。風。燕。燕。二。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灰。矢。靡。

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邶。風。柏。舟。二。則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邶。風。柏。舟。二。則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嘔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衛風中谷有蕓。已上女德。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揚且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邶風借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已上女容。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四十四

本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邶風柏舟。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邶風燕燕。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諱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噎。不日有噎。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嚏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邶風終風。二則。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灰。行道遲遲。中心有

違。不遠伊迓。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飴。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四。則已上閨怨。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衛風伯兮。三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羴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邶風君子于役。二則。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四十五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唐風葛生。二則。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陳風月出。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小雅出車。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

藍不盈一檐。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貜

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小雅采芣已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甥。譚公維私。衛風碩人女族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原在

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

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瀼瀼。檜楫松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衛風竹竿歸寧

齊家之禮議統紀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世說

荀爽曰。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

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

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

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

行。魏書

裴頠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

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

貴於色。斜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水

壁雖澤。期於見日。洛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

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程曉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

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

紵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

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墮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張載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止。是曰天明。是其常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勸。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臯臯。無然訛訛。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儀。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匱。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紉。枕爾文竹。席

禮樂合編

卷之六終

四十八

爾哭。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已上女戒

禮樂合編卷之七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木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庭闈之禮統紀

聖賢母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見商子曰。日吾二子者。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一

玉齋

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周書

孔子母顏。名徵在。叔梁紇嘗求婚於其父。父問曰。匪大夫。父子爲仕。誰能事之。徵在曰。從父所制。曰。汝即能矣。遂歸紇。後與紇禱於尼丘。生孔子。列國世家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二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三

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繫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絰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瀆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度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牧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瀆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釋繹不盡饌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

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歾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搢膺。無憂容。有

禮樂合編

卷之七

四

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餽胾與鮓。姬曰。不可。南方有易曰。吉者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

義。今胾與鮓。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墟陰。後事敗。吏至。祭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不與攘羊矣。巴上類編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韓詩外傳

孟軻母舍近墓。孟子少嬉游墓間。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乃遷舍市傍。孟子戲賈人街賣之事。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軻戲設俎豆。揖讓進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五

退。母曰。此可以處吾子矣。古苑

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出。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王出。汝不知處。尚安歸。賈迺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齊史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

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有

如不稱妾得無隨坐王諾後秦軍射殺趙括趙前後

亡卒凡四十五萬王以括母先言不坐趙史

趙衰從晉文公奔狄狄人以叔隗季隗入文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文公反晉復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姬謂衰曰得寵而忘舊不義奸新而慢故無恩富貴而不顧隘厄之交無禮棄此三者何以爲人固請

禮樂合編

卷之七

六

迎盾與叔隗以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盾爲嫡子使其子下之晉史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果爲三郤所害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

巫索士愍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畢陽實送州犁于荆周語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史記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七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妻周書

從兄之禮本紀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君陳

有杖之柱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秋風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灰喪之

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

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求歡。兄弟閔于墻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

弟不如友生。儋爾邇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

禮樂會編

卷之七

八

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干

伯氏吹壎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何人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類升

止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踰。魚弓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小宛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呈矣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

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

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

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觶杯豆而不醉

和歌而不哀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

仰從命不見於顏色。大戴禮

禮樂會編

卷之七

九

從兄之禮統紀

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逸。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鄰。都揚休烈於湖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寤青蠅。飛於竿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膈絕爲異身。閔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讐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

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一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

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常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漢書劉表諫袁譚

夏侯湛昆弟誥曰。谷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淳英哉。

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談茂哉。舊告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錄。惠和惟我蒙蔽。極否於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

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於弱冠。暨於今之二毛。受學於先載。納誨於嚴父慈母。子其敬忌於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適改。惟予子是賴。晉書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一

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效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千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檣櫓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故牝雞晨鳴。三賢孳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

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

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鵠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

天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閨牆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鸞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嘆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二

分張之痛

是以通人君子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任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辟辟之嘆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歛迹井蛙慕燕視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韋門圭竇三遷五畝有足相容至有

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

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地閭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蠱流之禍

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蓬華咀嚼不越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三

釐介側目切齒遂使最爾箕帚蠡爾孩童妻非其章戚是貝錦於是分裂蝸角稱號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岐岡之望痛矣何必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貌虎搏筮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踞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冰泮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動者哉固以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惡者也。

假使驅長狄。獨遺風。宋萬附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劍掛頭。冠雞佩玃。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睦。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

近者劉荊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鵬鷃。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捲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靈。薰灼宇宙者。既而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四

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實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情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安得馬上而舞哉。

若以骨肉遠而爲疏。卽手足無腹心之用。判合近而爲重。卽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兄弟明矣。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曰。兄弟之道無分。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非所願聞。

已上常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晉史

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兄弟而一人之身也。何岐爾我。

蘇明允
請引

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於虺。兄弟而手足之親也。何爭利害。

司馬溫
公家訓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五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鮀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程伊
川

事長之禮本紀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六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楫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

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十七

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撫杖屨視匡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屢跪而遷。屢俯而納。屢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已上曲禮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

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

禮樂合編

卷之七

十八

不娶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

則洗而以請。已上少儀

事師之禮本紀

能自得師者王。仲虺之誥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咸有德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

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尊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禮樂合編

卷之七

十九

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

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日及其久也。相

說以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

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

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樂記魯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

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遂問禮於老聃。家語

事師之禮統紀

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妄。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荀卿哀公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堯學乎附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平相。文王學乎錫嘒。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鬻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各號不能傳乎後世。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關尹子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者

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文中子

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史記三

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子

學之有師。亦如樹之有根也。大智既成。復能成就小智。猶樹根生子。子復能生根。展轉相生。種類不絕。觀

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則邪辟之道塞。不得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孫卿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之師也。韓詩外傳

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

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

師。上令

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開習禮容。不如式瞻

禮樂令編

卷之七

二十一

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晉書馬融

南榮越既遇老聃。雖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

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賈誼新書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

附近朱藍。漢記

禮樂令編

卷之七

二十三

裕後之禮本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

王府則有五子之歌

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仲勉之誥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太甲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若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大誥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二十四

若稽田既勤敷若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鰲梓材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戒酒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

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趾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王

既受帝社施于孫子皇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下武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假樂

君子有穀詒孫子周頌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左傳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學記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禮運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二十五

惇宗之禮本紀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克典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族癸

魯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

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廕其本根

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

搢貳若之何去之文公七年

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猶衣服之有冠冕也然後久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二十六

長猶水木之有本源也裂冠毀冕拔本塞源何以長

世盼聞之公族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

叔向

吾不能亢身安能亢宗子太叔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

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

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二十七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

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

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

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已上

周公踐阼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

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而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

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俊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于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其在軍則守於公廡。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二十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必赴練祥則告。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承舍皆有正焉。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緘刺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俊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二十九

則守於公廡。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賄賂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

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已上文大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詩。穆。掌。諷。誦。詩。世。奠。繫。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諸子掌國之作。周禮

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宗也。曷爲後大宗。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三十一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儀禮二則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三十一

惇宗之禮議統紀

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蓋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禪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宋史

蘇洵曰。吾少時見爲不義者。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三十二

寧其後少衰。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耶。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諱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

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吾知之。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

之小人。其爵官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勢弊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

蘇軾曰。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今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

禮樂全編

卷之七

三十三

有家者不敢肅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稱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稱者。

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

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歿。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夫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錢公輔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茆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

錢公輔曰。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于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及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父母則合而爲一。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三十六

而已。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以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方周盛時。宗族之法行。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賜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

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法。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浸淫成俗。特君所統馭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已上陳祥道禮書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

禮樂合編

卷之七

三十七

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疏義二則有起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適庶之禮統紀

古者父歿立適子。適子歿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此亦自其無弟者言之。

禮言爲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嫡孫爲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

禮樂會編

卷之七

三十八

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

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

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至立妾子之長則無問於貴賤。

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

禮樂會編

卷之七

三十九

據云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爲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

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哀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

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晉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見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爲之也是以開國承家嚴嫡庶之辨已上陳祥道

氏族之禮統紀一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主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

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卜匠陶而受姓命氏粲然衆矣

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其動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已上陳祥道禮書

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晉語

禮樂合編

卷之七

四十二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爲一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嬌姑姁嫺始姁嫺之類是也鄭樵

古者受姓受氏以族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世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亂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譜錄以示所承而閭閻顯者至賣婚求

財汨喪庶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華風教又薄譜錄都廢靡常產之拘忘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兒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褚記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慶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氏者何所以貴功

禮樂合編

卷之七

四十三

德下攸力勉人爲善也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如王子瑕公子荆公孫賈孟氏仲氏叔氏季氏是也

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今人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爲劉氏而其姓有六姬氏一族自舜別爲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爲王氏而其姓有

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杜伯之後。爲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姓。自常山王耳之後。爲河澗張氏。至唐相亮。爲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陵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則房多而訛其望。

適夫人之子。則以王父字伯仲爲氏。仲孫季孫是也。庶妾之子。則以王父字爲氏。展氏臧氏是也。子孫爲

禮樂集編

卷之七

四十四

卿有大功德。則生賜以族。叔孫得臣是也。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賜爲族。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無駭是也。雜編

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尚官之弊。至於尚姓。尚姓之弊。至於尚詐。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柳爲宮。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義理乖僻者。呂才宅經

春秋侯國。凡一百十五。其姓與爵可知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姓可知。爵不可知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爵可知。姓不可知者。一十有七。沈尹之類是也。其爵其姓。皆不可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

子長史記。始黃帝。迄漢武。天子世次。見帝紀。諸侯世次。見世家。夏之後。爲杞。商之後。爲宋。苗裔歷歷可稽。若云堯乃舜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而舜殛之。湯與王季同世。湯傳

禮樂集編

卷之七

四十五

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二世而爲武。文以十五世祖。而臣事十五世孫。武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必不然矣。子長之叙世次。所以可疑。

左氏竊姓爲伯翳後。班固又以爲伯益後。韋昭以伯翳卽伯益。孟頫達以伯益爲皐陶子。子長以皐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皐陶各爲一族。翳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皐陶子矣。山堂三則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

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耶。且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於春中。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又若以童出於老童。洪出於共工。箕出於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嫫祖。聃出聃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謬何可勝舉耶。

張納碑言張本張星。柳敏碣言柳因柳宿。盧雷陳甄。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四十六

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不學之過也。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是以卜其必亡。隨文帝惡隨之從走去。走爲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可不戒哉。路史姓者統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氏者別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世本

氏族之禮統紀二

太皞賜炎帝姓姜。炎帝賜黃帝姓姬。堯賜舜姓媯。賜伯夷姓姜。賜禹姓姁。賜契姓子。賜稷姓姬。是天子賜姓也。

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湯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樂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則可知其源矣。傳議

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系世昭穆。失其本宗。及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四十七

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範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氏系錄。而路敬韋述之徒。推叙昭穆。使不相亂。婚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屬。姓氏之學。其可忽哉。

漢高興徒步。誓曰。非劉氏而王。無功而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庸。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

之所由興也。

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以定門。青品。漢人物始尚姓矣。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

魏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榮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克後宮。隴西李冲女。亦爲夫人。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勲著當世。位盡王公者。下司州吏部詳定。此外應班士流者。及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四十八

部落大人三世在給事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俱爲姓。其大人後官不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俱爲族。

晉宋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爲僑姓。東南則爲吳姓。山東關中則爲郡姓。代北爲虜姓。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出帝宗族。諸國從魏者三十族。九十二姓。世爲洛部大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甲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若方伯爲乙

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

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族。太和以郡四姓爲右族。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族。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正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

禮樂全編

卷之七

四十九

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王儉又廣之。王氏學本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至魏太和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學選格。名曰方司格。已上通考六代重門地。故以蔭叙爲崇。唐宋重學業。故以科第爲重。南史

唐朝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開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

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
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上豈可亦謂之胡耶今不預
郡姓何以生為乃倖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
平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唐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皆認為親或戲
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既是
方相姪只堪嚇鬼唐書
那茅昨祭周公胤也此四姓實一姓退之謂徐與秦
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錢鏐有吳越人避其諱

禮樂合編

卷之七終

五十

以劉去偏旁而為金王審知據閩人避其諱以沈去
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如司馬則
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鮮于則曰于複姓將
混于單姓矣類苑

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
否之茫茫渤海遙遙華胄將誰欺乎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
家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
明者悉畧而不著蓋慎之也宋史

禮樂合編卷之八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締交之禮本紀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隨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定其交
而後求繫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一

玉簪齋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木瓜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
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
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
于阪醴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伐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且樂。
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叢。無木不

谷風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曲禮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儒行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
也。寧有已。怨惟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

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考。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

表記三則

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
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

緇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
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是故人非人不濟。馬

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

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

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
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

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
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

矣。

大戴禮四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
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

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
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
所藏。

孔子曰。丘歿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
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
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礫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
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孔子曰。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四

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

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已上家語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五

締交之禮統紀一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文中子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關尹子

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胡垢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

禮樂全編

卷之八

太

與也。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

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妒臣。則賢士不留。郁離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未至也。仲長統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

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淮南子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

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荀子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楊子

管仲與鮑叔友。仲從公子糾。叔從小白。小白入為君。

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

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齊紀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管子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讎朋之謠。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七

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蕭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

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

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朱穆傳論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緇相感。霧

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

罕生逝而國子悲。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

漆。志婉變於墳隤。

臣人設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欬欬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

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

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

訛徂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神鬼無以究其變。競

毛羽之輕。超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典雲。

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

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八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嚙臍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

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

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是躍。颺脊鱗萃。分渴

驚之稻梁。雷玉笋之餘瀝。衛思遇。進欵誠。援青松以

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陸大夫譙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頌願。賦頌涕唾流沫。聘黃馬之

劇談。縱碧雞之雄辨。叙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

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

寇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

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驥之旋端。軼歸鴻於碣石。是

曰譚交。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潤而煦沫。易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

曲。恐懼寢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

頭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九

相。是曰窮交。

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

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

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奚肯費其半菽。罕有

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績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

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

折枝。砥滄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

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毫芒寡感。是曰量交。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變覆。迅若波瀾。此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蚤綰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辱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雲合。輜輶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閭閻。若升闕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

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思。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郕城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劉峻廣絕交書

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

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

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陸康絕交書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

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

拒於劇孟。周文由閔天而樂侮。宜孟以彌明而免難。

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

則擇臣求友。得不先志氣乎。

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一

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穉自效。此所以可貴也。

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

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

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

孟朱亥哉。李德裕臣友論

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歸生之說屈

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

者全宗族。犛子伍舉是也。

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

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

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

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

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二

則忍絕其親愛。

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

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

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

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

善交者。不好甘而惡辛。貴棄同而卽和。

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處歟。

李華

正交論

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

宋王回告友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三

締交之禮統紀二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各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四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憫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齊史二則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心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侯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實朱之許也。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五

張堪於太學中見朱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侯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頴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曄後漢書

宗承雅正。不羣。魏武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徒。總朝政。謂承曰。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賓主之禮本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六

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客毋作。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虎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已上曲禮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姓郊特無辭不接也。無禮不相見也。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十七

諸侯相朝。大夫相聘。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

古人與客祭酒於地。祭食于豆間。示不怠。大戴禮三則

誕嗣之禮本紀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哲命召諸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蛰蛰兮。

今螽斯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

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

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

禮樂各編

卷之八

十八

斯干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害無害。以赫

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生民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召之。士

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

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

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

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

曰同。桓公六年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大夫

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曲禮

卜名。上無取于天下。無取于墜。中無取于名山。通谷。

禮樂各編

卷之八

十九

無拂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儀禮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豸肩而牛腹。谿

壑可盈。是不可縻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楊食我生。叔

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

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左傳

胎教之禮本紀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二十

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飲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二十

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妻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初。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十二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

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

學不教內而不出。已上儀禮

胎教之禮統紀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嫁。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則子孫慈孝。不敢滯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師持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十三

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

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

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

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尚

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

懸弧之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

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南方之

草。夏木也。其牲以狗。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中

夾之木也。其牲以牛。中央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西方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北方牲也。五弧五分矢。射各以其方。皆三射。四方所餘弧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所餘弧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已上賈誼新書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二十四

稱名之禮本紀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吟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國曰君。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二十五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于內自稱曰不穀。于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諸侯使人使于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

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公士擯則曰寡大夫。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于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二十六

外曰子。于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于天子曰

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自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

相長妾。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掃灑。

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已上曲禮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二十七

儀制之禮統紀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士。士。

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甞者。皆不為奴。

周制。坐事。男女。没入。縣官。為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

入於春。棠。周書四則

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二十八

六十已上。七十已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節。則。

沒縣官。

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

得買賣也。漢詔二則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没入為。

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風俗通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

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

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方言

奴婢少才智者。以為奚。儀禮

天地之性。人為貴。殺奴婢者。不得臧其罪。光武詔

周大夫妻淫於隣。主父歸。恐覺。為毒藥。使婢進之。婢。

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

怒。笞之。妻恐婢泄。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不言。

後主父之弟。以告。出其妻。厚嫁其婢。列子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

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二十九

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齊語

齊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

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

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

曰。善。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

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衛青為侯家奴。與羣奴居。有一餅。徒相青曰。汝當封。

侯。青曰。為人奴。虜免笞罵足矣。敢望封侯。

任安爲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坐。

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惟刁聞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漢書二則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爾。

梁書

鄭餘慶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隸卒者。吾深鄙之。

舊史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十

巡守之禮本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舜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則官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臨山祚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十一

哀時之對。時周之命。殷

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天子將巡守。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已上王制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先道師屬而巡戒令。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太馭掌犯較之禮。

土訓氏夾王車而行。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事告王。道方慝。詔辟忌。知地俗。

天子乘金輅。建大旂。其方之諸侯。先于境首待之。所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五十五

過山川。使祝宗以三等璋瓚。流酌饔飩禮神。校人殺

黃駒以祭。

每宿舍。掌舍設棧。桓。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

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

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

天子令太師採歌謠賦詩。以樂拊之。以觀風俗。命典

市納賈。陳百物貴賤。以觀好惡。命典禮考四時節氣。

禮樂宮室。車旂服制。

諸侯待王之牢禮一犢。

既黜陟。諸侯相見方岳之下。築壇。壇外爲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見諸侯時。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旗置宮內。以表

立位之處。詔王升壇。訖。諸侯各就旗而立。上揖之。有

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與王婚姻之親者。平

推手揖之。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

揖定。諸侯乃升壇。奠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五十五

幣。

諸侯既朝見。王乃退而自相。與盟主宮之伯臨之。

巡守校獵還。公卿以下陳維陽亭。都前街上。乘輿到。

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已上周禮

巡守之禮統紀一

舜東巡守。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羣臣。世紀

禹巡守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越絕

周穆王守滂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穆天子傳

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治馳道。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議封禪。望祭山川事。乃遂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松下。因封松爲五大

夫禪。梁父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

石頌德。南登瑯琊。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作瑯琊臺。

禮樂令編

卷之八

三十四

發童男女入海求仙。還過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渡淮。浮江至湘山祠。

始皇遊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

並海西至原津。

漢武帝北歷上郡西河。五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

方。臨北河。還祠黃帝于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冬。復巡

海上。封泰山。禮肅然。自遼西歷北邊。周萬八千里。

漢明帝南巡守。召校官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墳。饒

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東巡守。幸

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漢章帝北巡守。詔日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

今肥田尚多未墾。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

勿令遊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勤農民之

勞。又勅方春所過。無得殺伐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

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明稱

朕意。

隋煬帝命尚書右丞黃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

禮樂令編

卷之八

三十五

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河。復自板

渚。引河漚。榮澤入汴。又自大梁東。引汴入泗。達淮。又

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

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

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

及雜舡數萬艘。

煬帝行幸江都。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

舳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

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

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舫。黃蔑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官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彩爲袍。又有平乘。青龍。緣艦。繡艫。八擢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幙。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三十六

過州縣五百。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稱奇。後宮厭厭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煬帝二年。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煬帝三年。車駕北巡。至雁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啓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行宮。歷雲中。汧。金河。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幹。衣之以布。飾

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煬帝四年。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親祭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處而發。其外又以燭。周圍施鈴柱。

煬帝五年。西巡河右。出臨津關。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城二十七國調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譁。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服。縱觀衣服。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三十七

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旬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暝。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建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煬帝六年。幸江都。詔文武皆衣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要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勅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

稽

煬帝十一年。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居之。入雁門。可汗帥騎數十萬來圍。車駕還東都。

唐太宗幸九成宮。後幸河北。觀底柱。勒石陳德。

唐玄宗幸西京。先命重修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

秋田租之半。

宋眞宗幸西京。朝諸侯。所過父老。引對。賜酒食。禁囚其所犯以聞。葺行宮。不得侵田苗。禁人馬損踐禾稼。

禮樂全編

卷之八

王人

仍察民間疾苦。引逋負人訊。多蠲免。父老賜茶帛。綬袍。貢香藥名馬。及饗餼方物。計直答之。中塗賜衛士緡錢。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悉有資。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舉儀制禁之。奇才異行。鰥寡憐獨。官吏政迹。卓異。貪墨蠹民者。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條析以奏。悉沛德意。已上二十一史

巡守之禮統紀二警戒

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而崩。其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撈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冀溫驪騮耳之駒。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駟歸周。以救亂。

唐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

禮樂全編

卷之八

三十九

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喜從之。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師兩省供奉官。請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宮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群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
晨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輒出游幸。畧曰。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
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答之。

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極言驪
山之凶。敬宗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即日還
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曰。國
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
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悅欲行幸。宜命有
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來言事者
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巡守之禮議統紀

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
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
之。風俗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
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所以至
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四嶽各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
月。同律度。得其中也。白虎通

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
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叔恬

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嶽。周則四十八
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遍。且闕四特祭。享唐虞衡山爲
南岳。周氏霍山爲南岳。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
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
程遠。遠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岳。卽歸。義爲長。崔龜
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
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

十年而過。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不知何據。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蓋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一次提攝。此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周却十二年。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呂祖謙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爲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肢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庭。州縣如在華轍。挈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網順。政不必居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禁衛。百司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傷財也。真西山始皇崩于沙丘。煬帝死于江都。二君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倘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巡守兵衛少。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園門。而天下治矣。

巡守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歷世可也。丘濬三則

封建之禮本紀

錫土姓禹貢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成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之命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四十四

乃寡兄康誥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卽乃封敬哉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康誥康濟小民之命

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穆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繹思賁

敦商之旅克威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閔宮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四十五

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

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九十

三國各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王制

周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使職
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
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續茂旃旌大呂殷民
七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
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
商政彊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畢姑洗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四十六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
政彊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隱公元年
晉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
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
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
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隱公一年

封建之禮統紀

周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爲珪授曰以此封汝
叔虞喜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虞耶王曰戲也公曰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于晉周史

桐葉封小弱弟於唐當封耶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戲而成之不當封耶公乃成其戲以地以人與小弱
弟爲之主得乎且公以王言不可苟設以桐葉戲婦
寺亦從之乎凡王者之行設未當雖十易之不爲病

禮樂合編

卷之八

四十七

况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教王遂過也吾意公必不
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爲也柳宗元辨
秦丞相王綰言諸侯初破請封建諸子始皇下其議
於群臣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
後屬疏遠相攻相伐周天子弗能禁今陛下神靈統
一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易制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秦史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第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庠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今令此

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庠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丕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建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

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舉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炭熾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猶如之。何堵牛垣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至於醜悍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悍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
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
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
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
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
其頗削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
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庶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
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權以假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踰盜。可痛哭者此病是也。賈誼治安策

御史大夫趙錯說曰。高帝定天下。大封同姓。今吳王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漢書

北海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在東宮。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名儒宿德。莫不造門。韓價益

禮樂集編

卷之八

五十三

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騖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危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漢書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周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輪運。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

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迎覲。宣王挾中興復古之意。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秦裂都會而爲郡邑。廢侯衛而爲守宰。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漢剖海內立宗子。封功臣。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制州邑而立守宰。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失在制不在政。郡邑不得正其

禮樂集編

卷之八

五十三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失在政不在制。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是封建。湯武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封建論

柳子厚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

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蓋以封建爲非也。併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諸侯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聖賢之制。取法天地。節制於人。子厚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封建已乎。併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

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併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封建所以待聖賢也。安得反妨聖賢。設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細。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夫然。豈在封建。併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豈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公私之義。固有差矣。併故曰。湯武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非因其力而不去也。且子厚不究天下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紉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併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

其末而不知其本也。子厚以守宰爲是者無他。曰有罪得以細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久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若有罪不細。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漢一侯王之地。如古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爲之法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

禮樂合編

卷之八終

五十六

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宋廖稱封建論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父子兄弟相賊。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蘇軾罷侯諸守論

禮樂合編卷之九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侯父參閱

朝觀之禮本紀一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典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耳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雞鳴

禮樂合編

卷之九

玉齋齋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折柳樊園。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東方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車攻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庭采芣芣。采芣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赤芾在服。那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采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玼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靽淺幘。幘革金厄。韓奕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曲禮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二

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玉藻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郊特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

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堂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萬民之逆。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三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朝士掌建邦外之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譚者。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周禮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五

朝覲之禮本紀二

春。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胡傳曰。列國于天子。述職者闕如也。自相朝聘可乎。書之以示譏。隱公十一年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六

滕子來朝。胡傳曰。桓公弑逆。滕不能討。先隣國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今稱子狄之也。桓公一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胡傳曰。紀侯來朝。何獨無貶。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明之也。桓公二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曰。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胡傳曰。曹伯既有疾而使世子出危道也。父既有疾而承命朝桓。非孝也。桓公九年

秋。邾來來朝。胡傳曰。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邾來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莊公五年

蕭叔朝。公胡傳曰。朝公在齊之穀。非其所也。禮非其所。君子不受此春秋撥亂之意。莊公十三年公朝于王。所胡傳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本之意也。僖公二十八年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七

秋。小邾子來朝。左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以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昭公三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

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定公十五年

朝觀之禮統紀一

天子路寢門有五。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內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內有宗廟社稷。雉門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廟。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爲理事之處。所謂中朝。卽中門也。然不謂之朝。而謂之門。意者堂宇深邃。難于聽對。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歟。

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於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

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向。

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

之位。朝士掌外朝之位。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

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

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參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

禮樂全編

卷之九

十一

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職任者也。希士。希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大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諸侯復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羣后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羣吏庶民之復逆。遞令傳遞之令也。

上傳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

通典

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

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陳祥道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歸。以天下未知成王之尊。乃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禮樂全編

卷之九

十一

之君而並見。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成王南面坐。周公但立其側。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何紛紛也。

葉石林

朝著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不可聚而誼譁。故當人臣朝見時。小司冠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用鞭肅之後。世人君出警入蹕。鳴鞭肅眾。蓋出於此。

謝遷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

官亦隨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問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一月之間。朔望為重。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於常日則隘。而於朔望反殺。失輕重矣。葉夢得二則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為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為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

禮樂會編

卷之九

十三

尚書令御史中丞司諫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

坐通典二則

朝觀之禮統紀二

受朝司几筵。設黼屨於廟展前。南嚮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天子服衮冕。負黼屨。而立。諸侯禪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秋冬覲遇。將朝之早。諸侯禪冕。釋幣于禰。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韜。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上檣揖諸侯入。王服衮冕。負斧戣。受朝享禮。天子不下堂。禮畢。諸侯皆

禮樂會編

卷之九

十三

肉袒廟門之東。告聽事。天子辭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

時會殷同。諸侯至。必先朝天子於國內。然後為壇于國外。更行朝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于東門之外。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加方明于壇上。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爾長安不過二十日。

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息。

春三王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圖籍。膺萬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鼎。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

禮樂全編

卷之九

十四

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鏘。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伶侏羌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懽浹。羣臣醉。降煙燭。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周書

漢文帝吳王濞詐病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漢詔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漢宣甘露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班次。有司曰。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克塞。單于嚮風。奉珍朝賀。自古未有。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爲聖人正朔不及四夷。外而不內。宜待客禮。位次諸侯王。上詔從之。

後漢東平王蒼入朝。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朝。轉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禮過。不安。上疏辭。

禮樂全編

卷之九

十五

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跪拜謝。凌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鄧通方幸。在上旁怠慢。丞相申屠嘉入曰。朝廷之儀。不可不肅。罷朝。召通曰。高皇帝之朝廷。小臣不敬。當斬。帝使赦通曰。此吾弄臣也。

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後前。魏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始復此制。

魏鍾繇元帝時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虎賁士與上殿就座。是後三公有

疾以爲故事。

神宗初卽位。御史中丞王陶奏劾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陶黜知陳州。已上二史

朝觀之禮統紀三

周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拜。羣臣則成列而拜。小臣則卽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於大臣。則答以特揖禮。於羣臣。則答以旅揖禮。於小臣。則于再揖後。向其旁答之。聽政畢。王將還內侍衛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隨其所在左右揖。可見降古位有尊卑。禮無不答。秦尊君卑臣。此禮始廢。

漢高帝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先平明謁者治禮。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陞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帟黃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偏脰。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帟黃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

漢武帝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公侯壁。二千

禮樂全編

卷之九

十八

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在三恪下。三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設部伍而

朝。宮人皆于東廊隔綺疎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卽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請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俱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上下俱拜。皇帝舉酒舞蹈。三稱萬歲。唐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

禮樂全編

卷之九

十九

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殿上皆呼萬歲。

唐太宗貞觀元年。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上又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爲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克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旣復禮之不足。

必是人多怨嘆乃詔就京城開坊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許之。

大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常坐又令百官寮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高宗詔每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永爲常式京官文武五品依舊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二十

五日一參。

玄宗勅文武官朝參應著袴褶珂繖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年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類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著到曹司。

天寶三年冬至勅吳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是日有事問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已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

宸殿爲便殿謂之入閣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雪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皆聽不趨。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二十一

唐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旦入閣日賜食。

唐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

代宗廣德二年勅常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

宋太祖御崇元殿受朝賀服袞冕退羣臣請皇太后宮門奉賀帝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其

御殿儀仗本克庭之制。唐禮殿庭七門。皆列諸衛黃麾大仗。宋朝太祖增創錯繡諸旗并旛。等者于通禮。正至五月一日。御正殿則陳之。

太宗令有司復舉十五條。一朝堂行私禮。二跪拜。三待漏行立失序。四談笑喧譁。五入正衙門執勢不端。六行立遲緩。七至班列行立不正。八趨拜失儀。九言語微喧。十穿班仗。十一閣門不卽就班。十二無故離位。十三廊下食。行坐失儀。語誼。十四不從正衙門出入。十五非公事入中書。犯者罰一月俸。有司振舉拒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二十三

不伏者。錄奏乞行貶降。其後每罰減半。

仁宗詔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可令禮院具儀。太后曰。豈可爲吾故後元會禮哉。宰相王曾言。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不聽。詔中書門下具儀注。

熙寧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程灝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關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及。况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于政府。或致沮格。請依諫官例。牒閣門求對。或有急奏。卽許越次登對。

庶幾遇事入告。毋憂失時。詔依所請。

宋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宋制。凡蚤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二十三

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羣臣。以次升殿。其見謝辭官。以次入庭。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已上二十一史

冊立之禮本紀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夾兩階。一人冕執剡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銳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二十四

大卜。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康王之誥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二十五

聘問之禮本紀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三六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州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聘射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

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

齊莊正齊而不敢解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

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聘已上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

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

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

禮樂合編

卷之九

三十七

幣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
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
管象。示事也。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
示而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食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貴人聲也。

旅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

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已上郊特牲

聘問之禮本紀二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胡傳曰。隱公即位九年。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天王遣使來聘。非正也。隱公九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胡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今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貶而書名。又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桓公四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傳曰。此譏世官。非公選也。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周衰。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穉。賢者退處華門。老而不用。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戒人主。狗大臣私意。用子弟之弱者。以亂國也。桓公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胡傳曰：聘弒逆而不加貶，何也？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貶仲子，會莖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桓公八年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三十

祭叔來聘。穀梁子曰：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與使人。君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明此，不為交私之計矣。莊公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胡傳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莊公二十三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者，其書皆曰：遂、冢宰、上兼三公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厚矣。魯既不朝京師，又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僖公三十三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僖公三十三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左傳曰：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三十一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胡傳曰：楚子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夫春秋立法謹嚴，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貶之；恕以宅心，故向慕中國，則進之。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文公九年秋天，王使季子來聘。公羊傳曰：王季子劉康公乃王母弟也。宣公卒，國十年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葬。今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不書。宣公

十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左傳曰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公七年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三十三

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襄公十五年齊侯使慶封來聘。左傳曰。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襄公二十七年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曰。公子札來聘。謂穆子曰。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大政。不慎舉。禍必及子。聘齊。謂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晏子

納政與邑。免於樂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執政侈。難將至。政必及子。子為政以禮。不然。鄭將敗。適衛。說遽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乎。三家乎。說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胡傳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襄公三十年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三十三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曰。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

聘問之禮統紀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國必亡。八年陳侯殺于夏氏。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曰。

禮樂會編

卷之九

三十四

觀射父。能作訓辭。行事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叙百物。朝夕獻善敗。使寡君無忘先業。又能上下說鬼神。使神無怨痛。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以備賦用。戒不虞。共幣帛。享諸侯。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訓辭。寡君可免罪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聖能制議百物。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廢嘉穀。使無水旱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禮樂會編

卷之九

三十五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譚辭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楚則。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執轡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言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言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周語。卻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還自朝曰。變乎。吾聞之。千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乃老。晉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其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備矣。而無除。今夢黃能入寢門。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昔者孫遼帝命。殛之羽山。化爲黃能。以入羽淵。實爲夏。邠三代舉之。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五日公見子產。賜莒門。鄭語則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

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

會同之禮本紀一

公會戎于潛。胡傳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漸。其禍不可長也。書會戎。譏之也。隱公二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隱公十一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胡傳曰。楚僭號稱王。憑陵江漢。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滅鄧。虜蔡侯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桓公二年

公會宋公于闕。胡傳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見屢盟長亂。數會厚疑。不以會盟爲可恃也。桓公十一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禮。公羊子曰。姜氏負弑君之誅。甫除喪。往會其兄。齊襄有主姬之戚。未踰時出。洛其

妹天下大惡。覆載不容。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莊公二年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胡傳曰。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相戴為盟主。是無王也。故四稱人以誅始亂。莊公十三年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三十八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之昏淫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僖公十九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傳曰。公孫歸父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宣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左傳曰。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數諸朝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割而食之。今諸侯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禮樂全編

卷之九

三十九

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秦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殲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背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襄公十四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樂氏也。州綽刑劓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雠也。州綽曰。君以爲雠。誰敢不雠。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若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警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公十一年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

曰。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吾子不可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譬如農夫。是穠是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昭公元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騰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曰。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

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令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昭公四年公會吳于郛。左傳曰。會于郛。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溢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

今棄周禮而必曰百宰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可可寒也乃不尋盟哀公十二年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左傳曰衛殺吳行人懼謀于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三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子木曰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水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

哀公十二年

衛侯會吳于郎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見太宰嚭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

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乃舍衛侯哀公十二年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三

會同之禮本紀二

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四

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左傳

弭之會。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躒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

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子曰：『然則在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叔既言之矣。敢迺難手。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五

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於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穀梁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左軍皆赤常赤旂。丹中。朱羽之矰。望之如。

火。右軍皆玄常。玄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鍾鼓。丁寧。錚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福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曷故。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福還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六

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乃就幕而會。吳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箠。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

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段。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公羊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二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七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於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穀梁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桓公曰。余一人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伯舅無下拜。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命。敢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

稱順焉。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八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楚免叔孫。左傳二則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燕頗聞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酹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蔣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於

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蔣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秦王壽。秦王竟酒。終日不能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古史附

禮樂合編

卷之九

四十九



禮樂合編卷之十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

未齋華琪芳侯父參閱

會盟之禮本紀一

邾儀父盟于蔑。胡傳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所貴也。書此以惡隱公之私。隱公元年

公及戎盟于唐。胡傳曰春秋謹華夷之辨。與戎歃血約盟。非義也。後世乃結戎許婚。配偶非其類。如西漢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五經

之於匈奴。約戎求援。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與盟。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奚及。隱公二年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胡傳曰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凡書盟者惡之也。隱公三年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程子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于此參盟之始。夫有參盟。然後有主盟。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隱公

八年

公會齊侯盟於扈。程子曰盟於扈。要結姻好也。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婚姻。失時不孝甚矣。莊公二十三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

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莊公二十七年

齊高子來盟。胡傳曰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非有安危繼絕之定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聖人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閔公二年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胡傳曰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右臂。

桓公此盟。服荆楚。免民於左衽矣。諸侯皆在。獨言遠。

國者許是盟也。僖公二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傳曰。夏。楚子使屈完

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

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侯盟。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

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

召陵。序桓績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

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于

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於斯爲盛。僖公二年

諸侯盟于首止。胡傳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

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

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

盟。美之大者也。僖公五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左傳

曰。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

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

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

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

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

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讐。從

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縱其罪

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

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

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

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

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請盟

於齊。僖公七年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

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僖公二十一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曰晉侯盟于衛雍。獻楚俘于王。王賜之大輅之
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
賁三百人。晉侯三辭從命。胡傳曰天王勞晉侯於踐
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
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五

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
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既盟之後。行者
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
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僖公二十八年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胡
傳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子虎與列國盟。是謂
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子
虎是謂下陵。
僖公二十九年

公孫敖如莒蒞盟。左傳曰穆伯為襄仲逆女于莒。美
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
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使仲舍之。
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文公七年

宋司馬華孫來盟。左傳曰書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
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
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
敏。
文公十五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六

諸侯會于扈。左傳曰鄭子家以書告趙宣子曰。鹿死
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
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
賦以待於儵。惟執事命之。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
壻池質焉。
文公十七年

會盟之禮本紀二

齊侯使國佐如師盟于袁婁。胡傳曰：諸侯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非有鉤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晉大夫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成公二年

晉鄭將盟，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禮樂會編

卷之十

七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還。襄公九年

諸侯同盟于毫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笑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干，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患，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

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襄公十一年

晉文公合諸侯盟曰：吾聞國君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孽。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襄公六年

禮樂會編

卷之十

八

叔孫豹及諸侯會于宋。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紂，不亦可乎？乃先楚人。襄公二十七年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稷祥。左傳曰：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褻孟氏

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蒧氏之筮。反自稷禘。宿于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昭公十一年

諸侯同盟于平丘。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是故明王之制。使諸

禮樂全編

卷之十

九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于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存亡之道。恒由是與。晉禮主盟。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昭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左傳曰。敬子言于衛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乃使佗。佗曰。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祓社。櫜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佗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分物。惟不尚年也。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見之王。而命以蔡。若之何。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萇弘謀之。范獻子。乃長衛侯。

禮樂全編

卷之十

十

定公四年。吳晉爭盟。吳申叔儀乞糧於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禍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哀公十三年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哀公十四年宋之盟。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關。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哀公十四年吳王夫差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旣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旣還。詭吾國於股掌之上。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便溺樂子。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

燧。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災。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陷於越。越曾足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鄭人平。潘厖入盟。子良出質。楚師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使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已上哀公十五年

燕饗之禮本紀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小雅鹿鳴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黃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十三

考。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南山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華沖沖。和鸞雛雛。萬福攸同。小雅蓼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第君子。莫不令儀。小雅湛露

彤弓召兮。受言藥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小雅彤弓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小雅菁菁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夙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安。小雅類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乘馬在

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小雅鴛鴦
聞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十四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小雅車牽
魚在在藻。有頍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小雅魚藻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曾孫維主。酒醴

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

小雅行草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惟大

公劉

魚麗于罍鱔鯢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鱧

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鰋鯉君子有酒旨且

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備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小雅魚麗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十五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小雅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魚鱉鮮魚其萩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遶豆有且侯氏燕胥

大雅韓奕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

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

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

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

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

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

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

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

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差等所以明貴賤也

已上燕義

王燕則諸侯毛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十六

方之賓客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

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

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

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

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

侯長十有再獻

已上周禮

敬則用祭器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燕毛序齒。則異姓為賓。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不脫履而卽席。謂之禮。跪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

不能飲者已。謂之醕。閉門不出者。謂之酒。已上大戴禮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十七

燕饗之禮本紀二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

勲。應乃懿德。謂督不亡。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亡

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僖公二十二年

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

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十八

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僖公三十一年

衛甯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

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

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公四年

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

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鄒鼓父黨叔爲一耦。

二十九年

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其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先子昭公。昭公二年。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昭公十年。

禮樂會編

卷之十

十九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獨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冠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昭公十年。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

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僖公三年。

范宣子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賁將出。武子賦。彤弓。

禮樂會編

卷之十

二十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襄公八年。穆公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襄公四年
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焉。金奏作於下。鶩而走出。子反曰。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世之治也。諸侯

食言

成分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祔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樂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

去旌卒享而還。襄公十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襄公十九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閻。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禍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賔。榮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襄公二十七年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饗。武子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因請徹加。」

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昭公六年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十三

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昭公十二年

燕饗之禮統紀

歷代燕饗志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般、原公相禮。隨會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王。王召隨會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惟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儇，貪而不讓，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我王室一二兄弟以時相見。」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十四

將酥協典禮，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絜其酒醴，品其百遵，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簠，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修執秩以爲晉法。周語

桓公與管仲飲酒，掘新井而榮焉。十日齋戒，召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導，觴三行。管仲趨出。周書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禮畢置酒，諸侍

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高祖擊黠布還過沛。留置酒。悉召故父老飲。道舊故。爲笑樂。上置帳飲三日。召沛中兒百二十人上擊筑歌大風。

鄭鮮之爲人通率。在宋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集。惟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云。尚書郎鄭鮮之詣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十五

唐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預于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僊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閣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羣臣侍或傳旨命酌。卽皆偃笏起。飲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賞花後苑。曰。春風暄和。萬物暢

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因賞花釣魚習射水心殿。

宋太宗時。直史館陳靖言古之宴饗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爲盛焉。伏見內殿賜宴羣臣。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望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者。並令糾舉。

御史中丞李昌齡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供事禁庭。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十六

當定負數籍姓名。各以謹其出入。酒監之司。或虧精潔。望必命中使巡察從之。

學士梁灝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爲四圖。頒下閣門遵守從之。已上二十一史

燕饗之禮統紀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先王制為燕饗。欲其好我而示我周行。所以和樂而不滯。朱熹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故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

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十七

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范祖禹

人君賜宴于臣。人臣受宴于君。內則以廣恩惠。外則以觀威儀。施恩者固當以禮受賜者尤當以敬荷進退拜起之無節。臣之罪也。若酒殺禮度之簡略。亦君之過歟。李昌齡請命中使巡察。梁顥請以所宴為圖得之矣。丘濬

懷諸侯之禮本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舜典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仲虺之誥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湯誥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二十八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梓材

安勸小大庶邦。顧命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

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康王之誥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

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之屏之

翰百辟爲意不敢不難受福不那桑尼
龍旂十乘大糖是承

星王務行禮朝聘有珪享頻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
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餐有陪鼎入
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五年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憲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

禮樂全編

卷之十

二十九

國之惡間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慶
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上
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縹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
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
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縹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
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

間七十步當立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
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縹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
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
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
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
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王之所以撫萬邦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

禮樂全編

卷之十

三十

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
禮則十二歲王巡狩殷國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
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
諸侯入王送勞于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擯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子用穀璧男
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璫以輔。

若國札喪則令轉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犒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吊之。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一

司儀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棊板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境宮棘門爲帷宮。設旗門無宮則共人門。

環人掌送逆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據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開無幾送逆及疆。

掌訝掌等籍以待賓客。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據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

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

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掌交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已上周禮

凡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逆。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二

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及國天子賜舍吏司空致舍。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已上大戴禮

贊獻之禮本紀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大有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舜典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傷洛誥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易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綬。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三

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

尊卑垂悅。

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

鏹。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緇。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

凡以弓劔苞苴箚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之摯。棋棊。脯修。棗栗。曲禮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

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

結之。民其不解乎。禮記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四

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

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

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莊公二十二年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鰌。工商執雞。周禮

錫命之禮本紀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

休來茲殷乃命寧予以拒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拒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文侯之命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無衣

王錫中伯四牡躡躡鉤膺濯濯王遣中伯路車乘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五

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崧高

王錫韓侯淑旂綬草篚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鞞輶淺幘倬華金厄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

國因其伯實塘實壑實私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

熊韓奕

釐爾圭瓚拒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七田十周受命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江漢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胡傳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

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

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王不能誅反迫命之無天

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罪非小。莊公九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胡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

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

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

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

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

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

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六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

之是已今文公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獻功也來錫

命非正也。文公元年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

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

皂未賜圭璽則資皂於天子。已上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宮室車馬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
已上

錫命之禮統紀

以冀州之河南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余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惑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膏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達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人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鉞

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溟
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
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孚朕思是用錫君鉞鬯
一卣珪瓚副焉錫文九

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
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于華北至于
涇東至于壺口西至于踰于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
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
職爰胙茲土封公為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

禮樂合編

卷之十

三十九

尉駭節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
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
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鄭侯蕭
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
位為相國加綠綬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
恩弘遠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
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耆
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
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
服荒裔欵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
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賓彼周行是用
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
厲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
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
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
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鉞鬯一卣珪瓚副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四十

焉晉公九
錫文

賞罰之禮本紀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大禹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漢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井

佑賢輔德。顯忠達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殖有禮。

覆昏暴。仲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盤庚

功多有厚賞。不迺有顯戮。太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禮樂令編

卷之十

四十一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洪範

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俾克畏慕。畢命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殷武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王制

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濫。襄公二十六年

周人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昭公五年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昭公六年

禮樂令編

卷之十

四十二

賞罰之禮統紀

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維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矣。管子任法篇

禮樂全編

卷之十

四十三

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正世篇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性修篇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

禮樂全編

卷之十

四十四

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開。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皆懼。齊國大治。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救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西門豹為鄆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璽。文侯不忍而復與之。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曰。往年臣為君治鄆。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鄆。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古史三則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韓非子齊威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

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過刻。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法司馬

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陸宣

聖人用刑。賞。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妻。平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何秀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

禮樂全編

卷之十

四十五

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蘓軾

威權之禮統紀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版法

禮樂全編

卷之十

四十六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于人有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于愚人。賢者程行于不肖。則賢智之士。差而人主之論。悖矣。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視聽。而斷制在下。

托食于國者也。韓非子

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臧。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四十七

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臧絕侵壅之君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乎實。祗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管仲法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

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境內之眾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法明

解三

禮樂合編

卷之十

四十八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明君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明君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權柄者生殺之制也。威勢者勝眾之資也。然廢置無度則權實賞罰下共則威分。不謹其閉不固其存。

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散其黨。其
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
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已上主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命。主妾無等。
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諸侯之博。天子
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愛臣篇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
不貴其臣。一棲兩雄。其闔。嘖嘖。豺狼在牢。其牢不
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楊權篇
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
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
謂明法。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設言曰。
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
畏是言。不敢議事。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謂之壅
于言。壅于言。制于臣矣。凡功者。其人多。其出少。乃
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
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三南篇
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馬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

而不自知。故人主使其羣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
惠于法之內。
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
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母富人而貸焉。
母貴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于
股。難以趨走。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
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疆。已上韓
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忍不制。則上失。小不
除。則大誅。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
人之智。八經篇

禮樂合編卷之十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珙芳侯父參閱

官闈之禮本紀

選立 內治 嫡族 廢棄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

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鍾鼓

樂之。周南 關雎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

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 樛木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天監在下。有命既

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

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

周于京。維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

代大商大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大雅 思齊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大雅 思齊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滌池北流。浸彼

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烝于棗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視我邁邁。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

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小雅 白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 正月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小雅 瞻印

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昭公 二年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

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昏義二則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一

三

宮闈之禮統紀一

禮數

慈仁

儉嗇

嚴明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卽位以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素所寵引輒增隆遇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一

四

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

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多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起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

嘗私於家

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五

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然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

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寬。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六

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勝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可以爲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忠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

與疾以從官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
太子欲請大赦。沈慶道入。被塞災會。后曰。人生有命。
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
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
豈宜以我亂天下法。

時房玄齡小謫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
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
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
葬。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七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
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常誠守者。吾書無條理。勿
令至尊見及崩。官司以聞。帝慚示羣臣曰。后此書可
用垂後。

太宗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降勅有司。資送倍永嘉
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
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長
主乎。帝入告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
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私情。乃知真社稷臣。

也。請遣中使齎錢絹賜徵。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
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其朝服
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
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漢孝惠帝張后宣平侯放女。放尚弟姊魯元公主。呂
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萬方
終無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
立所名子爲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
漢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八

取長主女爲妃。及帝卽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
以嬪道覺。廢處長門宮。

漢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
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卽位。
立爲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
嬪道祝譴。廢處昭臺宮。

漢孝宣帝養掖庭號魯孫。與許廣漢同寺居。廣漢以
女與魯孫。數月立爲帝。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
女。上乃詔求徵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

后霍夫人顯屬淳于衍女。賢當后免身毒之衍。即持附子齋入宮飲。后崩。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后。未幾光薨。立許后子爲太子。顯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廢處昭臺宮。乃自殺。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

唐太宗既葬長孫皇后於昭陵。卽苑中作層臺望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九

引魏徵同升。徵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也。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臺。

劉禪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禪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禪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后怒賜死。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入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如是再三。終不挫折。

南唐烈祖祖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

宋真宗將立莊獻后劉氏。李文定公爲翰林學士。屢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十

上疏諫。以劉后起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啣之。

真宗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沂公會謂后戚錢惟演曰。漢呂后唐武氏皆據非其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天下。非惟爲劉氏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議遂止。劉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

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尊真宗。婉儀李氏爲宸妃。卒。婉儀實生帝。劉太后既取爲己子。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也。至是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文正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宋仁宗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遂下詔戒飭中外。母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宋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過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譏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楊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韓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

可憐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曹后稱制。韓琦欲還政英宗。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后閣。琦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且天下事不宜久煩聖慮。太后不悅。琦側立簾外。不去得一允。言即再拜。駕起。遂促儀司撤簾。英宗自此得親政。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已上二十一史

神樂集

卷之十一

十三

宮闈之禮統紀二

卷之二

冊立

周宣王嘗蚤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樂色必好。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蚤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楚莊王夫人樊姬。初莊王即位。好射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三年。而王改。

神樂集

卷之十一

十四

齊桓公好游樂。夫人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漢成帝游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輪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趣有嬖女。今欲同輪。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唐太宗數調兵討定四夷。治學微玉筆等宮。賢妃徐惠上疏極諫曰。東戍遼海。西討崑崙。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拍有盡之農。趨無窮之罕。國未幾之泉。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

曰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伎巧爲
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耽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
志驕於榮恭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懇如此帝善其
言優賜之

唐高宗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
公勛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
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勛請先
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
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十五

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
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終寢

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
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
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
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

漢武帝鈞弋夫人子弗陵年七歲多智上奇愛之欲
立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一日帝忽譴責鈞弋夫
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遂掖廷獄夫人遺

顧帝曰逕行汝不得法卒賜死頃之間左右曰外人
云何左右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
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
恣莫能禁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
殺其母迺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曰漢武帝殺
鈞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
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
焉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十六

宋仁宗時王懿敏公言進女口事帝笑曰德用實進
女口已服事朕左右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
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
出內東門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
帝曰朕若見其人爾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
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漢明帝明德馬皇后云吾當含怡弄孫不能干政
唐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爲后謀
稱制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

爲輔吾何預政事哉

范祖禹言於宣仁皇后曰。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舜娶於潁水。大禹娶塗山。成湯娶有莘。太王娶太姜。王季娶太任。文王娶太姒。皆鉅族著姓。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故族姓不可不貴。后深然之。

鄒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十七

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浩疏踣路。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竄新州。

唐武宗聞楊州娼女善酒。令勅監軍選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選娼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

元祐初。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范祖禹聞卽上疏曰。陛下未建中宮。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太皇太后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漢安帝時。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楊震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十八

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氍毹。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對。上怒曰。嘗成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桂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晏。端門服燈籠錦。上亦怪問。妃曰。彥博以陛下春宴。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十一史

宮闈之禮統紀三

唐肅宗即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泣然泣下。

宋徽宗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回鑾時宜大慰帝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涕出玉帶金魚。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十九

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社稷。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意。已上二
十一史

儲貳之禮本紀一

太子 議問
納君 出奔

帝曰。時谷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豈訟可乎。克典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黨于家。用殄厥世。益復

晉侯爲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郤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二十

閔公
元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里克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

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可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取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珮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麗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麗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麗命可知也夙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麗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夙之

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

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問公二年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昨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蒞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二

於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四年

楚王使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恐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昭公十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胡傳曰凡公子出

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
難也則曰入今蒯聵復國而書納見蒯聵無道爲國
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公子罪衛人之拒之
也哀公元年

儲貳之禮本紀二

庶子

立

諱九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
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號叔處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蚤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二十四

既而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隱公元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姜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
兵公弗禁石蜡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
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弗聽

隱公三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隱公四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黎之命以義夫

五年

衛人立晉胡傳曰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今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隱公四年

齊小白入于齊胡傳曰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也小白繫齊明小白長宜有齊也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以王法絕之也王法雖可絕視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

莊公九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二十六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君嬖淫也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士會如秦趙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文公六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
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
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
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文公七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二十七

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衰祔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襄公二十八年
衛靈公遊於郊鄆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
又謂之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
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哀公六年
晉獻公烝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

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
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
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公悅使太子居曲沃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
五卒與驪姬潛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莊公二十八年
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羣望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羣望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庭使五人齊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哲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虞然
焉昭公二十一年
晉侯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
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成公十三年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

室而耕乃舍之魯公十四年

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
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楚國何爲昭公二十六年
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
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麻生昭公密姬生懿公桓公
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武孟齊人殺之宋敗齊師
立孝公五公子爭立國遂大亂僖公十七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儲貳之禮統紀歷代廢立志

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并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
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卽
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史記
漢高祖嬖戚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御史大夫周
昌廷爭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孫通諫曰昔
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

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
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
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柰
何以天下爲戲乎上猶欲易之呂后請留侯畫計遣
金玉幣帛聘四皓請闕上宴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
十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
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
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

太子歿。故來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

漢武帝太子據仁恕溫謹。甚愛之。但嫌其才能不類已。皇太后太子寵衰。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問皇后與太子意。有不安。可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用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法大臣皆不悅。競欲搆太子。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嘶文。文與小黃門宮融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乃誅融。是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之以爲呪。詛上心。既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

言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

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教太子矯節收捕充等。繫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克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收捕充等。斬之。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太子反已成。上怒。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犇城門。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盡關三老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嗣。江充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時田千秋訟太子冤。立拜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劉表二子琦琮。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全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隋文帝受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勇性寬厚。率意無
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侈。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
戒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
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
觀之。以自儆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請勇。勇張樂受賀。
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獨孤皇
后深惡之。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爲
奪嫡計。廣問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三

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請
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曰。太子失愛於皇后。主
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口耳。約然之。以
白素。素贊帝廢勇爲庶人。廣弑帝于大寶殿而自立。
遂殺故太子勇。

唐太宗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魏王泰多藝能。有寵。
潛有奪嫡之志。要結朝士。賂權貴。謀立太子。畏其逼。
陰養刺客。謀殺泰。吏部尚書侯君集。漢王元昌。勸太
子反承基上。變勅長孫無忌等參鞠之。反形已具。上

謂侍臣。何以處承乾。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

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
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
伏誅。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
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
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
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
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
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昔者既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
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
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泰
恐立晉王治。謂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
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惟問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
悔。立泰之言矣。上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
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
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
臣請斬之。遂立晉王治爲太子。

唐武后欲以姪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永世無極。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太廟也。后怒，罷議。武后召仁傑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陛下姓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

唐玄宗開元武惠妃譖太子瑛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瑑，異謀者，上問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

瑒瑑爲庶人，尋賜死。上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曰：「豈非以耶？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爭？」遂立忠王璣爲太子。

唐德宗立宣王誦爲皇太子。郾國大長公主適附馬都尉蕭升，不謹，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孝友溫仁，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亦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若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一

三十六

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亦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若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

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一日上召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遂不廢太子。

宋太宗不豫。宗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七

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起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願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真宗不豫。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太子幼。荆王元儼

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宰相李迪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盃貯水過前者。問何之。對曰：王所須。迪取案上筆。攪水令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宮中忌惡之。毒之也。卽上馬去。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嬖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斯州取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十八

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疏宋徽宗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位號。使爲陛下守社稷。散將士心。以殲捍敵。天下可保。遂傳位於皇太子。已上二史

儲貳之禮統紀二

張釋之參乘徐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后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王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治獄。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男子成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識視。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蒯瞶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廷尉驗治。坐誣罔不道。腰斬。漢明帝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

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藩。

漢順帝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車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惶惑。不知所爲。嵩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太子不可入。梵急馳奏。得詔。太子乃入。喬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

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唐德宗令王叔父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父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父曰。君何獨無言。叔父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瑾璫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已上二十一史

教世子之禮本紀

昔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蔣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誓在上庠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太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成德也

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已上文 王世子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三

下有雙璜。銜牙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芡。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大戴禮

教世子之禮統紀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王卒使傳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聲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四

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

晉文公問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誰也。遽條不可使倪。戚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聾瘡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宜。轉。遽條。蒙。侏儒。扶。盧。矇。瞍。修。聾。聵。司。火。僂。昏。聵。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五

瘠僂。僂。官司所不材也。以實。喬。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四語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廟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過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六

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脛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

于上。則百姓黎民化幘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紀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七

後車。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晁錯上書漢文帝。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

漢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善納之。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八

管記吏部尚書孔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領之。總與太子爲長夜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北齊那時。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餐。太子餐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四十九

可以養太子哉。邢蓋有見太公之傳太子者矣。

李綱仕隋。爲太子洗馬。一日太子宴客。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惑視聽。豈不爲殿下累乎。請正其罪。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僚。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耳。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帝曰。朕過矣。至唐拜詹事。數諫太子不納。乞歸。高祖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已上二十一史

立後之禮本紀

晉討趙同趙括。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求爲後。韓厥言。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十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成公八年孟孫卒。公鉏奉錫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襄公二十三年季孫改臧氏。臧紇斬六門之關。以奔邾。自邾如防。使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五十

求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襄公二十三年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而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建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使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

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亡。惟輔果在。古史附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

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而自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

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一

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

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

游趨而就客位。檀弓二則



禮樂合編卷之十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侯父參閱

內侍之禮統紀忠清

晉文公既入呂卻畏僂。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

請見。公讀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

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

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

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一

玉聲齋

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

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順帝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

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

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

辱固辭之。

呂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譏謔媚主。佞邪微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又後宮綠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饑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二

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書素壁。雕刻之費。不可殫言。喪塋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歎。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宜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

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欲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處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

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儒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惟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有功。然終身無所。

罷假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
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都無冗員。敬宗
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
卜。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
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乃陰結諸工百餘人。
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
其載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
右神策。存亮出迎。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

禮樂令編

卷之十二

四

已入清思殿。使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
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
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
監淮南軍。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
上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
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
仕。存亮建事六朝。以忠謹稱。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彩給
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隱事。惟三楹合藏書而已。

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
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
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况兩軍乎。固辭不起。
隱青城山。

後梁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
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
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
須錢。補博及給使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
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

禮樂令編

卷之十二

五

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
錢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
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
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
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
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
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
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
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

燕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持。進適已咎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

晉王李存勖欲即帝位。宦官張承業諫曰。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深仇。然後求唐后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其不可止。乃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六

慟哭歸晉陽。不食而卒。贈左武上將軍。謚正憲。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忠武監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即請之。復光泣謂曰。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灑酒爲盟。分軍八千。與光將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已上二
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二

齊寺人孺貂始漏師于多魚。

秦始皇聞趙高通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按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始皇崩於沙丘。高矯詔立胡亥爲太子。長子扶蘇將軍蒙恬皆賜死。二世讎居。謂高曰。人生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大臣疑焉。恐爲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七

變。陛下嚴法刻刑。盡除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令高鞠治。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高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丞相李

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其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問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高奏事。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屬高治之。斯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二世乃私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八

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歟。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二世令高案斯父子謀反狀。榜掠千餘。痛自誣服。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遂腰斬咸陽市。拜高爲中丞相。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崩。秦將王離等鉅鹿下。章邯數却。關東皆畔。沛公屠咸陽。高恐誅。陰與婿咸陽令閭樂謀弑二世于望夷宮。立

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三族。

漢元帝宦官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間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爲驗。顯常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旦。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九

辱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事類此者非一。臣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天子憐而愈寵信之。初元帝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貴幸傾朝。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尙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易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緩若若邪。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十

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間言事。言顯專權。天子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聞衆洵洵言殺望之。恐爲天下學士譏訕。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歷位九卿。以掩殺望之之罪。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及成帝卽位。遷顯爲長信

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歿。

漢安帝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被譖。罷爲庶人。飲酖而卒。

閻太后臨朝。中常侍孫程聚謀迎濟陰王卽位。收閻顯等誅之。封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卜九侯。

議郎蔡邕對言。不宜聽小吏雕琢。太臣帝覽奏嘆息。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十一

宦者曹節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邕大不敬。當棄市。呂強怒。邕力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漢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策勲頒賞衆受少辭多。帝賢之。常與議政。宦官弄權自此始。漢桓帝召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共定議誅梁冀。詔賞誅冀之功。封萬戶。世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回天。右傾地。徐卧虎。唐兩墜。皆競起第。華侈相高。兄弟親戚。幸州臨郡。辜校百姓。與盜無異。

也。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
暉爲功曹。皆委之褒善糾惡。肅清朝府。滂疾惡如讐。
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
寢不召。富賈張汎賂遺中官。得顯位。恃勢縱橫。暉勸
瑨收捕。既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太原太
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中常侍侯
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瓚。帝大怒。
徵瓚。瓚下獄。有司奏當棄市。竟死獄中。瓚瓚素剛直。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二

十二

以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

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
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
伎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
俗。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
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
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

門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實。范
滂之徒二百餘人。陳蕃上書極諫。帝託以辟召非人。
策免。

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繫頭。暴於
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
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
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
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自陷大戮。
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二

十三

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
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天下黨人二百餘人。皆
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漢靈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尙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
侍曹節王甫共相朋結。譖事太后。數出詔命。封拜竇
武。陳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
操弄國權。今不誅。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會日食。蕃謂
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
黃門常侍。但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今乃使與

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節召所親唾血共盟誅蕃武皆誣死遷太后於南宮時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通貨賂威稜震赫扶風人孟佗者資甚饒與奴朋結傾囊饋遺奴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吾力能辦也曰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二

十四

求謁讓者車每填門佗一日詣讓壅不得前監奴望見爲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共舉入時賓客大驚謂佗善讓遂爭賂佗珍寶旬日間積貲至巨萬佗分以遺讓讓大喜

漢靈帝起自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故每聚錢爲私藏又寄藏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恒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於是宦官肆志無復忌憚起第宅並擬帝宮讓與趙忠說帝令天下田畝稅十錢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守令之官者皆先

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廉吏不肯之官者強迫之時河南司馬直除鉅鹿太守以素有清名爲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歎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悅貪殘吾不忍也辭疾不許行至孟津爲上書極陳當世之失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

曹節疾惡膺等下詔輒申黨禁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受教拜辭顧其子曰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二

十五

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聞者莫不流涕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睚眦之忿或未嘗交關亦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已上二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三

唐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加驃騎大將軍。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太子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帝不名而呼將軍。初太子瑛廢。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力士曰。推長而立。孰敢爭儲位。遂定。先事知祿山變。啓帝圖之。不答。帝幸蜀。力士從。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自李林甫安祿山輩。因之取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十六

相。其家富厚不貲。作寶壽寺。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施禮錢十萬。有求媚者。至十扣二十扣。然性和謹。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後爲李輔國所中。流巫州。赦還。慟大行而歿。

李輔國以閹奴爲開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十七

以委之。輔國內深賊。外謹密。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不忌也。帝還京。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有秋毫過無不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建。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官呼五郎。李峴當國。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必審覆。輔國不悅。以不爲高力士所禮。銜之一日。妄言於帝曰。太上皇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入禁中。帝不寤。會帝疾。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唐武門。忽五百兵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興慶宮湫陋。陛下奉迎乘輿還宮。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令馭太上馬。與力士對執轡。奉太上還西內。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灰鬼。左右皆流涕。張皇后疾其顯。權召太子誅之。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充王圖之。輔國卽伏兵捕。囚二王。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亟欲剪除。

憚其握兵尊爲尙父羣臣出入皆先請輔國關白冊司空兼中書令又詔進封博陸郡王帝積不平遣使夜刺殺之抵北首涸中誅右臂告泰陵

唐肅宗張皇后謀廢太子元振發其謀以是太子卽位元振總禁兵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填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應誣殺填素惡李光弼數謀竭以疑之填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方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十九

帥絳是攜解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州行至江陵

賞賜不涯朝恩恃功岸無忌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州敗與程元振醜爲詆譖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爲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講五經大義謂才兼文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朝恩有賜墅表爲佛寺爲章敬太后薦廟卽后謚以名祠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十九

費無慮萬億遣盜發子儀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能騎射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貴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滋不悅元載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自是朝恩隱謀悉爲帝知遂

倚戴決除之殺之禁中

唐憲宗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爲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宦官多獲罪上暴崩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

唐敬宗狎暉羣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樞

通鑑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

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

竇文場霍仙鳴並隸東宮事德宗涇師亂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竇霍率宦臣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命主左右軍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帝忌宿將難制以兩人監左右神策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巧援影者足相躡藩鎮贈遺累至鉅萬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

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德宗遂焚其麻

王守澄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謀誅宦官申錫以密旨諭吏部侍郎王璠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文宗怒命守澄捕申錫於禁中鞠之貶爲開州司馬卒於貶所後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賜酖殺之

李訓鄭注旣得幸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

通鑑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一

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巨斧爲親兵會王守澄壅滙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滙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旣定訓與其黨謀

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與謀之。餘人不知也。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殿上許之。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伏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宦者既去。訓

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見使人召之。令入受勅。獨束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伏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開不得。上士良等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累恩疾趨。

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逢人輒殺。李

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間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仇士良欲廢帝。謂翰林學士崔慎由曰。上政令荒亂。太后欲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士良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慎由

誌其事藏箱枕內授其子胤討除之

仇士良因甘露之變動指李訓以鉗勒宰相天子拱手莫敢誰何嘗謂直學士周墀曰爾試泥朕何如主斯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訓與周赧漢獻孰愈何云堯舜堯舜駭曰陛下勵精求治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季主帝曰赧獻受制強臣朕乃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赧獻遠甚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帝尋大漸

唐武宗時士良以觀軍容使請老詔可中人羣送還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四

第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必納諫智深慮遠却玩好省遊幸則吾屬恩必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毳獵聲色盡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閑外事而萬幾乃在吾握恩澤權力將焉往哉衆再拜士良用事時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極貪酷二十餘年而恩禮不衰皆此術也
楊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

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恭乃造腹心殺使者於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便廢定策國老柰負心門生天子何韓建獲之獻闕下斬於獨柳

劉季述謀廢帝立太子議既定一日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將走季述乃手持帝坐以所持銀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五

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乃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歡何忽至是后遂以傳國璽授季述帝就輦入因少陽院季述爲液金以完鑄穴牆通飲食矯詔立太子祿
唐僖宗寵田令孜擢中尉呼爲爹父令孜頗讀書招權納賄除官賜緋紫皆不關白上喜與諸王閭驚一驚至五十萬尤狎昵內園小兒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劉季述既誅。韓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爲內訥。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急。帝令去四大惡。俄全誨張彥弘皆傳首。全忠入。又捕殺中官七十人。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省。

唐明宗宦者孟漢瓊爲宜徽使。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直以宮中之命取府庫財。不復關白樞密。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六

院及三司所取不可勝紀。

宋徽宗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出入傳上旨。政和間。漸得幸。因竄名於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多畜書畫。邀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密爲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因擇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于時天下方禁誦蘇軾文。詆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出。

童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京既相。謀取青唐。以貫從。李憲久熟西事。遂以兵十萬屬王厚。專閫而貫監其軍。師既發。會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母西。貫啓視。速納韓中厚問故。應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捷聞。帝奇之。自是遂驕恣。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開朝廷。獵進簽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爲公相。稱貫爲媼相。

宋理宗時。宦者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華民田。引優倡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二十七

以董閭羅目之。已上二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四

漢高祖卧禁中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
宦者卧。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
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事乎。高帝笑而起。

漢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
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
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二

二十八

漢順帝洛陽宣德亭地拆。引公卿舉士對策。李固曰。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
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
宜去其重權。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
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
塞。升平可致。上覽對。以固爲第一。拜議郎。宦官叩頭
謝罪。朝廷肅然。第疾甚。詐爲飛章以陷之。出爲洛令。
固棄官歸漢中。

順帝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嘆曰。穢惡滿朝。

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不願也。上書云。文
明二帝。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
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願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
不省。

五侯貪縱。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曰。梁冀
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
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
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三

二十九

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建雲詔。
尙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
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
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灰獄
中。

小黃門張讓弟朔。貪殘無道。畏司隸校尉李膺威嚴。
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腐破。柱取付雒陽獄。受
辭畢殺之。

尙書朱穆疾宦官恣橫。見帝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

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餐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
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
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良久趨出中官數因事稱
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發疽卒

皇甫規擊降諸羌徵還拜議郎論功行賞宦官徐璜
左悺從規求貨規終不答

漢靈帝使宦者趙忠討論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十

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慫慙於
爨曰南容少答我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色拒之曰
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爨豈求私賞哉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楊秉劾奏
參曰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闕司昏守夜今執政操
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保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
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
食極餽餽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

尚茲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
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侯覽侯參貪
殘元惡宜急屏斥投畀有虎檻車徵參詣廷尉參道
自殺

太守劉瓚成瑨詔獄太傅陳蕃疏曰寇賊在外四肢
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
啓聖意收而戮之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
津大猾張汎肆行暴虐姦媚左右前太守劉瓚成瑨
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而小人道長焚戒聖聰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
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刀劍乎宜割塞近習與
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

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郎中張
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
州郡事權財利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
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侵掠百姓無所告訴故聚

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於獄中。

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卽時就道。進

漢書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謀泄。中官懼。思變。張讓伏兵省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斬進。紹引兵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讓將帝夜至小平津。河南中部掾閔貢厲聲責讓速死。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曹節王甫等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誓死不言。逸得免。武掾胡騰殞歛武屍。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司隸校尉楊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皆死獄中。

靈帝連有災異。郎中審忠上書曰。陳蕃竇武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遂造逆謀。撞闕省闈。執奪璽綬。橫誅蕃武。共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苟營私門。多蓄財貨。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生。夷寇起。天意憤盈。日食地震。所以譴戒人主。誅錮無狀。昔高宗以雉雒之變。獲中興之功。陛下發赫斯之怒。王

漢書

卷之十二

三十三

甫父子應時誡。戮路人。若除父母之讐。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帝不省。傳燹抑中官疏。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於六州。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懼。益深爾。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唐肅宗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警獄帝召見勞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加一階爲大中大夫

唐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已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綸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綸而流之

唐德宗義成監軍宦者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四

軍政南仲不從屢毀於德宗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南仲牙將曹文治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宋璟以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

遂不交一言

唐代宗翰林待詔柳伋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儀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十五

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詔盡削元振官爵唐憲宗因王承宗不奉詔制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討之翰林白居易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

度使卽承璫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璫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耻受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諫官孟簡呂元膺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制承璫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

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璫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內侍之禮統紀五

唐舊制。御史二人知驛。憲宗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使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當戒於初令。或有妨。必在大上不聽。

唐以宦者爲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有農夫以驢負柴。宦官稱宮市取之。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後食。今不取直而歸。我有歟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之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唐士大夫深嫉宦官。事有小相涉。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庫宴。識監軍面。旣及第。遇之塗。馬上相揖。因而謗議。誼然遂沉廢終身。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監察御史元稹奏令停務。朝廷不可。罰俸召還。至赦水驛。有內侍後至。坡驛門入。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爲江陵士曹。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

唐文宗宦官益橫。劉蕡對策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奈何以襲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忠良無腹心之寄。關寺恃廢立之
權。陷若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法宜畫
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
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
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
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
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十八

姦觀舉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考官左散騎常侍馮
宿見策歎服。畏宦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
裴度韋處厚抑之。

五坊使毆百姓。鄂令崔發命擒人曳之。詰之乃中使
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
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幾絕。給事中李
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
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
一至此。若不早正刑書。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

心生矣。不聽。李逢吉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
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病。陛下方以孝
理天下。所宜矜念。卽命釋其罪。仍慰勞其母。

昭儀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言。王涯儒生。荷國榮寵。咸
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
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令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
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
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
諫檢校司徒。復上表讓曰。安有以寬不申而生者。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三十九

祿乎。因暴仇士良等罪惡。士良憚之。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
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語曰。近日
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宣宗
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尙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曰。
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中擇有才識者
與謀。宣宗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
纓衣紫則相與爲一矣。

宣宗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

僖宗日夕宦官同處。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宰相僕射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朝臣入城。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

司之天下。天下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順津。

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昭宗謀去宦官。由是南北司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良相王搏明達有度。恐其致亂。從容言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

宜俟多難漸平。以通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請搏姦邪。爲道弼輩外應。遣書朱全忠。表論之上。迫於全忠。復召胤同平章事。貶搏崖州司戶。流道弼。務修皆賜自盡。

崔胤專制朝政。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修。从宦官益懼。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錮上少陽院。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竊計中朝輔

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

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

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卽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戢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皇上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手矣。德昭憤季述。每酒酣必泣。因戢密以胤意諭之。乃結右軍董彥弼。周承誨。除夜伏兵安福門外。元旦王仲先入朝。至門。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鼻出。胤迎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四十二

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季述。王彥範繼至。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成出而斬之。滅四族。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德昭承誨。彥弼爲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謂三使相胤進位司徒。崔胤欲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召偓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吾心有所

貯。自今無可疑矣。乃擇忠厚者爲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以萬數。豈可盡誅。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終不能成大功。上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歸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四十三

十二人。全忠誅九十人。宋太宗時。張洎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太宗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言過矣。洎慙而退。真宗內侍江守恩擅取民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英宗遣內侍王昭明體量軍情治詞訟有賞罰與其
師議大事以聞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
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
撫使均矣乞罷之不聽

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歿求爲節度使帝詔
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
密使此其階也遂止

宋仁宗內侍任守忠議建昏弱交構兩宮韓琦出空
頭勅一道令歐陽修趙鼎簽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四十四

當。从。遂。謫。斬。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

范祖禹疏曰漢元帝任石顯殺蕭望之廢劉向鄧后
臨朝中官用事順帝五侯專政桓靈十常侍擅天下
附之寵三族違之滅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
於是黃巾賊起曹操因以篡漢唐明皇使高力士決
省章奏因進李林甫楊國忠肅宗任李輔國殺張皇
后及二王代宗用程元振播遷于陝德宗以宦官分
領神策禁兵天子由其所立憲宗弑于陳洪志敬宗
弑于劉克明文宗任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朝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四十五

半空僖宗呼田令孜爲父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劉季
述廢昭宗于東內韓全誨劫幸鳳翔朱全忠因以篡
唐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
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
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
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
立宣政使之日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上言功大賞
薄太宗大怒以拱宸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塞禍亂之源矣至熙寧元豐間李憲總兵
熙河兼領三路致永樂陷沒王中正總兵河東兼領
四路口勅募兵師徒凍餓死亡最甚宋用臣興土木
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塼網市井之微利奪細
民之衣食專事剝削爲國歛怨此三人雖加誅未足
謝百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陛下近召內臣十
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子旣得侍則中正
用臣亦將進用人不得不得不得故臣敢極言之
吳及論宦官養子疏曰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
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折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詔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實以重法沮者。必謂罷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何必區區

禮樂會編

卷之十二

四十六

中人哉。今既罷進獻。姑許養子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不至傷恩。於陛下不爲害義。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

鬼章聚兵洮岷。神宗遣內侍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忠。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孝宗擬以德壽官提舉陳源帶湖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臣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

守示爲定制。

張子韶對策至。晞時未畢。紹瑄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闕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監察御史洪天錫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帝欲易疏。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禮樂會編

卷之十二

四十七

宋朝祖宗成法。內侍爲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二正任。皆老疾及歷年既多。巧祠祿者。然後與之高。孝兩朝。其爲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餘皆奉祠。上

一史

內侍之禮議統紀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已舊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貢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四十八

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太后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閨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

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吉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水統務殺之積。盈牕珍藏。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四十九

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畱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范曄宦者傳論

三代以變危取禍。麤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于門閹肌膚莫傳於來體。穢情未鑒。其敝卽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替視聽。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威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所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一

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東漢書

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閹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貞七品以上。貞外置千貞。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貞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

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皆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其門。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隕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一

遷。襄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唐宦者傳序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信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二

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歐陽修宦者傳論

中官之屬命寄刑餘手不披聖賢之書各不掛賢良之籍柔情易狎殘氣不剛受命則無違忤之嫌使令則有稱慝之效甘言悲辭僞語巧識能以狐媚之餘沫陰懷驪龍之唾珠吐雲籠日呼吸百端變絕遷蘭張弛萬狀兩金和寶盈仞金穴氷紕霧縠僭擬上方第宅基列于都鄙子弟交附于門牆而腐身薰子以

自衛者又不可勝數

請乞之章無一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一日不下京師之武弁藉左右以罔利左右之宦官藉武弁以營差連篇累牘指地坐名窺伺迎逢無所顧忌而甚則欲挾奏撫按舉刺有司以天朝之奴隸而抗衡節鎮之帥臣以刀鋸之餘生而顛倒天下之豪傑意藉威靈如穴社之鼠凌鏢縉紳如傳翼之虎規奪利權如捩巢之鳩遁逃禍害如脫矢之兔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廐兒也利權者兵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三

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息也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恃於內疑在四方侍在宗藩疑在宗藩侍在戚畹疑在戚畹侍在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繡黼中衣而至於牖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腴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爲國家羞之而况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

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寶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

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已。然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扶戶破柱。擒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賤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四

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而無所怨。雖有計臣謀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况狡。若訓賊若亂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與監唐之失。一二。

勅使委任中外。未有厚弊。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弊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劫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以杆周廬。司微。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撻四夷也。其竊權。重。已上中使策記

巷伯之嫉惡。寺掖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間豈無賢才乎。顧人主。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二

五十五

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司馬溫公斷

禮樂合編卷之十三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外戚之禮統紀

漢呂太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退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歃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王莽

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
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
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立呂產爲梁
王呂祿爲趙王封女弟類爲臨光侯令呂祿爲上將
軍居北軍呂產居南軍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
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
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

結呂氏謀益衰

諸呂欲爲亂朱虛侯章知其陰謀告兄齊王襄令發
兵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榮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
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榮陽使使諭齊
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
酈商子寄與祿善勃使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立九王呂立三王布告諸侯皆以
爲宜今太后崩足下不憊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二

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萬世之利也祿然
其計未決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令持節矯內太尉北
軍復令寄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
歸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以
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
袒軍中皆左袒呂產不知祿已去北軍遁入未央宮
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太尉勃適與朱虛侯逐產殺
之因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遂。以申屠嘉爲丞相。元帝御史大夫闕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遂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成帝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開內侯。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隱諱。諫大夫楊興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有也。

太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子弟怙勢。莽獨折節。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曲有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鳳因託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說貴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爲廷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課兄子同已。子同。日內婦。后將軍朱子元無子。買婢奉之。孔休謁莽曰：「君而有癡美玉可滅。」卽解瑑。休辭曰：「君嫌其賈耶。」輒椎碎以進。匿情求名類此。

王莽侈口麗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釐髮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待詔曰：「莽。」所謂鷗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莽誅之。自後嘗驚雲母屏。非親近莫得見。

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賜號曰安漢公。加九錫。詔稱假皇帝。遂卽眞。定天下之號曰新。莽殺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置毒酒弑帝。作策命藏金滕。立孺子嬰。尋廢爲安定公。諸侯兵從宜平門入。

斬莽。傳其首懸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漢光武貴人足陰識。以軍功當增封。識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陰與光烈皇后母弟從光武征伐。欲封之。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光武嘉之。皇后問故。與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公王。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后感其

言深自降挹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聽。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

憲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

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忠。近陰衛尉克已復

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憲

刺殺都鄉侯暢。太后怒。懼誅。自求擊北匈奴贖罪。大

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

勒功而還。以憲爲大將軍。兄弟驕縱。袁安奏貶四十

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五

餘人。竇氏大恨。樂恢劾憲。書奏不省。憲風州郡。脇恢

飲藥。成帝詔憲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人臣無稱萬歲之制。議者

慙而止。宦官鄭眾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言。

令自殺。

安帝追感祖母。朱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

后兄弟閭顯等。並有威權。

梁冀爲肩肘目。洞睛儻。吟舌言。性嗜酒。能挽滿

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諸戲。又好臂鷹走狗。聘馬

闕。雞妻孫壽。色美而善妖。爲作愁眉。號犢墮。馬鬣折

要步。齟齬笑。冀亦改與服。恒制作。平上轎車。埤幘狹

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交相媚悅。壽性鉗忌。能

制馭冀。冀甚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太倉令。得出入

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與言事。因私焉。宮兼內外

寵。威權震赫。刺史二千石。無不趣謁者。

扶風人孫奮。富而墜。冀故遺之馬。乘從貸錢五千萬。

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母爲壽守

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拷奮。奮兄弟俱

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六

成獄。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是時四方貢獻上第

者。必先輸冀。次進乘輿。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

宅。俱殫極土木。相誇耀。連房洞戶。柱壁雕鏤。窓牖間

皆有綺疎。青鎖圖以仙靈雲氣。飛梁石磴。婉轉迴通。

金玉珠璣。在處堆積。又廣辟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絕澗深林。有若天造。奇禽馴獸。飛走翔

舞其間。

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

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盛滿。威行中外。百僚側目。時下邳人吳樹。除宛令之官。謁辭冀。賓客都在宛。以情託樹。樹正色對曰。小人奸竈。比屋可誅。明公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海。今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命。冀默然。樹到縣。誅殺冀黨之橫行者數十。未幾中酖毒。

杜喬周舉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

聖業金鑑

卷之十三

七

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帝不能用。與中常侍五侯謀之。急發虎賁羽林士三千人。圍其第。冀夫婦即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當是時。事從中發。莫知其故。使者星馳電燄。公卿失其常度。官府市里若鼎沸然。數日乃定。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后叔父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許之。帝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及弟玠濟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帝疾篤。駿獨侍禁中。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崩。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駿不下殿。以虎賁三百人自衛。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塋而行。尚書左丞傅咸曰。宗室外戚相待而安。但召大司馬共崇至公。以輔政。無避也。駿不從。詔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

聖業金鑑

卷之十三

八

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駿以賈后險狠多權。忌之以其甥段廣張劭管機密典禁兵。賈后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廐。收駿弟玠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安宮。

晉惠帝賈后族兄賈模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陸雲潘岳等皆附謐。號二十四友。初后為妃。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于墮。武帝怒。將廢之。荀勗楊珧共救得不廢。至是。洛虐日甚。患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執

政使帝詔賜楚王瑋使誅之又以專殺誅瑋委任譙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模數爲后言禍福后反以毀已疎之模憂憤卒后與趙粲賈午謀害太子適使黃門輩誘之後庭游戲各譽寢滅太子性剛知賈謐驕貴不能假借謐譖太子於后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因醉稱詔使書潘岳所作書草字半不成后補之呈帝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于金墉城衆情憤怒謀廢賈后復太子時趙王倫執兵柄孫秀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讐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因遣謐等蚤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后廢爲庶人幽之建始殿尙書劉弘齋令屑酒賜賈后歿于金墉城詔捕賈氏親黨斬之

裴頠爲尙書左僕射侍中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

隆四海不謂以親戚進惟恐其不居位也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言后族何常安能自保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文詔固讓不聽宋明帝慮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藥酒賜景文歿勅曰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景文正與客棋發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歿方以勅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成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勅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尙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以無忌爲司空固辭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今日

非私親也

武后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爲郡王者數人。三思以親王兼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上官婕妤三思通焉。因薦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圖議政事。使與韋后雙陸。而自居旁。點籌。三思遂與后通。張柬之等勸誅諸武。不聽。以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敬暉等帥百官上表降諸武王爵。以安內。外由是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將不利社稷。不若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爲王。並罷知政事。上遂封爲五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十一

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三思忌暉等。尙在京師。與韋后譖之。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耶。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三思惡宋璟出爲檢校貝州刺史。三思陰令人疏皇帝穢行於天津橋。請

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於瓊。讓諸州。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御史。以往殺五王。三思嘗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三思與駙馬武崇訓請廢太子。太子與大將軍李多祚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并親黨十餘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十二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洛亂。后自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洛亂。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社稷。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餽進壽。弒中宗。后臨朝攝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瓚韋錡韋播等分領。中外連結。謀去睿宗。時玄宗爲臨淄王。陰養勇士。匡復韋播等欲立威。數撻捶萬騎。皆怨憤。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訴臨淄王。王諷誅諸韋。皆踴躍効死。遂勒兵入

斬韋瑒等。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及在宮守門諸韋親黨。尸韋后於市。

章敬皇后弟吳淑。德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欲擇大臣入京城。察之。從臣畏憚。莫敢行。淑獨請行。上說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陷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館淑客省。尋殺之。

穆宗疾大漸。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取制書。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十三

手裂之。兄太常卿釗密上牋曰。若果徇宦官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宋李遵勗在祥符中。尙萬壽長公主。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一日屏左右問曰。外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勗曰。無他聞。但聞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默然。上二十

外戚之禮議統紀

外戚以顯榮致禍敗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至若樊靡鄉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也。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此非其效歟。建於晉難。始自宮掖。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十四

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明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幸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晉書外戚傳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

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老嬰頭血。一日同汗鐵。亦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勸。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雖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賞。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變。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唐外戚傳序

宗藩之禮統紀一

漢高祖微時。時與賓客過嫂食。嫂厭叔。佯爲羹盡。櫟釜客去。視釜中尚有羹。以是怨嫂。卽位。盡封諸昆弟。伯子獨不封。太上爲言。高祖曰。某非忘之。爲其母不長者。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燕王澤初爲營陵侯。齊人田生游乏資于澤。澤贈金二百斤。田生報澤。陰如長安。私結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說卿啓太后。封諸呂。卿如其言。太后大喜。遂王諸呂。賜卿金千斤。卿以半與田生。生弗受。因說曰。

呂產王。諸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尙缺望。幸亟言太后。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復如言。太后遂王澤琅瑯王之國。生勸澤急行。毋畱甫出關。太后使人追之。弗及而止。其後誅諸呂。王與謀焉。齊王肥子朱虛侯章。忿諸呂擅政。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曰。請爲太后歌。耕田歌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及。拔劔斬之。還報太后。大驚。

業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劉氏稍強。

梁王武。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儼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如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俱至。作兵弩。數千萬。王以太后少子愛之。賞賜金錢百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關下入同輦。出同車。漢法朝見。留長安。不過二十日。今留半歲。常與帝飲。太后前。太后心欲以爲帝嗣。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三

十七

袁盎曰。當立子。不得立弟。議格。王使人刺殺盎。帝遣田叔按問。太后憂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田叔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毋以梁事問也。今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大然之。使叔謁太后曰。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耳。已伏誅。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王因上書請朝請闕謝罪。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

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立毛詩。春秋。博士修禮樂。彼服道術。造次必于儒者。武帝時。獻雅樂。策問三十餘事。其對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薨謚曰獻。

劉向本名更生。能屬文。辭賦頌數十篇。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鑄金。其父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奇之。獻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方不驗。下之吏。吏劾鑄僞黃金。論死。兄陽城侯入國戶半贖罪。上亦奇其材。得赦。死。徵受穀梁講五經于石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三

十八

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是時災異疊見。上封事極諫。譏刺王氏。言多痛切。上見之。歎息。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

東海王疆。初爲皇太子。以母郭后廢。不自安。力請備藩園。光武不忍。遲回久之。以疆廢。不以過。封東海王。仍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先是魯恭王嘗起靈光殿。極壯麗。帝因詔疆都魯。顯宗立。王執禮愈恭。屢疏求還東海。及薨。天子覽書悲慟。特詔傳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省約。其茅車瓦器。以彰王

卓爾獨行之志。

明帝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喪南宮。因閱視書藏器物。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何獨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紼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且令後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願王保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魏陳思王曹植。操之子。時法待藩國峻迫。寮屬皆賈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十九

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魏宗北海王褒。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聞。遂共表稱陳。褒聞之大驚。懼問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

晉汝南王亮持節都督關中。武帝大漸委以政事。楊

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亮懼。駿辭疾。

駿欲討亮。亮問計廷尉何妨。勛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詔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誅駿功過差。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驩有廢立之謀。矯詔夜以兵圍之。兵登牆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义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弗聽。遂爲李肇所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二十

趙主倫庸下無智策。復受制孫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矯作禪讓之詔。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内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卽帝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謂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討論倫。檄至。倫秀始大懼。秀遽走出。右

衛將軍趙泉斬之。迎天子于金墉。自端門入升殿。遣
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

齊王問主簿王豹致賸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
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
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
亦難乎。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
大封于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
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
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三

二十二

安。未見其福也。長沙王又見豹賸。謂問曰。小子離間
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猜
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
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含奔長安。詐云密受詔。使
河間王顥誅問。遂斬于閭闔門外。

長沙王又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
三王舉義。又率國兵應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
及河間王顥將誅問。傳檄以又爲內主。問遣將襲又。
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轆。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

天子與問相攻。起火燒問府。連戰三日。問敗。斬之。并
誅諸黨與二千餘人。又前後破穎軍。將士同心。皆願
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潛與殿中將收
又。送金墉城。尋勒兵三千收又至營。炙殺之。冤痛之
聲達于左右。三軍莫不垂涕。

成都王穎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
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
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穎發
兵應問。義舉衆二十餘萬。爲倫將士倚所敗。又使趙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三

二十二

驥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猗奔潰。穎乘勝長驅。殺孫
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助問攻張泓。問自以首建
大謀。遂擅威權。穎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
司馬臣問之勲。臣無預焉。卽辭出。歸鄴。問馳出送行。
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至鄴。拜受徽號。讓九錫。
表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以振陽翟饑人。及問敗。穎
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穎恃功驕奢。而憚
長沙王又在內。微使就第。會又被執。穎增封二十郡。
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單立穎。

爲皇太弟。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僭侈日甚。左衛將軍陳珍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軍次安陽。衆十餘萬。穎欲走。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勸穎距戰。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从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于橐中。穎改元。建武。尋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穎單車而走。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迎之。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

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穎。穎棄母妻與二子渡河。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虓暴薨。長史劉與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歿。已上二史

宗藩之禮統紀二

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鄧。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穀之始。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義季止馬曰。此賢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國人皆享王賜矣。斯飯也。不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素法然曰。若斯易者。遊則參風煙之上。止則隱長林之下。饑則咏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其慮。豈不樂哉。已卒見殺。

梁臨川王宏極意貨賄。後庭數百千人。皆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擬齊湣妃。好食鯖魚頭。日必進三百庫室。垂百間。帝一日就宏飲。半醉謂曰。吾欲觀汝後房。宏甚懼。及檢視皆錢庫也。每百萬一聚懸黃標。千萬一庫懸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他物不知其數。帝笑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初魯褒有錢神論時豫章王綜以宏貪而吝爲著錢愚論

宜豐侯修爲秦梁二州刺史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胃有田一項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有勸捕之者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見飛鳥千羣蔽空而至瞬息間食蝗殆盡莫知其爲何鳥上聞降璽書勞之

齊彭城王浹嘗爲滄州刺史介潔絕塵民間幽隱纖微畢洞沃縣主簿張達詣州夜投旅舍食鷄羹旦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二十五

謁浹謂曰食鷄羹何不還值也達惶恐謝他摘發皆類此已徵爲侍中士民送別悲號載道有老公百許相率具饌白曰殿下來五載惟飲此鄉水未嘗此鄉食茲行矣聊獻薄蔬浹重其意爲食一口

周廣川公深多智畧齊遣將竇泰趣潼關文帝將襲泰諸將難之深獨曰竇泰高歡驍將欲每仗之今大軍就蒲坂則高歡必堅拒竇從外援內外受敵取敗道也若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而高歡持重未卽來救竇可擒矣竇擒則歡勢自阻迴師

禦之可全制勝文帝喜曰正獲我心未幾獲竇泰高歡沙苑之役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耻失竇泰懷諫強來所謂忿兵一戰擒之必矣何爲不賀帝然之未幾歡果大敗文帝嘗言深是吾家陳平

北齊上黨王渙以文宣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勅李氏還第而文洛猶以舊意修飾詣李李盛列侍衛引文洛入立階下數之曰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二十六

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詔得返藩閭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趙郡王叡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集古忠臣事號曰要言以奇意後主立和士開擅朝叡請出爲兗州刺史太后固留之叡執不可曰吾受先王遺旨嗣主幼冲豈宜使邪臣在側太后爲酌酒賜之叡正色曰今所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徑拂袖出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吾寧歟見先皇未幾禍及

魏孝文皇帝意圖徙都。陽言南伐。命太常筮之。得革卦。帝曰。湯武革命之兆也。任城王澄進曰。今有事伐。叛不得云革命。帝曰。象云。大人虎變。非耶。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方同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是我社稷。任城奈何沮衆。澄曰。社稷誠陛下之社稷。但臣是社稷之臣。得與聞國事。久之。乃密詔澄論以本旨。澄曰。此真所謂革也。自是南遷之計遂定。

東阿公順。勁直謇諤。元又擅朝。順除黃門侍郎。不造門謝。又曰。卿何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方委政宗。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三

二十七

輔叔父宜秉至公。舉士報國。奈何以王爵賣恩。而責人私謝乎。自此見憚。出爲恒州刺史。順自負才地。不得居中。日縱酒不視事。及又解領軍。乃復徵入。爲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之。順曰。不憂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時徐紇問順于太后。出順太常卿。順奉辭。適紇侍順。指紇奏曰。此人是魏之宰輔。紇脅肩出。順抗聲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几案間吏。寧忝茲執戟。遂振衣起。太后失色。疾譏誚盈朝。作蒼蠅賦以寄意。齊衡陽王鈞。性嗜文學。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曰。巾

箱中。有五經。既便檢閱。且一更手寫。永不忘。于是諸王爭效之。世傳巾箱五經。自此始。嘗游孔珪園林。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復與山人交。鈞答曰。身處朱門。情遊碧海。形入紫闥。意在青雲。張融嘗謂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

武陵王暉。出爲江州刺史。上以暉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意。暉曰。先帝賜臣此宅。使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一日與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杵。帝笑曰。汗邪。對曰。陛下愛。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三

二十八

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宋臨川王道規。有將畧。追桓玄於崎嶇州。道規兵不滿萬。而玄兵勢甚盛。諸將皆憚之。議退。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勢異。今若畏懦不進。必爲彼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恒怯。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曹操官渡。皆以少制多。吾雖才謝古人。豈得先爲自弱。違衆力進。大破玄軍。尋斬玄。

唐太宗將討高麗。先遣都督張儉。以輕騎度遼道。宗

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去歸二十日，留十日。觀覽山川，得覲天子矣。已入賊地，相險夷，度營陳，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道宗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壯之，賜金五十斤，絹千匹。帝東征，詔道宗李勣為前鋒。既度遼，拔蓋牟城，虜救集。時道宗騎裁四千，虜衆十倍。諸將懼，欲保險。俟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也。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與尚何待勸善之？遂選壯騎突進，賊營勦合擊之，賊遂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二十九

御史中丞漢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其剛畧亦類愈。愈愛重之，妻以女。擢進士第，敬宗修宮室，船賈有獻沈香亭材者，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為亭，亦何異瑤臺瓊室？其在史館，論次憲宗實錄，頗稱直筆。高祖時，蕭銑據江陵，河間王孝恭數進策圖銑，尋奉命行破銑二鎮，所獲戰艦悉縱放江中。諸將曰：得毋可濟吾用？奈何資賊？孝恭曰：銑境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今放之，令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覲。

候往，逐悞其救期，則吾且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孝恭故有識量，常奉命討輔公祐，將發，大饗士，楮水忽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安知非賊人投首象乎？立取飲盡，卒擒公祐。渤海王戡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見吏唱名，乃入心恥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所論著數百篇。霍王元軌好讀書，有識力。太宗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

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於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王嘗與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曹王臯嘗攝温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為賑，僚吏懼，請先聞。臯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脫殺我而活衆，其功大矣。既貸，乃自劾。上優詔答之。爾時適武岡戍將王國良據縣反，朝廷發四郡兵討之，不下。臯以河南觀察使至，遺之書，國良得書喜且疑，請降。

未決。畢乃即日單騎自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我是也。來受降。良安在一軍愕眙。國良卽迎拜叩頭謝。

讓皇帝憲於玄宗爲兄。玄宗嘗賜五王宅。環列宮側。於宮西建樓。署曰花萼相輝。時有鵲鵲數千翔棲。浹日人以爲友于之感。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已棄餘。竇中帝嘗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進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良久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未幾安史亂。帝幸蜀。思其言爲之流涕。

建寧王倓圖恢復。被讒賜死。肅宗與李泌語及倓事。泣下。泌曰。陛下亦聞黃臺瓜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尙云可。四摘抱蔓歸。陛下今一摘矣。慎毋再帝愕曰。公安得有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爲后所構。得泌言而始

安。

宋秦王廷美子德文。少嗜學。諸子百家皆手自抄撮。工詞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五秀才。帝封禪。德文奏賦頌。帝賜詩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因從學士楊億遊。億卒。德文爲詩十章悼之。天聖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嘗稱五相公。而不名。以比漢東平王蒼。太宗第八子元儼。特鍾愛。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豐願廣願。名聞外夷。平生嗜書。

聚書萬卷。尤善二王書法。工飛白。仁宗益崇寵之。性方嚴。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渙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問者畏其言。十一史。

籍田之禮統紀

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爲醴酪齊盛。祭義

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覲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墺。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四

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國語

蠶繅之禮本紀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二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五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事神明。祭統
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周禮

重農之禮本紀

春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齊典二則

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益稷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無逸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君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飫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六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

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七月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私。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信南山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七

魯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甫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大田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邐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穰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生民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錢鏹。奄觀銓艾。臣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三十八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噫嘻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飡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邦。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載芟

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良耜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大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序。凡國祈年于田祖。飲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蜡則飲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瀆。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欽澧。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以平其興。已上周禮

章教之禮本紀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

三。寶賁則不告。蒙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繫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舜典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泰誓

重民五教。武成

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

邑。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王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洪範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畢命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君牙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小宛

天之牖民。如燠如飭。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板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抑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四十一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傳公二十年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必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必吾

亡無日矣。襄公二十三年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四十二

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此之謂七教。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慈。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

室而不塞。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徑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曰。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四十三

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已上家語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材。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

管子附

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

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荀悅

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

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董仲舒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四十四

立政之禮本紀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大禹謨

圖厥政。莫或不艱。若陳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畢命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使

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蒙。荀會。欒黶。韓無忌。爲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

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三

四五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

屬焉。使訓勇力之士。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

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繹

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

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

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成公十八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

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襄公九年

楚薦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薦掩書土田。度

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猪。町原。防

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車馬甲楯之數。旣成。以授

子木。禮也。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三

四十六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

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敝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

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二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夙誰其嗣之。襄公三

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公棄其民。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則十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疾痛。而陳煥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三

四七

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昭公三年齊侯亦遂若。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欲誅祝固。史嚭以辭賓。晏子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其祝史薦信。無愧心。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適遇搖君。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其祝史。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矣。是矯誣也。鬼神

不饗。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水。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開。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滌樂不違。內寵之妾。肆辱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餐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

禮樂集編

卷之十三

四八

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昭公三年子產謂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典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昭公二年

鄭駟歆嗣子太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彫管焉。旣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定公九年



禮樂合編卷之十四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任賢之禮本紀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卑附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咸有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盤庚

良臣惟聖。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說命

克閱于乃邑。謀介。多方俊民。甸四方。多士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

惟謀從容德。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又我受民。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立政

肅肅兔。且桵之丁丁。赴武夫公侯于城。兔且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聚兮。細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馱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文公以爲下車大夫。僖公三十五年

禮樂會編

卷之十四

二

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攷。擣。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善。仲美。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舉八元。布教四方。內平外成。文公十八年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運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於已者處賢。

者之可得於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子路問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賢。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可得乎。

禮樂會編

卷之十四

三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家語三則齊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大戴禮

舉賢之禮本紀

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益稷

事求元聖。與之戮力。湯誥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太甲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

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說命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君陳

予。予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干旄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杖

蕪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邇洄從之。

道阻且長。邇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蕪葭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从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謂立

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佐。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襄公三年

哀公問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對曰。事任於官。無取

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

誕也。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

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

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五

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

聞二子之進賢已之才者也。

孔子閒處。喟然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

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

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吾聞以衆攻寡。無

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

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

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哉。三則

九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文王世子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

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與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

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出

使治之。地官

禮樂全編

卷之十四

六

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

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

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穀梁

舉賢之禮統紀一

通舉 好賢 信作 知人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開。

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隍

里。且東門虛。南門嚳。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大傳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

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鶩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鶩霸王者。亦

輕其士。縱夫子鶩祿爵。吾庸敢鶩霸王乎。遂見之。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

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

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

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齊書

二則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

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五子之能也。管子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朱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新論二則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繁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晉史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醵醵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

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春秋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劑。綖實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漸割之。隰朋煎熬之。實須無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君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新片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衣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承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

齊桓公得管仲。隰朋。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立。管仲隰朋東面立。桓公贊曰。自吾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藋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

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謁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若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因禮之。其月而四方之士並至。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一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踞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私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

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伯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禮樂會編

卷之十四

十二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已上說苑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使觸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上之壘也。國策

舉賢之禮統紀二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求，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無所施矣。管子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易同異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禮樂會編

卷之十四

十三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畢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

魏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寶，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曰。謹受教。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四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已上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鉤鑿屋室。雕

文以寫龍。龍聞而下之。葉公棄而走。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德南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五

園池。食君魚鰾。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二則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生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左氏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問之，知爲越石甫。齊人累之，解左驂贖之，載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曰：「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己，請絕。」晏子乃出見之，遂以爲上客。晏子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

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上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衛君問于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符子三則

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於是舉士五人，齊大治。甘茂謂秦武王曰：「臣聞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

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攻宜陽。五月不能拔。樗里疾公孫衍果爭之。王告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遂拔宜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八

陽二則

唐睢見春申君曰。臣聞之。賁諸懷錐。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爲能者。以散其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危言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

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

桓公沒。豎刁易牙乃作難。危史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狄仁傑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唐書二則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九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手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飲之。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說苑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于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言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楊子

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啼。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召以爲子傅。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西巴以有罪益信。非韓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問其有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其職。史

舉賢之禮統紀三

德義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管子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

卿相矣。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義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春。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

二十官之事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

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實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

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能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二十二

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

天下危。已上說苑

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

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而不可令守藏廉者可令

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

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索而藏之有所用

也。

雖衡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錫則不如泥丸之動

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銘也。因之穫穗曾不如鈎鑠之功也。

水火木金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刑而皆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踏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已上鴻烈

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致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二十三

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于所適。施之于其所宜。

楊子

范蠡吹於犬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抱石而吟。仲尼

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

永日。文子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

夫亂人者。芴窮之與榮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

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倚頓不失其情。劉子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咆哮叱咄。則徒隸之人至。

國策

賢主之用人。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爲舟。航柱梁。小者爲楫。楔修者爲欄。榱短者爲侏儒。桁欂。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

禮樂全編

卷之十四

二十四

而已矣。

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以刑守門。以宦守宮。以眇視準。以瞽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逢蒙御車。以王良操楫。織錦者使之鍛。攻玉者使之圻。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

說林

官制之禮本紀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

禮樂全編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官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

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

三。毫。阪。尹。

已上立政

剡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剡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鵒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公十七年。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傷冢宰。地維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滯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

飭司空。家語二則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紫微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

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傳古之典傳。不開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屬大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凡是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聘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

風雨雷電之告。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而忠正者。使是蒞百官而察善言。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縈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縈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巧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廉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此之謂九用。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

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賈誼官人附

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問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議。不以節。凡此屬少傅之任也。天子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憊。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省。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

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已上大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夫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儒逃。隱聲

官制之禮統紀

唐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隱。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

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明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持。肯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

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宋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神宗自卽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蘓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于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旣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命官之禮本紀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詩典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益稷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爾惟訓于朕志。若
作。酒醴。爾惟麴。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
予棄。說命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二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
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
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儻。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
目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不。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明官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君陳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祭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
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值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
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三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
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
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
汝辜。王曰。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周命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
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
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離離喈喈。卷阿

世臣之禮本紀老臣附

人惟求舊。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暨夷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召誥

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至

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

甘盤天壽平格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號叔有若閼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恭頤有若南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宮括君典

粥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畢命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績乃舊

服無忝祖考。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牙君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

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

旅力既愆我尙有之。泰誓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崧高

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文公七年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

君以爲盟主也。襄公二十七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五

翰苑之禮統紀

內史掌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則禮

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外府有御中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內禁延禧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而未以侍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六

講名官

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太宗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迺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內安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開元中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講。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讎典籍刊正文文章。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救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七

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宋太祖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寶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還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

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選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真宗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視朝之暇即命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司馬光言於英宗曰竊見祖宗時常召侍從近臣從容講論委曲詳悉一則欲使下情上通二則欲知能否才器今陛下龍飛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人

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

歐陽修曰館閣之職號為儲才之地兩府闕人則取于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于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其餘不為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

已上二史

史臣之禮本紀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弔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易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公二年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忠執簡以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三十九

往聞既書矣乃還

宣公二年十五年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歟者後說陰所競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魏暮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暮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敝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為也上曰朕向嘗觀之曰此何目史官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唐書二則

諫臣之禮本紀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王制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保氏掌諫王惡。周禮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

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莊公九年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故武王

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

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

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

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妻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

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

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

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

孔子曰。昔者明主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

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

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

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

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宋語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

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

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

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

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

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正諫篇已後附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

忠。逆命病君謂之亂。盡言于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

之諫。用則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比和同力。率羣下相

與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成于尊君安國。謂之

輔。亢君命。反君事。竊君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謂

之弼。臣術篇

九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

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二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與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主之逆鱗。則幾矣。韓非子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三

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鬼谷子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新書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文中子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是人君與

諫者交相益之道也。陸宣公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呂覽

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四

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白居易

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收獵者。收獵愈甚。諫治宮室

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

與諫者一關。是非一決。怒氣耳。故禮稱五諫。直諫為

下。世說

諫臣之禮統紀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至秦漢為糾察之任。其署漢謂御史府。亦謂御史大夫寺。亦謂憲臺。後漢以來。謂御史臺。亦謂蘭臺寺。亦謂憲臺。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典通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五

大夫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

不吝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

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

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秦初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

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

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

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

秦始皇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勅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焚惑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六

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耳。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已上臺諫

省諫之制

漢順帝選遺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靈帝時。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東晉成帝時。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肅宗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懲茲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惡所噬矣。

肅宗在靈武。武臣輒與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七

笑語喧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夏州節度使李佑。拜大金吾。違詔進馬。侍御史溫造劾之。佑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真宗時。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耶。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手疏曰。臣觀方
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
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
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
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未
始識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薦識面
臺官耶。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八

愛惜以成就其德。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曰。卿孤立。乃能如是。
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
恃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
耳。帝為感動。

黃治為中丞。直言無隱。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
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
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為
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

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蘇軾言於英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
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
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擢用臺諫。固未必
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四十九

猶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
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
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
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十一上二史

禮樂合編卷之十五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相臣之禮本紀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祐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說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于風夜毖祀附洛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一

五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生予小子垂拱仰成畢命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系柔狼跋其胡載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跋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然民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箠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箠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不聞以妾與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積昭公五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

相臣之禮統紀

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帝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帝曰。主者爲誰。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勃自愧不如平。丙吉尙寬大。掾吏有罪。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

吏名吾竊陋焉。嘗出逢郡闕。必傷不問。問牛喘。或譏吉失。吉曰。民闕。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當問也。方春未熟。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仲長統曰。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
法誠篇

楊顒諫諸葛亮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有人

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失爲家主之法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今明公躬自校簿書。不亦勞乎。
漢書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

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魏徵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而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房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筆。與如晦引拔士類。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唐代宗以楊綰常衣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衣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衣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狄仁傑入相。裴師德實薦之。仁傑意頗輕師德。太后覺之。問曰。師德知人乎。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仁傑出。歎曰。我為妻公。包容久矣。一日。太后曰。卿欲知諸卿者名乎。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不願知諸卿者名也。

唐宰相皆德度自處。不事威勢。勢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

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言無不從。泌曰。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

德宗謂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乘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

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李絳惡義方媚事吐突承璀。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絳曰。人於同年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聯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善之。

吐突承璀引李鄴爲相。鄴耻由宦者進。至京師。固辭。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七

相位。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

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唐書

宋太祖倚任趙普。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八

人不與。普堅請。帝怒且起。普亦隨之。帝至宮。普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

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真宗常以李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

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李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

李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九

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寇準以上聞。王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寇準託人語王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且

道旦。所以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請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

謝客門。闌。悄然。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韓魏公爲相。王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爲

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答之間得之。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一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陳升之旣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王安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

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入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司馬光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二

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釁也。

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求去。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廷鸞對曰。臣死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已上

使臣之禮本紀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駢駢。嘒嘒駟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四牡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
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
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三

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

周爰咨詢。皇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
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
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
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北山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

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

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

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

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貳乎。臣之許

君。以成命也。成命而後。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

獲考厥。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宣公十五年

晉師從齊師。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玉。啓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四

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

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

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全無顧土宜。非先王之命也。請收合餘燼。背

城借一晉。及國佐盟於爰婁。成公二年

使臣之禮統紀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偵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吳王惡乎有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偵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五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渾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景公使晏子使楚。楚王進橘。致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

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于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曰。齊人。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曰。江南有橘。過江化爲枳。地使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地使然乎。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六

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頸。腐肉白骨。暴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委身逃死。來獻空籠。惟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畝。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趙王謂蘭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易寡人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璧不予城。奈何。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不
予趙城。曲在秦。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
曰。臣願奉璧往。遂如秦。秦王見璧大喜。傳示美人及
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曰。秦貪負
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臣以布
衣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逆秦驪。不可。乃
使臣奉璧。拜送於庭。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
以戲弄。臣觀大王無意償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

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睨柱欲擊秦王。恐
破壁。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
趙。相如度其詐。使從者衣褐懷璧。間道歸趙。而親至
秦廷。請誅左右欲殺之。秦王恐終不得璧。畢禮而歸
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合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
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
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
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

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
爲至今不殺乎。
安陵君使唐雎使秦。秦王謂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
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輕寡人。與雎曰。否。安陵
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豈直五百哉。
秦王怒。謂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雎對曰。臣未
嘗聞。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雎曰。大
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
以頭搶地耳。雎曰。否。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

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竊索。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謝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漢武帝遣中郎將蘼武使匈奴。單于使衛律誘以富貴。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復欲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不思顧恩義。畔主背親。爲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十九

降虜於蠻夷。何以汝見爲。單于乃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吞旃。數日不灰。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乘節十九年。旄盡脫。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恐。持大漢節對衆。衆獨拜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宋高宗遣洪皓如金。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衛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殫。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

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因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古史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害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

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奉使篇

守令之禮統紀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事五人可以教弟友十一人可以教學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

禮樂合編

卷之廿五

二十一

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子賤爲單父宰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有釣道二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者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與共治

子賤治單父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足出以星入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答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也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行子曰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君子固有盜者耶子曰夫以不肖伐賢奪也以賢伐不肖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已益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者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侵民此皆怨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二

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子路治蒲見孔子曰由願受教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繁可以親上已上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裏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焉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曰。吾善子使治東阿。子治而亂。何也。晏子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不治。請成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景公下席謝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三

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曰。人人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秋毫無私利。而甚簡左右。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意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去。

董安于。趙人。簡子使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已上
古史

漢武帝拜卜式爲中郎。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四

淮南袁甫。請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爲劇縣。晏曰。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殺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晏善之。除松滋令。

漢宣帝曰。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黃霸爲潁川太守。尚寬和。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

道去其恭甚者耳。治爲天下第一。

龔遂爲渤海太守。對宣帝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

杜詩爲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五

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已上漢書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字文恭。泰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服。號爲獨立君。北史
劉寵拜會稽太守。清甚。山陰老叟齎百錢以送。寵選一大錢受之。

守令之禮議統紀

孔子曰。吾觀子路之治蒲也。有三善焉。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至其庭。堂簾肅然。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政不擾。夫政也。豈徒聲色乎哉。古史

左雄疏曰。漢興三百餘載。俗浸彫敝。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歛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六

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因罪而引高。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踰等匹。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古之諸侯。自今有顯勳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從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矣。漢書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七
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上之緩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丹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為理矣。唐書

考課之禮統紀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舜典

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周官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

成歲事。制國用。王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八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

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禮記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

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

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賢。以掠筭若吏。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九

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敷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

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眾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鎮防。有二十七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三十

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開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誦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叅官。各以曹務開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序。無過犯。

或有勞績者。逕選。謂之循資。凡考第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趙普曰。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况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且寵挾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私。升出有泛濫之弊。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還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修職業。各盡器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

司馬光曰。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

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承名。不承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各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十一史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三十二

銓衡之禮統紀

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蓋未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五

三十三

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北朝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黃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

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

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

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適美。四曰

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

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

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

廷士人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五

三十四

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

得任侍郎列卿。不列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

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

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頊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

詔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

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

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

關廩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事乎。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躋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蕭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方寸爲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資例如故。沈既濟言於德宗曰。古今選用之法有三。曰德。曰才。曰勞。今吏部令甲。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間。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衆流茫茫耳。目不足。非鑒不明。擇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共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

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陸贄言於德宗曰。前代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驚也。自今凡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況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擇庶。長庶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宋制。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

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太祖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

真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廼特詔曰。國家嚴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爲差擬。率以爲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爲無益。廼罷。

禮樂會編

卷之十五

三十七

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爲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蘇軾曰。近歲吏多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此用人之大弊也。已上二
十一史

貢舉之禮統紀

漢韋彪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張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之。唐太宗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古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禮樂會編

卷之十五

三十八

代宗時楊綰疏曰。古之選士。取行實。近世尚文辭。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崇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延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

穆宗命楊汝士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勝出。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單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

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以關節得之。上問諸學士。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明等十人。貶徽宗閔汝士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微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宋知貢舉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開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三十九

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卽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因令韓琦舉士得二十人。召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

朱祁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教之學校。仁宗乃詔天下州縣皆立。

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克賦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仁宗切於求上。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尙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之。凡爲人所推譽者。皆被黜。仁宗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

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神宗時。同知貢舉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

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賦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細之。

王安石言於神宗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於是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五

四十一

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旋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司馬光奏曰。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

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才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獻。凡十科。每歲于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試之有效。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詔從之。

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王安石曰。先

禮樂全編

卷之十五

四十二

王收勇力之士。欲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三省上言。令進士純用經義。何以收詔誥章表。於是改置宏詞科。帝以宏詞不足盡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已上二
十一史

定謚之禮統紀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記表

歿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歿無謚。郊特牲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

曰類。曲禮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

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歿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三

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檀弓

楚恭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

以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其

大夫從之。楚書

太史公曰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收野乃制

謚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史記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

掩也充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

莒人滅鄭絕父子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謂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秦秀議何曾謚曰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

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傳之貴執司

徒之均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

常微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地之醜示後世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四

傲莫大于此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

醜魯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

而聞者懼焉

范弘之議謝石謚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當淮淝

之捷勳拯危陞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

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

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

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今石位

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

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綺盡于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已上晉書北魏鄭義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尙書謚曰宣。詔曰。蓋棉定謚。激濁揚清。義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尙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傳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謚文靈。史北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五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葉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韋湊上書曰。故太子重俊。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勳使宿衛不守。禍可忍言。今謚爲節愍。臣竊惑之。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

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廢太子。困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非圍逼君父也。及其孫爲天子。始謚曰戾。重俊可謚曰節愍乎。請改謚。唐楊綰卒。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宗深然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六

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接禮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若其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非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傳稱不以一眚掩

大德此魏蘇二公所以謚文貞也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誼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七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子英又請謚。太常謚曰威。崔履駁其朋贈已加。今論時不宜謚。獨孤及曰。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安可以歲久而廢。易名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討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宜褒之以勸握兵者。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也。唐書宋仁宗朝。夏竦卒。賜謚文正。司馬光曰。竦謚無以復加。豈易克當。且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

正人良士。況天下皆知竦爲大邪。雖謚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夫謚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神宗時。歐陽修卒。李清臣議謚曰。公爲一世學者師。法述作數千百萬言。以傳先王遺意。天下方溺於章句聲律。公爲一變。教化之功最多。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公常叅天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十八

政事。乞早立皇子。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宋書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程頤

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典
國則罔有立政用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立政
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秦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唐風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楸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嚼沓背憎。職競

卷之十五

四十九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覲。

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緝緝。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卷之十五

五十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雨雪
灑灑。見睨曰消。莫肯不遺。式居婁。驕已上雅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
脩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謂
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做狠
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緡雲氏有不才子。貪飲食。
冒貨賄。侵欲崇侈。聚斂積實。不分孤寡。不恤窮閭。謂
之饕餮。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季文子

禮樂合編卷之十六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第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冕服之禮本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玉藻

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郊特牲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一

玉爵齊

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軔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軔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衣服各軔其命之數。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二

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則玄冕。凡兵事革弁服。軔朝則皮弁服。凡甸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大扎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之纁旂九就。緡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璜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命。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總。黃總。青句。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并爲九嬪及外

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周禮上

王后褱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

士褱衣。

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婦人無爵。從夫

之爵也。

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幣衣之冕纁

纁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

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

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

七十二。

冕。紱之以武。設之以紉。貫之以笄。固之以紘。已上儀禮

冕服之禮統紀

皇太子冕服九陪祀天地宗廟。正旦冬至朝賀服袞

冕。袞冕九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組纓。兩玉珥。

玄衣纁裳。五章。織山龍。華蟲。宗彝。大裳四章。織藻。粉

米黼。黻。白紗中單。黼領。蔽膝。隨裳色。織火山。二章。革

帶。金鈎。黼玉佩。綬五采。用赤白玄纁。綠織成。純赤質。

三百三十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大帶。白

表。朱裏。上緣以綠。白襪。赤舄。

皇太子朔望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覲朝貢。服皮

纁樂合編

卷之十六

四

弁服。皮弁用烏。紉冒之前後各九縫。每縫中綴五采

玉九。金簪。朱纓。玉圭。絳紗袍。紅裳。素白中單。蔽膝。隨

裳色。玉佩。大帶。大綬。襪。烏

太皇太后。皇太后。首飾。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

山。題貫白珠。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翟。天祿。辟邪。

南山。豐大特。六獸。皆翡翠爲花。

公主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組帶。金辟邪爲帶珖。

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阜綰

上下助蠶者。綰綰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

釐衣爲朝服。

宋加皇后十二鎮。步搖。大手髻。公主三夫人手髻七鎮。公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命婦紺繒幘。皇后入廟服。袿襖大衣。公主以下如晉制。

隋加皇后花十二樹。妃公主一品命婦九樹。二品至五品花有差。后褙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九嬪服闕。翟命婦服褕翟。

宋禁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真珠裝綴衣服。

皇太后宜準皇帝衮服。減二章。衣去宗彛去藻。不佩。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五

劍金龍花十二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詔名其冠曰儀天。

命婦以金爲首飾。及其釵釧。纏耳環。毋得爲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非命婦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幙幙幔簾旌牀褥。毋得純錦徧繡。十一上二史

冕服之禮辨統紀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服止於爵弁。而荀卿又曰。士韋弁。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可見韋其質也。爵其色也。爵弁卽韋弁耳。

楊時曰。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惟皮弁。爵弁爲上下之通用。故祭儀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巡牲。是致敬於祭牲。而川皮弁也。卜三宮之夫人。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六

世婦。皮弁而使入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也。皮弁之用。多於爵弁。天子與士共之者也。

馬端臨曰。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則士以下服之。不可以僭服。冕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躡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卽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

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

卿大夫之冕。則朝王及助祭服之。其次則服以受遺奉冊。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

林琯曰。虞帝十二章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也。周禮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

禮樂全編
章備矣。

卷之十六

七

陳祥道曰。禮記天子爲籍。冕而朱紘。諸侯爲籍。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緇組紘。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爲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

朱熹曰。祀先公服鷩冕。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雖與諸侯同。是九旒。而天子九旒。則十二玉。諸侯九旒。則九玉也。楊氏曰。禮有輕重。則纁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

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馬端臨曰。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衮衣大裘二服而同冕。不知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則是服與冕皆五矣。

陳祥道曰。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端者取其正也。古者端衣。或施之冕。或施之冠。大戴記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玄裳。纁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特牲禮主人冠端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綏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八

纁端。韞鞬。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公西華曰。端章甫。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立虎門之外。此施之冠者也。則是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馬端臨曰。天子祭則冕服。朝則皮弁。常服亦皮弁。朔旦則玄冕。諸侯助祭於天子。則冕服。自祭於其廟。則玄冕。常朝則朝服。朔旦則皮弁。大夫助祭於諸侯。則玄冕。自祭於其廟。則皮弁。私朝則玄端。夕深衣。士祭則玄端。冠則皮弁。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

陳祥道曰。瑱以充耳。統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王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瑋瑳於衛之臣子言褒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瑗。瑗瑗瑗瑗。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

何洵直曰。大裘天子古服之上。若大圭大路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襲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裼。而冕亦無旒。何必服他服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二重衣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

禮樂集編

卷之十六

九

冕服之禮議統紀

乘輿祀天地服大裘。裘以禦寒。理非常暑。按漢明帝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沈約宋書志云。晉魏郊天亦皆服裘。今諸郊祭天地皆服裘。冕其大裘請停。

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夫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玄冕之時。羣

禮樂集編

卷之十六

十

臣並着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哲族之官。去耄置姻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唐長孫無忌

虞書十二章。日月星辰。象聖王光明照下土也。山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雉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虎雉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人侍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能斷割。

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兩已相背。象君臣可不相濟也。

周制衮冕以祀先王。以龍爲首章。龍德應時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制鷩冕以祀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節也。制毳冕以祀四望。四望岳瀆之神。虎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祀社稷。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制玄冕以祭羣祀。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此正朔所以三而改。文質所以再而復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十一

虞周之法服畢矣。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鈐黃。無以紀其名實。不可畢陳於法服也。楊上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彘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

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謂兩已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蔡沉

臣伏見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褒衣博帶。華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檠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絳轡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抑亦有損威儀。

議者以秘閣有梁武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如張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十二

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兵士着芒屨。闢立本畫昭君入匈奴。婦人着帷帽。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劉子玄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絃紃。筭瑱之飾。衣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並無珠翠犀寶。蓋明水大羹。不可以氣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聞。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臣願陛下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詔禮官一切改造。宋李育上言

章服之禮本紀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坤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坤

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周南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邶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褕。大車

檻檻。毳衣如綈。大車嘒嘒。毳衣如璫。衛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

晏兮。三英粲兮。衣錦褕衣。綈衣茹蔥。聊可與娛。

禮樂會編 卷之十六 十三

錦衣狐裘。頰如渥丹。其君也哉。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檜

有虞氏。皇而祭。縞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君子狐青裘豹褕。玄綃衣以謁之。麋裘青犴褕。絞衣

以謁之。羔裘豹飾。綈衣以謁之。狐裘黃衣以謁之。

士不衣狐白。

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朝玄端。夕深衣。

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續為繭。組為袍。禪為綯。帛為褶。

犬羊之裘。不謁。不文飾。也不謁。

裘之謁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謁。盡飾

禮樂會編 卷之十六 十四

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謁。

弗敢克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

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已上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

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圍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圓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深衣

袞冕黻裳帶裳幅舄衡紃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

禮樂各編

卷之十六

十五

災也左傳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並服之式

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周禮

章服之禮統紀一

漢官儀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以下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漢書

漢宣帝謁者奏定服制趙充國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漢書

漢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

禮樂各編

卷之十六

十六

飾改以珊瑚珠晉元帝初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

翡翠珊瑚雜珠後郊祀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朱組

爲纓無綬重白玉珠十二旒王公八旒卿七旒晉書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

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

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銚石

帶庶人黃銅鐵帶

高宗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

中宗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

武后延載元年。都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佩魚皆爲龜。尋復舊。出繡袍。賜文武三品以上官。袍文各有訓誡。諸王飾磐石及鹿。宰相鳳池。尚書雁。左右衛將軍麒麟。武衛虎。鷹揚衛鷹。千牛衛牛。豹韜衛豹。玉鈴衛鶻。左右監門獅子。金吾衛牙。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十七

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爲榮。

宋制。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冠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衣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

宋因唐制爲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幘頭。易皮鞞。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宋太祖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章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舊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族四盤。鵬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十八

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侍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太宗出魚袋。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稀。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已上二史

章服之禮統紀二

齊桓公好衣紫。閭境盡被異絲。晉文公不好羔裘。羣臣各衣狎衣。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鷄鵲。國人咸冠鷄冠。紫非正色。狎非美毳。儒非俗服。鷄非袍飾。而競之者。隨君取好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于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于是日朝中莫衣紫。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中莫衣紫也。齊史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十九

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也不知其儒服。齊語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服浣濯之衣。以朝。齊史

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婁敬虔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服。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莫有及者。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服常服。絳衣以從。魏以來。名為五時朝服。今止給四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漢書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使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二十

公大笑着之。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關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綻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

卑。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
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新書二則
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可。以。疑。主。賤。不。可。以。冒。
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制。服。之。
道。取。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以。等。上。下。
而。差。貴。賤。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鵠。能。治。煩。決。亂。者。佩。觸。
能。射。御。者。珮。鞬。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
負。繩。而。準。下。通典二則

冠制之禮統紀一

緇布冠。一曰進賢。爲始冠之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
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門郎。
小吏一梁。梁因之爲乘輿宴會之服。則五梁。唐親王。
則加金附蟬爲飾。
牟追冠。以卑緇爲之。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
寸。制如覆杯。漢大射辟雍。諸公卿大夫冠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迺直下。爲鐵。
卷梁。前有山展。簪爲述。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加。
金博山。宋加黑介幘。齊改用玉簪導。梁加冕爲平天。
冠。隋加附蟬十二首。施珠翠。唐改翠綬。朝會祭祀。賜。
服之。述卽鵠。鵠知天雨。故冠像焉。
長冠。漢高帝制曰劉氏冠。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
寸。爲享廟服。晉去竹。用漆。纒。救日。備諸祀冠之。梁沈。
宏議。竹葉冠。不可爲祭服。改爵弁。
遠遊冠。似通天而無山述。漢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
侯王通服之。翠羽爲綬。綴以白珠。隋制。皇太子元朔。
入朝釋奠服之。

高山冠。亦名側注冠。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所服。魏明帝以制似通天遠遊。除去卷筩。

法冠。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爲展筩。鐵爲柱。梁一名柱。後惠文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隋加二真珠。爲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故也。

建華冠。漢制。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似縷鹿。鄭子臧好聚鵲冠。建華是也。舞人服之。

趙惠文冠。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瑤飾首。前插貂尾。

禮樂彙編

卷之十六

二十三

其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

方山冠。漢制。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

巧士冠。漢制。高七寸。似高山。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前。

却非冠。漢制。似長冠。縮垂五寸。有纓綬。宮殿門吏僕射亭長服之。

樊噲冠。噲入項羽軍。裂裳裹楯。造次冠而人。制似平冕。後代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衛氏冠。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却敵冠。晉制。似進賢。殿門衛士服之。

翼善冠。唐太宗常以幘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

皇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純墨。前小後大。殷因之曰皐。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赤而微墨。如爵頭然。前小後大。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爲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皮弁。士冠禮三王共皮弁。以鹿皮爲之。其服用等級。

禮樂彙編

卷之十六

二十四

隋大業中用烏漆紗加璪。天子十二真珠。皇太子及一品九璪。三品八璪。下至六品。各殺其一。六品以下無璪。惟天子用金縷。後制鹿皮賜近臣。

韋弁。晉以韋爲之。頂上少尖。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

幘。古者有冠無幘。秦加武將首爲絳。伯以表貴賤。後稍稍作顏。題。漢孝文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稱其冠也。尚書幘收三寸。名曰納言。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

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喪幘却擗。反本禮也。制紺幘以齊青。幘以耕。紺幘以獵。貴賤通服之。

幘。魏武擬古皮弁。裁織皂以爲幘。以色別其貴賤。因適以慶弔。

帽。古人上有帽而勾額。魏管寧常着帛帽。宋制黑帽綴紫標。陳制高頂帽。天子及庶人通冠之。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帽。在永福省則白紗。後周着突騎帽。唐宋制烏紗帽。聽訟宴賓服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二十五

葛巾。東晉制以葛爲之。形如幘。尊卑共服。亦名爲角巾。

幅巾。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服之。趙魏間謂之承露。郭林宗謂之角折。用全幅帛而向後襞髮。俗人謂之襜頭。

纓。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纓。士大夫以下皆皁冠皁纓。

簪。以瑇瑁爲撻。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鐙。左右一橫簪之以安。

繭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撻有等級焉。貂蟬。漢官儀侍中左貂右貂。貂居高食紫。口在翼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已上通志略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二十六

冠制之禮統紀二

上古衣毛而冒皮見鳥獸有冠角。鵠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綬。

黃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唐虞以上冠布無纓。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纓示不聽讒言也。

夏后以卒追以收商章甫或以卑周冕弁。

楚莊王好雉冠楚國倣之。

鄭食其謁沛公衣儒衣冠則注史記。

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造

禮樂令編

卷之十六

二十七

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點馬利其術策當以柱

後惠文彈治之爾漢書

鵠冠子居深山以鵠為冠別錄

宋康王為無頭冠以示勇戰國策

宋鉏尹文為華山冠以自表莊子

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

曰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綖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

重而比之二尺綖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

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綖而冠不成歟新書

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

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賢授能賢君

舍是不遵而冠是問是以緩對家語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也周公曰古人有冒皮而

勾順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尚書大傳

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冠危石君之履非履

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符

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

繁露崔豹古今注

禮樂令編

卷之十六

二十八

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使進幘服之羣臣皆

隨焉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獨斷

何汝為謁者持赤幘同僚問之曰日當食至脯日果

食益部耆舊傳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

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故貴鄒君因自斷其纓國

中皆不服長纓韓子

右乞孟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歿。左傳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絕其冠纓。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冠纓。盡歡而罷。說苑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犀簪。羣臣曰。貢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中。所求若此。寧可復與之言。禮以簪付使。江表傳齊伐楚。子發將軍當之。其三却。齊師逾強。有善偷者。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二十九

夜出取憤。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去之。淮南子陶潛在家。郡將候潛。值酒熟。取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沈約宋書

大將軍何進禮鄭玄甚優。玄不受朝服。惟服幅巾一宿而去。別傳

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何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於殿前。

戲之曰。尚之何不着鹿皮帽。廣記

高昂轉司徒。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後魏書

蜀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咸慕信而側帽。後周書

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犀帽。賜遜。吳志

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日皆着紫綸巾。魏中記

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繁露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爲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三十

其遺象。三禮圖

冠雖獎。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六韜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獎。弗以直履。新書

珮玉之禮本紀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瑞玫而緼組綬。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爵韞。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玉上

子貢問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王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

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

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經解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琕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螭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大義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十二

圭璧之禮本紀 笏附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璋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璧美以起度

穀璧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紆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飲尸已上禮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伯守之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子男執皮帛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六

三十四

圭中緹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土圭尺有五寸裸圭尺有二寸琬圭九寸而纁以象

德琰圭九寸璧美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已上儀禮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

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矣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畢用也因飾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天子搢筴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
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圭璧之禮統紀

天子名玉曰珪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六瑞之制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
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
身而象之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

纁有五采之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
就成也五就五帀也

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
石

肉陪好謂之璧好陪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給使歸國有過留

其圭三年

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

玉爲之

諸侯之朝天子有圭璧以爲信有馬幣以爲贊並陳

于庭圭璧則合而還之馬幣則受之

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掌六瑞自
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

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

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惡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

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璧美璧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十七

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美其上下則橫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寸爲尋倍尋爲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璧美而可考

已上圭璧疏

古者貴賤皆執圭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腰帶中五代來惟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褰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於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

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

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失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

笏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君前不可指人物用笏指之常挿在腰不手執

圭鎮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

天子笏玉爲之制似圭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十八

方形類笏故後人誤以圭爲笏然笏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時暫捧而卽奠之不常執也

已上笏記

帶鞶之禮本紀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弁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縞辟二寸再緣四寸
凡帶有率無箴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十九

鞶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圖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一命組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慈衡已上玉藻

帶鞶之禮統紀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至駟寺皆服之其有襲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
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
凡帶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墨玉之類各有差等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四十

皆皆禁重名器也

陳祥道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皆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禪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

舜始作韍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天子朱韍諸侯赤韍貴者以朱帶卑者以黹韍

天子之韍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士韍韋

韍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上廣一尺象天下廣二尺象地

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

韍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

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牲於爵弁言黹韍詩

樂合編

卷之十

四十一

於素韠言韠於朱帶赤帶言帶是韠者帶之通稱而帶於黹韍異其名尊祭服也

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

而已君祭玄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緇衣素裳故素

韠士祭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故爵韠

已上
要義

傳璽之禮統紀一

秦始皇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

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

天子信璽

秦始皇得藍田白玉爲璽螭虎鈕令李斯篆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

漢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封皇帝璽降

漢舊儀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

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樂合編

卷之十六

四十二

漢昭帝時霍光輔政殿中一夜相驚光卽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劍曰頭可斷璽不可得光善之

漢號璽曰漢傳國璽藏長樂宮王莽篡位請璽太后

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論指太后怒罵曰若自以金

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正朔服制當自更作璽何用此

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歿欲與此璽

俱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

止良久乃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

昌一角缺

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問舜語切。恐莽脅之。乃出璽投之地。璽上螭一角缺。以授舜。舜奏之。莽大悅。王莽敗。帶璽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斬莽首。并取璽。與王憲。李松斬憲。送璽上更始。更始上璽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光武敗盆子於宜陽。赤眉君臣面縛。上璽光武。光武祠高廟。受國璽。董卓時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授井。孫堅討董卓。頓軍城南。有五色氣從井中出。堅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永和八年。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盤鵠文。隱起文曰。昊天上帝。皇帝壽昌。蓋秦璽也。石虎刻其旁曰。天命石氏。晉義陽王威附趙王倫。倫篡位。使威奪玉璽。上執威。強爭毀上指。及乘輿反正。詔誅威。曰。奪吾璽者。正此人。晉時傳國璽。與斬蛇劍。俱為乘輿所寶。斬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虎。及胡亂。穆帝帶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白板天子。梁末侯景敗。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沉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至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
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
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
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
召兵四夷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修舍得古玉印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
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元御史中丞崔或得拾得妻所售玉印監察御史楊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四十五

桓辨之以爲秦璽進之已上二
十一史

傳璽之禮統紀二

湯放桀服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座再拜曰天子之
位有道者可以處之曲書

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泥
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傳表三寸春秋述

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綬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
君上顯用民下王璽

晉左衛陳陽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璽其文曰王者不
隱其過則玉璽見晉中
興書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四十六

慕容永稱蕃奉璽方六寸厚三寸上螭螭爲鼻合高
四寸六分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易
篆隱起巧麗驚人玉璽

晉江寧縣民虞迪墜地得白玉麒麟璽以獻文曰長
壽萬年晉紀

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克壽永昌曜以
爲天錫劍璽齋九日而受趙書

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石闕中得玄璽一所方四寸

呂光時陳平仲得玉璽傳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涼州語甄象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受茲親用魏帝爲之改容

魏太祖崩洛陽賈逵典喪事時鄆陵侯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鄆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魏志二則

傳璽之禮辨議統紀

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爲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歿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爲自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符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卒拒之以夾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亦宇文文化及取之化及歿實建德取之建德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於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僞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

秦璽之燬於火也。已灼然矣。昔宗蔡京乃復得之。咸陽豈堅之所瘞。至此始出乎。其後徽宗復製二璽。悉爲金人俘去。詭妄之臣。託爲秦璽。責而徵之。至基禍。黷武亦獨何哉。劉定之

玉璽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獻帝所實用者。皆此璽也。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四九

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爲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乃石晉所刻。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爲秦璽。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元人所得璽。楊桓考証以爲秦璽。考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拾得妻者。卽宋元符所得于咸陽民家之故物乎。真西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五十

玉璽方四寸。秦始皇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璽降漢。世因謂之傳國璽。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剝螭角微玷。後歸光武。董卓亂。掌璽者投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禪魏。魏禪晉。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復歸東晉。傳至隋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唐。朱溫篡唐。璽入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嗟夫。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璽。得是璽也。遂傳以爲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爲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三代有道之長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丘。肉袒負於帳道。易在其爲壽。且昌耶。由是觀之。璽之有無。何足爲國重輕哉。丘濬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秦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夫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不可以失。失之則不

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于天者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疑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胡寅

禮樂合編卷之十七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朱齋華琪芳侯父叅閱

符節之禮本紀

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敝關則爲之告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傷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已上
周禮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昭公二十九年

宋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大司馬握節以反故書其官傳曰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示不廢命也。胡傳

符節之禮統紀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不得見。客言之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一

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勃起拜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漢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漢節純赤。太子持赤節。武帝加黃旄以相別。

漢蘇武使匈奴。單于幽武大窖中。絕飲食。武齧雪與旃。不食。匈奴徙武北海。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節毛盡落。

閼越圍東甌。武帝遣嚴助發兵會稽。以節斬一司馬。

送救東甌

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爲十餘載。持漢節不失。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悲而死。

漢昭帝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漢使王禹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禹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受之。

漢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

奴拜。單于放兵圍臣。今復嚙命。必挫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璽。裴拜。

光武使吳漢牧。謝躬令岑彭助漢爲方略。上以常所自持節授岑彭。

漢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韓千秋兵入越。破數小邑。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亟封漢使。節置塞上。

諸葛豐爲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宿客犯事。與章相連。豐適逢許侍中私出。駐車。衆節欲

收之章馳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晉廣州人逐刺史郭誦。迎王機爲刺史。誦乃持節出避之。機入城就誦求節。答曰。天朝所假等威。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

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顯賞節以顯殺。

魏公子無忌請如姬盜晉鄙兵符收趙。

楚昭王出遊。畱夫人齊女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

者迎夫人。忘持節。不將符。不敢行。沉水而死。

漢立尉佗爲南越王。剖符通使。

文帝與郡守爲銅虎符。發兵遣使。

文帝爲竹使符以竹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與郡守各分一半。右畱京師。左以與之。以代古珪璋。

終軍初入關。棄繻去。繻卽符也。裂帛邊合以爲符。

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木莢符。其後改爲銅

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畱守折衝府。提兵鎮守

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

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

周而復始。

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箱右箱給開門符。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五

開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

蕃國亦給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

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

傳信符以給郵傳。通制命。

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

兩京北都畱守給鱗符。左二十。右十九。

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驕

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

付外。行軍所亦給之。

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

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二者。加左右。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

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給從行印。

木契符以重鎮守。慎出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左右皆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六

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焉。

木契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以左契給之。右

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玄武門苑內諸門皆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

監門。有勅召者用之。

魚契所降。皆有勅書。

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師。

旌以顯賞。節以顯殺。旌以降帛。五丈。紛畫虎。有銅龍。

一。首經緋。幅紫。緣為袋。油囊為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有治績。為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

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

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券。宋太祖遣使求之。按制以造。用金瑱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七

唐天寶中置節度使。受命日賜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卽建節。府樹六纛。宋九命節度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

唐制差撥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

宋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濶一

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

竅。貫以革帶。

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遂罷樞密院。奏別製新牌。濶二寸半。長

六寸易以分書。上級二飛鳳。下級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

宋高宗開大元帥府。製金字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自內侍省遣焉。日行五百里。

宋高宗更定行宮殿諸門號。勅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綃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綃以圓。八千道。入皇城門黃綃以長八千道。其后更殿門號以黃綃圓。宮門以緋黃綃方。皇城門以緋紅綃圓。上巳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八

符節之禮議統紀

陳祥道曰。節之爲物。或玉或角。或金或竹。守邦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此用以守者。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此用以使者。門開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

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非王官所掌也。

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

吳徵曰。節有牝牡相合以爲驗。金爲之鑄。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爲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

丘濬曰。凡乘傳者必有節。有文書自外人者。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以節傳出之於外。節非但在遠。朝廷宮府居室皆用之。

古人用圭表信。亦謂之節。見上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九

制寶之禮統紀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

宋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璚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詔書之印。翰林詔勅用。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

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爲寶。

宋眞宗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叅知政事王曾書之。遣內侍諸少府監文思院視工作。

宋仁宗禁中火。寶冊悉焚。詔改作寶冊。用黃金二千七百兩。

皇祐五年。奉宸庫得良玉。廣尺。厚半之。上以其希世之寶。不欲以爲服玩。因作鎮國神寶。命宰相龐籍篆。而叅知政事劉沆書其上。寶成以進。召近臣宗室觀於延和殿。

宋徽宗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實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其後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寶。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一

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已上二史

印綬之禮統紀

漢舊儀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

漢王王桺銀鏤文。貴人長公主銅鏤。

漢王太子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不至二百石皆爲通官印。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

禮樂令編

卷之十七

十二

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項羽欲封人印。刳敝而不與。

漢武時。據土數五。故五字爲印文。若印文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

漢武令刻玉印。賜樂大。文曰大通將軍。

馬援上書曰。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宋神宗給奉使印。鑄諸路提舉官印。詔三省印。銀銷金。塗給事中印。爲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爲中書外省之印。

神宗別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廢印亦隨毀。禮部遇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神宗詔臣僚所授印。亡歿並賜隨葬。

禮樂令編

卷之十七

十三

高宗鑄三省樞密院銀印。鑄行官。留守印。

南渡之初。有司印章多失。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然欺僞猶未能革。至紹熙初。

禮部侍郎李巖言。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姦。給毀悉經省部。具有條制。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將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各既不正。敝亦難防。請令

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上從其請。由是名實正而真僞別矣。

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餘亭。

侯及靖侯印而通左顧更錯亦然印工以間愉愉悟乃取佩中典

張顓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摘之化爲石顓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顓上之藏宮後議郎汝南樊衡夾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後漢書

龜鈕抱甲頁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虎鈕取其威猛以繫服羣下後漢書

印有八角十二芒凡印欲周正上降下平光明潔清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四

爲善相印

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章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占吉凶十可八九印有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後漢書

劉鄩取印囊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實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魏志

夏侯嬰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箇漢書

段熲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東觀漢記

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使王駿授單于令上故印單于受詔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受著新紙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陳饒謂諸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予人今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求故印將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五

率示以破印單于飲恨勒兵入寇後漢書

古之入山者佩黃神白章印其濶四寸其字百二十

以封泥著之所住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抱朴子

方回隱於五柞山中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而得

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九泥門戶

不可開列仙傳

漢諸侯王金璽綬綬微侯金印紫綬相國丞相金印

紫綬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御史

大夫銀印青綬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僕射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漢王后玉璽赤綬

漢賜匈奴黃金璽盤綬綬

晉皇太子金璽朱黃綬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客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七

十六

青綬

皇太子妃金璽纁朱綬諸王妃公主封君金印紫綬

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

宋皇太子金璽朱綬諸王金璽纁朱綬郡公金章玄

朱綬

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相國綠纁

纁

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黑綬尚書左右

丞秘書丞銅印黃綬

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以下諸將軍並金章紫

綬鷹揚伏波以下諸將軍諸軍司馬並銀章青綬

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左右衛以下諸將軍諸校尉中

郎將諸都尉中尉並銀印青綬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黑綬

郡諸侯金章青朱綬縣鄉亭侯金印紫綬州郡史銅

印墨綬

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

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七

十七

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綠纁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

五百首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纁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

百首

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

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

首

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

百二十首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糾。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寸首。

四百三百。二百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

自青綬以上。綬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紫綬以上。綬綬之間得施玉環玦。

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九

尺六寸。

趙飛燕爲皇后。其姊上遣五色文綬。

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玄黃綬。乘輿五采。用黃。今

以爲綬。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能取

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畱飲十許日。賜駁

犀貝劔佩刀。紫艾綬。

李忠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

以賜忠。已上二史

璽印綬之禮議統紀

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於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屬。此後世事也。三代以前。則未之聞。上之所以示信於下者。惟圭璧與符節而已。馬端璽書二用。始見於襄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丘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九

漢時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

後漢張滂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則銀印。艾卽綠綬。

十云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

印。丈二之組是也。孔安

晉孔琳當桓玄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

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

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

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謂衆官印。卽用一印。無煩

改作。則知是時每一官別鑄印也。臣謹

旌旗之禮本紀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旛。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旟。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旛車載旛。

王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象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伏也。孤卿不畫。奉王之政教也。畫熊虎象其猛。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一

殺也。畫鳥隼象其勇捷也。畫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羽皆五色象其文德也。

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祭祀會同賓客各建其旗。置旗門大喪共銘旌。建廩車之旌。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獎之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已上
周禮

輅車之禮本紀一

坤爲大輿。次爲矯輅。爲弓輪。其於輿也爲多。皆繫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傾。不過轂。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一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史載筆。士載言。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執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繼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國中以策書郵勿驅塵不出軌。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

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

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僕御婦人則進左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二

後右手已上曲禮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禮器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特牲

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

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旆以賓同

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

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彤

面幣總皆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握轡車組轡有

綏羽蓋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旗尾纛疏飾小服皆疏

素車紼蔽犬旗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旗革

飾駟車翟蔽然旗素飾漆車蒲蔽豸旗雀飾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

車庶人乘役車

木車王始適喪乘之素車卒哭乘之藻車既練乘之

駟車大祥乘之漆車既禫乘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三

重翟后從王祭乘之厭翟從王享諸侯乘之安車朝

見乘之翟車出桑乘之輦車宮中乘之

凡賜車闕毀折入齋于職幣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

車之萃凡會同軍旅共革車各以其萃大喪廡革車

小喪共匱路大射共三乏

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

車甚澤人必瘳宜其亡也

天王使冢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

求財左傳

孔子曰自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宋語

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附

尸子曰。文軒六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條以象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四

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後睹。則嚮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

臧哀伯曰。大路昭其儉也。旂纓昭其數也。鋤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輅車之禮本紀二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凡察車之道。必自戕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扶屬而微。至不摸屬。無以為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成。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陲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三寸。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十五

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望而砥其輪。欲其順爾而下也。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卑爾而纖也。

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穀。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嚮之廉也。無所取之。取

諸急也。

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

匡。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稊理而堅。陰也者。

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微不藏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腓必厚施筋必數轆必負幹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

九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

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

是故輪雖微不類於鑿

九揉牙外不兼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六

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沉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砥

其同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

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

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良蓋弗冒弗絃殷肅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九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

之則絕棧車欲介飾車欲侈

輶人為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輶深四尺

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驚馬之輶深三尺有寸軸

有三理一者以為熾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

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九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

今夫大車之輶擘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

易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

輕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輶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輶

直且無橈也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二十七

陲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後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橈

也輶欲頡頏典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和則安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

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

御衣祗不敝此惟輶之和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

象大火也鳥旟七旟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

象大火也鳥旟七旟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

也。龜。馳。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楬。一。楬。有。半。
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行。澤。者。反。輶。行。山。者。反。輶。則。易。反。輶。則。完。
記

几筵之禮本紀

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
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
仍几。西夾東嚮。敷重筭席。玄粉純。漆仍几。頭命
司几筵。大朝覲。大享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
前南鄉。設筭筵。粉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
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

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禮上

尊羹之禮本紀

司尊羹掌六尊六羹之位。春祠夏禴。裸用鴈羹。易羹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羊羹。黃羹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羹。雉羹。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六羹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一

修酌。大喪大旅存奠羹。

鬯人祭社。壺用大鬯。祭門用瓢。齋廟用修。山川四方用蜃。祿事用概。蹕事用散。大喪之大泔。設斗共鬯。鬯齊事共秬鬯。吊臨共介鬯。已上周禮

鹵簿之禮統紀

漢制皇帝居黃屋。左纛。鸞旗在前。屬車在後。翠鳳之駕。旌旗車旋頭。先驅騶乘。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騶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備之。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必撞鍾。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一

百司必備物而後動。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方輦。三曰僊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輦舉有三。一曰五色舉。二曰常平舉。三曰腰舉。大駕鹵簿。先五路以行。

天子將出。大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衛以次陳殿庭。既外辨。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綬。黃門侍郎前奏。

請發鸞駕動警蹕鼓傳音。王金象木輦五路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與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以隊計者七。有清游朱雀步甲持鉞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飲飛至衙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爲二十四隊。列爲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父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燈大繖雉尾障扇花蓋先輦團扇之屬戎器有鉞戟弓箭橫刀。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二

襍稍儀刀班劍黃鉞楯積弩黑鍪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袞襦襜褕大口袴朱綠綬綬紛武弁朱衣華帶赤綦襖紫誕帶之屬鼓吹有柷鼓金鈺大鼓長鳴鐃鼓大橫吹笛簫箏篳篥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宋制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祭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享用之二曰法

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已上文獻通考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三

營建之禮本紀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越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庶殷丕作。召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四

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伴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伴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洛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栒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孚。如。

鼓斯。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暈。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真。君子攸寧。小雅

抹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百堵。皆典。鼙鼓弗勝。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家上。戎醜攸行。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廼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伴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五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雅大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魯頌

春新作南門。春秋僖公二十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定公二年

營建之禮統紀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乃罷役。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匿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穡之地。於是乎爲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本

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今君爲此臺也。以瘠民。臣不知其美也。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昔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爲臺趾。王必先伐諸侯。盡有其地。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人徒。倉廩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三十本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磬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諸侯磬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磬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磬者不仁者之爲也。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複波瀾。屬之咸陽。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關中計宮三百。開外四百餘。

漢高祖見蕭何治未央宮。甚壯麗。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

禮樂會編

卷之十七

三十九

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日盛。

武帝栢梁臺災。越人剪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

晉孝武初。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卽

東府爲宮。殊爲儉陋。蘓峻之亂。成帝止蘭臺。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耶。

隋文帝仁壽宮成。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獨孤后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

禮樂會編

卷之十七

三十九

唐太宗修洛陽宮。僉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隋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

綵二百匹。

房玄齡高士廉問竇德素。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常助陛下成之。為非。常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宋太祖詔曰。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墮

禮樂會編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屏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治所解舍。有無墮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已上二
十一史

學校之禮本紀

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棧模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思齊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後發。鸞聲嘖嘖。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泮水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禮樂會編

卷之十七

四十一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聖一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制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

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成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敎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三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文王世子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七者教之大倫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四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以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游焉息焉。雖離師傅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詆訕。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去之必速。教之不刑。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五

可謂善喻矣

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藏。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樂記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傳

學校之禮統紀

公卿之元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漢章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七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宋仁宗時。列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

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三百人。

宋神宗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外舍試入第一第二等。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七

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息。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如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尙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已上二
十一史

養老之禮本紀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者使人受

五十異膳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于遊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紵衾冒歠而後制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八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戒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惟

衰麻為喪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

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王制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四十九

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內則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于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曲禮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

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之席位焉

適候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
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
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上世文

尚齒之禮本紀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
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
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
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
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五十不爲甸徒。頒禽膳
諸長者。而弟達乎狝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
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
放乎狝狩。修乎軍旅。衆以義使之。而弗敢犯也。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
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
者。君就之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已上祭義

鄉飲之禮本紀

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等子房戶之間賓主共

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俛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主者接人以仁者也

故坐于東南而坐候于東北。以輔主。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

祭薦祭酒。敬禮也。嘑肺管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七

五十四

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

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東方春春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夏夏假也。養之

長之假之。仁也。西方秋秋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冬冬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矣。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

禮樂全編

卷之十七

五十五

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第長而無遺矣。

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降殺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

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已上鄉飲酒公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五十七

讀法之禮本紀

正月之吉。州長屬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五百家爲黨。黨有正。百家爲族。族有師。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皆以歲時屬民。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五十七

讀法。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而一舉行。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禘。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已上周禮

禮樂合編卷之十八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侯父叅閱

大射之禮本紀一

侯以明之蓋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太甲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盤庚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車攻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邇豆有楚設核維旅酒既和旨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王序齋

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行草

魯令弟子辭曰毋懈毋放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
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懈毋放毋偕立毋踰言若
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
者童子皆屬主黨附

大射之禮本紀二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觀德行矣
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
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
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

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
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
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故
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
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其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射之為言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

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三

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

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又使公問之裘序照揚解而語公問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照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所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四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義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戶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已上犬獸禮

威儀之禮本紀一

納于大旄烈風雷雨弗迷

舜典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拓丹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小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淑慎爾止

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

大雅

坐如尸立如齊

帷簿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

箕寢毋伏飲髮毋逆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曲禮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

上亦然端行顧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屣

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

朝廷濟濟翔翔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趨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

肅立容德坐容莊

喪容孿孿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七

戎容暨暨言語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燕居告溫溫

立容辨卑毋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

玉色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不窺窬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庶人焦焦

君子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做縣士無故不做琴

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遠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息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

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歿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八

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綬結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

爲王官伯而會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

襄公二年

威儀之禮統紀一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惛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切然。憊然。若不還。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若垂綱。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十端。面攝纓。

禮樂彙編

卷之十八

九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

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

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

其始動也。穆如懿條。其固復也。施如濯絲。跣旋之容也。

踰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踞容也。

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下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

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

右持綏。而左臂曲。存劍之綈。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

禮介者不拜。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兵車之容也。

立而跛坐而踣。體怠懈志驕傲。趁視數顧。容色不比。

禮樂彙編

卷之十八

十

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識得族宜家。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

上
新書

威儀之禮統紀二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犇。見其語逆。郤至見其語伐。齊國武子見其語盡。魯成公曰。寡人懼不免于晉。單子曰。君何患焉。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始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滯日離其名。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一

晉侯與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價厚味實脂。毒今郤伯之語犯叔。逆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拊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滯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晉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國語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

心甚素樸 田駢

士儆小物而志屬于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術。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呂覽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勅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衡牙纘珠。以約其間。珞琤以頤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二

之故。詩曰。和。鸞。雛。雛。萬福攸同。賈誼龍之神也。其惟飛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實。在大不究。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昏。卒不妄。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孔子語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故君子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

民懷之故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
碎首于棋局陳靈被禍于戲言問邵造逆于相諾子
公生弑于嘗寵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
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

昔惠晉公以慢瑤無嗣文公以肅命與國郊犢以傲
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遠罷以
既醉保祿良霄以鴉奔喪家子展以草虫昌族君子
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三

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禴之間言不越
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
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

三則

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
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
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空人都市宮之
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
之車裂吾嘗見樹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

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于
乘之君萬乘之主然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
小人敬以除其刑

劉向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四

飲食之禮本紀

凡進食之禮。左徹右。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毋嘔。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宴。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五

當食不嘆。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薺之。庶人斲之。曲禮春宜羔豚膳膏肥。夏宜腍膾膳膏肥。秋宜犢麋膳膏肥。冬宜鮮羽膳膏肥。膾腥。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

三牲用藟。獸用梅。

牛夜鳴則瘡。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豚烏嚙色而沙。鳴鶩承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舐臂。渴不食雛醢。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腮。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柎黎曰攢。之。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六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羹載。庶人耆老不徒食。

大夫七十而有閣。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堵一。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

食中棄所操。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已上內則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莊子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時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主傳

梗陽人有獄，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食，問誰在庭。

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嘆。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惟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嘆，何也？

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

足，故嘆。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嘆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左傳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七

飲食之禮統紀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嘔，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膩。

肉之美者，猩猩之唇，雉雞之炙，雉雞之羶，述蕩之堅，旄象之豹，丹山之鳳九。

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鰠，醴水之鼈，菴水之鯪，菜之美者，崑崙之蔬，壽木之華，中容之赤木，南極之

嘉樹，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其區之菁，浸淵之雲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路之菌，鯉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

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山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丘之湧泉，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百果，江浦之橘，雲夢之

柚，漢上之石耳，青島之甘櫟。已上

悲酒之禮本紀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未濟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胤征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悲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十九

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與聽朕教。爾

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我

西土。禁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股之命。我聞惟曰在昔股先哲

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

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

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在今後嗣

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滌

沃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

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自商邑。越殷

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

虐。惟民自速辜。子惟曰汝劼。茲股獻臣。侯甸男衛

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

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湏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典聽朕。勿辨乃司。

民。湏于酒。酒誥上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其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筵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羗。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賓之初筵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天命不又。小宛

陳敬仲飲齊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滂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滂仁也。莊公二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昭公九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二

言行之體本紀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

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迥。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三

失。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

密而不出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

其辭屈。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繫辭

惟口出好與戎。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其惟不言言乃雍。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莫捫朕

舌。言不可逝矣。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慎辭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

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

是瘁。咎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八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四

王言如綏。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

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

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君子溺於口。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

奪名。

四則

言行之禮統紀

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孔子

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新序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能免人之惡也。徐幹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五十五

言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機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悔焉。不可追矣。說苑
聖人之言。似于水火。水測之而益盈。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楊子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老子
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淮南子
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

非好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

博學而屏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魯子

君子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

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

怒而教行於閭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

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

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掩者。行也。賈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五十六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于明。遠必有驗于近。大必有驗于小。微必有驗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楊子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荀子

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

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

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二則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失文則有謫獨之變地失文則有崩竭之災人失文則有傷身之禍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二十七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書初則炳久則渝言渝乎哉

楊子三則

飛潛之禮本紀出處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龍德而隱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二十八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惕惕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
咎慎不害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屯其膏施未光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履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泰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隨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九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
生觀民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
无不利无所疑也遯
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
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
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蹇
鼎有寶慎所之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

如何也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
其明農哉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簡兮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三十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諼考槃在
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勿過考槃在陸碩人
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勿告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
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衛門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
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王。家語

報施之禮本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
同國。大戴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曲禮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
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表記
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許之。而不行。齊
伐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伐遠而

遠誅近鄰。非霸王之道。君所得山戎之寶器。中國之
所鮮也。不可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寶獻之。廟明
年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
怨以德。此之謂也。

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
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
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

刑者曰所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趙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宜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單食與肉。冀諸

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晉侯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嬖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嬖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之。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敵執事。不以殽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已上各傳

持盈之禮本紀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

慶賞成諸宗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

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階殺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三十五

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

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未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

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

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過時也歷觀古今徼一

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

嬰其衆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

挾非常之靈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

常之安耳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

乎而時有炫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于

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

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

傷其手云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

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與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

師師側目傅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介於懷宣帝若

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三十六

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

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

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又况養大名以冒道

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

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

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

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偃仰
登。勝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
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
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
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而遊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
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
盛焉。率意無違。欲莫甚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
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三十七

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
樂無愆乎舊節。彌効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邛。此
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
舉。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
哉。陸機家士
賦序附
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
力以事其土。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及其亂也。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

齊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
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邸殿。非
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
度。使無遺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
幅也。襄公二十八年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三十八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夷。愷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乃毀爲里室。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
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
也。吾敢違諸。卒復其舊。昭公三年
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
已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謂晦曰。吾
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
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

曰吾不忍見此。以朝廷密事語。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

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唐太宗以崇文本爲中書令。文本旣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可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五十九

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武攸緒恬澹寡欲。求棄官隱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與奴耕種。與民無異。後徵攸緒入朝。令以山服見。不名。不拜。屢加寵錫。皆辭不受。朝貴謁候寒溫。外不交一言。

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二十一 史五則

存亡之禮本紀

奉以將爲賊。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偪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襄公二十三年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四十

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歷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出奔齊。寧喜許其復國。父叔文子曰。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襄公二十五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

必不免。晉人國之主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襄公二十一年

穆叔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王。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孝伯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四十一

而又甚焉。襄公三十一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人神矣。神怨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昭公九年齊侯田於莒。廬蒲癸見蒞。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昭公三年

魯人見周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歸語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大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昭公十八年

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歆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衅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莊公十四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踵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室。公覺。召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四十二

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成公十年

去國之禮本紀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
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饘。餼。素。饘。永。髦。馬。不。蚤。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甲子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憂國之禮本紀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鳴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田鳴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武。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甲子

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沉酗于酒。乃罔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飲。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瘠。問。詔。商今其有災。我。

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周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邈微子

莫亦匪狐。莫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

園有桃其實之。猥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能亨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四十五

魚漑之釜。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匪風

鴻彼流水。朝宗于海。馳彼飛車。載飛載止。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汚水

憂心如惓。不敢藏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瑣瑣姻亞。則無廬仕。昊天不脩降

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閱。君

子如夷。惡怒是達。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

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

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麟矣。節後南山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疢憂以瘵。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民今

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

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

禮樂全編

卷之十八

四十六

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彼有屋。藪藪方有穀。民今

之無祿。天天是祿。舒矣富人。哀此惻獨。正月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浩吳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匪先

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曼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旣憇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如蜩如蟬。如沸如羹。蕩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正無

感時之禮本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
子。叔兮伯兮。裹如充耳。充耳
中谷有蕓。曠其乾矣。有女此離。嘒其歎矣。嘒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蕓。曠其濕矣。有女此離。嘒
其泣矣。嘒其泣矣。何嗟及矣。中谷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四十七

此百罹尚寐無吪。虎爰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葛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芄芄黍

苗。陰雨膏之。四國有土。邇伯勞之。下泉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小宛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

旃。我不見兮。云何吁矣。鄙人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牂羊墳首。

三星在罽。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之華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草不黃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鴉。翰飛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八

四十八

辰天匪鱣。匪魴潛逃于淵。四月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桑柔

禮樂合編卷之十九

錫山日齋黃 廣無畦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侯父參閱

冠帶之禮本紀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綸綬。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綦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綦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綬五寸。情游之士也。玄冠。綦武。不齒之服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玉簪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冠者禮之始也。

者禮之始也。

聖王重冠。簪日簪。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

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

也。玄冠。玄端。莫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

以成人見也。

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

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曰冠者嘉禮之重者也。故行之於廟。

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玄冠。幘服。緇帶。素鞶。卽位於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卽位於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筮人執策。抽上韝。受命主人。東南旅。占卒進告吉。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綬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

殷舄。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冠禮。夏之未造也。

魯子問曰。將冠者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子

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徹俛而掃。卽位而哭。

如冠者未至。則廢。

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曾子問

女子許嫁。笄而字。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髻首。大戴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

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初醮曰。旨酒既清。嘉薦既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曰。旨酒令芳。遵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

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其甫。已上

歲星爲年紀。十二月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

十二可冠。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大戴

孔子曰。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焉。此人君早

冠之義也。冠頌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

冠帶之禮志統紀 皇帝 太子

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乘輿初加細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皆於高廟如儀謁見。

漢和帝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龍。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饗宴。撞太簇之庭鍾。咸獻壽。

漢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五

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衣。服以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侍中繫玄統。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晉書

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統。脫絳紗袍。

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北齊史

漢成帝五鳳元年。皇太子以正月冠。賜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諸王遣使行事。漢書

晉惠帝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晉史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六

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爲贊。醺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諸東宮南門通殿。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冠後尅日謁廟。齊書

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細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爲有實。諸儒

皆以爲無賓。魏史

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書。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遣官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蹙失。唐書

穆帝將冠。臺符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

禮樂本編

卷之十九

七

服否。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制終。便失應冠之年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今便准喪冠。闕饗樂而行事。然加衮冕火龍煥然。以准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准喪冠。

冠帶之禮疏統紀

始冠用緇布冠。太古齋時之冠也。其有下垂之綬。乃後人所造。惟初冠暫用之。冠畢則敝棄不用。

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

委貌。所以安正容貌。章甫。所以表明丈夫毋追。追堆也。以其形名之。此三代始加之緇布冠也。

周弁弁曰大殷。殷曰覆。夏收。收曰歛髮。此三代三加之爵弁也。

冠以白鹿皮。曰皮弁。服用十五升之素布。而辟積其

禮樂本編

卷之十九

八

腰中冠與服同色。質素可貴。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服。禮正義

大夫諸侯之冠。一如士禮。所謂無生而貴也。

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

緇布之簷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

愈加而愈尊。衍義

冠帶之禮引統紀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齒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祝辭四加而後退。見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書周孟懿子曰。始冠加以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九

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家語二則

魯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建事莊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昔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與王黨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德政旣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撓。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諸。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十

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宜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晉語

婚姻之禮本紀一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坤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志類也。睽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歸妹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

嬀。嬀嬀于虞。帝曰。欽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

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

鼓樂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

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

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

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碩。筐。堅。之。求。

我庶士。迨其謂之。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何彼穠

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國風。上。邶風。

離離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邶風。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齊風。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十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今子兮。如此良人何。

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綯。

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山風。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爾。式歌且舞。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上。已。

小雅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

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俶天之妹。文定

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祈祈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大雅。上。

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

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十四

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

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

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

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

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棗

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

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

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

禮樂令編

卷之十九

十五

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

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禮樂令編

卷之十九

十六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

備掃灑。

孔子曰天地合而萬物興夫婦禮萬世之始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死從子夫也者天

也以知帥人者。

卽內自盡又外求助婚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已上

郊特牲

凡嫁子取婦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周禮

婚禮不稱主人遠耻也宋公使公孫來納幣稱宋公

辭窮

公羊

女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

公羊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十七

孔子對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故君子以敬爲親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下王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哀公問孔子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

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

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

偶男女窮夫數也

家語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水泮而農桑起婚禮殺于此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

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是故無專制

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勿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十八

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洒食而已無閭外之非儀也

婦有七出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

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

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

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

者爲其反義也

三不去謂其有所歸無所歸也與其經三年之喪也

先貧賤後富貴也

大戴

婚姻之禮本紀

親迎 納幣 喪婚 卜婚 爭婚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胡傳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隱公二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胡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隱公七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十九

公子翬如齊逆女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桓公三年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胡傳曰祭公不稱使見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桓公八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胡傳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

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

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建下使夫人

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

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桓公九年

夏單伯逆王姬胡傳曰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于京師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胡傳曰魯于王室爲懿親其主

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以莊公有父之讐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二十

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爲重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莊公元年

王姬歸于齊胡傳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雖以

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公十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胡傳曰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夫子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

同垂不朽。莊公十年

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莊公十二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胡傳曰昏義以正始為先而

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

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十四年

莒慶來逆叔姬胡傳曰諸侯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

之非禮也。莊公十八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胡傳曰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子

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公傳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

三十一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胡傳曰喪未期年遣卿逆女蓋仲

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討結婚于齊為自

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不待貶而

罪自見矣。宣公元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若而人以備嬪嬙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

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未敢請君若惠顧敝邑賜

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

實寵嘉之。昭公三年

齊欲娶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後戎伐齊齊請師於鄭鄭太子

忽率師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

其故對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

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桓公六年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

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

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

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

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哀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四年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蚤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宗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宣子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讐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關。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適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樂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以禮。五年鄭徐吾犯之妹。美于南聘之。子皙疆委禽焉。犯懼請於二子。使女擇焉。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觀之曰。子皙信矣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子皙怒。蔡甲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子皙傷。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用兵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速去之。九年

婚姻之禮統紀

禮儀 同姓婚 駢婚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諸侯以饌二兩加琮大夫庶人饌二兩加束修二

後漢禮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

栢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

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鳥九子婦陽

燧鑽玄象天纁法地羊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

酒降福白酒歡之由梗米養食稷米榮盛蒲衆多性

柔葦柔卷栢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二十五

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

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

得香草爲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

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

鹿者祿也鳥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

成明安身

漢書

晉所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圭馬二駟

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玄纁束帛加羊古以

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璧諸侯加大璋納采告期各

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夫家自備

晉書

吳魯婚姻百世不通

盧蒲葵娶慶舍女同宗也人謂之曰男女辨姓子不

避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焉避之詩賦斷章子何取

求焉

禮曰以禮防人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卒同姓故也

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爲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

同而源異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二十六

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

漢光武胡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

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

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

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王導初至江左請婚於陸翽翽曰培塿無松柏黃猶不同器翽不爲亂倫之始晉書

漢傳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固辭久之以病免

劉表欲以侄女妻桓階階自陳結婚處拒不受漢書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妻轉以女妻荀彧或父嬖慕衡勢誠或妻之爲論者所譏典畧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二十七

孫權遣使爲子索關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三國志

賈詡嫁娶不結高門天下論智計者歸之魏志

楊駿欲以女妻鄭默曰每讀傳不疑傳嘗嘉之傳

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芊以從將嫁季芊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古史

張負有女孫陳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負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之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

張耳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漢書

溫嶠姑從劉氏家值亂離惟有一女甚慧姑屬嶠索婚嶠密自有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答云喪家之餘乞得鱸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第雖可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

禮樂全編

卷之十九

二十八

阮修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助皆名士也至有求入錢不得者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世說三則

喪制之禮本紀一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邊

密八音齊典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說命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仲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顧命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懷彼蒼在天殲我良人如可

賁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千車

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

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小風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

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

蘊結兮聊與子如小風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予生不及哀豫

凶事非禮也胡傳曰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

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

妾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

書名隱公元年

癸未葬宋穆公胡傳曰葬而武日武不日者何備則

書日略則書時也卒而武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

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十

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

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

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

而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

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

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而不書葬是避其

號而不葬者也隱公三年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胡傳曰桓公威加四海幾於

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事然樞方在殯四隣謀動

至九月後塋。以此知功利在人淺矣。

僖公十八年

宋文公卒。始厚塋。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梓有四阿。

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

惑者也是以伏歿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歿

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成公二年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哭於

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

諸姬臨於周廟。

哀公十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左傳曰。

叔孫成子逆公。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

公者皆自壞隤反。胡傳曰。昭公之薨。已越塋期。至六

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卽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

遲速進退。爲季孫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定公元年

秋七月癸巳。塋我昭公。左傳曰。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將溝焉。榮駕鵲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鵲曰。吾欲

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

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塋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定公元年

季孫卒於房。陽虎將以珣璠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

何怨焉。

定公五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執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

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哀公十六年

禮樂會編

卷之十九

三十二

喪制之禮本紀二 孔子萬世喪禮之極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卿。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

孔子既得合塋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十三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孔子曰。之灰而致灰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灰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十四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箏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
簠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孔子之術。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塋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
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十五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由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塋而無

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

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塋曰。爾毋從從爾。

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十六

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

其爲故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乎書。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

利者吾弗知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

禮樂會編

卷之十九

三十七

也蓋寢疾七日而卒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槨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塋人與人之塋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

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

哉尼父

已上

禮樂會編

卷之十九

三十八

喪制之禮本紀三 聖門弟子

子思之母歿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之。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上之母歿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降則從而降，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三十九

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塋，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魯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中禘之哭，言思也亦然。

魯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魯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魯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魯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贊與。子春

曰：止。魯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贊與。魯

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魯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魯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魯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魯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魯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仲憲言於魯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魯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

爲而死其親乎。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一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典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娶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嗣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

有子問於魯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魯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魯子曰。參也。與子游聞諸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魯子曰。以斯言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二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魯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魯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禮記

喪制之禮本紀四 春秋時人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姑。舅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三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井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有不及。其反而息焉。

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亡。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四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小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問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訓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禮樂會編

卷之十九

四十五

趨而走。平公呼而進之。曰。黃囊者。爾心成。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襲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讀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已上。檀弓。

禮樂會編

卷之十九

四十六

喪制之禮本紀五 葬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祔。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孤死正丘首。仁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欵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七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塋在西階之下。請合塋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塋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塋其母也。不可。既塋。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窮者。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塋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季子臯塋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塋。後難繼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八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人謀以殉塋。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塋。子亢曰。以殉塋。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吾可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

不食之地而塋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班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管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宋襄公薨。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禮記集解

卷之十九

四十九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哀公使人吊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吊焉。曾子曰。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禮也。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

禮記集解

卷之十九

五十九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吊人。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吊。婦人不越疆而吊人。吊之日。不飲酒食肉。曲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

君于大夫將塋。吊于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吊之。已上喪記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茲不受。亂不為利。疚不以

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昭公二十年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終

五十一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恭閱

喪制之禮本紀六

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庶 小飲 大飲 服制 杖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

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

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五十二

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必反

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

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之。有血氣之屬者。莫知于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

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曾鳥獸

之不若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

王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然則何以至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降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三年以爲降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

二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

貌可也此哀之發于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

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復小功總

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

齊衰對而不立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

樂此哀之發于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于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苴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于居處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

三

喪有四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

不袒跣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始死克克。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悵焉。

愴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微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開轂而輟輪者。子是有爵而後杖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父有服。宮中不與于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于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凡喪有無後。無主。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五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君卽位而爲。祔歲一漆之藏焉。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魯申問。魯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六

母焉。何常聲之有。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吊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士喪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綦。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

不以樂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七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股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殷。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九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繼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堂。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免者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

當室緦。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之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九

喪制之禮本紀七

初喪 居喪 奔喪 送葬

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

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妻未命則

死于下室。士之妻死于寢。

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

者。廢其祀。勿其人。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

十一

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

韋。席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綿衾。大夫緇衾。士緇衾。

皆一衾。十有九稱。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懸之。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

一燭。下一燭。

棺槨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君裏。柳。虞。僅。大夫不裏。柳。士不虞。僅。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

冰。

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儻衣。士

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

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爲君使。公館復。私館不復。在野則升乘車之左轂。復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凡復。男子稱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

十一

名婦人稱字。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主月天下服。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

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鷄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

故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

簣杖。竹也。削杖。簡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三日而後殮者。亦俟其生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望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嬰。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建日。

小飲。大飲。啓皆辯拜。朝夕哭。不帷。

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一

練衣黃裏。源緣葛要經。繩屨無紉。角瑱。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

凡馮尸者。君子臣撫之。父母于子執之。子于父母馮之。婦于舅姑奉之。舅姑于婦撫之。妻于夫拘之。夫于妻于昆弟執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

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燕三節。仁者可觀其。

愛焉。知者可觀其理焉。殯者可觀其志焉。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爲。

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六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

居喪。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出。阼階。出入不當。

門隧。

居喪。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

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一

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

也。

喪者。不遣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如君命。則受而薦。

之。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

父母之喪。人請見之。不辟。涕泣而見。不請見人。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

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

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

哭父之黨于廟。母妻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朋友于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四

寢門外。所識于野。

孔子惡野哭者。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啣枚。司馬執鐸。左

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執紼三百人。執

鐸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

譁。以鼓封。

既葬。柱楣塗廬。不于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葬日。奠弗忍。一日離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

君子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適墓不登。壠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五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殤。車一乘。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已。既

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

至于畢門。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附葬者。不卜宅。

七祀曲禮棺弓。曾子問。大小記。葬記。服問。四制。周禮。儀禮。因事。祭典。

祭祀之禮本紀一郊社 零立廟 祀君祀

盥而不薦。有孚顙若。觀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柴望

秩于山川。舜典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太甲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盤庚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說命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六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

豐于昵。高宗彤日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武成

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金縢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記功宗

元祀。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

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戊辰。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

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洛誥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呂刑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

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采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

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

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采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七

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饌。

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天保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祀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楚茨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八

以我齋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甫田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飲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載。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生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似。公尸嘉告。其類維何。室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十九

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爾孫子。既醉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大甚。蠲降蠹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雲漢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思文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豐年

猗與漆沮。泮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鰒鰾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潛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羹。邇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戩。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問宮

九月考仲子之宮。胡傳曰。考者始成而祀也。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別立宮祀之。非禮也。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

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隱公五年

季梁謂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脂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諂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

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桓公六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胡傳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問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一

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逆祀可乎。文公二年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昭公十年立煬宮。胡傳曰。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定公元年

祭祀之禮本紀二

祭典

祭義

祭主

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二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立七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君子之教人也。必由其本。祭者教之本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三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上順于鬼神。外順于君長。內孝于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君子非有大事則不齊。非有恭敬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頻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夏后氏祭其間。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綦。繻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裸。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

祭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禮樂集編

卷之二十

二十四

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蒞。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莫不咸在。示畫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

祭有畀。輝庖翟闢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輝者。甲吏之賤者也。庖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

樂吏之賤者也。闢者。守門之賤者也。尸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諷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

禮樂集編

卷之二十

二十五

惠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故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庶羞不踰性。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祭祀不祈。不庵。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俎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

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

鼎俎奇而邇豆偶陰陽之義也

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擇其毛而卜之吉養之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家造祭器爲先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

則埋之

則埋之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于丘木

丘木

餽餽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畏

萬民服

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何曰接祭而已矣如

牲至未殺則廢

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邇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子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七

曰九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

祭之義

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早

廢尊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

日涖卜來歲之稼

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故堂上觀乎室堂下

觀乎上

祭天以煙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

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淮爲歆神之

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

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

失之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建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爲由。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八

也而不知禮乎。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馨香。其惠足以同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則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暴。辟邪滌佚。荒怠。穢穢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錫。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二十九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之。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福禍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殺梁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太祝掌太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

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

五曰攻六曰說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詞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

曰齋號六曰幣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

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三十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

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

享右祭祀

祭祀之禮本紀三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

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議也獻命庫

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三十一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上帝之牛角鬯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祀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

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

祭月于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

三十二

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牧人凡陽祀用騂牡毛之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

酒政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

帝於郊升中於天而以風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

三十三

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

社日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

屬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弃繼之故社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地官大司徒設社稷之遺樹之用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名其社與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

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

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大師帥有司立軍社奉主車。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五大夫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三十四

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

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

墀爲鬼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祭皇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

妣。夫曰皇辟。

大宗伯祫享先王。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其廟則有司修除

之。其祧則黜聖之。其遺衣服藏焉。將祭則授尸。

隸僕掌五寢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

小吏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

忌諱。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祭則出而陳之。既事

藏之上春。饔玉鎮及寶器。若遷寶則奉之。

天子犴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孫可爲皇父。尸子不可爲父。尸孫幼則使人抱之。無

孫則取于同姓可也。

孫爲王父尸。于祭者子行也。父北而而事之。所以明

子事父之道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尚禮其

猶醪與。

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

用茅明酌也。明水浣齊以新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尸。尸飲七。以瑤爵獻夫人。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覲以俠纓。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三十六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

主。索祭祝于祔。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遠

諸人乎。祭于祔。尚口求諸遠者與。

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神有樂而嘗無樂。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蕩滌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臭陰達于淵泉。

灌以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

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薌。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

後會于太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君

執圭瓚祿尸。太宗執璋瓚。瓚亞祿。及迎牲。君執紼。卿大

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淪水。君執鸞刀。羞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

三十七

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及入舞宮。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

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

之祭也。與境內樂之。

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

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

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蕭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孝子將祭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修宮室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訕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惡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兩省之。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薦俎豆序禮樂備百官于是論其志意以其愴惚與神明交。

孝子之祭其立也敬以誦其進也敬以愉其薦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立而不訕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致愛則存致怒則著。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帝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鼎尊在作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和之至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藥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食養陰氣。故食嘗無樂。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遵豆鉶羹。祝以孝告。假以慈告。是謂大祥。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十

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脂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烹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醢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雁。月朔必薦新。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目致其敬。盡其嘉。無與讓也。腥肆爛膾。不知神之所饗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十一

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祀之禮本紀四

鄭注 牛則山川 祭與 郊 皆 屬 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曰。望郊之細也。卜郊亦無望可也。胡傳曰。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信公三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胡傳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牛不稱牲。未卜日也。宣公二年

九月辛丑。用郊。胡傳曰。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

四十三

平。成公十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襄公七年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定公十五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

過即變異也。成公七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胡傳曰。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之詞。文公六年

大雩。左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胡傳曰。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

桓公五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

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乃畢山川之祀。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

四十三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夏四月猶三望。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

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然則曷爲三望。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惟泰山河海

潤千里故望。

借公三
十一年

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

學習樂。

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行事必以幣。

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四十四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

宗。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迎獺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

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入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子貢觀于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禘于所征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四十五

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

訊馘告。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禴。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

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

命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于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天子命有司。特性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

主車主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

四十六

司巫。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

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于南郊之旁。命樂正

習盛樂。舞皇舞。

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于高禘之前。

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及四望。

小宗伯。大蒸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禱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禱之。

梁山崩。晉侯召伯宗重人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

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

四十七

疾病乃行禱五祀。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禱祠以時。招梗。檜。禳之事。以

除疾殃。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

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

興也。構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

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郕。是皆明神之志。

者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帶卒。國人懼。壬寅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霄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昭公七年

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

四十八

依於人。以為滯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昭公七年

叔向問子產曰。寡君疾病。卜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其季世曰唐叔虞。有文在手。曰虞。遂名之。成王封太叔於

唐。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昭公元年

五行之官。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蓀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誰氏之五官也。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黑。重為勾芒。該為蓀收。修為黑。為玄冥。此三祀也。顓頊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有子曰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

四十九

句龍。為后土。此二祀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穀梁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祭典有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選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國語

四紀曲禮月令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祭法祭義祭統儀禮四事參用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貢賦之禮本紀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島夷皮服。冀州。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州。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

絲泉。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塵絲。青州。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五帝齋

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綺。徐州。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

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錫貢。楊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杞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箇篚。三邦底貢。厥名包匭

菁茅。厥匪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荊州。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

纈。錫貢磬錯。豫州。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狸。織皮。梁州。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中。厥貢惟球琳琅玕。雍州。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結。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禹貢。

初稅畝。魯宣公十五年。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

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二

父貧也。魯哀公二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且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魯哀公三年。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批。無得以粟。於是倉無批。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批。吏以爲貴。請以粟

食之。穆公曰。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夫君者

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稅。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三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可遷矣。已上春秋傳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已上周禮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四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已上王制

貢賦之禮統紀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真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

漢高祖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官用以定賦。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五

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唐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丁男一人。

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

出歲輸絹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

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代宗始以畝定稅。歛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

神宗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更之。

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

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

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

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

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

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

限。舊嘗收錢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

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凡越額增數。皆。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六

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

不立稅。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朕不受獻也。

光武詔曰。往年已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今猶。

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

所。其令大官勿復受。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經路。臨武。

長唐堯上書陳狀。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木。其收大官。勿復受獻。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或穿。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楊太守文盤。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還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支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十一史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八

經制之禮本紀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祿。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九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聞。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經土地而井牧其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十

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耨利阡。以時器勸阡。以疆予任阡。以土均平政。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載師以厘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稅。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飭財。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漢。其浸潁。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榮。其浸波澹。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沂。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絃蒲。其川涇。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貍養。其川河。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其浸。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禮上

九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萬一千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王制

理財之禮統紀一

鑄錢 鑄銀 鑄銅 鑄鐵 鑄鉛 鑄錫 鑄金 鑄銀 鑄銅 鑄鐵 鑄鉛 鑄錫 鑄金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藉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三

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早。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與馬益修矣。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民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紉耻辱焉。當是時。網疏而民富。役財翳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上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茲。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瞻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

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叩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

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畜蹠無所食。議令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直三十餘萬金。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

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林。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

遣大將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

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聽之。

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

重困。

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權浮滯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七

觀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以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百。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黃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而三人言利。事析秋毫。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摩取鎔焉。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八

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來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蕭條。不選而多買人矣。

諸賈人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於是。以式爲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并爲齊太。

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九卿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置均輸以通貨物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自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導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得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准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山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一

二十

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已上平準書

理財之祖統紀二

散財 時用 治吏 富民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滯巧衆也。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

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開天子以四海爲匣匱。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

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僅篋實。府庫僅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

下者與之爭

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僂。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衽而往朝焉。其後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大饑二十病。農九十病。米未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未俱利。平糶齊物。闕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賈齒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

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若猛獸。犇易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倚頓川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肯。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爲架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樹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狄。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千。畝。厄。苗。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太。都。酤。一。歲。千。釐。醢。醬。千。甔。醬。千。甔。屠。牛。羊。豕。千。皮。販。穀。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糶。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茜。千。馬。蹄。躐。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樹。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麝。鹽。豉。千。答。鮐。鮓。千。斤。鰔。千。石。鮑。千。鈞。栗。栗。千。石。者。三。之。狐。腿。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害倉粟。楚漢

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擧。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擧。家。婦。獎。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厚。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關。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質。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幣。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刃。劍。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

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
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
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郢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
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三七

素封者邪非也貨殖傳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
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作重幣行之於
是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
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民民
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民離而財匱而又奪之資
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劇語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遘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
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酸其骨政治未畢通也
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遇駭而圖之豈將有
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若粟多而財有餘以
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皆食其力末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三八

以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庫原也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
用之在上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忘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
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
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而賤金玉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時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邀遊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見儲

理財之禮統紀三

通商

開鑄

務農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舉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牧豕

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

麻育六畜也

土絲

未產不禁則野不辟地辟而國貧者丹與飾臺榭

廣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

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

間則上下相疾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

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雖大國必危夫野與市爭

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野不積草

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

朝不合衆鄉分治也

權修

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於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郭

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

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瓞葦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

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立政

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時類。盡死矣。

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民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八菽粟不足。木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重令陰陽進退。清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族。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清虛。奪餘清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贈民常。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也。不生粟之國。粟生而死者。稱粟生而不死。王粟。

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

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雖變俗易習。敗

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

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害也。

七臣

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其在中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禁藏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穀重而萬物輕。

穀輕而萬物重。

民粟

桓公曰。吾何以爲國。管子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

曰。何謂官。山海管子曰。海王之家。謹正鹽筴。

海王

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

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利出

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親君若父母。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視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春賦以欽。緡帛夏貸以收。秋實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以室廬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天子籍於幣。諸侯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玉起于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也。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月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

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歛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龍失。人地之權皆失。

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一歲耕。五歲食。粟賣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賣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善。爲天下者。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海內玉幣有七。葵陰山之礪磬。一燕之紫山白金。一發朝鮮之文皮。一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江陽之珠。一秦明山之魯青。一禺氏邊山之玉。一。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守國者。守穀而已矣。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

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
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
今夫蛆蟻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數年不食今一人
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蟻蚋蠅亦大矣故曰百人
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
商子

理財之禮統紀四

均輸

和羅

戶役

酒權

漢武帝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于郡國盡籠天下之
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物
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漢章帝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
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
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
明主所宜行帝不從

唐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堊數百人抑買人物
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
及腳價錢各爲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
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
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宋太宗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
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

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真宗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輪進。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仍令優與其直。神宗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歛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

雜錄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七

供辨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神宗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京師置市易務。

徽宗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剝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

綱赴京。

孝宗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肯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

之意實寓焉。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自與商賈爭利。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

雜錄合編

卷之十一

三十八

捐五百萬緡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

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

糴一。使人通足。價平則止。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就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于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美玄宗不復幸東都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邇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先給價值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樂輸

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陌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于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卽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

糧自兵罷後凡邈州積穀可給三歲卽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歛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過貴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歛取二分息

司聽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博而戮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

之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文帝詔戒爲酒醪靡穀

武帝初權酒酤

昭帝詔罷權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租賣酒升每四錢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德宗罷酒稅官自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唐楊州等八道州府置樵斂務。

宋置諸州斂務。再下酒斂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翟

思請諸郡酷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委入掌飲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畜聚之物。

唐德宗時始川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

一。以爲常平本。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蕭望之言。縣官嘗

自漁海魚。不出復與民魚。乃出

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

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

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

獻其數于王。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祖初爲算賦。

齊高祖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也。項民

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

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

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

實。以何料筭。能革斯弊。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

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

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

丁。六十爲老。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四十二

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濶隘。爲鄉帳。

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

凡三本。

代宗敕天下戶口。委制使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

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籍。

宣宗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

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各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

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秦始皇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唐肅宗御史鄭叔清奏請制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青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爲壇泗洲。募人爲僧。以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剝度之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七年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修城。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文。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
漢武帝始筭商車。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四

唐肅宗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貨。貨十收其二。謂之率貨。
德宗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復稅間架。筭除陌錢。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齋餼。非有貨幣當筭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筭。

太祖令樸買坊收抵當。至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餘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樸買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

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哲宗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孝宗時。朱熹言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口翅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骨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上

一史

司市之禮本紀

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王制二則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毆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餘。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治市之貨賄。亡者使有利。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

使微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替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歛市。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帶者。

歛而入于膳府。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布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楊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

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

關門之征。猶幾。已上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救荒之禮本紀

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眾必敗。謂百里與之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

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伯公十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叔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

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僖公十

大饑。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或興工

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

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上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魯饑。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哀公二年

山東大蝗。姚崇曰：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矣。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釋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

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誦說，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憲宗因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

之坦曰：宜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全活流民五十餘萬。已上二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君食不兼

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

祠，此大侵之禮也。韓非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集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富國之禮統紀 幣藏 徵收 會計 鹽 鐵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幣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一

玉曆

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

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賦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

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

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山納權衡度量之

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

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北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二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

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

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

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陳傳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

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三

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

周禮。鹽人掌鹽人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四

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陝西河東。類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唐德宗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二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唐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迺出萬紀。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利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已上二十一史

漕運之禮統紀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潔達于河。

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

州。汭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

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西傾。因

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內。禹貢

吳城邦溝。通江淮。

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六

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魏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

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統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二

七

煬帝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玄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

運利便一倍有餘。

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代宗時。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漕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絲揚州距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二

八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石。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潞旱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九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至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水。經濟直屬漳御。建甯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已上二史

屯田之禮統紀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昭帝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畱田便宜十二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十

曹操從臾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斷。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懿督兵伐吳。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

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七萬之衆。五年之食。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領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何承矩爲屯田使。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堆莫霸等州。興堰六

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

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十一史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二

恤民之禮本紀

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堯典
政在養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大禹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謨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懍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

民罔以辟四方。太甲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二

十三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盤庚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康誥

用顧畏于民。若召誥民若有功。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微

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遄

暇食。用咸和萬民。無逸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騶牡三千。鄭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

隰有萋萋。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

萋萋。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萋

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隰有萋萋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四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

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洌泉。無浸

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

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

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臨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

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

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欺。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已上小雅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謹僭倣。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大雅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周禮

省災之禮本紀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堯典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高宗彤日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

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王省惟歲。卿士

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

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洪範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

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

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十月之交

已。已。日。有。食。之。胡。傳。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精。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隱公三年 螾。胡。傳。曰。蟲。食。苗。心。曰。螾。食。葉。曰。蟊。食。節。曰。賊。食。根。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七

曰。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螾。蟊。害。稼。也。春。

秋。書。螾。記。災。也。隱公五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傳。曰。震。電。者。陽。

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

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

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

翬。之。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隱公九年

有。年。胡。傳。曰。桓。有。年。宜。大。有。年。存。而。不。削。者。緣。二。公。

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荒。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

也。故。以。為。異。特。存。耳。桓公三年

無。水。胡。傳。曰。周。官。凌。人。之。職。頒。水。于。夏。今。仲。冬。燠。而。

無。水。則。政。治。縱。弛。所。致。故。書。桓公十四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傳。曰。前。

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

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

著。矣。莊公七年

冬。多。麋。胡。傳。曰。麋。多。則。為。異。以。其。害。稼。也。害。稼。則。及。

人。矣。莊公十七年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三

十八

秋。有。貳。胡。傳。曰。貳。含。沙。射。人。魯。人。聞。于。朝。魯。史。書。于。

策。何。也。蓋。貳。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

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惡。長。惡。氣。之。應。也。莊公十八年

大。無。麥。禾。胡。傳。曰。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

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

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莊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

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

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僖。公。冬。

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者其勤也。僖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胡傳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祭於物象之變亦審矣。僖公十六年

秋大雨雹。胡傳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靈電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政在大夫萌於此矣。僖公二十九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曰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从亂。胡傳曰孛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象斗綱紀星也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後此宋弑昭公齊弑懿公晉弑靈公天之示人

顯矣。文公十四年
秋螽。胡傳曰宣公虛內事外去實務華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冬螽生。胡傳曰始生日螽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
饑。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其二。宣公十五年
冬大有年。程氏曰宣公弑立水旱饑饉史不絕書是

冬乃有大年所以為異。宣公十六年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劉絢曰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于遷主言災則不恭自見。成公三年
梁山崩。左傳曰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國主山川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請見之不可遂告而從之。胡傳曰山川崩竭當時諸侯未有戒心故六

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成公五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曄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壬午。胡傳曰。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昭公十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以風壯而以風出。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昭公十四年
八月乙未地震。左傳曰。萇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昭公二十三年

有鸛。鸛來巢。左傳曰。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鵠之。公出辱之。鸛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鵠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鵠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鵠往歌。來哭。今鸛鵠來巢。其將及乎。胡傳曰。鸛鵠不踰濟。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昭公二十五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僖公十四年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僖公十五年
夏大旱。左傳曰。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茲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僖公二十一年
隄霜不殺草。李梅實。胡傳曰。哀公問仲尼曰。春秋記隄霜不殺草。何爲。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

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夫子書此。蓋除惡於微。慮患於蚤之意。公三春王正月。雨水。冰。胡傳曰。雨而成冰。封著于樹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成公十

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公定

秋宋大水。左傳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浹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幾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公上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應饑。公二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災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公九年

宋衛陳鄭災。左傳曰。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其梓慎登大庭庫望之。曰。宋衛陳鄭火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亦不復火。方鄭之火也。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昭公八年鄭大水。龍闕於汴。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弗我覲也。龍闕我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昭公二十一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天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若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乃止。

昭公二十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禋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禋。六年

桓宮僖宮災。左傳曰。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於宮。曰。龙女而不在。成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

禮樂金編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五

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幙。憐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

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

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

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宮辨者。猶拾漚也。孔

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蓋桓僖親盡其宮。無以存

也。哀公二年

冬十有二月。螽。左傳曰。季孫開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哀公十二年

軍伍之禮統紀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周禮

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

禮樂金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有良人。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

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

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

饗振旅。秋以獮治兵。卒伍整于里。軍整於郊。內教旣

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

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夜戰聲相

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死。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戰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

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爲州。州有牧。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班固志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

庶民。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更卒也。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兵。及其未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京師。曰禁軍。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旣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隸諸衛。

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伐。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團結塞下。隊伍旗幟。營壘器械。一如鄉兵之制。已上二史

宮禁之禮統紀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績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水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禮樂合編

卷之五十三

二十九

作宮衆則令之

闔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門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

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

禮樂合編

卷之五十三

三十

中九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皆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仁宗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闈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憚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畧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出入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十一史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京衛之禮統紀

漢中尉秦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唐初始置軍府。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易布幕。鐵馬。孟布槽。鍾。鑼。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鴈。袍。毳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

宋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已上二
十一史

田獵之禮本紀

田獲三品有功也。吳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無逸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薺。火烈具舉。禮。禘。祫。暴虎。馘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裏。兩驂。騶行。叔在薺。火烈具揚。叔誓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揚。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薺。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祭罕。忌抑釋棚。忌抑。弓忌。大叔
于田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二

三十四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還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猷歇驕。駟鐵

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猷。獻豝于公。七月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
置罟。建旄設旄。搏獸于敖。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旌旌。徒御不驚。
大庖不盈。車改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
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吉日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曲禮

禮樂集編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五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韋。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獺化爲
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王制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亡其國。莊特
春正月。公狩于郎。胡傳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狝。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
囿。皆常所也。非其所而必書。是春秋謹微之意。桓公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
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公與齊侯
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
非人子矣。莊公五年

禮樂集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六

秋。蒐于紅。公羊子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
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衡。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
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
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昭八年
大蒐于比蒲。胡傳曰。三綱軍政之本。君有三年之感。
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曰大蒐。越禮也。昭十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君子。建之。昭公二十二年

大蒐于昌間。胡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主者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馳射擊刺之末也。今

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舞八佾。旅泰山。

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政本云矣。何蒐爲。昭公二十二年

春西狩獲麟。左傳曰。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後取之。胡傳曰。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哀公十四年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禘亦如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七

之。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廟。乃

歛禽。禘牲。禘馬。皆掌其祝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禁屬。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堂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

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獋。獻禽。以祭

社。

中夏教芟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

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

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車。獋。獻禽

以享。初。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祈。軍吏

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遂以獮田。羅。獋。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

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鐃鐸。各

帥其民。而致。質明。獎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

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御陳。曰。不用

命者。斬之中軍。以犇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

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三十八

鼓。捷。鐸。羣。吏。獎。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十九

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獎。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獎。致。禽。儲。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已上禮

田獵之禮統紀歷代田獵志

湯。出。見。張。網。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者。四。十。餘。國。

西。伯。將。出。獵。卜。曰。非。龍。非。彪。非。熊。非。羆。非。虎。非。豹。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西。伯。齋。三。日。田。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而。漁。與。語。大。悅。自。吾。先。君。太。公。曰。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十

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之。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孟。孫。獵。得。麋。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麋。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子。是。始。強。

於諸侯。

漢武帝獵長楊。召見司馬相如。相如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爲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漢武帝獵新秦中。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停微。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成帝從胡客大校獵。宿黃陽宮。命左扶風發民入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綱羅罝罟。捕熊羆虎豹之屬。載檻車。脣長楊射熊館。以周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楊雄上長楊賦。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唐太宗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

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唐太宗狩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唐武宗獵太白原。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四十二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宋太祖獵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侍衛諸軍校皆錦袍。五方以勢禽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召衆官飲。至頓賜食。上每中禽。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宋太宗畋近郊。詔曰。三田之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

供祀。今既親射獲禽。宜奉先登俎。付所司薦享太廟。
著于令。

宋仁宗獵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
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
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獲禽。至棘店。御帳殿。召
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嘆其衣食蠲糶而能享
壽。各加恩勞。遣衛士奏技。駕前掉鞅。挾槊決勝。免民
田在園內租稅一年。已上二史

田獵之禮統紀禁令

法從

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
田之野。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前一日未明。諸將各
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誼譁。旗獎後至者罰。

百官設行宮殿。便坐。并設王公從官坐帳。

旌門建旗以表。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
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

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護軍十二兩。

校獵之官。着袴褶。有帶二品以上。備鞘。麾幡。三品以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四十四

下帶刀。皆騎乘。

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

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

會宣武場列爲重圍。

設留守填街位。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設從

官位。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設先置官位。行

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

駕出。剛日。發引。次舍如常。皇太子入守。

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提一鼓。爲

一嚴上水二刻。捷二鼓。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著朱衣集廣莫門外。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捷三鼓。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散騎常侍給事黃門散騎侍郎等官劍履上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印上水五刻。皇帝出服通天冠紫袴褶黑介幘。乘關猪車。駕六黑駟詣行宮。太常陳鼓箛簫簫角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園。服鍬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園旗鼓相見銜枚而進。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爲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旗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皇帝鼓行入園。鼓吹令鼓六十陳于皇帝東南西南向。六十陳于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

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欽大綏以從。王公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有司欽小綏驅獸出帝前。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再驅過。有司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左射之。鼓吹皆振。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

凡射獸。自左而射達于左膊爲上射。達左耳本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脾達右脰爲下射。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于田內。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于旗下。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餘卽于園下量犒將士。服鍬者輜外而還。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正直侍中跪奏還宮制曰可。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苗獮蒐狩之禮。簡戎事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蓄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勢易不搏。蜎不螫。鳥獸垂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祭牢。

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以祀宗廟。養萬民也。今禽獸害稼穡。故以田言之。

孝子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二

四十七

已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禽中者取之。歸之取于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于澤。揖讓之取也。已上通志略

田獵之禮統紀錢規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五子歌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徑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愆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二

四十八

告僕夫。周書

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講大事。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休。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師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略地焉。遂往陳魚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左氏

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古史

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對曰。國人皆謂君好獸。無

禮樂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肢。有四肢故。心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歸。晏子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祭水虞。於是乎講。畋。取。名。魚。祭。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且。羅。藉。魚。鱉。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且。麗。設。罝。鄂。以。賓。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鰓。鰓。獸。長。麋。麋。易。

翼。殼。卵。蟲。含。蜚。蠊。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而。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漢武帝獵長楊。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易獲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寇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禮樂編

卷之二十二

五十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爲陛下不取。

漢成帝校獵。楊雄從。諫曰。昔在二帝三王。宮室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

里田車戎馬。器械儲峙。奢麗誇詡。非湯文三驅之意也。

桓南郡好獵。每田獸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塋。或行陳不。整。麋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旅也。時。爲賊曹叅軍。常自帶糾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唐高祖校獵于華池。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五十二

夫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津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唐玄宗大蒐鳳泉。右補闕崔向疏曰。臣聞天子二田。將以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濱。有異于是。六飛馳騁。萬騎。

騰躍。衝翳。奮蹴。蒙龐。越嶰。嶮。靡榛。聚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鎗。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戰窮則搏。易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十一史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二

五十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蚌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侯父泰閣

軍旅之禮本紀一

貞律 聲訓 太常 貞武 整戎 平虜 敬音 軍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勅天下而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 帥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師武與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五勞齋

尸使不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以亂

邦也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大禹謨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甘誓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胤征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有臣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尚桓桓如虎如龍如

熊如羆于商郊弗迁克奔以役西土 牧誓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武成

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今惟洛舍牯牛馬杜乃獲敵

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馬牛其風臣

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

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

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

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費誓

擊鼓其鐙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挹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鄭風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小戎倭收五檠梁輶游環有驅陰翰漆績文茵暢轂

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

鑿以輶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倭駟孔羣女矛鏐鏐蒙伐有苑虎錕鏐膺交鞬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三

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

德音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陳風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蜩蝓者蠲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

崖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

也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事王有攸

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鄭風

采芣采芣芣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彼爾維何維常之

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

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

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四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仲往城于

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六月棲棲我居既劬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勗于出征以匡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

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緄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戊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佻既佻。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脩革。約軼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瑋慈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五

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復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亶不聰胡傳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已上小雅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芾芾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闔如琥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大雅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三

六

矯矯虎臣在泂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泂獻囚。翩彼飛鵲集于泂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周頌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纒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蹕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軍旅之禮本紀二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曰：衛州吁將修怨于鄭。公問衆仲曰：州吁其成乎？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弑其君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隱公四年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七

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桓公五年
齊人伐山戎。胡傳曰：齊人齊侯也。稱人，譏伐戎也。齊侯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貶之以爲好武功者戒也。莊公三年
衛人伐邢。左傳曰：衛大早，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僖公十九年
夏，狄伐鄭。鄭策諫曰：不可。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邛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僖公二十四年
衛人伐齊。左傳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僖公二十六年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八

秦人伐晉。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

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文公三年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曰。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雨甚。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公八年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傳曰。子產獻捷于晉。戎服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九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奉五父立之。蔡殺之。我又與蔡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今陳介恃楚衆。馮陵我敝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陘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趙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襄公二十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越人伐吳。左傳曰。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子使其弟馮出犒師。楚人執之。將以戮。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敝邑卜之。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奸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戮鼓。則吳知所備矣。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

彘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吉孰大焉。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昭公五年楚子伐徐。左傳曰。尹喜帥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祈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華路監。燮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出其王事。齊王舅也。晉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

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若求之。其與我乎。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其畏我乎。曰。畏君王哉。祈父謂子革。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君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遂及乾谿之難。昭公十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曰。晉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邇。圍鼓三月。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昭公十年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必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桓公八年

鄭人伐楚。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曰。卜以火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騷。桓公十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二

扞。承。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桓公十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咄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遂無入。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於荒谷。桓公十三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莊公六年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三

楚子伐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申叔時使齊反。王欲縣陳。叔時不慶。王譏之。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過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宣公十一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成公十六年吳子欲伐楚。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爭。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始病。昭公十三年吳伐我。左傳曰：吳將伐魯。王問公山不狃。對曰：魯雖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四

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哀公八年

軍旅之禮本紀三

卷之三

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謬。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視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桓公六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威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僖公四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欲殺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東門之外。蹇叔哭曰。孟子吾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十六

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哭而送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僖公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傳曰。齊侯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之。而又討人。難以免矣。文公十年公侵鄭。左傳曰。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將以爲質。此羣臣所聞也。今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惟周公康叔爲和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定公六年邾人戰于升陘。左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蟻有毒。而况國乎。弗聽。邾師

子升陞我師敗績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七

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十二年

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曰：晉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

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晉侯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十八年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八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茲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辟，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禮不逆矣。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臧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惟羣弟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伍參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遂疾進師晉桓子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中夜有聲

宣公十二年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季孫行父會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鞍左傳曰齊晉戰于鞍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聲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廄舉不注

成公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左傳曰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犂侍王曰盼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時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二十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成公六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僖公五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僖公二十七年

晉人秦人圍鄭左傳曰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二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僖公三十一年

楚子圍鄭左傳曰楚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僖公三十一年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夾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齒之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不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宋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宣公十四年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二

公會晉侯圍齊左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沉玉而濟齊侯登巫山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師曠告晉侯曰烏曷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宣公十一年

軍旅之禮本紀四

秋入衛左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

閔公二年

秦人入滑左傳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出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僖公三年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曰出因其資入用其餽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晉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仇况國乎遂使請戰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

僖公五年

鄭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華

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嘻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

宣公二年

晉人執虞公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

僖公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左傳曰凡君不道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晉侯既執曹伯諸侯

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逃奔宋戊公十五年

公收齊師于長勺左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刿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刿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三五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刿曰未
可齊人三鼓刿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刿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
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莊公十年
號公收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公十六年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曰晉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
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
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
惠不以累臣毀鼓使歸就戮於秦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六

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僖公三十三年
越敗吳於檣李左傳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
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
人立於庭苟出人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定公十四年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鄙弗及胡傳曰書人書
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鄙弗及罪魯也凡書追者
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
其深入追齊師至鄙是也僖公二十六年

齊侯襲莒。杞殖華還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禍棄令。亦君所惡也。昏而受。令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襄公二十三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檮李也。遂入越。越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七

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哀公元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之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宣公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曰。苟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君聽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苟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師帥會虞滅下陽。僖公二年

楚子城父左傳曰。楚子聞蕭。師人多寒。王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司馬卯號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胥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宣公十二年次師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胡傳曰。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莊公八年王室亂。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姜不恤其繆。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也。今王室實

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餅之罄矣。惟罄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與宣子圖之。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會黃父。昭公二十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交。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建吳之未定。君其分取焉。若楚遂亡。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辭曰。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師乃出。定公四年

軍旅之禮統紀一

道法

機權

情勢

戰守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

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貴賣賣則百姓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居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芟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繕轡。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之。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二

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五者。知勝之

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謀攻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金勝。見勝不過衆人之善。知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軍形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

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碇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勢易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闐闐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圜。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其勢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

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守其所可攻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戰勝而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

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利。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夜戰多

大武畫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適。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三七

合交。絕地無留。圯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忠可解也。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以有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也。功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間天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三八

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蒺藜。林木。薈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管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伏而立者。儼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餽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論。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謀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

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六者地之道也。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六者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六者敗之道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兵者動而不迷。

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已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地形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人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一

者爲圯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

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闕過則從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二

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舉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名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故始知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九地
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且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

之火發於內。則蚤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攻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見於外。無待於內。以特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三

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

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四十四

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聞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用間

軍旅之禮統紀二

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中畧。

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千里迎賢其路遠。改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下畧

富之而不犯。仁也。貴之而不驕。義也。付之而不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五

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此謂之三寶。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六中

六賊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

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上畧

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人將動。必有愚色。吾觀其野。草菅勝殺。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收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發啓

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文啓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

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順路

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計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災異。知人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洄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查。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七

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譚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牙爪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目難攻。銳無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茲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

爲問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土氣

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服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留符。稽若符事聞泄者。皆誅之。陰符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四十八

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陰書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用兵之害。猶豫最太。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野無衡敵。對無立國。軍勢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莽者。所以遁迹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

也。隘巷山林者。所以少敵衆也。坳澤窮蹙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急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設伏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圍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誼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疾一徐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願以多者。所以持久也。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而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

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迷。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續。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沫。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未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蒺藜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鑊鉞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

夏礮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

攻城圍邑則有輜輳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一

雷鼓振輦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鋤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

軍器

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固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填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

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

戰車

凡以騎陷敵而不能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又絕我後此騎之固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二

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固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戰騎

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建于義矣。僵屍而哀之無建于仁矣。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通者所以反本。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
運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
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
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
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
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
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
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吳子
圖國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闕。楚陳整而不久。燕陳
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川。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
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
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
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實罰信。
其人不讓。皆有闕心。故置而自擊。擊此之道。必先示

之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
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
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心。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
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怒。其民慎。好勇義。
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
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事。騎必避之。路其將
可窮。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
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
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

其勢也。

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與
寤。選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滅夏炎熱。晏興無間。
行驅饑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
怨怒。妖祥數起。主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新芻既寡。
夫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
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倦。倦而未食。
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同。三軍數驚。師徒
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險。半隱半出。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地土廣大。人民富衆。二曰

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

陳功居事。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

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

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

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

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數移

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

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已上

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生則死。其善將

者。如坐滿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

不及怒。受敵可也。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

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知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

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

就行。聞鼓聲。然後舉旗。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

三軍進止。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

頭者。大山之端。已上

軍之所至。無刊其樹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

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應變

恭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

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也。

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

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十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

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已上尉繚子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三

五十六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四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任將之禮統紀

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上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一

玉齋齋

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

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社稷安寧。

將有五才。十過。五才。勇知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知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十過。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知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任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知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二

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任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賞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

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將冬不勝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之犯塗泥。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乃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已上太公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三

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置機極奇。本無二法。

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若愛未加而用峻法。鮮克濟焉。

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夫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

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蓋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已上李衛公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受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卽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主之辱。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一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

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七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

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路。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

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兩軍相望。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見利佯爲不知。名爲智將。勿與戰。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已上論將。七害。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

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六

良民。王者必止之。上賢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伐。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鬻。拘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

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夫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餼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

流所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愛。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愛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

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已上

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九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是

矣。非吾令也。斬之。武議已上太公

齊使司馬穰苴將兵捍燕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

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

日中會於軍門。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賈素驕。貴夕

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皆股栗。用命。齊史

慎戰之禮統紀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

使人惠見敵。靜見亂。瑕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

信。在軍廣以武。外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外上察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外上見信。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究。氣欲閑。心欲一。等

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

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

凡戰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十

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險者無戰

心。挑戰者無全氣。關戰者無勝兵。

凡戰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

凡戰先則弊。後則憚。息則怠。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固。以兵勝。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

敗。以重行。輕則戰。

凡戰敬則懾。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

服膚輕服美重。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大善用本。其次用末。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

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已。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窵。擊其。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一

大懼避其小懼。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

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

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

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懈。上已。

司馬法。

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霍邑之戰。師以。

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天。

地本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

凡戰。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應變已上李衛公

凡戰遇諸山陵林谷深山太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

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少。徒不赴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四

十二

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客不入軍。

軍客不入國。軍客入國。則民德廢。國客入軍。則民德。

弱。天子之義

諸葛亮八陳法。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

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方生於步。圓生於奇。

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

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

教士猶布碁于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若攻不知。

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何益。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外。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一夫仗劍擊于市。萬人無不避者。非一人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

池深而廣。城高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眾。其有必救之軍。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十三

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隅而泣下。

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所出而守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劉項皆非將將之君。何也。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
已上李衛公

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醪。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十四

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
用兵臨戰。合必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簫。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

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簇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晁錯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十五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君不為匹夫與師。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二傳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禍莫大于輕敵。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樂殺人。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無使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禍莫大於殺已降。黃石公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趙充國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諸葛亮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十六

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范仲淹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余端禮用兵之要。敵勢急則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當勁直。以衝突之。朱熹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

山河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救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度。明於器械之利。則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

先王不以勇猛爲邊境。則邊境安。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十七

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假兵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管子曰。齊國寡甲兵。吾欲輕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

爲之奈何。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輪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試諸木土。

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所重者。政與軍。若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主。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十八

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精於刑。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

凡用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亦接兵。而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

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

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

禮樂合衆

卷之三十四

十九

俗慈愛之於民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閫也。管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武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管子

簡器之禮本紀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準則不堅。已敵則撓。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砥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砥其朕而直。則制善也。紫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齡。則變也。

禮樂合衆

卷之三十四

十九

革欲其茶白而疾。幹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脰。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恃爲恃也。卷而搏之。而不適。則厚薄序也。砥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敵而不疑。矢人爲矢。欬矢參分。莛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

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衆。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鉤是故句兵桿刺兵搏般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檇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

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當栗不弛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犂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未夫角之本覺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馴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

冰析。滑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水析滑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繫。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所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

今夫焚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柑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

橋幹欲執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執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柑。長其畏而薄其散。宛之無已。應下柑之弓。末應將興。爲柑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網。末應將發。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鋒。絲三邸。漆三甦。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

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工記

禦戎之禮本紀

公會戎于潛。胡安國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書會戎譏之也。隱公二年

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買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襄公四年

齊侯來獻戎捷。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莊公三十一年

衛人及狄盟。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

事已非春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虛帳。刑牲於血。以要之哉。宣公十二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分。也。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宣公三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程頤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成元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鄭人大敗戎師。隱公十年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僖公二十四年

禦戎之禮統紀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貶。貶則無震。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厥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周書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嫪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豈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遼北遼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胃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豈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以天下之大。因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賈誼夫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

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疾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闢。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晁錯言
兵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三十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積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名曰謫戍。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輪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

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是錯論守邊備塞事

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之衆困於平城士武七日不食孝文時匈奴侵

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關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衆微於便陜匈奴覺之而去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碁破寘頡襲王庭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至本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使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

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騷擾之計不願制自此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屍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

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

易雄

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漢高祖患匈奴數苦北邊。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約。

趙將李牧。居代雁門。爲屯防。得便宜置吏。軍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入盜。急收保。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也。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得一當敵。牧乃選車騎。習射。大縱畜。人民被於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率大衆入。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彼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夜引去。晉劉琨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琨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聲。以動之。羣胡皆倚泣而去。劉琨在晉陽。亦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終夜奏笳。敵於是皆有懷土之思。棄圍而走。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漢和帝時。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險。忽嶺而來。非有運糧。何足憂也。但當收殺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日決矣。謝攻超不下。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路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僕固懷恩與同。純吐蕃進。過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速戰。吾堅壁待之。

彼。以。爲。怯。必。不。戒。心。可。破。也。若。遽。戰。不。利。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懷。恩。中。途。死。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二。虜。聞。懷。恩。死。頗。爭。長。不。睦。子。儀。使。李。光。瓚。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子。儀。以。昔。與。回。紇。契。約。甚。厚。欲。挺。身。往。說。郭。晞。叩。馬。諫。子。儀。曰。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與。言。幸。而。從。四。海。之。福。也。不。則。身。

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吾。地。棄。功。結。怨。背。德。助。叛。乎。吾。挺。身。來。聽。汝。執。而。殺。之。吾。將。士。必。致。死。與。汝。戰。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安。駕。令。公。亦。拍。館。是。以。取。來。今。知。天。可。汗。在。上。令。公。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豈。與。令。公。戰。乎。請。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取。酒。與。藥。葛。

羅。誓。諸。酋。長。皆。大。喜。遂。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光。帥。精。騎。與。俱。戰。于。靈。臺。西。原。殺。吐。蕃。萬。計。

金。師。寇。淮。詔。世。忠。進。屯。楊。州。詔。詞。懇。切。世。忠。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伐。木。爲。柵。自。斷。歸。路。誓。以。必。死。虜。兵。甫。進。鳴。鼓。伏。兵。四。起。夾。擊。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敵。潰。走。追。躡。至。淮。所。遣。董。攸。等。皆。取。勝。論。者。以。此。爲。中。興。武。功。第。一。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合。龍。虎。蓋。天。二。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劉。錡。赴。東。京。率。所。部。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進。至。潁。昌。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

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鎬曰：可矣。乃歛兵入城，爲守禦計。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測，卽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鎬督取車輪，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鎬畢而金兵圍城。鎬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金易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無算。金兵移營李村，鎬遣閻允、募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鎬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終夜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七

自戰，積屍盈野。元术在汴，聞之，帥十萬衆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欲乘勝全歸。鎬曰：敵營甚遠，元术又素吾輩一勳，彼蹶其後，則前功俱廢。衆皆感奮曰：惟太尉命元术至城下，鎬遣耿訓約戰。元术怒曰：劉錡何敢與吾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蹴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鎬果爲五浮橋於頰河上，敵由之濟。鎬遣人毒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斃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鎬士氣開，暇軍皆奮休。

方晨按兵不動，逮未申時始出接戰，以銃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元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爲鎬軍所殺。元术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鎬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成功。

金人常以水樞取勝，畢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八

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已上二史

象刑之禮本紀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噬嗑。亨。利用獄。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三十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輒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聖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事時乃不可殺。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剗刑人。無或剗刑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丕蔽要囚。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蓋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咨。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乎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罰之屬千罰。劓罰之屬千罰。剕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呂刑

春王正月。肆大眚。胡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曰

大眚。譏失刑也。莊公二十二年

齊侯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曰。識之。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

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昭公三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詣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樂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滯。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導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誼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土。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作封誨。立謗政。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二

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昭公六年

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將守唐叔法度。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

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罪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宣子之刑晉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昭公二十九年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三

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

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瀆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誣言僞而辨學非而博。

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王制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四

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

孔子爲魯太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

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今世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陵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

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其不能改而由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大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憫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六

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惟王者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閭。宮者。使守內。剔者。使守閭。髡者。使守積。

周禮

議貴之禮統紀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七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焉。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况則答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聖王之制。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可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

不以其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八

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過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頻無耻。集誦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

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梓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免。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滌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開譴呵。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舉耳上不執縛。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絀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命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猝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敦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賈誼

治河之禮本紀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冀州

九河既道。兗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豫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太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海河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

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六

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里。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游肥美。民耕田之。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

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

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

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河水大盛增丈七八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人所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隄潰三所吏民塞之

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水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治河奏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嶠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各

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里米三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各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源別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二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簵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庠斗曰泥攪曰泥筐曰鐵鏵曰竹簵曰活閘曰刮板鐵簵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爲之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漕非人不能用庠斗利于挹水南人不能用泥攪以布爲之二人共昇泥筐以擔貫之一人獨舉恨非人不習鐵鏵利器也南非通習之竹簵水中夾泥惟高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爲之閘河淺則用刮板一刮可去沙

數斗。二器大利開漕。治河諸

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私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

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

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

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

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以爲捷。天子悼河功之不成。乃作歌。于是卒塞瓠子。

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河渠書

治河有上中下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今瀕

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

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

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昔月自定。謂之上策。瀕河隄吏

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

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能。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賈讓

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

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

之客水。歐陽修

古者必有五行之官。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

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

晉宋齊曰都水臺。曰水衡令。梁始改曰太舟卿。隋唐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四

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王同

河決滑州。議修塞。歐陽修曰。國用方乏。民力方疲。合

商胡塞大決之洪流。一大役也。鑿橫壘。開久廢之故

道。又一大役也。自橫壘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

壞。頃須修緝。又一大役也。併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

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事之

難。爲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

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

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常勢也。天禧中。水既

淤溢。乃於滑州天臺埽決。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於王楚埽決。已又於橫壘大決。及橫壘既決。水流就下。十餘年河未爲患。至慶曆四年。橫壘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壘兩河故道。皆河水已棄之高地。是以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不沒入海。上流亦決。請選知水利之臣。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可免決溢散漫之虞。

歐陽修治河三狀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李仲昌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于是流仲昌於英州。自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贇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河勢稍平。

神宗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

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帝手詔省漳河之役。安石格詔不下。

宋開直河水勢增漲。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兩岨被患。都水止護北岨。希省費。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六

之賞未嘗增。隄岨今之決。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王安石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命范子淵領其事。

河復大決。澶州神宗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李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勞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

立東。西。隄。五。十。九。埽。卽從之。宋史

元世祖開會通河。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

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建御河。長二百五

十餘里。中建牌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元史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

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

則興元之荒瘡。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論衡

築城之禮本紀

夏城郎。胡安國曰。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

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

百雉之城。制也。城不踰制。役不違時。魯嘗城費。城郕

其後復墮。則非制矣。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

非時矣。隱公九年

晉侯使士蔣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蔣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離焉。

無戎而城。離必保焉。寇離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四

五十八

不敬。固離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罔宗子。何城如之。三年

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龍韋。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僖公五年

城虎牢。胡安國曰。虎牢鄭地。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

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

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不可棄焉者。城虎牢

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僖公二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王曰。國有大城。何如。申無宇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木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昭公十一年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昭公二十三年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四

五十九

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睚眦舅。不遑啓處。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于是士彌卒。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昭公二十二年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五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參閱

樂本紀一

見合紀者不重出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典

夔曰。瑟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已上益稷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一

五

羽。獸夏。翟。皞。陽孤。桐。泗濱浮。磬。徐州

天球在東序。胤之舞衣。鼓鼓在西房。顧命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鄭風

君子陽陽。左執簧。君子陶陶。左執翫。王風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曹風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秦風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小兒
雅正

矢詩

不多雜以遂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

頌已上

書初

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隱公五年

禮也。
莊公三十一年

能格也。

續集全編

卷之二十五

iii

樂而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也。昭公十五年
 夷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流。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摶。遷而不搖。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四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廢。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削。南。箒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箒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宣公二年
九年

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矣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寃。大者。不愾。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寃。則。不。咸。愾。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愾。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昭公二年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五

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鑃。止。鼓。以。金。鐃。通。鼓。軍。旅。夜。鼓。鑢。軍。動。則。鼓。其。衆。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太。僕。鼓。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闔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六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

繁。掌鼗鼓纓樂。

已上
周禮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祭義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

騶和之音。

祭義
二則

樂本紀二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七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

無怙慝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

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賤。五者皆亂。迭

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

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八

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啍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蠲厲猛起奮未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倡和有應。圓邪曲直。各歸其分。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世亂則禮慝而樂滯。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湣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滯樂興焉。正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九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琴瑟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籥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偽。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齊疾而不拔。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鍾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夙。君子聽磬聲。則思夙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蓄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師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擾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溺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十二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滌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濇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耆弘，亦若吾子。」言是也。孔子語賓牟賈曰：「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十三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記

樂統紀一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蜚蜚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歎一生。一憤一起。所常無窮。

禮樂今編

卷之二十五

十四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長能短。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主。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日之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矣。土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忘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成。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于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息。息故近。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南華經

禮樂今編

卷之二十五

十五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

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吉理而民正。嘯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搖。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舍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各顯隣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沉佚。遂往不反。卒于喪身。臧宗并國于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驟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儔。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

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乙之歌。歌曲曰。太乙貢兮天馬下。靈紫汗兮沫流頰。騁容與兮蹕萬世。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族。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樂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
 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
 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
 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
 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
 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滯佚也。夫滯佚生于無禮。故聖王使人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
 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史記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十八

樂統紀二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鳴也。
 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白虎通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
 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
 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
 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十九

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
 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
 為思。
 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
 事。羽為物。漢書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爾雅

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鐘。石為磬。絲為
 弦。竹為管。匏為笙。土為埴。革為鼓。木為祝。故。
 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陽為律。陰為呂。總謂之十二月。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于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簇出。

于寅。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

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律一統。黃鍾之實也。

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三十。其義紀之以兩。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也。

人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

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

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絛。為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絛。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絛。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絛。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絛。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黃鍾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鍾也。陽氣鍾于黃泉。萌萬物。為六氣元宮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于子在十一月。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

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

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

姑洗。洗。紫也。言陽氣洗物。辜。紫之也。位于辰。在三月。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者。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
物也。位于巳。在四月。
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
於午。在五月。
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養物。使長。太
林。盛也。位于未。在六月。
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
也。位于申。在七月。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一

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族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
在八月。
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剝落。終而復始。
亡。厭已也。位于戌。在九月。
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閏種也。位于
亥。在十月。
巳上漢志

樂統紀三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
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危也。言陽氣
之危。危。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
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
下。故該也。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
故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
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二十二

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脊。
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
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
滋于下也。其于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
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
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
者。胃也。言地雖凍。能月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
東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
呂者。其于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

萬物厄。絀未敢出。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根。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于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側也。其于十二子爲卯。卯

禮樂合編

卷之五十五

二四

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于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于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蜃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軋。軋者言萬物益大而軋軋然。西至于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

其于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于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就也。西至于狼。

禮樂合編

卷之五十五

二五

很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很。

涼風居西南維。上地地者洗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成氣林林然。其于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于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成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

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

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傷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于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二六

天爲繩而貴直地。爲準而貴平。東方之神其名勾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由此觀之。準繩規矩權衡。所以爲六合之司職也。黃鍾蕤賓。南北相應。此冬夏之交也。然鍾磬之編者。皆主黃鍾。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君子昨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當鐃之南。故大射則移其鼓鼙以避之。祭祀則北面對越。故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東爲陽中。萬物以

生而四金東西應鼓爲節。主之延賓。則在東南焉。故

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潔百物。禮神納賓。是以東方笙磬謂之笙。笙者生也。由笙磬而南。鍾鐃應聲者也。西爲陰中。萬物以成。始擊胡篳而東。應之爲西階賓。所由來而發詠合舞之鼓在焉。故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磬謂之頌。頌者言成功也。由頌磬而南。鍾鐃應歌者也。

六呂爲同。特與律間耳。故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二七

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器利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樂統紀四

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圓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

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滛。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欲之者流涕。聞之者嘆息。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

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異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于中。聲入于耳。手足飛揚。

不覺其駭。

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

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

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以事神。不妄故可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

其文扶其天助其言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鍾者聲之主也。縣者鍾之制也。鍾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惟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典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愚王念未來之服。故猗靡

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是以君子惡大麥之歌。憎比里之舞也。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嫵。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洛鐘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咏。至于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虞夏

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木。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

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妓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咎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

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

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泰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試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

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柰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三

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號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阮籍樂論音書
天地含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天地之間。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

聲音和比。感人最深。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于苦言。嗟嘆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三

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于聲音。
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嘆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嘆美耶。
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念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

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惟神明者能精之。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多變。而謂聲無哀樂也。

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紓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

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爲聲有哀樂。不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五

三四

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

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乃雅音得全。

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何者。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

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哀聲。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

羊舌母聽兒啼。而審其喪家。夫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譚。而不能令籟簫調利。猶管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簫不因慧。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五

三五

心而調。是以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

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閒。奏秦聲。則嘆美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狻弄。則歡放而欲愜。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

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止于躁靜。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衆。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于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

樂于其間哉

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欣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囿之音。合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

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五

三六

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

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

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

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出涕。

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

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

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

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

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大

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

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忘。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化成。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五

三七

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自誠。此又先王

用樂之意也。嵇康樂論

樂之議統紀

馬端臨曰。大樂錄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和峴以王朴律。准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爲新度。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李照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鍾。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詔集禮官阮逸。胡瑗更造鍾磬。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從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改修鍾量。廢四清聲。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三八

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以鎮爲一家學。置不用。徽宗有方士魏漢津請帝三指爲律度。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志序曰。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大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賄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

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拍寸爲

律。經圖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經圖。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

律譜曰。漢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未獲詳究。孝武用李延年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不達音律之源。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司馬彪志並房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三九

所出也。後漢尺度稍長。杜夔候氣。灰悉不飛。晉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四分。方知不調。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管韻始諧。梁武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嶺爲橫吹。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祖暅問律于何承天。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以聞。詔付大匠依樣制管。此後律又飛灰。候景亂。毛喜于太樂得之。至陳武帝立。遂以十二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太建乃與均鍾器合。

朱熹曰。雷出地會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

取其義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則總名爲簫韶。

陳祥道曰。備九夏之樂。惟天子爲然。元侯不與焉。享元侯則肆昭納三夏而已。大夫不與焉。故大夫而肆夏。自趙文子始。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子春以爲每夏而有二名也。呂叔玉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文思也。是不知三夏禹樂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四十

陳祥道曰。周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世之論者以黃帝之樂爲咸池。亦曰雲門。大卷。然雲門大卷取諸天。咸池取諸地。其可合而一之乎。

馬端臨曰。莊周謂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樂維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黃帝作咸池。鄭康成賈公彥遽以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大咸爲堯樂。不知堯蓋修而用之以備樂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雲門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體。地道也。

孔穎達曰。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樂音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則風雨順。

賀循曰。魏氏增損漢樂。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曲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四一

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

丘濬曰。禮樂之制微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難明。所謂制度者。失其傳。漢文帝資雖近道。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而所樂者世俗之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魏用杜夔。隋用鄭譯。宋用和峴。胡瑗。非不留心鍾律。然不過得情於編簡中。若

所謂鏗鏘鼓舞者。知者蓋已鮮矣。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樂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此古樂所以不復也。

鄭樵曰。自梁魏來。祀饗之章。隨時改易。任理不任音。任情不任樂。明樂之人。不能主樂。主樂之司。未必明樂。所行非所作。所作非所行。惟梁武帝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達裁成。十二雅付之。大樂雖制作。非古而音律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之成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四二

周敦頤曰。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淡則欲心平和。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政刑苛紊。縱容敗度。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朱熹曰。古樂之亡久矣。秦漢去周未遠。器與聲猶有存者。逮東漢之末。接西晉之初。已寢多說矣。歷魏晉。

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法愈不定。建隆皇祐元豐間。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相一。況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淫之餘。而能語天地之和哉。蔡元定著為律呂新書。明白淵深。縝密通暢。其言雖多出近世之所未講。實無一字不本古人已試之成法。

丘濬曰。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制。度魯樂工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之。其意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併與習。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四三

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世何所持循而復古制哉。
已上通典
志略通考

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臟之聲。出于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于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

宮土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巳。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窸窣也。而主合。

禮樂合集

卷之二十五

四四

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與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主張。

也而主張

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

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

也而主湧。

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性赤。其事視。其

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奔駭也而主分。

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醢。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

惟乾爲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爲至陰。而土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音雖不同。而同于陽。皆本乎乾者也。木音巽。絲音離。金音兌。音雖不同。而同于陰。皆本乎坤者也。

石乾音也。其風不周。其聲𩇑。其音辨。立冬之氣也。

其爲樂也。爲玉磬。爲馨磬。爲編磬。爲離磬。爲笙磬。爲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四五

頌磬爲球爲蹇

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其音謹冬至之氣也。

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鞀爲鞀爲應爲鼗爲鞀爲鞀爲提。

爲靈爲靈爲建鼓爲足鼓。

婉良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愁立春之氣也。其

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竽。爲小竽。爲和。

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

爲樂也。爲簫爲箏。爲管爲篳。爲籥爲簞。爲篴爲篵。爲篶爲篷。爲篸爲篹。爲篺爲篻。

湯 (Tsu)

木與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祝為散為止為饒為恠楊為春牘絲離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琴為瑟為離琴為中琴為小琴為灑瑟為中瑟為小瑟

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為樂也為土鼓為瓦鼓為埙為缶為雅拙

金兌音也其風闐闐其聲春容其音鍾秋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鍾為鎛為編鍾為鈗鍾為剽為棨為鈗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五

四六

陽氣鍾于子也謂之黃鍾其歲困敦其宿虛其次寅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為乾之初九陰氣旋于丑也謂之大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斗其辰玄枵其候大寒其卦為坤之六四萬物奏地而出也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娵訾其候啓蟄其卦為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鍾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為坤之六五

萬物繁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為乾之九三

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太荒落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實沉其候小滿其卦為坤之上六

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為乾之九四

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鍾其歲協洽其宿柳其次井其辰鶉火其候大暑其卦為坤之初六

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涒灘其宿青其次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五

四七

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為乾之九五陽氣旋入于南也謂之南呂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昂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為坤之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闍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其候霜降其卦為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鍾其歲大淵獻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折木其候小雪其卦為坤之六三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

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

律呂皆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也當其為宮五聲皆備。

樂有八音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磬數俱用八而堂上歌詩者四鼓忌者四一倡三歎亦用八人歌奏

雖分實相聯絡羽籥起黃鍾大呂應以姑洗南呂是謂辰酉以南為南風而夷則中呂皆為清角文合于

武也于戚起蕤賓函鍾應以無射夾鍾是謂戌卯以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六

北為北風而太簇應鍾皆為流徵武合于文也。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曆所以經天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為經緯律曆相為表裏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

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

相為宮於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

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自應。

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

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人聲與樂聲相比

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

祭地祇則舞咸池祭四望則舞大章祭山川則舞大

禮樂合編

卷之十五

四九

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

樂之義議統紀

樂典曰。陰變而化陽。則羽緩于角。陽變而化陰。則徵流于商。自無而有。既顯而有物矣。宮倡商和。以大合樂。起羽生角。角生徵。徵則宮商各以其羽反于其角。而終于黃鍾之宮。自有而無。復隱而為變焉。在在有。無兩不可測。

周人七律。益三清聲。為清徵。而韋昭誤解。以為七音。殊不知七音乃五聲兼二變。伏羲紀元。聲即有之。非待周而後益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五十

朱子鍾律。蔡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蔡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黃鍾以下生者。倍始于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鍾之實。九律生呂。皆如之。林鍾以上生者。四始于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則朱蔡之所未及也。

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今證之黃帝五鍾。宮與角徵常顯諸仁。而商羽則藏之用。歌奏合。則羽比于角。徵流于商。以反為。

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于聖。象夫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也。

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今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宮羽之中聲為清角。商羽之中聲為流徵。移宮換羽。角必反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反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也。

蔡元定曰。祭配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五

五一

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以還相為宮。所以始于黃鍾。終于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杜佑曰。古之神瞽攷律均聲。必先立黃聲之均。丘濬曰。求聲樂之道。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孔子所刪三百篇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

丘濬曰。內而朝著外而州郡。隱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之流。俾各就所能。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于厲者平之。過于驪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其一器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眾器間自然翕合而無相奪倫。如此通其變。究其本。可得古人之彷彿矣。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五二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六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閱

樂之律統紀一

太史公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致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情。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通與用。管。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中。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一

五聲

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十一

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遐燭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差耻。誤居止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其內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氏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

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亦未嘗至市井游放。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太史公作書。

禮樂合編

卷之十六

三

樂之律統紀二

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黃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

禮樂合編

卷之五十六

四

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茲物也。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鍾，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景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鼇，星與日辰

之位皆在北維，類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鼇，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百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神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蘇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

禮樂合編

卷之五十六

五

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南，昭顯文德，歲紂之多眚，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歲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歲，所以優柔容民也。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

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矣。

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太呂。太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

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固天閉地。陽氣且泄。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六

太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鍾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利修。申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搗民心。蕤賓之月。生氣在土。安莊養佚。木朝不靜。草木早稿。林鍾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

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律

春宮秋律。日并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由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風俗通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六

七

樂之律統紀三

鄭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子爲黃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六

八

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司馬遷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肆其實。三其法。九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

蔡邕銅箭銘曰。箭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施旁九釐五毫。器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韋昭曰。黃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

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九。黃鍾大數立焉。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六

九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司馬遷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

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

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淮南子曰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

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

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

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

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

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

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

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

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班固曰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

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

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太呂三分太呂益一上

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

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

始而左旋八八爲伍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

范華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

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

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

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

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

一律者也

班固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

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

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

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

賓不比于正音故爲謬

杜佑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

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

也

京房曰六十律黃鍾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

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

生仲呂。仲呂生執始。執始生去滅。去滅生時息。時息生結躬。結躬生變虞。變虞生遲內。遲內生盛變。盛變生分否。分否生解形。解形生開時。開時生閉掩。閉掩生南中。南中生丙盛。丙盛生安度。安度生屈齊。屈齊生歸期。歸期生路時。路時生未育。未育生離宮。離宮生凌陰。凌陰生去南。去南生族嘉。族嘉生隣齊。隣齊生內負。內負生分動。分動生歸嘉。歸嘉生隨時。隨時生未卯。未卯生形始。形始生遲時。遲時生制時。制時生少出。少出生分積。分積生爭南。爭南生期保。期保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十二

生物應。物應生質未。質未生否與。否與生形晉。形晉生惟汗。惟汗生依行。依行生包育。包育生謙待。謙待生未知。未知生白呂。白呂生南授。南授生分鳥。分鳥生南事。

柱佑曰。古之神謖攷律均聲。必先立黃聲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絃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二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

孔穎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宮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上生太簇爲角。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

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十六聲。

蔡元定曰。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層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毫釐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厘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

禮樂人編

卷之三十六

十四

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絲忽。以九爲法者。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蔡元定曰。自黃鍾終于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于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黃鍾一部三十四律。大呂一部二十七律。太簇一部三十四律。林鍾一部三十四律。夷則一部二十七律。南呂一部三十四律。無射一部二十七律。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蔡元定曰。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爲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爲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爲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爲角。角數二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十五

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蔡元定曰。黃鍾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鍾。林鍾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而下生應鍾。應鍾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又上生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鍾。夾鍾之實七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奇。而上生仲呂。仲呂六寸五分有奇。而復生黃鍾。而變化無窮。

蔡元定曰律法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絃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二律以生五聲二變無所不通。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

蔡沉曰六爲律六爲呂九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緩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七

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蔡元定曰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二千六百一合積一十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分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樂之律統紀四

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濁。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故古之治必崇乎樂。

樂由陽來。聰明睿智天產也。是皆至清而無累者也。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見。三而損一。陰生陽見。三而益一。然氣進而行度遲。氣退而行度疾。鬼受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進者。陽之舒。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六

十八

也。見去氣。氣二十四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

聲依于日。律依于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天數為聲。地數為律。故云周流六虛。虛者。爻歷也。

日月初纏。起於星紀。周于二十八舍。十二律配之。故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也。樂者宣于氣者也。風氣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

周終于間闕。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璧。始辟生氣也。至于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各隨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

當其王月。各自為宮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于黃泉。故謂之黃鍾。日為壬癸。辰為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合于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妻呂子也。黃鍾之宮既定。則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于子者。以天為紀者也。歷始于寅者。以人為紀者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六

十九

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為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黿。而歲鵠火。故數以七律。七同以夾。則之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之下宮。師于牧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惟氣所布。烏在始于黃鍾哉。律者生于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于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之間。北音作于二女。南音作于塗山之妾。東音作于孔甲。

西音作于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夫氣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

石爲乾。乾西北也。土爲坤。坤西南也。竹爲震。匏爲艮。革爲坎。木爲巽。絲爲離。金爲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

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

分六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于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况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于是有半律子聲之議。恐非自然之妙也。

升陽漸益。至于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至于黃鍾得三寸九分。今卽所謂三寸九分者。筭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由太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

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尙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尙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

朱子爲清濁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獨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見于通解。鍾律者然也。其說本于司馬遷蔡元定爲多少之辨。曰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分。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見于律呂新書者然也。其說亦本于司馬遷。第按戴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而貴賤因以判焉。信如朱子之言。則是濁者貴而清者賤矣。按易傳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四以至于萬。所謂太極也。信如蔡氏之言。則是多者貴而少者賤矣。然以清濁驗之。黃鍾極清者也。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太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

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轉為黃鍾。不亦清者貴。而濁者賤乎。以多少驗之。黃鍾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于君。故商為臣。民數多于臣。故角為民。事多于民。故徵為事物。多于事。故羽為物。不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

樂之律統紀五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雄鳴者爲六律。雌鳴者爲六呂。虞舜同律度量衡。

夏禹以身爲度。以聲爲律。

武王增三清聲爲七律。名其樂曰羽。曰厲。曰宣。曰蕤。亂而武象六成。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

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太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紀其鏗鏘鼓舞。

漢武帝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試問房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必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四

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衆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京房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二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器。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轟然。絃以緩。

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

元帝使劉歆。歆與領條奏。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

張光奏。靈帝曰。樂分十二律。轉生六十。皆可紀斗氣。効物類也。天効以景地効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應氣則災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畧。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五

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杜夔令柴玉鑄鍾。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恃有巧思。爲時人所知。謂夔清濁任意。訴于魏武。取所鑄鍾。雜參更試。然後知夔爲精妙。而玉之謬也。張華荀勗校魏杜夔鍾律。多不諧。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隨亢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

以調律呂。殿廷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最爲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謂之神解。咸常譏最。新律聲高。最以爲異。已出爲始平相。後田夫耕野。得周玉尺。最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終之餘。更生三百律。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六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三百六十策當林之日。此律曆之數也。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梁武帝素善鍾律。立爲四器。名之爲通。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

後魏陳仲孺對孝明帝曰。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奈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至于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于清濁相宜。諸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諸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器樂。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

唐太宗召張文收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嘒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樂音皆響徹。時人咸伏其妙。復鑄律銅。三百六十皆藏于大樂署。

肅宗時。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制諸鍾。帝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禁中。更加磨剋。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攷之。黃鍾乃太簇也。議者以爲非是。

周世宗樞密使王樸上疏曰。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

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
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
二十均八十四調而大佛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
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
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
工記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
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
和其鍾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
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

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
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
皆應黃鍾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
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三音也徵商角羽變宮變
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
成其調凡八十一調詔從之

樂之律統紀六

宋太祖以雅樂高聲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和峴改
定峴以王樸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
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校律亦相符合

仁宗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樸所造律準考定樂器
帝乃命李照照言樸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
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簾可使度量
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
議者非之

仁宗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
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蘓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
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
及成則律法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
議以來言人人殊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
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
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宜緩茲來
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
所定樂

仁宗召太子中舍胡瑗典作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鍾鐃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鍾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果然。

翰林學士丁度上議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握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今欲參伍無失。則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

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阮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俞。自戾本法。鄧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又首尾相銜。與實俞之黍累尺不同。且歲有豐儉。地有肥瘠。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器。參校晉荀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定尺度。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諸代尺十有五等。皆以晉之前尺為本。隋鑄毀金石典物無存。惟有漢錢可以酬驗。但當校其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三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殺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千尺。尺非起于黃鍾也。蓋漢一為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為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

書郎。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范鎮曰。李照以縱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七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

仁宗詔王洙與范鎮同造律尺。命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命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

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桴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

仁宗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俞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

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

范鎮上書曰。聲音生于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謹條十者非是之驗。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秬一桴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特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

取之民間。動至數斛。河東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先儒皆言空徑三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爲非。是二漢書千二百黍。施于量曰黃鍾之龠。施于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于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三

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斛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一寸之尺也。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庇焉。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筭法。圓分謂之徑。圓方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之非。是七。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之非。是八。鳧氏爲鍾。大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

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爲率。此鍾之非是。九磬氏爲磬。倨句二鉦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鍾爲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是與不是。定然後制。命合升斗。酬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律。然後可爲樂也。議不行。

神宗將有事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十四

劉几。范鎮與傑參議。凡傑謀遵祖訓。一切下王。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辦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梓。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資。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徽宗大司樂劉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上言曰。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

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則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

蔡京引沈宗堯爲大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爲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始爲曰。此太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五

少律也。爲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爲是。遂不用劉炳中聲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大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

樂之律議統紀一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也。班固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劉昭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程頤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張載曰。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樂典曰。雅樂自周漢來。止存大法。魏晉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爲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亂。樂懸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鐃。鐃編鍾。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奏之。至周顯德。以忝定律議者。謂此唐樂高五律。宋初用王朴所製樂。時和峴以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

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元祐間。范鎮造新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耻用照鎮之說。故用時。若指節爲尺。雖爲詭說。其制乃與古同。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羽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左氏所謂七音。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

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實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侖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

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從何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又律管至小。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庇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

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

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

陳永嘉曰。律呂之法。起于黃帝。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黃帝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于度量。衡。不知所以制律之意。何也。太史公之爲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假。及言兵之假。而于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

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若太史公者可謂達制律之意者也。蓋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

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
蔡元定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
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
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
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
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
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
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
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四

蔡元定曰。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
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
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
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
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
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
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
理也。

蔡元定曰。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

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
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
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
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
以止于十二也。

蔡元定曰。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
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
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
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四

其聲近正。少高于正。律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
蔡元定曰。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
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
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
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
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
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
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
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蔡元定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長短之內。各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間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

胡安定曰。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

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旣度量權衡皆出于黃鍾之倫。則黃鍾之倫。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今驗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世儒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

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熊朋來曰。算法之起。殆因律管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強律以命筭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竒孤環。律置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耳。故古之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數以正其度。此所以雅樂之不可復。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蔡元定曰。黃鍾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特能盡。雖足以強弱該之。卒無

以見強弱之爲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紀者。至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又不復知有此數。以意強爲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固不可見分釐毫絲之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數。爲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筭亦皆棄而不錄。夫自絲而下。雖非目力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筭之差。則法于此遂變。不以約十爲九之法分之。有終不可得而齊。故淮南太史書論之詳也。

蔡元定曰。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鍾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十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鍾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長短則一。蔡元定曰。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黃佐曰。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也。太史公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定。後世求律。乃欲求于黍。于尺。于斛。于錢。于脯。其可乎。甚至于時君之指節。則繆又甚矣。故聲氣之元。非鳳鳥之靈。不能協。非阮咸氏之神。不能解。非祖冲氏之密率。不能算。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彼此紛議。終不能相一。南渡後。建陽蔡元定。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其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蔡元定曰。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鍾。乃當太簇。肅宗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

張文收所定度量衡權與玉斗相符者。卽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十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容受乘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真。多惑于徑三分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鍾之管。止徑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黍五分五釐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于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于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

樂之律議統紀二

蔡元定曰十二律圍徑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鍾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權衡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七

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

蔡元定曰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謬其後輩昭之徒遂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獨胡安定以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

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蔡元定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

杜佑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七

者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

蔡元定曰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宮包育爲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爲黃鍾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川

程頤曰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

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特未定也。

朱熹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千蟻。無非聲也。是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四十九

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于陰。而未暢上。而及半。屬于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朱熹曰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君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

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爲宮。於是就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

朱熹曰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于黃鍾。宋帝勤勞制作。未當其制者。失之以尺而生律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朱熹曰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中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朱熹曰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于律。不在于宮。而在于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

之宮也。

朱熹曰。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

蔡元定曰。呂氏淮南。于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五十一

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鍾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蔡元定曰。上下相生之序。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大呂夾鍾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爲法。

蔡元定曰。京房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

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

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于房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蔡元定曰。樂有正律。正半律。有變律。變半律。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黃鍾不復爲他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五十二

律役。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蔡元定曰。晉前尺律黃鍾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于徑三分也。古銀錯與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長于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

客受權衡之輕重。皆戾于古。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趙天麟疏曰。昔有虞巡狩。觀國君于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蒼周。立司市以平物價。至于炎漢。命張蒼以定章程。粵自曹劉鼎峙。南北瓜分。前此則七雄之強域參差。後此則五季之風塵擾攘。曹奢魏褊。楚急齊舒。皆風土之漸靡。欲移易律度量衡得中而止矣。

牛弘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尺實于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至于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程迥曰。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圓函

方。聲中黃鍾。夫鬴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詔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迥者曰。以聲定鬴。若鬴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

朱熹曰。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七律各自爲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

樂典曰。古人以秬黍中者實其鬴。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大約以黍闕律。非以律生于黍也。馬端臨曰。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皆知之。至律之于聲。或雅或濫。或和或乖。雖賢哲不能遽曉。蓋度量衡皆生民不可闕。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于用。初無害于事也。若律則差之絲忽。不能諧聲。聲不諧不

足爲樂。樂不和不足致治。是以古人或求之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金石。編鍾編磬。鐃鍾。簠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與后夔。伶倫並世。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七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集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閱

樂之聲統紀

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生不窮。

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降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聲。凡聽徵如負猪。承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



宮如牛鳴。窅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管子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歛。達聲羸。微聲錯。回聲衍。侈聲符。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金尚羽。石尚角。竹尚商。絲尚宮。匏上尚徵。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

集曰聲。

國語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七

二

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律呂之道。與疏天地。幽通鬼神。妙興聖賢。廣育萬彙。凡以心聲為之感通也。然律少短。則黃鍾吹。而林鍾聽也。律少長。則南呂吹。而太簇聽也。厚則已。薄則已。揚廣則已。濁狹則已。清題小。則促下。扁則尚。何以和七聲。而候元氣。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為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不齊二者。其聲難定。鼓無當五聲。不復論。惟絲聲備五聲。其變無窮。中典鍾磬未必相應。埴有大小。簫箎遂有長短。笙竽之簧

有厚薄。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要在審其中聲。

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酌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所以克諧最難。

五聲固本于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

禮樂令編

卷之二十七

三

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律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

皆播之以八音。

八音之中琴瑟猶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又琴瑟聲微。常見蔽于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聲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濯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藉。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四

八音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歌不永言也。請節煩聲。一聲歌一言。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十奏。是謂和聲。今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

虞樂大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

李照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今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

樂奏一聲。諸器皆以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填箎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鐃鍾特磬編鍾磬擊三聲。聲煩而掩多器。遂至奪倫。宜勿連擊。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

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但變律止于應鍾。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五

雖設而無用。則其實三十六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

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陽紀之音角羽在前。律陰紀之音商徵在後。律必先角羽並起。而後反商下徵。則宮常主角往而必返商。常主徵離而必合也。宮雖主角然必有角之羽羽之角焉。商雖主徵然亦必有角之羽羽之角焉。但聲相應。則角爲徵。爾角羽所統者琴瑟尚宮也。角之羽者鍾尚羽也。羽之角者石尚角也。還相爲宮。宮一羽一

角一十五鼓。而五聲之變成焉。

律管十二。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夜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

宮聲感人。則其意惟和。商聲感人。則其意勁正。角聲感人。則其意奮厲。徵聲感人。則其意舒緩。羽聲感人。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六

則其意和平。故正直勇義者。聽之則奮厲。倍苦節孝。行忠烈者。聽之則感傷。貧苦孀孤抱怨者。聽之則感慨。輕縱浮薄好喧囂者。聽之則震戢。琴聲有絃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為經。聲黃鍾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為緯。聲風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咏聲。談話聲。姑息聲。五音聲。五調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度弦摘聲。蹙臚抑揚聲。調弦齟掠聲。長彈掉擗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鷓鴣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

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為從聲。

右七弦為正。十三暉為副。正副相應。一弦合十三種。升降同為九十一聲。琴含太虛一氣。運九十一種聲。今夫彈操弄者。前緩後急。妙曲之分布也。中急後緩。節奏之停歇也。或疾打則聲如劈竹。或緩挑則韻並風生。亦有聲正厲而以指按殺。亦有嚮絕而意猶未盡。是以知聲不知音。彈弦不彈意也。

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龍。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七

吟風。哀松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周泰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蹙浪奔。詩有少年壯氣。凡瑟弦具五聲。五聲為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折角。羽而次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萬物盈乎天地之間。人乎坎則華。而趨所故。其音革。

而爲鼓成乎。良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先蠶儀註。凡車駕所止。吹小竽。發大竽。其實胡笳也。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爲之搖動。星辰爲之變度。况人乎。劉嘯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嘯援而吹之。爲出塞聲。動遊客之思。胡卒泣遯而去。劉越石爲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之。羣胡卒棄圍而奔。由此觀之。笳聲之感人如此。

桓宣帝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答曰。漸近自然。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七

八

隋文帝詔求知音之士。沛國公鄭譯言。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徵聲。五曰沙騰。華言應聲。卽徵聲也。六曰厭貽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侯。利筭華言解牛聲。卽變宮聲也。譯皆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作書二十餘篇。發其旨趣。

樂之情統紀

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豁極。豁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大。小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七

九

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可與言樂。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爲樂也。若之何。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于平。

平生于道也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于知之矣。八樂篇呂氏春

人主多以珠玉戈鋌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

聖王之所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其王之與樂也。若水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芳香。心弗樂。芬香在

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耳目口鼻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呂氏春秋適音篇

樂之制統紀

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黃帝令伶倫作律。倫自大夏之西。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鈎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之阮隄之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十二

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與黃鍾之宮適合。又命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顓頊好其音。令飛龍作効。八風之音。命曰承雲。令鯀先爲樂倡。鱣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鼗鼓。鍾磬苓管埙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堯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麋韜。置告而鼓之。

瞽史拌五絃之瑟。作爲十五絃。舜益之八絃。爲二十三絃。

禹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武王牧野歸。薦俘馘于京太室。命周公作大武。商人服象爲虐。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江南。爲三象。以嘉其德。

樂上篇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三

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捺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實始作爲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

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
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
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西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
焉。始作爲秦音。

昔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
令燕往視之。鳴若鸛。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
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
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初編
伏義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十四

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
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夏禹作大夏。商湯作大濩。
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

秦始皇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詩人。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
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爲行步之
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豆歌。不以箏絃亂人
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
成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樂。

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高祖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詩。令
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
歌舞宗廟。

高祖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猶古昭夏也。主出武德
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前。
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孝惠使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舞。孝惠廟奏文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始五行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舞。武德舞。高祖
作以象行武除亂也。文始本舜招舞。高祖更名示不
相襲也。五行本周舞。始皇更名曰五行也。四時孝文
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

武帝定郊祀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
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又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
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歌。以
正月上辛川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
祠至明。

河澗獻王有雅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

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孝宣作歌詩。欲興協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調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窈眇。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圓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七

十六

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聲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干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哀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貴戚五侯家。至與人主爭。女樂。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滌辟之化流。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鄭衛之

聲。

平帝詔放鄭聲。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光武建武十二年。耿弇取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平隴蜀。增廣郊祀。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之舞。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克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

禮樂會編

卷之二十七

十七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

明帝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賤賊。有天下。作武德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制昭德舞。孝武開地。置辟威震。海外。制盛德舞。光武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宜名曰大武舞。

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始行迎氣樂。立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舞雲翹。立夏迎夏于南郊。歌朱明。舞雲翹。立秋迎秋于西郊。歌西皓。舞育命。立冬迎冬于北郊。歌玄冥。舞育命。

順帝行辟雍禮。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時有散騎郎鄧靜。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社稷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之舞。夔悉領之。遠攷經籍。近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十八

采故事。考古樂。始復軒縣鍾磬。柴玉左延年之徒。善鄭聲。被寵。惟夔好古存正。

文帝改漢巴渝曰昭武。安世曰正。世嘉至曰迎靈。武德曰武頌。昭容曰昭業。雲翹曰雲翔。育命曰靈應。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

明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其所司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公卿奏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太鈞之樂。
已上二十一史
參文獻通考

樂之制統紀二

晉武帝九年。荀勗杜夔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傳玄作先蚕先農歌詩。

惠帝時。庾亮爲荊州。與謝尚修復雅樂。亮卒。庾翼桓溫事。軍旅樂器在庫。遂壞。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大樂。併製石磬。雅樂始具。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七

十九

樂聲。又入關右。孝武破苻堅。獲其樂工楊昂等。聞習舊樂。於是四廟金石始備。

宋武帝命王韶之撰歌辭二十二章。正德舞曰前舞。大樂舞曰後舞。

齊武帝太廟登歌。用司徒褚淵回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
梁武帝素善音律。自制四器名之爲通。詔求學術通明者。時對樂者七十八家。

初齊舞人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
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恭謙履於
去筆

武帝定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
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
序云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皇帝出入奏皇
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太子出入奏寅雅
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書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于天需君
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
雍徹也牲出入奏衿雅取左傳牲衿肥腍也降神迎
送奏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
取禮記尸飲五洗王爵獻卿也燎埋奏禋雅取周禮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奏俊雅取禮記
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其辭並沈
約所製

武帝敬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
威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
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嬰設無遮大會則爲之

陳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
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皇帝入壇門
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肸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
隸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出入並奏肅咸惟送神宋
奏肆夏齊改奏昭夏帝從之

陳宣帝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降神奏通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韶牲出入奏縈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飲福酒
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帝出御奏康韶讌王公奏變
韶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

後主沉荒于酒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
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
兩臂垂等曲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
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樂用
八佾舞皇始舞以明開大始祖之業詔大樂總章鼓

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太饗設之殿庭。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宣武帝詔太常卿劉芳修營樂器時張陽子桓鳳凰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芳皆令教習叅取是非。

武帝永熙二年祖瑩請改韶舞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

大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宣武愛胡聲洎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笙篥胡篴胡鼓銅趺打沙羅。胡舞鏗鏘鏘鏘洪心駭耳。搗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哭聽者無不悽愴此音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至難解况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颺或踊武躡乍動乍息踏脚彈拈撼頭弄目情發于中不能自止論樂豈汙鼓鍾但聞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惟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變長衫慙帽潤帶小鞵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尙危側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

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惟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箏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祖瑒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也。

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滌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爲伶人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閨宦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後周武帝造山雲舞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于懸間與正樂合奏罷掖庭四夷樂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于大司樂習焉。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爲十五曲述受魏

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

隋煬帝幸江都。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常于門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聞之。呼其子曰。此曲與自蚤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歎歎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弑于江都。

隋文帝踐祚。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八十調。又於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邪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

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不逮。常欲沮壞樂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調。帝曰。滔滔和雍。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

餘律。從之。時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上不悅。

萬寶常請以水尺爲律。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蘇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寂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延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越商之聲。請悉停之。乃弘與詩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自是雅樂畧備。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文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

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常聞新樂。法然泣曰。搖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歿時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唐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

曰。禮樂有本。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祖武孫始爲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總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神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九祭祀以人祖。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爲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宮有會以行。

太宗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六朝樂舞。各自製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帝卽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玄宗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

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二十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鏡。鉦。鍾。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手蓋絃。鼓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

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三十餘人。玄宗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玄宗好羯鼓。常言羯鼓八音領袖。諸樂不可方也。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玄宗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代宗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有大遍小遍。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儀軍節度使王虔休作繼天誕聖樂。山南節度使于頔令女伎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簋。琴瑟筑簫篪。箏。跋。膝。笙。竿。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沉吟忘味。不圖爲樂至于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

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宣宗大和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慈嶺西曲。士女踏歌爲隊。後晉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與

崔悅竇貞固呂琦張允等草定之。高祖會崇元殿延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纓。繡白布大口袴。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籥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繡甲金飾。白練襦。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

高祖繼以龜茲部覓囊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丁延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惡。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後漢高祖受命太常張昭奏。梁武帝改九夏為十二雅。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曰禋成。曰順成。曰裕成。曰肅成。曰政成。曰弼成。曰德成。曰辰成。曰胤成。曰慶成。曰辟成。曰壽成。

周太祖廣順初。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舞振德為善勝。舞觀象為崇德。舞講功為象成。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宋太祖以寶嚴兼太常。奏改周樂。崇德舞為文德舞。象成舞為武功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曰高安。曰靜安。曰理安。曰嘉安。曰隆安。曰正安。曰和安。曰順安。曰長安。曰永安。曰豐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曰禧安。和峴奏。太祖揖讓得天下。宜先秦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為玄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從之。

真宗咸平四年。監察祭使艾仲孺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正殿。張宮懸間試。召宰相。

觀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合登歌。鍾磬填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笙簫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後以擊鍾爲六變。九變。又爲朝奏。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

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一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今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遂起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真宗詔諸大祀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虞。

仁宗命李照鑄造大樂。其聲俱高。議者以爲迂誕。尋罷之。後用和峴所置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然太常樂比唐聲高五律。上雖勸勞。制未得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大安樂。南郊姑川舊樂。其新定樂常祀及朝會用之。

仁宗出御製景祐樂。隨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

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輪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以日月。通之於鞀。笙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哲宗元祐初。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徽宗詔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訛謬殘缺。太常樂器弊壞。每大合樂。聲韻淆雜。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罷按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無素。音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爲一代之樂。詔可其年八月。新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闕。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抑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曰大成。

高宗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元大祖徵用西夏舊樂。太宗徵亡金遺樂於燕京。習登歌樂于曲阜。宣聖廟世祖勅太常少卿王鐸領東

平樂工習太常樂五年太常樂成命名曰大成之樂
七上二十一史
參文獻通考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樂之歌統紀

舜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
八伯成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
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
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禹娶塗山有白狐九尾過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麗
龐成家成室我都攸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黍
油油

伯夷叔齊隱首陽山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吁嗟徂兮命之哀矣

魯人西狩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仲尼觀之歌曰
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木槨。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執汝手之卷然。

孔子大道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寃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越王與羣臣別于浙江之上。歌曰。彼飛鳥兮。鷺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

周穆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六

或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齊甯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殺衣單衣。晨至。斟蒲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燕荆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貨浣婦。自言知音。呼之。

搏髀援琴撫絃而悲歌曰。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

臨富別行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爲。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歌曰。長缺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爲家。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夜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泣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高祖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四皓采芝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皇虞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漢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招四皓羽翼之。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嵩廬之下。

漢武帝與羣臣燕歡。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

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

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寶鼎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

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

輝。

漢元帝以明君妻單于。作怨曠歌曰。秋木萋萋。其葉

離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萋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既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

幽沉。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

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淮南厲王叔民有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春。奈何兄弟二人不相容。

漢武臨河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

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鹿溢。魚弗鱗兮迫冬日。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爲鴛鴦。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烏

孫王宮。廬爲室兮甌爲牆。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

土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曄有輝。體如御

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

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

離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

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三十時。

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于雲。食如漏卮。氣如

熏。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

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

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鍾嘈囀。趙女歌。羅衣綈

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

將炙。奈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鸞。壯入

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七十時。精真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日告晚。瘁月告哀。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翫日。慮安危。感交平生。淚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肢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頻蹙。反側難。齒齲滋味。不復安。

王獻之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纏綿。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楫迎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水之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東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閨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

王。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遑遑未央兮。噫。鄂君方乘青翰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歌曰。今夕兮。舉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舉繡被覆之。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雀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已上通志畧
藝文獻通考

樂之歌議統紀

馬端臨曰。詩之體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民庶之所吟詠。雅者君臣之所詠歌。其詩則施之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其詩則施之祭祀。然未有三百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獨無所祖。然肆夏繁遏渠。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雅頌亦通用耶。樂書曰。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吹白華。率恭。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人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馬端臨曰。晦巷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季

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滯邪之詩乎。

馬端臨曰。詩之被于弦歌也。不過爲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載列國諸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饗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皆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馬端臨曰。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芣。采蘋。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

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隣。而兩君相見歌之。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

鄭樵曰。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齊魯韓毛各以說相高。漢朝立之學官。義理相受。遂使聲歌湮沒。

無聞。然漢初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聲史例能歌之。柰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樂日微。漢末東觀石渠。議論無補。曹孟德得漢雅樂郎杜夔。夔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矣。繼三

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紀所以不得流通。

鄭樵曰。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問于太師氏。然後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

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樂府之用。幾息矣。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叶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可謂正論。蔡沈曰。事之出于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

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欣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鄭樵曰。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又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

次則雅頌無別。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六

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于神。武帝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郊祀房中章。未嘗用于人事。以明神人不可同事也。今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是為雅頌無別。又次則頌亡。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

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兢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是為頌亡。

馬端臨曰。漢明帝之樂九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饒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太子。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于短簫饒歌。史雖以為多敘戰陣之事。然考其名義。上之回則巡幸事。上陵則祭祀事。朱鷺則祥瑞事。又如張巫山高之屬。則又各有指。非專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七

戰伐也。是為魏晉雅頌之體。鄭樵曰。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曰詩。聲其詩曰歌。作詩未有不歌者。詩樂章也。或形歌詠。或散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于人聲者。有行有曲。散歌曰行。入樂曰曲。主于絲竹者。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主之攝。其音曰調。總其調曰曲。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被之絲竹。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形之歌詠。主于人者。有聲

必有辭。主于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

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強生分別。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時有此說。今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禮失則求諸野。正謂此也。

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

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十八

謳莫不以聲爲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儒泥于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章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則乃引烏生八九子。賦稚子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惟敘驕馳亂踴。其間有如劉猛李徐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

隋文帝置清商府。傳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隋後無復正聲。至唐能合于管絃者。明君楊叛兒。曉壺春歌。

秋歌。白雪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

鄭樵曰。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鬪。好爲歌舞。舞曲四。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得歌本意。改爲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臺。新福。行詞。新福。以述魏德。

樂書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鹿鳴不改。晉初食舉。亦以鹿鳴。至荀勗除鹿鳴。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四十九

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順。順曰。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識樂知音。足以曲三。代三。京。樂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運逗。密折皆繫于舊。有由然也。

鄭樵曰。晉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兒舞。白兒之辭。吳人忠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于魏武。則知拂舞五篇。晉人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兒

不用吳舊歌命曰白鳩

鄭樵曰。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北征烏桓。越法沙漠。軍士聞之悲思。于是減爲十鳴。更悲。按此有十五曲。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梅花之辭。蓋本于胡笳。

馬端臨曰。橫吹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是爲胡曲之本。摩訶兜勒皆胡語也。協律校尉李延年因胡曲更新聲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五十

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

馬端臨曰。相和歌者。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辭。絲竹更相和。令執節者歌之。按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三雅。相和歌之道也。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更通夜宿始十七曲。魏晉之世。朱生宋識列和等復爲十三曲。

樂書曰。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爲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爲西蕃蹈籍。僞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宋龍興

開寶八祀。悉收其地。念家山之應也。

樂書曰。突厥監歌于龍朔。而聞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于永淳。而徐敬業卒構楊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咎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桑條。黃塵摯苾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

鄭樵曰。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嗟嗟明皇。召樂稔禍。豈皆入破合奏。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致之乎。

鄭樵曰。仲尼所以爲樂者在詩而已。漢時不知聲歌之所在。而以義理求詩。別撰樂詩以合樂。殊不知樂以詩爲本。詩以雅頌爲正。仲尼識雅頌之旨。然後取三百篇以正樂。樂爲聲也不爲義也。有聲斯有義。與其義不達聲無寧達聲不達義。

樂序曰。漢樂府絲竹更相和。但有歌曲清平瑟三調。清商曲鏡歌鼓吹曲司馬相如鳳求凰之類。多楚詞體。魏晉多爲五言。如明妃曲之類。間有七言。如隴上

壯士之類。若徂風。騷起。蓋山陵之歌。則七言絕句也。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王維渭城絕句。亦有散聲。謂之陽關三疊。或更作長短句。如調笑令。菩薩蠻。六么河傳等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絳脣等詩餘。皆可弦歌。金元又變為北曲。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南呂一枝花。黃鍾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腔填調。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亦有曲名雖與宋同。而實異者。教坊歌之。其譜上乙五六凡工尺四合等字。與雅樂同上乙七字為正調。四合二字為合調。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五十二

樂序曰。俗樂二十八調。唐人用為大曲。有散序排遍八破殺袞等套數。始成一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令。蓋度曲常態也。八破以曲終繁聲得名。有兆亂之識。江南李煜有念家山破。尤非美也。其歸宿一聲謂之殺。如伊州以凡字殺。側商則借尺字殺是也。元樂尾聲多以殺名。如賺煞十煞之類。多至百餘聲。至正末賊將殺戮無禁。此其應也。

樂序曰。漢初安世之歌。易周房中樂。其調皆楚聲。高帝見巴渝舞。曰。此武王伐紂歌也。然周之曲調。漢末

猶存。晉荀勗始除鹿鳴四篇。別製食舉歌。于是周雅亡。北魏以來。多用胡樂。至隋取漢以來樂歌。盡入清商。曰。此周房中遺聲。蓋夷胡部也。漢以俗樂定雅樂。其後漢清商亦亡。

鄭樵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宴羣臣。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三

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宗廟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此禮之所以亡也。大戴禮云。九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乃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載之。

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

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二詩。于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

樂集全編

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

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倘得妙解音。樂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吁。必待后。變而後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成會。永無可復之期矣。

鄭樵曰。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爲白紵。在晉爲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四時歌。

馬端臨曰。清商曲三調。所謂平調。清調。瑟調。是也。三調者。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絕。永嘉

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右。而清商舊樂尤傳。江左所謂梁宋新聲是也。至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

馬端臨曰。漢時所謂清商者。但尙其音爾。晉宋間始尙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故知梁宋新聲有自來矣。因隋文帝篤好清樂。以爲華夏正聲。故特盛于隋焉。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京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安麗。禮畢。以爲九部。

鄭樵曰。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京龜茲。天竺。康居之類。皆西

樂集全編

卷之二十七

五十五

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九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雅。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八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閱

樂之舞本紀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繫辭

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大禹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

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簡兮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伐木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八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亂我遄豆。屢舞僊僊。側弁之俄。

屢舞僊僊。賓之

振振鷥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有騶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閟宮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那一

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

此周道也。祭統

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明堂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宣公八年

魯公仲子之宮萬焉。公問羽數於仲泉。對曰。天子八

佾。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也。隱公三年

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

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

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八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九夏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咸池之舞。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

廟之中奏之。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歌以盡言。舞以盡意。是以聽其聲。不如察其形。

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

星辰以人。

大祝逆牲逆尸令阜舞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已上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多編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

人聞之哀樂失時咎殃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

禍也穀梁

孟春命樂正習舞乃修祭典月令

武王承命興師渡孟津前歌後舞

春夏于戈萬舞以象武秋冬羽籥箜篌以象文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

衛樂令編

卷之三十八

三

舞本

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家語

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

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

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大戴禮

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

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樂之舞統紀

舞名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帔舞羽舞

皇舞旄舞干舞人舞野舞萬舞公莫巴淪雲翹育命

文始五行武德大鈞鞀舞白紵城舞治康凱安正

德大豫前舞後舞大壯大觀七德九功上元大定聖

壽光聖讌樂長嘯天授萬歲龍池小破陣樂獅子中

和六合還淳順聖承天聖主回鑾一戎大定神宮大

樂霓裳景雲坐部立部傾盃軟舞健舞歡舞崇德開

平大合象功來儀昭德靈長積善顯仁章慶威加四

禮樂令編

卷之三十八

四

海化成天下

舞器相應牘雅戈籥弓矢戚揚翟翳翽羽葆幢旌

節麾溺

舞衣見皮弁

舞曲迴鸞七鑿繁塵集羽翹袖折腰白鳧美水杯柈

公莫灑拂

舞制文舞武舞各為四表表距四步為節綴各六十

四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分二工執

蘇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

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履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鐸執鐸各二工。金鐸。二四工舉。二工執鐺。執鐺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節。綴總干。正立安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八

五

是播鼓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鐸和之。以金鐺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陟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趨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爲一成。成之謂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

鐸。搖鼓。擊鼓。和以金鐸。廢鐺。鳴鐺。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

武舞曰平定天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用舞士三十二人。皆左執干。右秉戚。分爲四佾。每行八人。舞作發揚蹈厲。坐作擊刺之狀。舞師二人。執旌以引之。文舞曰車書會同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用舞士三十二人。皆左執籥。右秉翟。分爲四行。每行八人。舞作進退舒徐。揖讓陞降之狀。舞師二人。執翺以引之。四夷舞曰撫安四夷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用舞士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八

六

十六人。東夷四人。南蠻四人。西戎四人。北狄四人。分爲四行。每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謁喜躍俯伏之狀。舞師二人。執幢以引之。相狀如鞞。華表襍裏以漆。跌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樂記治亂以相。諸家樂圖。多以相爲節。是相所以輔樂。亦所以節舞。應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春所倡之節也。其形正圓。而內外皆朱。牘牘有長短。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如箭。而無底。

其端有兩竅而縣畫之。列之於夏以兩手築地爲賓出之節也。

雅。笙師掌教雅以教祫夏。蓋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欲其訊疾不失正也。先儒謂狀如漣。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旁有兩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

戈。周官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三人執戈三十人執戚。皆配以盾。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七

簫。簫師祭祀鼓羽簫之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簫。賓之初筵曰。簫舞笙鼓。春秋萬入去簫則乘簫而舞。其來尚矣。詩曰。左手執簫。右手秉翟。蓋簫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也。

弓矢。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戚。禮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干盾也。所以自蔽。戚斧也。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剡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剡玉以爲鉞。

秘是也。漢高祖令舞人執干戚舞武德之舞。光武迎秋氣親執干戚舞雲翹育命之舞。亦庶乎近古。

揚。詩曰。干戈戚揚。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故童子舞之。廣雅曰。鉞戚斧也。毛萇謂揚鉞也。孔安國謂劉斧屬。蓋揚斧戚所劉皆斧也。黃鉞以金飾其柄。玉戚以玉飾其柄。皆有剛斷之材。

翟。詩曰。右手秉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爾雅有顧諸雉。鵠雉。鳩雉。鸛雉。秋秩海雉。雉短軫雉。輦雉。鵠雉。南方曰鳩。東方曰鵠。北方曰鵠。西方曰鵠。舞之所取。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八

者。特鵠山雉耳。以其羽尤可用爲儀故也。

鷩。宛丘曰。無冬無夏。值其鷩羽。無冬無夏。值其鷩鷩。蓋鷩羽舞者所執。鷩鷩舞者所建。既值其所執之鷩羽。又值其所建之鷩鷩。是常舞而不知反也。宛丘刺之宜哉。

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今太樂所用高七尺。干首樓木。鳳注髦一重。綴纁帛。畫升龍焉。二工執之分立于左右以引文舞。旌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大射禮舉旌以宮。展旌。

以商亦其類。

節爾雅曰和樂爲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其舞之容有節以節之。

麾周官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書曰左。後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樂將作則舉之。止則偃之。堂

上則立于西階。堂下則立于樂縣之前。

綴兆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

綴短注綴爲都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民勞則

德薄都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都相去近舞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八

人多也。

九

樂之舞疏統紀

板舞板板也。社稷及百物之神皆爲民祓除。故以板

舞舞之。教國子以是責之。保社稷故也。鄭司農曰。板

舞者全羽羽舞者折羽。鄭康成曰。板折五采繒爲之。

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羽舞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爲蔽翼也。春秋隱公問

羽數于眾仲。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

二。羽舞之制自天子達于士。各位不同。舞亦異數。不

過降殺以兩而已。諸侯用六羽則是。考仲子之宮用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八

之僭也。聖人言初獻貶之也。

皇舞皇陰類也。而能爲其類之長。陰中陽也。早曠則

欲達陰中之陽。故以皇舞舞之。皇雜五采羽如鳳凰

色。

旄舞葛天氏之樂。三人舞。鼈牛尾。而歌八闕。則旄者

鼈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者也。

干舞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樂之

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則于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所以象武事也。樂師教國子。欲其由未知本舞師。祭山川。以其有阻固。扞蔽之功也。

人舞。舞以于戚。羽旄爲飾。以手舞足蹈爲容。故樂記樂師。均以人之手舞足蹈爲容。漢魏來。臣之受恩者。皆以手舞足蹈爲喜。忭之極。

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衛風曰。公庭萬舞。魯頌曰。萬舞洋洋。春秋曰。萬籥。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又曰。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館于宮側。而振萬焉。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士

志曰。萬舞象功是舞也。先王所以習戒備。商周所不易也。謂之干舞。其名也。謂之萬舞。其數也。禮樂所護。不過名數而已。

公莫舞。卽巾舞。相傳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

巴渝舞。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間中范且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鬪。既定秦中。以功封閭中侯。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

樂人習之。閭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靈星舞。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斂之。形象其功也。

鞞舞。傳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旣中廢。兼古曲多誤。改作新

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繁舞。漢曲。至晉加以杯。謂之世寧舞。張衡舞賦云。歷七繁而縱躍。王粲釋云。七繁。陳于黃庭。頌延之云。逝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十二

間開于繁扇。鮑昭云。七繁起長袖。皆以七繁爲舞。諫清樂部中。

白紵舞。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晉俳歌云。皎皎白紵。節節爲雙。吳呼紵爲紵。疑白紵卽白紵也。

鐸舞。漢曲也。晉鞞舞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其舞故常二八。

城舞。從周武帝平齊。作永安樂。行列方正。象城郭。謂之城舞。用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作羗胡狀。

七德舞。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鴈鵠。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盡。陛下破劉武周薛舉。實建德王世充。願圖其狀以識。帝曰。方四海

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若備寫俞獲。令將相有嘗爲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爲也。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騰蛇帶。烏皮鞢。二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

九功舞。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裙。長哀漆髻。履履而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祀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曳履執紼。服袴裙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

甲。八佾加簫笛歌鼓。列坐縣南。若舞卽與宮縣合奏焉。

上元舞。高宗所作。舞者八百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

聖壽舞。唐高宗武后作。舞用百四十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之字。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十四

譙樂舞。唐張文收所造。舞工二十人。緋絞爲袍。縹布

爲袴。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善舞四人。承天舞四人。樂用玉磬二格。大方響一格。

萬歲舞。唐武太后所造。宮中養鳥。能人言。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者三人。緋大袖。並畫鸛鶴冠。作鳥像。南人爲之。吉了。

龍池舞。明皇在藩邸。居龍慶坊。坊南忽變爲池。望氣者異焉。及卽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舞者十有二人。爲列。服五色紗雲衣。芙蓉冠。無憂履。四工執蓮花引舞。一奏五疊。

師子舞。師子出西南夷。天竺等國。綴毛爲之。各高丈餘。人居其中。像其倂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狀。

霓裳舞。唐文宗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

傾盃舞。明皇常令教舞。馬百駟。分爲左右部。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綉。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疊。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十五

馬而上。抹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二數十環立。皆衣以淡黃衫。衣玉帶。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每遇千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內廐引出。舞之後。幸蜀舞馬散在民間。祿山頗心愛之。自是數十疋置之范陽。爲田承嗣所得。雖雜於戰馬。置之外棧。旣而軍中饗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爲妖。擁篲擊之。馬立舞。不中節。揚抑頓挫。尙存故態。廐吏遽以爲怪。白承嗣。箠之。斃於櫪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穆天。

子傳有馬舞之舞。信有之。

軟舞。唐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鶯鶯。或如飛燕。

健舞。唐教坊樂。垂手羅迴。陂樂。蘭陵。玉春。鶯鶯。半社。

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章。拂林。

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故健舞曲有大杆。阿。

連。柘枝。劍氣。胡旋。胡勝。軟舞有舞州。蘓合。香掘。枝圓。

亂旋。甘州。

軟舞。唐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嚙喉爲新。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十六

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

樂之舞議統紀

馬端臨曰。記曰。朱于玉戚。見而舞大武。祭統曰。見而總于寧。其羣臣以樂皇尸。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見而總于郊。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由此觀之。天子見而總于郊。祀則裘冕也。宗廟則衣冕。見冕也。食老更則驚冕而已。冕非郊廟祭祀不服。唐人平冕爲舞郎之服。則是樂工可服王公服矣。竊意古人舞者。必自有服。書所謂胤之舞衣是也。其曰冕而總于云者。蓋祭祀養老。君服冕從事。遂親起舞以示敬。非曰舞者必合服冕也。如耕籍則冕而朱紱。躬秉耒。豈凡乘耒者皆可冕乎。南唐優伶。遂有乞取大殷皇帝平天冠爲戲。倍甚。然則如何而可曰爵弁以舞。文韋弁以舞武。

明堂位曰。皮弁素積。祿而舞大夏。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大武。所以象征誅。必朱于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覲。故也大夏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祿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由是觀之。祿與未嘗相因也。于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祿而舞。則大武冕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十七

而舞。必用襲矣。於大武之舞。言于戚。則大夏之舞。必用羽籥矣。

公羊曰。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于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見而舞大武。語其服也。

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時。雖王事兆見。大統未集。以未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謂之象舞。

明堂位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簡南。蓋文王之樂歌。雖清於堂上。奏鍾鼓於堂下。舞象於庭。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也。肇上帝之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十八

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

白水爲勺。勺酒爲酌。是酌者挹而損之之道也。大武。

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罔在其中。

成童舞象。皆小舞也。朱于玉戚。見而舞大武。則大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然則周之舞。豈不重于武宿夜乎。

鄭樵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然
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華。
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凡六笙之名。笙舞皆無辭。惟師
工以諧奏相授耳。

陳祥道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帔
舞也。折象鳥羽爲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
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帔。宗廟
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
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古之

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然大司樂於咸池之類。
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
備也。

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
伐。其舞先武。後文。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樂在耳爲聲。在目爲容。而後節奏不忒。故先王制舞。
必協於歌。歌一曲爲舞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然
聲應可聞。而不可睹。羽籥干戚。以表其容。發揚蹈厲。
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

樂有八音。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聲數俱用。八堂
上。歌詩者四。鼓瑟者四。一唱三嘆。亦用八。歌奏雖分。
實相聯絡。羽籥起。黃鍾大呂。應以姑洗。南宮是謂辰。
酉。以南爲南風。而夷則中呂。皆爲清角。文合於武也。
干戚起。蕤賓函鍾。應以無射。夾鍾是謂戌。卯。以北爲
北風。而太簇應鍾。皆爲流徵。武合於文也。
文武之成。曷爲異與。曰。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
之數也。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文舞陽
也。武以參天。武舞陰也。成以兩地。

簫韶九成。大武六成。而又謂之變者何。居曰。在樂音。
謂之變。在樂舞。謂之成。

春入學。合樂合舞。將以養老於辟雍也。秋頒學合聲。
將以饗帝於明堂也。曰合舞。則大合六樂而舞矣。曰
合聲。則會大樂而歌奏矣。

羽籥九成。干戚六成。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
也。出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
樂官則比敘其所教之人。以考其藝之精粗。樂器則
展砥其所用之器。以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

樂舞可知矣。小胥則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懸之位焉。列與懸俱應。則聲容可知矣。

周存六代之舞。至秦惟餘韶舞。漢舞宗廟之酎。卑者之子不得豫。其豫者上則二千石之子。下則五大夫之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為舞人。雖與周異制。亦未失用國子之實也。今之舞者。不過用市井猷畝。素不知歌舞者。何以格神明。移風俗。

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

禮樂各編

卷之五十八

二十一

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八為列之證。

樂之章統紀一

漢郊祀歌十九章。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顧。玄冥惟泰。元日出入。天地。天馬天門。景星。齊房。皇后華燁。燁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大孝備矣。七始華始。我定歷數。王侯秉德。海內有姦。大海蕩安其所。豐草萋雷。震震都荔。遂芳桂。華美芳。嘉薦芳矣。皇皇鴻明。凌則師德。孔容之常。承帝明德。

漢短簫簫歌二十二曲。朱鷺思悲翁。又如張上之回。

禮樂各編

卷之五十八

二十二

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有所思。芳樹上邪。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篇。

漢鞞舞歌五曲。關中有賢女。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方皇。殿前生桂樹。

魏短簫簫歌十曲。楚之平。戰榮陽。獲呂布。克官渡。舊

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關中。應定期。

魏鞞舞歌五曲。明明魏皇帝。太和有聖帝。魏歷長。天

生丞民。為君既不易。

韋昭做漢鏡歌作十二曲。炎精缺。漢之季。德武師。烏林秋風。克皖城。關皆德。通荊州。章洪德。順歷數。承天命。玄化。

傳玄作短簫鏡歌二十二曲。靈之祥。宜受命。征遼東。宜輔政。時運多艱。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揆。因時運。惟庸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靈運。於穆我皇。仲春振旅。夏苗田。仲秋獮。出順天道。唐堯玄雲。伯益釣竿。晉鞞舞歌五曲。洪業天命。景皇天晉明君。晉拂舞歌五曲。白鳩濟濟。獨祿碣石。淮南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鼓角橫吹十五曲。黃鵠。隴頭吟。望行人。折楊柳。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古劍行。洛陽公子行。

胡角十曲。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

相和歌三十曲。江南曲。度關山。長歌行。薤露歌。蒿里。傳鷄鳴。高樹。願對酒。行烏生。八九子。平陵東。陌上桑。鰕鮒。燕歌行。在昔苦寒行。並逃行。塘上行。日苦短。西門行。東門行。煌煌京洛行。飛鶴行。隴西。野田黃雀。黃雀。

歌。懼歌。雁門太守白頭吟。情。東光。氣。出。唱。

相和歌吟嘆四曲。大雅吟。王昭君。楚妃嘆。王子喬。

相和歌平調曲。猛虎行。君子行。從軍行。鞠歌行。

相和歌清調曲。豫章行。相逢狹路間。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

中婦織流黃。

相和歌瑟調曲。飲馬長城窟。大牆上。蒿行。長安城西。

行。門有車馬客。蜀道難。牆上難。爲。趨。日重光。月重輪。

蒲坂行。採梨橋行。白楊行。胡無人。公無渡河。

相和歌楚調曲。白頭吟。泰山吟。梁甫吟。東武琵琶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明月照高樓。長門怨。班婕妤。娥眉怨。玉階怨。大曲。羅敷。白鵲。園桃。碣石。何嘗置酒。夏門。王者布大。化。洛陽令。

梁武帝爲子夜吳聲四特歌。白紵歌。

清商曲。子夜吳聲。前溪。石城。莫愁。襄陽。王明君。

清商曲。白雪。公莫舞。巴渝。明之君。團扇。郎。長史。變。丁。

督護。讀曲。估客。樂。楊。叛。兒。雅歌。驪。壺。常。林。歡。三。洲。玉。

樹。後。庭。花。泛。龍。舟。春。江。花。月。夜。

梁制新歌本紀。謝賢首山。桐。栢。山。道。亡。忱。威。漢。東。流。

鶴樓峻。昏主恣。謠。愚。石。首。局。期。運。集。於。形。惟。大。梁。
梁武帝制佛法十曲。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
龍王。戒。過。惡。除。愛。水。斷。苦。轉。
陳后主四曲。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堂。堂。
北齊鼓吹二十曲。水。德。謝。出。山。東。戰。韓。陵。珍。關。隴。滅。
山胡武定。戰。芒。山。禽。蕭。明。破。侯。景。定。汝。穎。克。淮。南。嗣。
不。基。聖。道。治。受。魏。禪。平。瀚。海。服。江。南。刑。罰。中。遠。夷。至。
嘉瑞臻。成。禮。樂。
北齊後主賞胡戎二曲。無。愁。伴。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後周鼓吹十五曲。玄。精。季。征。隴。西。迎。魏。帝。平。寶。泰。後。
恒農。克。河。苑。戰。河。陰。平。漢。東。取。巴。蜀。拔。江。陵。受。魏。
宜重光。哲。皇。出。平。東。夏。禽。明。徹。
隋房內二曲。地。厚。天。高。
唐七朝曲。傾。盃。曲。英。雄。樂。黃。鵠。疊。景。雲。河。清。歌。破。陣。
樂承天樂。一。戎。大。定。樂。八。紘。同。軌。樂。夷。美。賓。曲。太。平。
樂上元樂。聖。壽。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夜。半。樂。文。成。
曲霓裳羽衣曲。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九。真。紫。極。
君臣相遇樂。荔。枝。香。梨。園。法。曲。千。秋。節。

柳宗元撰唐饒歌鼓吹十二曲。晉陽武獸之窮。戰武。
牢。涇。水。黃。斧。鯨。沛。苞。憐。河。右。平。錢。山。碎。靖。平。邦。吐。谷。
渾。高。昌。東。嶺。
宋仁宗奠賁一章。萬。國。朝。天。
宋仁宗舉酒五章。白。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
哲宗受傳國寶制樂三章。永。昌。神。光。翔。鶴。
大觀三年。製。喜。燕。狀。元。五。章。賓。與。賢。能。於。樂。辟。雍。樂。
育。英。材。蒸。我。髦。士。利。用。賓。王。
宋受命曰上帝。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城。暢。取。蜀。曰。蜀。土。遂。
取廣南曰時雨霑。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
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涇。淵。
曰。帝。臨。塘。美。仁。治。曰。維。四。樂。歌。中。興。曰。炎。精。

樂之章統紀二 樂用

古調曲擬行行重行行古意。漢思古意。古樂府。
征戎曲遠征人將軍行。長城塞上曲。邊思校獵曲。
遊俠曲遊俠篇。俠客行。博陵王公俠曲。齊瑟行。織女
辭。錦石擣流黃。丹陽孟珠。蘇小小。孫綽碧玉歌。吳王
紫玉。烏孫公主。桃葉歌。李夫人。楚明妃。杜秋娘。木蘭
辭。湘夫人。邯鄲才人。愛妾換馬。胡姬年十五。妾薄命。
蠶絲歌。麗人行。上陽白髮人。繚綾。時世粧。王家少婦。
秦女卷衣。

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七

別離曲。生別離。離歌。河梁別。思歸。自君之出矣。奇衣
曲。古離別。井底引銀瓶。怨思曲。青樓怨。秋閨怨。征婦
怨。綵書怨。四愁。七哀。長相思。思公子。湘妃怨。西宮春
怨。獨不見。
歌舞曲。浩歌行。勞歌。大小垂手。鈞天曲。艷歌行。齊謳
行。吳趨曲。
絲竹曲。相如琴。薄暮動絃歌。趙瑟。秦箏。華原磬。
觴酌曲。羽觴飛上苑。當壚前有一樽酒。
宮怨曲。魏宮辭。玉華宮。長信宮。連昌宮。楚宮行。雍臺。

樂合編

卷之十八

二十八

陵雲臺。長樂宮。上林園。闕。駕言出北闕。內殿賦新詩。
都邑曲。齊瑟行。京兆歌。左馮翊歌。扶風歌。荊州樂。燉
煌樂。青陽樂。潯陽樂。壽陽樂。涼州樂。邯鄲歌。長平行。
故絳行。西長安行。襄陽蹋銅鞮。鄴都引。孟門行。燕支
行。汾陰行。新昌里。洛陽陌。大堤曲。出自薊北門。江南
行。長干行。
道路曲。陰山道。太行路。行路難。沙堤行。
時景曲。門春歌。青陽歌。春日行。秋風辭。北風行。苦熱
行。晨風歌。夜夜曲。春日有所思。驚雷歌。朝雲。胥臺。露
白日歌。明月篇。
人生曲。百年歌。
人物曲。湘東王。項王。蓋世。安定侯。曲。李延年歌。
神僊曲。步虛辭。遊器海。漫漫。桃源行。武陵深行。洛濱
曲。招隱。蕭史曲。方諸曲。元丹丘歌。紫溪翁歌。漁父。歸
去來引。
梵竺曲。舍利佛。法壽樂。阿邨。瓊摩多。樓子。
蕃胡曲。于闐採花。高句麗。紀遼東。出蕃曲。
山水曲。桐栢山。華陰山。巴東三峽歌。鹿豫歌。東海。江

上曲。方塘含白水。曲江日暮望涇水。巫山中流曲。濟

黃河渡易水。登名山。昆明春水清。幽澗泉。

草木曲。秋蘭篇。芙蓉花。採蓮曲。採菱曲。茱萸篇。蒲生

歌。城上麻。大樹有綠竹。樹中草。冉冉孤生竹。楊花曲。

階堤柳。種葛江。離生幽渚。浮萍篇。桑條。

車馬曲。車遙遙篇。高軒過。白馬篇。驅車天馬飲。八駿

圖。

龍魚曲。尺蠖應龍篇。飛龍篇。枯魚篇。捕蝗。

鳥獸曲。白虎行。鳥栖曲。東飛伯勞歌。雙燕。澤雉。燕燕。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干飛。滄海雀。雀乳空井中。闔鷄。晨鷄。高樹鳴。鴛鴦。鴻

雁生北塞行。黃鸝飛上苑。飛來雙白鶴。雙翼鳳凰曲。

秦吉了。

雜體曲。雜組。寓言。雜體。菜菔。兩頭。織。織。

歌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

勞歌。

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

淮南。駕。游。渌水。

古樂府。有燕歌行。艷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

行。權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短歌行。蔡歌行。陳歌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

樂之陳統紀一

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鑄不過以動聲若無射而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得。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繅尚宮。匏竹尚議。韋木一聲。行之以遂八風。於是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賈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

景王鍾成。令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

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

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

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

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

王曰。爾老矣。何知。王崩。鍾不和。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

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二

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舉然高望而遠

眺曰。丘迫得其爲人矣。近黜而黑。願然長曠。如望羊。

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

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先王之制

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

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

生育之氣。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亢麗。微末以象殺

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亡之風。舜彈五弦琴。造南風詩。

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由今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體乎。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宋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君之弊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歎曰。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

蔡邕在陳留。鄰人以酒召邕。比往。客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之。問其故。邕且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蔡邕夜彈琴。絃絕。女瑛六歲聞之。曰。第一絃絕。復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瑛曰。昔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不知也。已上二十一史

樂之識統紀二

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張茂先謂人曰此器與洛陽宮鐘聲相諧宮中撞鐘故鳴後驗之果然。唐時岑陽耕者得古鍾高尺餘楊枚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刮拭有刻在兩夾果然。

晉時吳郡臨平有石鼓考之無聲張華謂武帝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卒如其言聲聞數里。長孫紹遠初爲太常廣造樂器惟黃鍾不諧後因開浮屠三層上鳴鐸聲雅合宮調取而配奏之果諧。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五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于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

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楚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歟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

曹紹夔衛道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于夔欲以樂不和罪之雜扣鐘聲使夔聞名之無誤。

由是反歎伏。

曹嗣王臯爲荆南節度有客懷二捲見之臯捧而歎曰此至寶也必開元中拱御捲也已問之果得于高力士杜鴻漸爲三川副元帥成都匠者以二校獻之鴻漸示于衆曰此尤物也必常衣襟下收之積時也已問之果資中合溝中二十年李琬爲雙流縣丞嘗至長安夜聞羯鼓聲曲頗妙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鷄乎雖至精能然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具言所以琬曰夫耶婆色鷄掘柘急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六

三六

徧解之工如所教果得諧協而盡其聲。

高宗時擢李嗣真爲太常丞太常缺黃鍾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上人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

洛陽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怪之懼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尋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鳴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鈹磬數處而去聲遂絕。

僧苦問所以紹夔云此聲與鍾律合故彼擊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吳人燒桐以爨。邑聞火烈聲。曰良木也。因請裁為琴。果有美音。其尾猶焦。因曰焦尾琴。蔡邕宿柯亭。亭屋以竹為椽。邕聆之曰良竹也。遂請為笛。

樂之變統紀

杜佑曰。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律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尚書蕭寶夤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謬或通曉。仲孺雖相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且云。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詔曰。禮樂之事。豈常人能明。如奏。

萬寶常編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箏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于絲竹。文帝召見。遂極言樂聲怨。故非雅正之音。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

太子洗馬蘓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應宮立五調。

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調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丘濬曰。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謂之變宮。

樂之權量統紀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制。桌氏爲量。改。剪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滿其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幣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考工記。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殺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殺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大倉。大司農掌之。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而知物之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職在大衡。鴻臚掌之。已上漢書。

典瑞璧美以起度。玉人璧美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禮記
秋分蓰定。蓰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蓰而當
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
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鴻烈
度量權衡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劉子
卦驗以十馬尾爲一分。易位
蓋所以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
一釐。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
一丈。算術

度有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律尺。爲晉前
尺。祖冲之銅尺。晉田父玉尺。梁法尺。表尺。漢宮尺。生
變尺。晉後尺。後魏前尺。中尺。後尺。蔡邕銅侖尺。後周
玉尺。開皇鐵尺。錢樂之渾天儀尺。萬寶常水尺。劉暉
上圭尺。梁朝俗問尺。諸代尺之不同。多由于累黍及
圓徑之誤。
王朴準尺。和峴景表石尺。李照太府布帛尺。阮逸胡
瑗橫累黍尺。鄧保信縱累尺。大晟樂尺。以調鍾律。併
因均田度地。

度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
用竹爲引。高一寸。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
數。陰陽之象也。

量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爲斛。其下
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侖其狀似爵。以靡爵祿。上
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
其圓象規。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聲。中黃鍾始。于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
衡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
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
宜。圓而環之。今之內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
已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
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衡矣。是爲五則。備于
鈞器。以爲大範。漢志
劉徽註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
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二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
王莽銅斛。于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

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于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律度量衡皆用銅。銅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似君子之行。是以用銅。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爲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尺四寸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鍾律律云。祖冲所傳銅尺。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梁武帝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周尺。東昏用爲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除定七枚夾鍾。有

昔題刻。廼制爲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測定。最爲詳密。以新尺制爲四器。名曰通人。依新尺爲笛。以命古鍾。黃鍾律管。從長周徑。據積的實。定數者。須多截管。候氣。以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卽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于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管。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由此。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柝黍中者。分爲三等。先以一等實于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

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同。然後定尺焉。

荀勗新造鍾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神解。

蔡邕銅侖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以銀錯題其銘。

十二粟當一分。十二分當一銖。十二銖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年。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

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歲。故四鈞爲一石。

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并合成。得其數。詔以其副藏于樂署。開元十七年。將攷宗廟樂。有司請出之。勅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鬚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于斛。

周鑪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侖。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漢斛容十斗。實

二千侖。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

方尺圍其外。庇旁九釐五毫。故容百六十二寸。深尺

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攷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

方尺所以起數也。圍其外。循四角而規圓之。其徑當

一尺四寸有奇。庇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容有六尺二寸者。方尺容百寸。圍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庇其旁約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容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

容十斗也。

一曰備數。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而不失故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也。

二曰和聲。律呂以成之。支于以該之。故中于宮。觸于角。社于徵。章于商。字于羽也。

三曰審度。以于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十爲一分。自分而上。十爲差率。故別于

分。付于寸。隻于尺。張于丈。信于引也。

四曰嘉量。本起于黃鍾之籥。以于穀。秬黍之中者。千

有二百粒。內實其倫。自倫而上。十為差率。故躍于倫。
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

五曰權衡。亦起于黃鍾之倫。每倫二十銖。二十四銖。
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成石。故始于銖。
兩于兩。明于斤。鈞于鈞。終于石也。
已上文
庶通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四七

樂之候氣統紀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塗。必周密布緹緹。室中。
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
以葭。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為氣。
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
前漢志
後齊信都芳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
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性驗管。飛灰已應。
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
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相。
應。
齊史

應。

卷之二十八

四八

隋高祖遣毛爽。蔡子元。于普明等。葭灰候氣。以輕緹。
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衡素散出。
于外。而氣應有蚤晚。飛灰有多少。武初入月。其氣即。
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
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
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
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
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

今十二月律于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齊履謙上言樂本于律律本于氣候氣之法可擇僻

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草候之上可以正

雅樂薦朝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

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為和氣大動為君弱臣強專

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

陽氣潛藏于水土中央故以中色著宮聲仲冬中氣

者何冬至是也節氣有入他月者中氣必在正數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四九

月故也何以首冬至陽始生也候氣者求聲氣之元

推步者求曆元皆以冬至子半為定天地之心靜極

復動葦之口自是周而復始故首之也建者斗所指

也子半也斗建之辰位于正北杓建子昏奎中衛建

子夜半東井中魁建子旦角中一陽初復于陰極是

謂辜月其宿虛危須女斗循天而東至于危為墳墓

又東至于虛為宗廟又東至于須女為嫁娶人道之

所終始也其分野為齊青州合辰者何日躔星紀之

大在丑與子合也

子月氣深而黃鍾最長故先得氣似矣然陽氣之升月不能寸而亥子二律相去三寸有奇而音調且又不接陽升而不降則四序不均奚由成歲不如隨二

十四時之變測之可也

說者欲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

或纖微差等俟其氣應者則用之夫氣無微不入者

也豈其拘拘在一隅耶夫世治而後氣正然治日少

而亂日多故正氣少而厲氣多矧所截之竹本無定

準所埋之地或方隅未正蟲鼠弗除則氣奚從應耶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八 五

武又曰必也洛陽乎天地之中陰陽之會也率天下

之為樂者而路焉則律何時而成耶

天地之氣其本諸身乎五聲五官也六律六府也誠

合神應而樂興矣說文曰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動

脉謂之寸口校以中指屈而視其中節內文之兩端

雖有肥瘠無不同者此自然之度也世之制度者或

以糸黍或以絲忽然黍有大小絲有蠶細尙企其能

而何獨致疑于人身哉惟以手布尺以脉定寸雖不

中不遠矣且先王以律生尺周尺則八寸而縮車工

用之。銅。翕。尺。則。十。寸。而。贏。景。表。用。之。此。皆。候。氣。而。已。應。策。黍。而。已。合。者。也。徵。諸。手。脉。正。其。贏。縮。而。黃。鍾。之。宮。定。矣。

蔡元定曰。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為尤強。在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一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九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其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恭閱



樂之器統紀一

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則闐。其聲尚羽。其音則磬。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鐸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為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土則埴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埴之屬焉。黃埴。荒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又曰。如埴如篪。樂記以埴篪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掌寧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一

五十一

原缺第二葉

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
尚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吹。立春之氣也。先
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
適故也。

竹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
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
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
爲簫管之屬焉。

樂之器統紀二

金音。雅部有鍾。鎛。鐃。剡。棧。編。鍾。青黃赤白黑五鍾。金
鐃。鐃。于。金。鐃。金。鐃。丁。寧。金。鐃。金。鐃。木。鐃。

胡部有方響。鐵響。銅鈸。銅鈸。龍頭角。銅鼓。鈸拍板。銅
鐃。

俗部有博山鍾。飛廉鍾。儀鍾。衡鍾。千石鍾。九乳鍾。平
陵鍾。杜陵鍾。華鍾。啞鍾。鐸。將。干。鐵笛。銅管。銅琵琶。鼓
吹。鈺。警。嚴。鈺。斗。鎗。鎗。銅。角。銅。磬。銅。鉢。銅。簣。鐵。磬。鐵
簣。

石音。雅部有玉磬。天球。編鍾。離磬。磬。寒。笙。磬。頌磬。

胡部有編磬。

俗部有石鼓。石磬。玉律。玉琯。玉笙。紫玉簫。白玉簫。玉

琴。玉笛。瑤簫。玉方響。神証。石角。

土音。雅部有土鼓。瓦鼓。古缶。填。

胡部有胡缶。

俗部有七孔八孔埙。八缶。水盂。拊。瓶。扣。鼗。擊。鼗。擊。壤。

鼓。盆。土。鞀。腰鼓。瓦琵琶。

革音。雅部有拊。足鼓。楹鼓。建鼓。縣鼓。雷鼓。雷鼓。靈鼓。

俗部有竿笙鳳翼笙義管笙雲和笙十二月笙秋笙
竹音雅部有管簫篋簫韶簫葦簫竹簫蘭簫簫簫仲
簫簫簫竹律管篋簫都具管班管孤竹管孫竹管陰
竹管遂篋和篋
胡部有戚栗銀字管歌簫雙角中鳴簫角胡簫吹簫
蘆管胡篋篋笛橫吹龍頸笛義背笛
雅部有雅簫頌簫頌簫短簫燕簫清簫簫鳳簫七
孔簫霜條篋雙鳳管太平管駱駝管拔膝管拱辰管
昭華管簫管八管中管笙通雅笛長短笛雙笛手
笛七孔笛十二律笛十二箱笛柯亭笛煙竹笛鳳鳴
笛
木音雅部有祝敔篋止春籥
俗部有拍板立均腰鼓撞木梵貝玉蟲骨管牙管玳
瑁笛挑皮管皮威篋嘯葉
笛簾有鍾筍磬筍鍾簾磬簾簾崇牙樹羽璧嬰九龍
簾熊羆架

樂之器式統紀一

鍾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鍾。

大鍾謂之鋪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昆氏爲鍾兩樂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

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而而上謂之衡鍾

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

謂之景于上之據謂之陞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

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

其鉦之長爲之而長以其而長爲之圓參分其圓去

一以爲衡圓參分其而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鍾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作弇則侈長而則震

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間鍾小而

長則其聲舒而遠間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

而圓之

鍾李照言古者鐃鍾擊爲節檢而無合典之義大射

有二。傳皆亂擊焉。後以十二。傳相生擊之。景德中。李
宗。謂。領。太。常。總。考。十。二。鍾。上。言。曰。金。部。之。中。鍾。鍾。
為。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鍾。工。皆。精。習。
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至。是。詔。馮。元。
等。議。考。擊。法。奏。言。宜。使。十。二。鍾。依。展。列。位。隨。均。為。節。
便。十。合。樂。詔。從。之。

慶。曆。中。詔。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鍾。十。二。黃。鍾。高。
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鈺。四。舞。六。而。衛。并。旋。蟲。
共。高。八。寸。四。分。隨。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聲。簾。帶。每。

樂。集。卷。之。五。九

卷。之。五。九

九

而。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于。舞。四。處。各。有。九。每。面。
共。三。十。六。兩。樂。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
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樂。間。
通。減。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
一。百。四。十。八。斤。並。如。新。律。議。者。以。大。鍾。宜。厚。小。鍾。宜。
薄。非。之。

大。觀。間。議。禮。局。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鍾。無。鍾。鳴。其。細。
也。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然。則。鍾。大。器。也。鍾。小。鍾。
也。以。宮。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鍾。以。鳴。其。

細。而。不。用。鍾。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
用。鍾。以。昭。其。大。而。不。用。鍾。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
是。鍾。鍾。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非。特。
不。分。大。小。又。混。為。一。器。乞。宮。架。樂。去。十。二。鍾。止。設。
一。大。鍾。為。鍾。一。小。鍾。為。鈞。以。為。衆。聲。所。依。詔。可。
棧。管。時。刻。縣。民。于。田。中。得。一。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

曰。棧。

編。鍾。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
六。鍾。縣。于。一。其。旋。

樂。集。卷。之。五。九

卷。之。五。九

九

李。照。請。仁。宗。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鍾。馮。元。等。
駁。之。曰。樂。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
竿。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
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
數。也。且。鍾。磬。八。音。之。首。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
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
可。

鍾。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解。訓。者。其。誤。有。三。若。云。
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鼓。鈺。舞。而。衛。之。上。誤。一。云。舞。

上下促橫爲修。從爲廣。鼓間與舞修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誤。二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從而遷就其說。誤。三。今臣鑄編鍾十二。皆從其律之長。鉦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鼓鉦舞篆景樂。隨而衡旋。蟲鍾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鍾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其鍾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鍾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鍾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鍾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可乎。且清聲不見于經。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

漢成帝時。犍爲郡于水濱得古鍾十六枚。帝因是陳理雅頌聲。風化天下。豈因劉几然後用哉。王朴樂內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送。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今鎮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已在其間。

楊傑欲銷王朴舊鍾。詔許借朴鍾爲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屬。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曰景鍾。景者大也。景鍾又黃鍾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齊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

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心聲。三曰黃鍾。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帝。

徽宗鑄景鍾。成。景鍾者。黃鍾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大。終于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用之。立于宮架之中。以爲君。國。環以四清聲。鍾磬鐃鍾特磬。以爲臣。國。編鍾編磬。以爲民。國。內設寶鍾球玉。外爲龍簾鳳琴。

劉昂編修樂書。金部有七。曰景鍾。景大也。鍾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鍾大。其聲則黃鍾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

金鉦周禮小師以金鉦和鼓。國語曰。戰以鉦于傲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鉦。鼓鉦于後世。或爲兩馬之形。或爲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金錫金鉦。丁寧周禮。鼓人以金錫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錫。軍行鳴錫。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軒而著於丁寧。鄭康成曰。錫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錫。自其傲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蕤之飾。非周制也。

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樂記。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號令之限度也。晉荀氏曰。趙人牛鐸以諧聲。亦得古人之遺。水鐸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象。皆令以木鐸。官正司烜以之修火禁于國中。鄉師四時之召。以之徇于市。朝士掌國五禁之法。亦以之徇于朝。所以振文事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

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上。以代鍾磬。後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二均聲。唐武帝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史。廉郊嘗攜琵琶于池上。彈絃有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躍出其岸。視之乃方響。龍頭角。安帝記曰。桓玄製龍角。或曰所謂亢龍角也。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傳曰。角十二具于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鈸。

銅鼓唐樂圖所傳天竺部用之。咸通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拾延慶寺以代木魚。僖宗朝。林藹守高州。鄉墅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鼃之狀。編鍾古者編鍾大小異制。有倍十二律而爲二十四者。大架所用也。有合十二律四清而爲十六者。中架所用也。有倍七音而爲十四者。小架所用也。昔宋沈登光宅寺塔。見鐸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摘而取之。

果姑洗編鍾又嘗道逢度支運乘其間一鈴亦編鍾也及配懸音皆合其度

千石鍾漢高帝廟巨鍾十枚其容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說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簠九乳鍾傳曰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

平陵杜陵鍾漢高帝平陵宣帝杜陵其鍾皆在長安絲在清明門裏道南其西者平陵鍾也東者杜陵鍾也重十二萬斤明帝徙二鍾在南宮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啞鍾唐太宗召張文收爲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有其七餘五者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
刀斗漢書中宮衛宮城門擊刀斗名臣奏曰漢興以來宮殿省闔五六重周衛刀斗然則刀斗者守衛師行之器也以銅作鐺其形如鈔而無緣其中所容一斗畫吹夜擊李廣軍用焉俗謂之鈴鈴唐宮縣內無筭樂非古之制也
磬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

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編磬大架用二十四枚應十二律倍聲小架用十四枚通黃鍾一均上倍之三八之制其失自乎四清二七之制其失自乎二變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李冲所傳也

石鼓後秦記曰石鼓鳴野羣雉皆雊齊地記曰祠山有石鼓將有寇難則鳴非樂器也

玉簫唐咸寧中張毅家中得紫玉簫明皇天寶中安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十五

祿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簫管數百于梨園
玉琴王彥伯善鼓琴嘗至吳郡亭維舟中渚采燭理琴見一女子坐東牀取琴調之似琴而非聲甚哀乃楚明光曲也彥伯請受之女更爲彈彥伯以玉琴贈之而去
玉笛梁州記咸寧中有盜竊蔡張駿豕得玉笛明皇命紅桃歌貴妃梁州曲親御玉笛
玉方響吳元濟白玉方響光明紫冷可照數十步以犀爲提以雲檀香爲架芬馥襲人彌月不散

神証。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叩之其聲清越。晉孝武樂章曰。神証一。震九域。同來石角。魏世山摧得三石角。藏之武庫。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余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事時。將此角嚇漢也。

頃古有雅。頃如雁子。頃頃如雞子。皇祐中。聖制。頃頃調。有聲韻。並合鍾律。前下一穴。為太簇。上二穴。右為姑洗。啓下一穴。為仲呂。左雙啓。為林鍾。後二穴。一啟為南呂。雙啓為應鍾。合聲為黃鍾。頃頃雅。頃對而吹。

之尤協律。清和。圍五寸半。長一寸半。四孔。正西戎。用金為樂。党項因亦擊金。金本中國樂器。夷人竊而用之。李斯曰。擊瓦叩缶。真秦之聲。水蓋民間。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其制蓋始于李琬。

擊甌郭道源。取邢甌。越甌十二。水作調。以筋擊之。其音妙于方響。

擊壤壤以木為之。形如履。節長一寸餘。前廣後銳。掛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

樂之器式統紀二

足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左傳曰。楚伯棼射正鼓跗。蓋少昊。具華以為鼓。夏后加四足。為周王兵車之鼓。亦有跗。

夔鼓。東海流波山。有獸音如雷。命為夔。黃帝得之。作鼓。數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幹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角。磨折則卑。中高而兩端下。詩曰。幹鼓弗勝。又曰。鼓鍾伐幹。蓋幹鼓。所以鼓役事也。

晉鼓。李照制為樂節。然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行樂。

雷鼓。雷鼓。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大司樂雷鼓。降天神之樂。鄭司農云。雷鼓。雷鼓。皆六面。有革可擊。

靈鼓。靈鼓。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大司樂靈鼓。靈鼓。降地祇之樂。

路鼓。路鼓。鼓人以路鼓鼓鬼車。太司樂路鼓。路鼓。降人鬼之樂。秘書監尹拙上言曰。雷鼓。靈鼓。擊之皆不成聲。常賴散鼓。以為樂節。宜申勅大匠。改作諸鼓。使

擊者有聲及創為三鼓如古之制奏可

鼓鼓之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鼗顧命鼗鼓在西序故享鬼以路軍事以鼗

朔鼓輅鼓以其引鼓故曰輅以其始鼓故曰朔

應鼓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小鼓謂之應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

鼗鼓鼗卑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旅師執鼗鼓之尤小者尊者執大卑者執小上下之分也司馬法

樂考

卷之十九

十八

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鼓鼗則鼗倡始者也應鼗和終者也

羯鼓龜茲高昌疎勒天竺部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以牙牀用兩杖擊之其聲噤殺合太簇一均在雞婁鼓之上都曇答臘之下唐明皇嘗謂羯鼓八音之領袖自制曲以奏之宋璟亦曰頭如青山拳手如白雨點此羯鼓之能事也

羯鼓之制錄用山桑捲用銅鐵杖用黃檀狗骨花揪然鐵不精練捲不至勻則應條高下紐捩不停鼓面

緩急若琴彈之頑病者杖不絕濕氣而復柔膩則其

聲不能發越而響亮戰裏而徒舉唐明皇遇中書殿

庭景物明媚柳杏將吐自製春光好詞臨軒奏擊神

思自得柳杏頻拆謂左右曰不以為我為天公得乎又

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奏之遠風條葉庭葉紛墜

其妙絕如此

審須鼓文王所以大蒐也

羯鼓一曲十拍一曰鶩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鶩鳥

擊四曰龍媚蹠五曰靈變吼六曰鵬鵬爭七曰壯士

有辭

樂考

九

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

羽葆鼓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

葆唐制縣于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陶侃平

蕞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則其為賞功之樂可知

知

警鼓凡鼓施於邊徼謂之警鼓楚厲王有警鼓與百

姓為戒既飲酒太過而擊民大警使人止之居數月

警而擊之民莫有起者

饒鼓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饒鼓。其制皆五采爲蓋。隋大業中。饒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安享。

節鼓。隋制。節鼓上自大駕。中自皇太子。下達正一品。並朱漆畫飾。以葆羽。其曲十有一。

鶩鼓。鶩鼓。精也。古君子仕伶官。傷雅頌。不作。故飾鼓以鶩。或言移雷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鶩。呪鼓而飛。于雲末。或言孫恩破雷門。鼓見白鶴飛去。

大鼓。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雷爲門。以樓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

擊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唐德宗自山南還宮。而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鄭餘慶爲卿。始奏復用大鼓。今太常鼓吹。奏嚴用之。雖所以節曲。亦所以待暴。

蛟龍鼓。以蛟龍爲筭。宣德門外。肆赦用之。

三杖鼓。唐咸通中。有王文舉好弄三杖。打擦萬不失一。其器有三等。與歌者句拍相附爲節。

頌鼓。唐官縣之樂。四角。鼗鼓四座。一曰應鼓。二曰頌鼓。三曰鶩鼓。四曰雷鼓。皆畫彩其上。各安寶輪。用彩。

翠飾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人。于樂縣內作謂之座部伎。

漏鼓。梁朝宮殿門五更三籌。正衙門擊鼓。諸街通擊。

小鼓。使聲徹皇牆諸門。爲朝士入朝之節。

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

五尺七寸。

聖鼓。豫章木。可二丈。號爲聖木。秦人伐爲鼓。賴成。

忽奔逸至桂陽。

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唐兩簿及軍中用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或竹木。或皮。非有定制。侯景圍臺城。嘗用之。胡部俗部通用之器。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文上曰池。下曰濱。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

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

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古琴曲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

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十二操。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

幽岐山。校霜。別鶴。殘形。水。僂。懷陵。
九引烈女。伯妃。貞女。思歸。霹靂。走馬。望。琴引。楚引。
河間雜歌二十一章。

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騷。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
清。短。清。長。側。短。側。大。遊。小。遊。廣。陵。散。白。魚。噴。楚。妃。嘆。
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陽春弄。悅人弄。連珠弄。中。
揮。清。暢。志。清。鶴。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
古。琴。名。有。清。角。鳴。廉。修。况。監。脅。號。鍾。自。鳴。空。中。繞。梁。
綠。綺。樵。尾。鳳。皇。

禮樂全編

卷之三

二十一

善鼓琴者。有匏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
期。漢有渤海趙定。梁國龍德。
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瑟。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
破為二十五絃。其二均聲。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
八寸。二十三絃。其常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
一尺八寸。二十五絃。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
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
五尺七寸。

步爾雅曰。徒鼓琴謂之步。蓋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
而已。猶之舍車而徒也。

笙。篪。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山系間濮上之地。蓋空。
國之侯所作也。師伯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
有之。遂號衛鄭之音。唐制似瑟而小。其弦有七。川木。
撥。彈之以合二變。故燕樂有大笙。篪。小笙。篪。音。送。手。
起。曲。隨。弦。成。蓋。若。鶴。鳴。之。嘹。嘒。玉。音。之。清。越。也。昔。有。
白。首。翁。溺。于。河。其。妻。麗。玉。素。善。十三。弦。笙。篪。作。公。無。
渡。河。曲。以。寄。哀。情。唐。咸。亨。初。第一。部。有。張。小。子。太。和。

禮樂全編

卷之三

二十二

初有李齊皐及其女。並善此伎。
琵琶。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
上。作。之。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負。柄。直。陰。陽。
敘。也。四。弦。發。四。時。也。以。方。語。日。之。故。云。琵琶。取。易。傳。
于。外。國。也。
琵琶。不。列。四。箱。俗。謂。之。秦。漢。子。則。體。修。頸。而。小。疑。是。
弦。鼓。之。遺。制。傳。玄。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兌。
上。銳。下。曲。項。形。製。稍。大。本。出。胡。中。舊。皆。用。木。撥。彈。之。
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搗。琵琶。是。也。

國史補曰趙璧之彈五弦人謂其術璧曰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爲璧璧之爲五弦也
琵琶之制刻桐弦叢而鼓之龜腹鳳頸熊據龍放其器則筌篥也唐明皇悅之時有宦官使蜀得異木奇文琵琶以獻楊妃每奏于梨園諸王貴主並爲琵琶弟子天寶之亂嘗奏是器于凝碧池上舊人李龜年徒能欬歔而已

秦漢琵琶唐貞元中有曹綱裴與奴並善其藝綱善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二四

運撥若風雨與奴長于攜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與奴有左手安節門中又有樂吏楊志善此其姑尤妙自珍其藝誓成不傳志嘗竊聽彈弄私以鞋帶記其節奏因移樂就姑彈之姑大驚悉傳其藝

崑崙琵琶唐貞元中長安大早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誦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請爲師遂更衣出乃裝嚴

寺段師善本也翼日德宗詔之佳獎異常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襟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箏秦聲也世以爲蒙恬所造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段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

頌琴古之善琴者八十餘家各因其器名之頌琴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二五

其一弦十有三形象箏齊桓公以鍾名之李汧以韻磬名之大有賀若夷善此藝後爲待詔彈一曲上嘉歎之賜緋衣至今號爲賜緋調

擊琴五絃以竹管承之梁柳世隆素善彈琴其子惲每奏父曲居常感恩因變其體備寫古調嘗賦詩求就誤以箏捶琴坐客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擊琴自此始

一弦琴魏孫登彈一弦琴善嘯嵇康贊曰調一弦兮幹參寥廓肅一曲兮能聚風雷

素琴陶隱居不解音律。畜素琴一張。每有酒。輒撫弄以寄其意。

獨泉韻磬。李汧公雅好琴。嘗斷桐爲之。多至數百張。求之無不與。動宮宮應。動角角應。真希代寶也。遭廣明之亂。韻磬爲火毀。獨泉有洛僧自賊中挈去。建中四年。韋臯在蜀。得之用。伏陀羅木。換臨岳承弦。命李陽冰篆之。大順中。遊巴蜀。攜獨泉行。獨泉之奇。世或鮮鑒。但以他琴齊奏。彼音絕而此有餘韻。大一樂十二弦。六隔與琴相類。以隔聲旋相爲宮。合

禮樂合編

卷之五

二六

八十四調。唐開元中。司馬滔所進。後世雅樂宮縣內用之。

天寶樂。形類石幢。其弦十四。而設柱黃鍾一。均足正倍七。聲天寶中。任假所進。舞者亦洗焉。

繞梁。大致與箏篴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被徙廣州爲之。

雙鳳琵琶。唐天寶中。宦者白秀正使西蜀。回獻雙鳳琵琶。以暹羅爲槽。溫潤輝光。隱若圭璧。有金縷紅文。成雙鳳。鳳貴妃每奏。千梨園音韻。凄清。飄如雲外。

樂之器式統紀三

忽雷。唐文宗朝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忽雷。小忽雷。時有鄭中丞常彈小忽雷。適遭訓註亂。人莫知者。已而中丞身沒。權相舊吏梁厚本賂樂工。得之。每至夜分。輒彈。後遇良辰。飲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過而聽。口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聽文宗驚喜。遣中使召之。赦厚本罪。別加錫賚。

箏。弦有十二。四時度也。柱高三寸三才具也。二手動。應日月務也。故清者感天。濁者感地。十二弦。合乎十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二七

二律而爲十三弦。以象閏也。

雲和箏。唐清樂部有雲和箏。其首象雲。與雲和琵琶制同。十韻。嘗令客彈琴。其嫂聽而嘆曰。三分之一分。箏聲可謂知音。

鹿瓜箏。梁羊侃素善音律。自造採蓮歌。頗有新致。伎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陸大喜者。鹿骨瓜故名。郝李謝常恒伊何承天。辛宣仲皆善琴。其得妙趣者。特雍門周。能使喜者墮淚。戚者起舞。筑。頃。頃。細。肩。圓。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八擊之。隨調

應律。高漸離擊于燕。漢高祖擊于沛。至唐置于雅部。
宋襲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弦黃鍾正聲。第十二弦
黃鍾清聲。箏以指彈。筑以筴擊。大同小異。其按習並
依鍾律。
笙。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漢章帝時零
陵奚景于舜洞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
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汝陽之篳。列管匏中。施簧管
端。則美在其中。鍾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太
簇。立春之音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九

三十八

竽。笙之屬。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
象鳥翼。三十六者。竽之簧。鼓也。四十二寸者。竽之長
鼓也。
管。竽。宋朝大樂諸工。以竽巢和併爲一器。率取胡部
十七管。笙爲之。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或十三管。則
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
古制。
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寒瓠蜜有口舌之類。皆非
吉祥善應。巧言如簧。詩人所以傍說也。漢武內傳西

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僊傳王遙有五
舌竹簧。三在石室中。遙自取其二。以其一與室中人
對鼓之。
鳳翼笙。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嘗于緱山下吹
之。尉遲章。范漢恭。楊敬元。董雙成。漢桓帝杜襲並善。
十二月笙。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
宣帝令與斛斯證議。證駁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
又無還宮之義。不可帝納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爾雅曰。
編二十。二管。長一尺四寸。曰管。十六管。長尺二寸者。
曰筴。蔡邕曰。簫編竹有底。長則濁。短則清。以蜜瓠實
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秦女弄玉僊人。蕭史。漢元帝靈
帝善此。
箏。箏。伊耆氏之樂。爾雅云。箏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
云。七孔大者曰箏。中者曰仲。小者曰箏。
曲箏。以其近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
吹之。

管。籥。爾雅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箛。中者曰簫。小者曰箛。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管如簫。六孔。十二月之音。

都良管。班管。昔女媧氏命。城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帝舉命咸。墨吹。笳展管。

還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唐制尺八。取倍黃鍾九寸。爲律。宋朝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二變而吹之。未盡得雅樂之制。

樂集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籥之所出。有雲夢之竹。衡陽之幹。柯亭之竹。古之善吹笛者。有馬融。游楚。宋。祿子野。

箛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箛一名悲箛。一名笛。管。羌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角音。胡人吹之。以爲中國馬。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室配入掖庭。善吹箛。乃撰別離難曲。以寄哀情。亦號怨。回。鶻。焉。後世樂家譜其音。爲衆樂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爲

頭管。然其大者九竅。以箛。箛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

銀字箛。箛。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箛。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後討尉遲。令于高般涉。調中吹。勒部。抵曲。曲終。尉遲領願而已。謂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卽自取銀字管。于般涉中吹之。麻奴恭聽。愧謝。自此不復言律。

歌。隋。隋煬帝征遼東。簫及箛各四面。則後亦用簫歌。雙角。黃帝會羣臣于泰山。作清角音。似兩鳳雙鳴。二

樂集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二

龍齊吟。丹蛇繞首。椎紅帶。天

中鳴。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魏武帝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靡不動鄉關之思。於是武帝半減爲中鳴。聲更悲切。其制並五采衣。幘。掌畫蛟龍五采脚。

長鳴。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曰龍吟。二曰彪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爲盪聲。二爲牙聲。其大者謂之篳篥。邈邈。胡人所以警中國馬也。宋朝更制鼓吹。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備。莫不奏之。

以為警嚴。是用羌胡之音以節聲樂也。

警角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搥鼓千挺。三百三十三挺為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聲。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胡笛似箏。築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庠阿晃勒曲耶。晉有大菰小菰。蓋其遺志。沈遼集大胡笛十八拍。世號為沈家聲。小胡笛十九拍。末拍為

胡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楚聲。世號為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充渚嘗勸停歇。旬度無謬。可謂備矣。楚調有大胡笛。鳴小胡笛。鳴並琴。箏。笙。得之。亦其遺聲歟。

蘆笛吹。輒胡人卷蘆葉為笛。吹之以作樂。漢有吹輒之號。笛之類也。

蘆管胡人截蘆為之大。抵與箏相類。出于北國。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有數拍。不均。

羌笛馬融賦笛。以謂出于羌中。舊制四孔。京房因加

原缺第三十三葉

歌清媛春波之曲

七孔。簫。簫。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為簫。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簫。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

霜條。虎。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今仲夏之月。調。洞。洞。記所謂吹霜條之虎也。後世善吹者。伍子胥。朝雲。洛陽伽藍記。述後魏河間王琛。有初雲善吹虎。能為團扇歌。境上聲。及琛為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者。皆

胡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虎。

黃鍾管。大呂管。樂法圖云。東律主黃鍾。聖人吹管。知律。管音調。則度律。歷正。黃鍾之管九寸。與長尺之制異九寸之管。主黃鍾。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楊雄

曰。聲生于日。言黃鍾如此。則大呂管可知。唐李冲謂管有一定之聲。絃多舒緩之變。然大呂管通五均。則

是黃鍾管通七均。非也。七星管。狀如虎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橫以竹膜而為助聲。唐劉係所作。

雙厚管蓋合兩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銳刻。鳳以為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鍾。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鍾之聲。

拱辰管和峴論樂器中有裁手笛。其制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埒。其竅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

昭華管。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珠珍異貨不貲。其尤驚異者。有笛長二尺三寸。其名曰昭華管。

樂器合編

卷之三十九

三五

尺八管。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呂才製尺八。凡十一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

雅笛。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簞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蓋無異于伶倫所斲。各雌雄之竹。以為律呂也。

長笛。六孔。四尺二寸。短笛。長尺有咫。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之所著也。魏明帝時。令和永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

雙笛。京君明素諳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

豎笛。六孔。晉時黃鍾笛三尺八寸。奚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

手笛。六孔。如雅笛而小。長九寸。宗同為新引。朝霞為新聲。孫處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柯亭笛。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為笛。有異聲。晉桓伊得而吹之。王徽之作三調弄。

煙竹。笛。李升嘗于村舍得煙竹。笛以遺李牟。堅並歲。

樂器合編

卷之三十九

三六

石牟得之。當時號為第一。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聲寥亮。逸餐俄有客至。請笛吹之。呼吸盤辟。應指紛碎。疑其為蛟龍云。

祝。故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于中。擊之以舉樂。故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韻。齧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

春牘。周制。春官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械樂。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祝。有椎連底。左。

右相擊以應祝

拍版長潤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韋編之。胡部以爲樂節。

走貝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楚樂用以和銅飯。

玉。蓋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鯨。國王子獻樂器。凡

一十二笛。皆演釋氏經。吹。蠡擊鼓。武歌且舞。綴絡四垂。珠璣粲發。周流萬變。翺然可觀。

樂之器議統紀一

丘濟曰。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

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

甌。祝。故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變也。

陳祥道曰。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

于物爲金。北陽位也。于物爲玉。孔子寓象于易。楊雄

寓象于太玄。以此先王祀天享帝。謂天下之物。無以

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鼎。金。爵。以禮之。圭。璋。璧

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鍾。玉。磬。宜也。宋朝天子親祠南

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鍾。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

大樂丞葉防。倣唐朝荀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鍾

玉。磬。施之廟朝。天地特用質素。石。磬。非禮意也。

宋均曰。伶州鳩曰。律以立均。出度。韋昭註。制以木。長

七尺。係之以絛。然古之神簫。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

則三五合而爲八尺。後世京房之準。首之十二笛。梁

之問。通皆所以考律和聲。而說者以爲定律之器。始

于管。種于鍾。移于笛。衍于通。蓋立均之變體也。

賈昉曰。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鍾。然後生。故

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鍾體之別五鈺于鼓鈺舞是也鍾磬之別二甬衡是也衡上有疑旋飾有蟲介於于鼓舞之間有帶布于帶間有枚先儒曰鈺金之澤者于則鈺間之曲祛者也鼓則于上之待枹者也鈺則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聲之震動於此者也甬出舞上者也衡橫甬上者也帶類篆故謂之篆乳有數故謂之枚其言十分其鈺去二以爲鈺以其鈺爲之鈺間者鈺體之徑居鈺間之八也去鈺二分以爲鼓之間者鼓間之徑居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鈺間之六也以其鼓間爲之舞修舞之徑也舞徑亦居鈺間之六也去舞徑二分以爲舞廣廣舞之長也舞長居鈺間之四也

賈公彥曰律各倍半以爲鍾舉一端也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爲之厚蓋鈺體居鈺之六與鼓間同鈺間又殺矣與鼓間異

陳祥道曰虞夏時小鍾謂之鍾大鍾謂之鐃周時大鍾謂之鍾小鍾謂之鐃則鐃之用實編鍾也編鍾之

用實歌鍾也一器三名各有攸趨爾大者謂之鐃書言笙鐃詩言鼓鼓維鐃鐃鼓有數是已小者謂之棧晉人得鍾長三寸中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鐃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于中斯爲剽歟

白虎通曰鐃者時之聲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

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左五鍾皆應入撞蕤賓右五鍾皆應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

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芻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不可以終止之意也

洪邁曰四金者鐃鐃鐃鐃也賈公彥疏云鐃于之名出于漢之大子樂官南齊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鐃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而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鐃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

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有虎龍鐸一山紋鐸一圓花鐸一繫馬鐸一龜魚鐸一魚鐸二鳳鐸一虎鐸一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

陳祥道曰。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三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必掌以鼓人者。鼓爲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故鐸之聲淳。獨之聲濁。鏡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于陽而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于通鼓之意。

杜佑曰。大司馬言獨鏡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撻。其用則先獨而後鏡。然大司馬不言鐸者。以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孫子曰。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由是觀之。金鼓之用。

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况用之以節樂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

陳祥道曰。古之爲磬。尚聲以盡意而已。鍾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勾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轉爲一股。傳一律也。股爲二。後長二律也。鼓爲三。前長三律也。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鄭樵曰。少華山其陰多磬。鳥危山其陽多磬。嵩山涇。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

水出焉。其中多磬。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

王朴曰。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唐天。

寶中廢泗濱磬以萃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譏之有意光鄭存雅矣自後有取華陽磬石爲七縣者更非

馬端臨曰春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羅郊特牲言諸侯宮祭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者先王樂天以保天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陰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三

也商頌曰依依磬聲本諸此

萬寶常曰磬立秋之音夾則之氣也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旅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鍾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二律爲之器度而已

陳祥道曰土鼓簣桴伊耆氏之樂也蓋樂以中聲爲本土也者于位爲中央於氣爲冲氣則以土爲鼓以土簣爲桴所以達中聲也禮之初始諸燔黍捭豚以

爲食于尊杯飲以爲飲然則黃桴土鼓有不爲樂之初乎周官籥章凡逆暑于中春迎寒于中秋祈年于田祖祭蜡以息老物一于擊土鼓而已有報本反始之義焉

馬端臨曰周官之于墳教于小師播于瞽矇吹於笙師禮以墳爲德音詩如墳如篴則墳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墳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和已耳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四

爾雅大墳謂之器以其六孔交鳴而以聲故也譙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墳世本曰暴公作墳陳祥道曰拊之爲器韋表櫟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革而櫟是也其設則堂上虞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喪周禮所謂祭歌令奏擊拊是也

樂之器議統紀二

荀卿曰。架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于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荀卿曰。鼓其樂之君邪。然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其衆聲之君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也。

杜佑曰。鼓制始于伊耆。少昊。夏后。加四足。謂之足鼓。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

李照曰。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

蔡元定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

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樂所以九變歟。

杜佑曰。古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雷鼓。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故也。

鄭樵曰。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兆于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八音兆于革音。則鼗所以兆奏。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四十六

鼓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帝嚳命垂作鞀鞀。大者謂之鞀。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蓋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誠謹之鞀。由是觀之。欲誠者。必播鞀鼓矣。漢以大鞀施于大儺。亦一時制也。

春秋傳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又曰。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則鼓鼓軍事。乃晝以作衆之鼓。非夜以警衆之鼙也。鄭氏以鼙爲鼓誤矣。鼓路鼓皆謂之者。路者人道之大。鼓者人事之大。班固曰。凡軍之夜三鼙以戒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三鼙之制。大致若此。

沈約曰。鼙鼓長丈二尺。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也。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七

鼓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鼙鼓。

周禮。眡瞭先言賓射而鼙。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鼙。所以同憂戚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以同和樂。

琴瑟論曰。古者琴瑟之用。各其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宜于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于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于宗廟奏之。

周禮。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

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一于尚宮而已。未嘗不相須用也。

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人作樂。聲音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

馬端臨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鼓瞍又叛之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絃。或謂大帝使素女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八

鼓五十絃。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絃。郭璞又有二十七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琴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七絃者。然三千五聲爲不足。七千五聲爲有餘。豈亦惑于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易通冬日至鼓黃鍾之瑟。用槐八尺一寸。夏至用桑五尺七寸。是不知槐桑之本。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能發金石聲也。

通考曰。宋朝大常瑟用二十五絃。其二均之聲。以清

中相應雙彈令左右手互應。清正聲相和亦依鍾律擊數合奏。其制可謂近古。

琴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和樂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操也。訓佃之類。商人操也。離憂之類。周人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弄習之。調則調理之。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明北

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擗倫。靛綽。瓊之類。聲音之法也。

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于夜者。賀賴也。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小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琴之爲用至矣。

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

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觀。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

弦附木而取。然須轉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弦。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聲。五弦琴圖說曰。琴爲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五音。故以五弦散音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

七弦琴圖曰。七弦散而扣之。則間一弦于第十暉取

禮樂合編

卷之十九

五十

應聲。假如宮調五弦十暉。應七弦散聲。四弦十暉。應六弦散聲。二弦十暉。應四弦散聲。六弦十暉。應二弦散聲。惟三弦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弦散聲。古今無知之者。

九弦琴圖說曰。弦有七。有九。實卽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爲散聲。朱熹曰。古人以吹管聲傳于琴上。如吹管起黃鍾。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則五聲皆正。唐人紀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

宮弦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下生者
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九絃聲皆當如此
調弦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中暉亦如之而得四
聲八暉隔三而得六聲九暉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
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十暉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
按上者隔下而得四聲每疑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
應于第十暉而第三弦獨于第十一暉調之乃應及
思而得之七弦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
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

而西相爲次第其六弦會于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
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
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弦
第五弦會于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
不相須故不同會于一暉

馬端臨曰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于大弦十一暉
應三弦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于二弦十二
暉應四弦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弦
十一暉應五弦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

弦十一暉應六弦散聲南宮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
故于五弦十一暉應七弦散聲以律長短配弦大小
各有其序

朱熹曰旋宮清調之法旋宮古有隨月用律之說今
乃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恐難
如此泛論當每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
何弦取何律爲均又以禮運正義推之每律各爲一
宮每宮各有五調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
之綱領

樂書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以合五音之調蓋
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
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西漢趙定善鼓雅琴爲散操東漢劉琨亦能彈雅琴
知清角之操宋太宗因太樂雅琴加二弦召錢堯卿
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弦按曲翻入大樂
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

樂之器議統紀三

司馬遷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武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爲大琴則不足。以爲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爲不失中聲。

先儒謂伏羲蔡邕以九弦登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二。楊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各加一。以爲文弦武弦。是爲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則聲或不備。九弦則聲或太多。至于全之爲二十七。半之爲十三。皆出于七弦倍差。溺于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

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弦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弦黃鍾。二弦太簇。第三弦姑洗。第四弦蕤

賓。第五弦爲林鍾。第六弦爲南宮。第七弦爲應鍾。

琴暉論曰。琴之爲樂。弦合聲。以作主。暉合律。以配臣。自臨岳際下至龍口銜弦。以夾則爲中界。夷則至臨岳下際。以仲呂爲中界。仲呂上至臨岳下際。以太簇爲中界。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暉。卽泛調取定。又以太簇翻至龍口而暉數足矣。

琴勢論曰。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四

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指如之。鸞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泛指是也。儒父吟。未接覆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僊人笑。下環是也。

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猶雙鸞對舞。兩鳳同翔。要在附弦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清側殊途。一句之中。莫不陰陽。潤取聲之法。又有木有汎。有散。有末。有別。有標。有擘。有綽。有綯。有礙。有倫。以總之。

琴刺論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莽之日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膂之任天柱方厚七分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斷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繇張越霄諒清雅而沉細繇越並鳴而稱亮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開靈和五等而已

姜夔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五

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冲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于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金設二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黝又次之使肆習便于擇弦弦八十一絛而朱之是謂朱絛其尺則用漢尺

五經析疑曰筆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

長短黃鍾爲始法象鳳凰蓋笙爲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

鹿鳴所謂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箛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應歌之笙也此帝舜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之所以鳳鳴也

阮逸謂竿笙起第四管爲黃鍾巢笙起中音管爲黃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六

鍾和笙起平調爲黃鍾各十九簧皆有四清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鍾四清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黃鍾清也竿笙第五子是太簇清也中呂管是大呂清也中音子是夾鍾清也安得合而一之爲竿笙耶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柷敔塤然後爲之鍾磬竿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鼗鼓柷敔塤然後爲之鍾磬竿瑟也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竿者五聲之長竿先則鍾瑟皆隨竿倡則諸音皆和

宋祁曾子樂府得古竿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

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其清正倍三均之聲

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爲器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火禽也火生於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

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筴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七

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筴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云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失之矣

易曰震爲萑葦爲蒼莩竹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簫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簫爲衆樂之先

爾雅樂以水爲末竹爲本大者謂之簫以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箴以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簫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

孤竹之奇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示陰竹之幽禮人

見各從其類故也

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匏者在下仲尼斐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義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于上歌以詠之于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于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耶

周頌言磬筦將將商頌言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嘗不相應然則所依者磬

禮樂合編

卷之二十九

五十八

聲而已

鄭樵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奇而孤陰偶而羣陽大而寡陰小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與圓鍾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奇而孤也孫竹之管與函鍾之宮合以之出地祇取其少而衆也陰竹之管與黃鍾之宮合以之禮神鬼取其幽而晦也

馬端臨曰靈帝好胡笛而漢室以傾明皇喜胡簫而唐祚幾墜以中華萬乘之主耽羶胡淫亂之音不乳

且亡者未之有也。

鄭樵曰。祝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故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書曰。憂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敔。荀卿曰。柷。柷拊。柷。柷似萬物。爾雅曰。所以歌。故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鼓。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于蚤也。故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斂者。繁之于後也。

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柷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九

五十九

糠。皆以虛為本也。及其止。則歸于實焉。此故所以為伏虎形歟。

憂擊必于堂上。柷敔必于堂下。何耶。曰。柷敔器也。憂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耶。

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拊。柷。柷。柷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柷。敔。柷。柷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敔離而二之。

亦誤矣。

應樂如鷹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春所倡之節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一

禮樂合編卷之三十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閱

樂之教本紀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五

夏大薨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曠其不敬者。巡舞列而

撻其怠慢者。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

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

樂之鼓吹統紀

鼓吹。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蓋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謝尚爲江夏太守。庾翼以鼓吹賞尚。臨川太守謝朓。每寢夢鼓吹焉。

隋大駕鼓吹。有柁鼓。長三尺。朱髹其上。一百十棹。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擊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二

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太常前部用之。

唐中宗時。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婚葬之日。特給鼓吹。

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鉦鼓。有靈夔孔雀。鵬鶚爭

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得用之。

隋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葆。昔陶侃平蘓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其爲賞功之樂。可知。

唐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蒞定方執賀魯李勣
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其樂用饒吹二部樂王乘馬
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部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
兵馬俘馘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

漢志言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所用短簫饒歌樂
軍中所用則鼓吹與饒歌自是二樂蔡邕俱以爲軍
樂似漢人已合爲一但短簫饒歌漢有樂章皆頌美
時王功德鼓吹則魏晉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
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饒歌上同國家之雅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三

頌鼓吹下儕臣下之鹵部俱不以爲軍樂至唐宋則
合二樂爲一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用

樂之懸統紀

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小
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
懸辨其聲

凡懸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宮懸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懸闕其南
避王南面故也判懸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
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鍾磬鈔也判懸有鍾磬而無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四

鈔特縣有磬而無鍾

宮架之法北方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
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
向大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
南陳一建鼓在其南南鼓南方北向仲呂起東鍾次
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
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
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北鼓
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鞀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鞀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鼓倚頌磬西絃。笙磬在阼階之東。而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鍾鑄。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鍾鑄。所以應歌者也。宮架四面鼓。鍾鍾十二處。各依辰位。甲丙庚壬設鍾。乙丁辛祭陳磬。

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鑄。特鑄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鍾編磬亦各十二縣。天數也。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鍾磬之縣。不過十六。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鍾起西。其東編鍾。其東衡。其東鑄。大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吹並黃鍾之宮。設建鼓于四隅。縣內各有祝敔。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

乙子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縣。四縣自周始。未有作古樂而用近縣也。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鍾。當是時。因去衡鍾。設十二鑄鍾。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鑄鍾。設編鍾磬各一簾。簾合三十六架。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于古。無宮縣之文。按所以不宮縣者。事人禮繹。事天禮簡。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使卽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耳。後魏鍾磬之縣。各十有四。祖瑩復更爲十六。後宮縣四。廂筭簾十六。又有儀鍾十四。虞縣架首初不叩擊。然樂縣十二。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廟十六。虞用四清之過也。儀鍾十四。虞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爲數。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欲廢八縣。七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析之聖經。惟縣十二爲合古制。

隋高祖宮架樂器。載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擗箏。卧箏篥。小琵琶。橫笛。箏。篳篥。五器。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皇后享先蠶。則設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七

十二大磬。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判縣二面。祭風伯雨師五嶽四瀆用之。特縣有其制。而無所用。

隋以前宮縣二十虞。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虞。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虞。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虞。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爲二十虞。至昭宗宰相張濬復用二十虞。而鍾虞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虞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舊皇后庭。但設絃管。隋大業尙侈。始置鍾磬。猶不護

鍾。鍾以鑄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鍾。因而不革。

凡築庭飾以崇牙流蕤。樹羽宮縣。每架則金五博山。軒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

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尙赤。宗廟及殿庭尙彩。東宮亦赤。凡中宮之樂。以大磬代鍾。鼓餘如宮縣之制。

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于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皆建于宮縣之內。

凡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八

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十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舊。殿庭樂止二十格。

仁宗勅李照等改鑄鍾。鑄權損鍾。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于架

樂之懸議統紀

陳祥道曰。鍾磬十二。同在一簾爲堵。鍾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鍾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鍾磬皆在所編矣。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于鍾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離。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鍾可知。荀卿言縣一鍾。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鍾磬如此。則編鍾編磬可知。鍾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鍾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十

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鍾。隋之牛弘論。後周鍾磬之縣。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蔽于二變者。不過溺于國語書傳。蔽于四清者。不過溺于樂緯。皆非聖經之意。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玉。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

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鍾簋之樂。豈諸侯軒縣歟。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卻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鍾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雷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

大射之儀。樂之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于東方。震音象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于歌聲而聲出于面。言之方也。鄉飲酒之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之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蓋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笙入立于縣中之南。而面北。故頌磬歌于西。是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頌磬編磬也。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以鍾鐃。應笙之鍾鐃也。笙師共笙鍾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以鍾鐃。應歌之鍾鐃也。左傳歌鍾二

肆是已。

軒轅二面。歌鍾三肆。判縣兩面。歌鍾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衆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

鄭康成曰。鍾磬十六在一簋爲一堵。杜預曰。縣鍾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鍾之說。詭哉。

宮縣四面鼓之。軒縣二面鼓之。皆鍾磬鐃也。判縣東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三

西面鼓之。有鍾磬無鐃。特縣階間縮雷。北面鼓之。有磬而無鍾。此貴賤之異也。

樂之虞統紀

鍾筭。磬筭。兩端刻龍蛇鱗物形。

鍾虞植木。刻猛獸形爲趾。

磬虞植木。刻羽鳥形爲趾。

業業大枝也。所以飾筭爲縣。如鋸齒。

樹羽置之。筭虞之上。

壁。畫繪爲翬。載以壁。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簣之角。

九龍虞。其上爲蟠龍。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虞。淮南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三

子曰。其楚人之侈心乎。

大架。小架。編鍾磬之虞也。漢魏來。有四廂金石樂。其

架或六或八。或十六二十。至唐益爲三十六架。高宗

蓬萊宮七十二架。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鸞鷟孔雀羽

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紱爲之。

熊羆架。高丈餘。用木雕之。狀如牀。上安版。四旁爲欄。

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隋煬帝更于

案下。爲熊羆獬豸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幢

于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清明重輪等三曲。亦謂之

十二案樂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虫之屬以爲雕琢。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胸躍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爲鍾。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甲

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攬網援簞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砥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

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夏后氏龍筍。虞商崇牙。周壁翬。筍則橫枝設于崇牙。其形高以峻。虞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載壁垂羽是也。

筍虞所以架鍾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翬。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植羽。是也。

禮樂合編

卷之三

十五

虞凶禮也。

筍亦爲筍者。以生東南故也。虞亦爲虞者。以樂出虛故也。

古者鍾磬虞皆取中虛之木。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鳴。今以實木爲之。故其鳴不由虞。非先王制作之意也。

古制。天子宫縣。鐃鍾十二。虞編鍾十二。虞編磬十二。虞凡三十六。虞各依展次。每鐃鍾左右。設編鍾編磬。每展次列三架。合大常按習御制曲譜。宮縣每奏一

聲。鈔鍾一擊之。編鍾磬三擊之。清濁先後互相爲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樂出于虞。而寓于器。本于情。而見于文。寓于器則器異異虞。見于文則文同同荀。鍾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鍾磬之荀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荀然。文同同荀故也。

樂之琴統紀

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琴操

神農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桓譚新論

琴以知四海。樂圖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醇之倫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

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

琴有龍池。以龍潛于此。出則興雲雨。澤物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以南之禽。浴則歸紫其身。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以急于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則有鳬掌。二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喙。一接喉舌而申令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表足色本黃也。臨岳若山。岳峻極。用棗木表赤心也。人肩顧其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左右翼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聲所

由出也。龍。齟。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鬚。又。所。以。飾。之。鳳。額。所。以。制。喙。而。其。臆。又。所。以。承。之。易。之。畫。偶。三。爲。六。三。才。之。配。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止。三。而。已。琴。之。畫。偶。六。而。根。于。一。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已。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六。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暉。爲。君。是。

故。君。子。常。御。不。離。乎。前。非。若。鍾。鼓。陳。于。堂。下。列。于。縣。簾。也。大。聲。不。喧。譁。而。流。慢。小。聲。不。湮。滅。而。不。聞。固。足。以。感。人。善。心。禁。人。邪。意。一。要。宿。中。和。之。域。而。已。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麋。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卦。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律。也。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

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曲。之。師。長。也。古。琴。曲。有。歌。詩。五。篇。操。二。篇。引。九。篇。其。歌。詩。一。曰。鹿。鳴。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也。二。曰。伐。檀。魏。國。女。閔。傷。怨。曠。而。作。也。三。曰。騶。虞。召。國。女。傷。失。嘉。會。而。作。也。四。曰。鵲。巢。召。國。男。悅。貞。女。而。作。也。五。曰。白。駒。哀。世。失。朋。友。而。作。也。其。操。十。有。二。一。曰。將。歸。孔。子。之。趙。聞。殺。犢。鳴。而。作。二。

曰。猗。蘭。孔。子。傷。不。聞。時。而。作。三。曰。龜。山。孔。子。因。季。桓。受。齊。女。樂。而。作。四。曰。越。裳。周。公。爲。其。重。譯。來。享。而。作。五。曰。拘。幽。文。王。拘。于。羑。里。而。作。六。曰。岐。山。周。人。爲。太。王。而。作。七。曰。履。霜。尹。吉。父。子。伯。奇。傷。無。罪。而。作。八。曰。雉。朝。飛。牧。犢。子。感。雙。雉。而。作。九。曰。別。鶴。商。陵。牧。子。傷。父。母。奪。志。而。作。十。曰。殘。形。魯。子。夢。狸。而。作。十一。曰。水。仙。伯。牙。爲。仙。舞。而。作。十二。曰。懷。陵。伯。牙。爲。子。期。而。作。其。引。一。曰。列。女。楚。樊。姬。所。作。二。曰。伯。姬。魯。伯。姬。所。作。三。曰。正。女。魯。漆。室。女。所。作。四。曰。思。歸。衛。女。所。作。五。曰。

霹靂。楚商梁遇風雨而作。六曰走馬。樛里牧恭爲感。天馬而作。七曰篴篥。霍里高所作。八曰琴引。秦屠門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

琴者。君子所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爲憂憤而作也。苟過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焉典誥。小爲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于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二十

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爲憂憤耶。琴論

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風俗通

雲和之琴瑟。冬日。至地上。圓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

日至澤中。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宗廟奏之。周官

凡絃急則清。慢則濁。琴記

虞舜鼓之。而五星見。伯牙鼓之。而騶馬仰秣。瓠巴鼓之。而魚躍潛藻。以至師曠之致鶴舞。賀輅之致鬼舞。

朱康之致。畫動。衛次翁之致。異香。降王敬伯之致。神女現。師文之變。易寒暑。孫登之感。動風雷。古人謂至樂通天地。變四時。又曰安國家。治人民。信夫。通考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

三

樂之所統紀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

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頌合大雅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已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天子享已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三

王夏。天子所用。郊廟用。昊天有成命。明堂用。我將共餘。

八夏。諸侯皆得用之。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受命而王者有六樂。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樂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爲之制。以樂其先祖。

祭祀朝會師田封建。王在五路則大馭司步趨之節。顧車之行。開肆夏則知由吾子堂上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顧車之趨。開采齊則知由吾子門外。

玉色爲磬。堂上內也。金聲爲鍾。堂下外也。

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將出則撞黃鍾。太師奏登車告。出入則撞蕤賓。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

祭祀樂成有司徹器。樂師帥學士而歌雍。小師擊拊。大享亦如之。

升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鄉樂以爲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各三終。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二十三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餐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千罔丘奏之。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千方丘奏之。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千宗廟中奏之。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靡遠對曰。竊

雍淑女鍾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后夫人所誦誦以事君子也。

婦人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鍾。

牛弘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賓御登歌。上壽。

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房中之樂。不用鐃鍾。以十二大磬代之。

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鞀右應。乾隅左鞀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左鞀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與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鞀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鞀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

樂之徹統紀

天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太歲。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安樂。尚書令荀彧曰。禮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今一歲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宴樂。晉有司下太常曰。朝會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宜懸也。孟獻子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于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摯虞曰。旣設吉駕。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江統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旣處其

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晉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祭酒范堅白事云國耻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

章皇后哀限未終主已入廟博士徐虔議曰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言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于入廟也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皇太后父褚哀薨未葬太后居喪尚書王彪之曰皇太后衰麻在躬號哭無時鼓鍾聞于內殿非禮不舉樂之說應懸而不作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七十六

晉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曰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况餘事乎冬至惟羣下奏賀未宜便小會

廬陵公主未葬太常王彪之曰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后並舉哀三日而已今小會宜作樂

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議荀訥曰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

卽有忌時忌歲益無據從之

宋仁宗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是以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乙及諸百神並請作樂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七十七

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鉦鼓角而已詔可

樂之飾統紀

制樂飾器必以四靈焉。如鍾磬之虞象鳥獸。琴瑟之形象蛟龍。笙簫之形象鳳翼。祝圉之形象龜虎。皆所以奏也。干戚以象玄武。羽籥以象鳳鳴。旌以象蛟龍。施以象毛麟。皆所以舞也。筍業橫貫刻以龍蛇。鍾簾植趾刻以猛獸。磬簾植趾刻以飛鳥。業之上齒刻以重牙。以掛垂絃。謂之欂。畫繪爲翬。戴以璧。垂旄牛尾。植于筍兩端。羽鳥之下。謂之樹羽。記曰夏后氏之龍簾。商之重牙。周之璧翬。其彌文漸矣。

禮樂會編

卷之三

二十八

高宗飾筍以飛龍。飾跂以飛簾。飾虞以掣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蕤。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郊各從方色。

樂之感統紀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後賤。昔富今貧。損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結怨而不得信。不若交歡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窟穴爲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涕泣者。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

禮樂會編

卷之三

二十九

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素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道也。天道不常。寒

有平公曰不可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塵瓦左右皆驚走。平公恐問避于廊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史記

樂之尅統紀

生于天三成于地八者。木之行也。角聲出焉。生于地四成于天九者。金之行也。商聲出焉。金則尅木。木則尅于金。未有並用而不相害者。周以木德王天下。故周官旋宮之樂。禮天神則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禮地祇則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禮人鬼則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而未嘗及商者。避所尅而已。荀卿以審詩商為太師之職。則聲詩有商。太師必審

之者。避所尅故也。鄭康成謂祭尚柔而商堅剛。故不用焉。楊收曰周祭天地不用商。及二少以商聲剛而二少聲下取其正而裁其繁也。若然周之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曷為不用商歟。

唐趙慎曰周禮大祭俱無商調。蓋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唐以土王。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宋祫享之樂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特周制耳。以周制推之則宋以火德王天下當去羽音。

樂之逆統紀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故至亂之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阜。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旄。有其狀若衆馬以闐。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旄。其日有闕。有倍。有暈。有不光。有不及。有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月有薄。有暉。有偏盲。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太月。有月獨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機。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闕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脾。有莧生。雉亦生。鳩有殞。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地。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于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鵲。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鷄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

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華。上帝降禍。凶災必亟。故子華子曰。亂世之主。易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明理篇

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茲邪去。賢者至。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大樂篇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樂之戰統紀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冥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樂之讓統紀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竿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芻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造爲樂器。以事乎國家。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竿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齊而予之。不敢以爲盛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竿笙。而揚于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

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燕朝宴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股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欽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麻絲葛緒細布縵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宴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欽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與曰孰爲大人之聽

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墨子非樂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鍾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竿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于聆缶之樂今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墨子

禮樂全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樂之女伶統紀

齊人犁鉏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鉏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夏桀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大進倡優爛熳之樂。設奇偉戲靡之聲。

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

秦繆公時。戎強。繆公遺之女樂二八。戎王大喜。宴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至。因彎弓射之。秦寇果至。戎王辭尊下生縛之。

漢田蚡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工音樂者百數。

馬融常坐高堂。施絳帳。前受生徒。後列女樂。

夏侯惇從征孫權還。賜妓樂名倡。

魏武帝遺令朔望日。銅雀臺奏伎如平生。

謝公在東山畜妓。每遊山常以妓樂相隨。簡文曰。安

石必出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王愷常置酒。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座。改容。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

王導作女妓。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之。亦不止。

夏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人。清歌妙舞。狀若飛僊。

石崇後房數百。皆曳純繡。珥金翠。絲竹盡時之妙。

楊阜爲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禦之。超退。洪置酒大會。合女倡著羅縠衣。蹋鼓。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遂奮衣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一

座。肅然憚之。

司馬卽君時貴。好作伎堂。然香煙薰之。屋爲之黑。

明皇宜春院妓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搗彈家。每勤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初出幕。皆純色縵衣。至第二疊。悉萃場中。卽從領上。襪籠衫懷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俄見。藻繡爛然。莫不驚異。凡內伎出舞。教坊諸工。惟舞伊州五天二曲。餘曲盡使內人舞之。

文宗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唐舊制。承平無事。於盛春殿內。錫宴宰輔。及百辟。備韶濩九奏樂。

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音律。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日出數十百輩。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大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淡。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教坊伎兒輩。寫其曲奏于外。自是往往流傳民間。宋朝教坊。凡四部小兒。隊七十二人。一柘枝隊。二劍器隊。三婆羅門隊。四醉胡騰隊。五譚臣萬歲樂隊。六兒童感聖樂隊。七玉兔渾脫隊。六異域朝天隊。九兒

童解紅隊。十射鵬迴鵲隊。女弟子隊。一百五十三人。一菩薩蠻隊。二感化樂隊。三拋毬樂隊。四佳人剪牡丹隊。五拂霓裳隊。六柘蓮隊。七鳳迎樂隊。八菩薩獻香花隊。九彩雲僊隊。十打毬樂隊。

樂之燕伎統紀

隋開皇時。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伎。賜名曰。雲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部。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奏大曲十三。樂用琵琶。箏。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

雜樂合編

卷之三十

四十三

鈞容直者。軍樂也。有內侍一人。執樂三百三十二人。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園三百員。宜春雲部諸院。及掖庭之伎。不聞其數。宋循用唐制。分教坊為四部。收荆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工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籍而內之。繇是精工能子大集。自合四部。以為一。故樂工不能備習。第以大曲四十為限。

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

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為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

雜樂合編

卷之三十

四十四

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僊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平正調。曰南呂調。曰僊呂調。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鍾。

清樂者其始卽清商三調也。漢來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播遷。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內地。及隋陳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

宋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三種。大宴酬會。禁坊進二種舞。舞疊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則舞工三十六人。凡此本唐宮中嬉燕之樂。伶簫相傳。故附曲作舞。非如坐立二部出於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于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踴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摧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百態。橫出然終於倡優詭詭而已。此衛鄭之樂放之可也。

樂之戲統紀

雜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按。都盧。尋橦。九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梭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角觝戲。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三百里內。觀角觝。如市觝者。角力相觸也。其雲雨雷電。無異于真。畫地爲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爲。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繁日化成黃龍。八丈。出水遊戲。炫耀目光。又屈身藏形。斗中鍾鼓晉唱。樂畢。作魚龍蔓延。黃門鼓吹三通。楚鞠戲。漢兵家有楚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負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

薨毬戲始於唐。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于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
絙戲。漢世以大絙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謂之高絙。今謂踏索。
緩騎戲。走馬或在脇。或在頭。或在尾。作獼猴狀。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頭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

雜錄

卷之三十

四七

參軍戲。漢館陶令石耽有職。和帝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
樞葩戲。後周士人樞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爲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舞也。
躑倒戲。舞人倒行足舞。銛刀植地。抵目就亦。背上吹簫。樂曲終無傷。又伸其手。兩人躑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
代面戲。北齊蘭陵王才武貌美。常着假面對敵。擊周

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撥頭戲。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
踏搖戲。河內人醜貌。耽酒。醉必毆妻。妻美善歌。何翔演其曲。被之管絃。妻悲訴。每搖其身。故云。
窟礪戲。作偶人歌舞。本喪樂。漢末始用之。嘉會衝狹戲。漢世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胸。安鋒鋒也。

雜錄

卷之三十

四七

都盧戲。都盧國人體輕而善緣。跟掛腹旋。皆因槿以見伎。有追華槿。青絲槿。緞華槿。雷槿。金輪槿。白虎槿。獼猴槿。九啄木槿。
飛彈戲。置九於地。反張其弓。飛九以射之。
晉成帝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彛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
唐高祖卽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大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洛風。廼者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

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于玄武門遊戲非詔厥孫謀之道請並廢之

唐高宗時天竺獻技能自斷手足匏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人入中國

宋齊來設鳳凰嘶書技是日侍中于殿前跪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卽位下詔罷之

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來朝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令宮女觀之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于大駭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緇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絲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六年突厥啓人以下皆國王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技藝畢集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總之東都以齊王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列炬燭天百戲之盛近古無比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

唐明星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錦繡服箱之牛蒙猛獸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每賜宴設酺會勤政樓味爽陳仗盛列旗幟或被金甲或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諸蕃酋長就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種走索九劍角抵戲馬開鷄又令宮嬪數百飾珠翠衣錦繡自帷內出擊雷鼓爲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樓觀之夜闕遣宮嬪於樓前歌舞

樂之胡部統紀

赫師掌教。赫樂祭祀大饗。則帥其屬舞之。
旄人掌教舞。夾樂凡四方以舞仕者屬焉。
鞮鞻氏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燕饗。則吹而歌之。

北上
周禮

東夷樂曰朝。南夷樂曰任。西夷樂曰昧。北夷樂曰禁。
高麗樂工。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
赤皮鞮。五色綰繩。椎髻于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錯。隋
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傀儡。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其樂大抵中國
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侑酒。

百濟有鼓角篳篥箏箏竿篳篥之樂。投壺圍棋。枰蒲握
塑弄珠之戲。周武得之。列于樂部。謂之國伎。唐貞觀
中。嘗減百濟。盡得其樂。歌者五種。舞用二人。紫大袖。
裙襦。章甫冠。皮履。

獬豸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爲儻天。
三韓信鬼神。常五月祭。晝夜羣飲。鼓瑟歌舞。踏地爲
節。

夫餘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有五絃琴。隋大業中遣裴世清使其國。鼓角
歌舞迎之。

日本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
皇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

勿吉。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
曲折多闕容。

高昌西魏與通。始有樂。隋開皇中嘗來獻聖明樂曲。

禮樂會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

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樂具十五種。爲一部。舞工
二十人。白襖錦袖。赤皮鞮。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呂光滅之。得其聲。呂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
復獲之。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凡三部。
開皇中列于七部樂。其器大盛于閭閻。舞曲有小天。
疎勒。鹽。

疎勒其樂十種。爲一部。曲調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
康國其樂四種。爲一部。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
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慧農鉢鼻始。前拔地。慧地。蓋。

百周閔帝聘北狄女爲后。獲之。其舞急轉如風俗謂胡旋。

安國其樂十四種爲一部。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

乞寒其樂以十一月保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

西涼傳中國舊樂。雜以羌胡之聲。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

樂府集

卷之三

五

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恃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

天竺其樂九種爲一部。歌曲有沙石彌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

鮮卑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辭。

大宛多善馬。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馬舞與鼓節相應。

吐蕃以麥熟爲歲首。圍碁六博。吹蠶鳴鼓爲戲樂。于闐以十二月一日肆筵。拍手撥胡琴唱歌。故隋代

樂府集

卷之三

五

胡部亦有于闐佛曲。

九真徼外蠻尚銅鼓。以高大爲貴。初成招致同類。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是以不齒樂部。

赤土扶南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婆羅門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逆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

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

林邑其樂頗同中國制度。至擊鼓警衆。吹蠶卽戎。則異。

附國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巫者則于孫帶劍殺鬼報冤焉。

占城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饗災。

鮮荊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

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名則曰水曲。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五十五

張蕃龍蕃石蕃四序稱賀。擊大鼓。吹長笛。樂曲有賀

聖朝。天下樂願天長。

羅蕃祭饗。只于平川坡野間。吹葫蘆笙。

揮國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

南詔唐貞元中作奉聖樂舞。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

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稍首。以象朝覲。德宗

閱於麟德殿。授太常。

扶婁掌中備百獸樂。宛轉屈曲于指間。人形長數分。

神澤欲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有此伎。

彌臣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卽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爲樂。

古奴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

白狼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移檄西南夷。喻以聖德。白

狼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

話爲華言。

驃國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

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詞。每爲曲皆齊

禮樂合編

卷之三

五十六

聲唱。各以兩齊欽爲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

對。有類中國柘枝舞。

僚蠻蓋蠻之別種。其子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

擊之多執矛。用竹爲簣。羣聚詠之以爲音節。

邈黎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

以爲節序。

女直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

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

踏鋌。

樂之賜統紀

鄭人賂晉侯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傳磬女樂二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怨。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

禮樂合編

卷之三十終

五十一

可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樂合編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古訓與說部小史雜采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並非禮樂而闌入者。殊鮮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前有鄭鄭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詞。不足據也。